



## 天目中峰廣錄

大眾閱藏・法海觀瀾彙編之禪觀要典

## 佛經安置須知

- 一、經典應恭敬放在清淨高處以及其他書籍的上面，不可隨意扔放床上、座椅上或不淨處。
- 二、凡經書等法寶閱畢，可輾轉流通，贈送其他道友，不可任意燒毀或丟棄。
- 三、如手捧或裝于口袋攜帶時，不得低於腰部，不可挾腋下。
- 四、不得口吹經上灰塵，應以專用淨布拭去。
- 五、不可在經典所在的地方，有種種污穢行為。

## 讀誦佛經須知

- 一、經典乃三世諸佛之師，如來法身舍利，亦當作真佛看，不可作紙墨等看。禮誦持念，種種修持，皆當以誠敬為主。
- 二、不可躺著看經書，以口水沾指翻經頁，不可以汗手觸經。
- 三、經書上不可塗寫。不得一邊散心雜話，一邊看經書。
- 四、中斷不看時，應夾放紙條、書簽做記號。不可折頁、折角，或經書面朝下作“人”字形擱置。

## 保甯勇禪師示看經警策文

夫看經之法後學須知：當淨三業。若三業無虧，則百福俱集。三業者，身、口、意業也。

（一）端身正坐，如對聖容，則身業淨也。

（二）口無雜言，斷諸嬉笑，則口業淨也。

（三）意不散亂，屏息萬緣，則意業淨也。

內心既寂，外境俱捐。方契悟於真源，庶研窮于法理，可謂水澄珠瑩，雲散月明。義海湧于胸襟，智岳凝於耳目。輒莫容易，實非小緣。心法雙忘，自他俱利。若能如是，真報佛恩。

# 閱藏儀軌

## 零、閱藏準備：

- 一、關閉手機，淨手等
- 二、準備經本、法器
- 三、焚香後，靜坐 5 分鐘清淨身口意三業準備閱藏

## 壹、前行：

### 一、頂禮三寶（三拜/三問訊）

### 二、淨三業真言

唵，娑嚩，娑嚩秫馱，娑嚩達摩娑嚩，娑嚩秫度憾。（三遍）

### 三、發願（三遍）

稽首禮諸佛 及法比丘僧 我今為自利 亦利諸有情  
與諸善同修 正聞大藏經 傳承三聖學 令正法久住

### 四、稱佛號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三稱）

### 五、開經偈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 貳、正行：深入經藏 慎勿放逸

## 叁、結行：

### 一、補闕真言 南謨喝嚩怛那，哆嚩夜耶。佉嚩佉嚩。俱住俱住。摩嚩摩嚩。虎嚩，吽。賀賀，蘇怛拏，吽。潑抹拏，娑婆訶。（三遍）

### 二、七佛滅罪真言 離婆離婆帝。求訶求訶帝。陀羅尼帝。尼訶嚩帝。毗黎你帝。摩訶伽帝。真陵乾帝。娑婆訶。（三遍）

### 三、回向 閱藏功德殊勝行 無邊勝福皆回向 普願沉溺諸眾生 速往無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薩摩訶薩 摩訶般若波羅蜜

祈願 佛日增輝 法輪常轉 僧寶紹隆 國道遐昌

祈願 一切善業 三寶加被 順緣具足 廣度群生

### 四、三皈依 自皈依佛 當願眾生 體解大道 發無上心

自皈依法 當願眾生 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

自皈依僧 當願眾生 統理大眾 一切無礙 和南聖眾

### 五、禮謝三寶（三拜/三問訊）

（注：此閱藏儀軌可以根據需要增加香贊、別回向等）

# 目 錄

大藏經補編第 25 冊 No. 145 《天目中峰廣錄》

進天目中峯和尚廣錄表 .....	1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一之上 .....	11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一之下 .....	29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 .....	52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三 .....	57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四之上 .....	68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四之下 .....	82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五之上 .....	98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五之下 .....	108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六 .....	120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七 .....	128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八 .....	131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九 .....	141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 .....	149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一之上 .....	154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一之中 .....	167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一之下 .....	183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二之上 .....	198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二之中 .....	214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二之下 .....	227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三 .....	243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四 .....	252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五 .....	258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六 .....	269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七 .....	274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八之上 .....	288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八之下 .....	300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九 .....	309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 .....	321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一 .....	334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二 .....	338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三 .....	346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四 .....	351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五 .....	359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六 .....	368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七之上 .....	375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七之下 .....	385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八 .....	390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九 .....	394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三十 .....	407

在本经文中，如果有显示“■”，是由于在 CBETA 电子佛典里如此显示，请查电子佛典参考。

有条件者可查阅纸质版大藏经对照阅读。

## 進天目中峯和尚廣錄表

皇帝福廕裏大普慶寺臣僧善達密的理誠惶誠恐昧死謹言臣聞佛之生去中國十萬里其歿距今二千餘年故傳道寢微而言禪最病拘則泥乎物誕則離乎真真離而誕益勝故今之眩誕自我者皆誣禪以亂其教其的傳真悟超然獨異於是者實惟天目山佛慈圓照廣慧智覺禪師中峰和尚明本本承嗣高峯原妙妙嗣仰山祖欽欽嗣徑山師範範於法系上泝臨濟義玄為十五世之祖本距菩提達磨實二十九代之法孫也臣謹按先師明本道德行業衣被禪林孤光絕響振耀海寓仁宗皇帝嘗遣近臣賜衣錫號英宗在御渙汗繼述恩數有加及乎文皇以臣先師之所素履簡在聖心於是賜諡與碑諡曰智覺塔曰法雲今復際遇皇帝陛下聰明天從聖智日新道軼百王皇建有極崇信佛學垂護正宗遂敢輒冒天誅復有懇請蓋自達磨傳佛心宗道盛東土雖代有得法稱師者然具大辯才大智慧於其教法扶衰拯溺建正摧邪有功佛乘者亦罕見焉惟五季永明智覺禪師延壽慨念天台慈恩賢首性相三宗互相矛盾乃集三宗知法之士更相設難而以心宗旨要折中之於是著宗鏡錄一百卷其書既行後賜入藏宋元祐間明教禪師契嵩憫世儒闢佛大甚而不知佛學陰裨王化遂著書曰輔教編三卷又念釋迦文佛至乎曹溪六祖受授而下歷代諸師譜系不明復著傳法正宗記十二卷其書亦賜入藏今臣先師明本痛禪學之弊無如今日用救其弊以身先之其所著書因學者不能廓悟神心徹法源底每以聰明之資於古德垂示第一義諦處輒領覽為己解也於是著信心銘闢義解一卷每以講學之士不能無辯詰也於是著楞嚴徵心辯見或問一卷金剛般若畧義一卷別傳覺心一卷因學者不信有悟門而遂

溺於邪見未得謂得未證謂證也於是擬寒山詩一百首又著幻住家訓一篇以發明真叅實悟之旨因學者每每致問隨問而答久而成編曰山房夜話一卷東語西話一卷續集二卷語錄十卷別錄十卷於戲先師豈好辯哉蓋有不得已者也今遂總加哀錄而槩題其編曰天目中峯和尚廣錄隨表進上恭望天慈鑒臣先師之所以立言非徼生榮非覬後福蓋以禪學之病沉冥膏肓有大醫王不忍聞見於是鍼砭不切無以中其會俞湯劑不苦無以蠲其沉痾是所謂對證之良藥衛生之妙道其旨意如此逮與永明明教二師之所垂訓實相表裏二師所著之書故宋既賜之入藏與諸佛菩薩之所宣說者並行而不悖矣伏念臣先師明本遭值聖明恩渥周至光寵蕃錫獨其遺言未得與永明明教之書賜入太藏以故臣夙夜憂歎懼有墜逸伏望皇帝陛下天地之量日月之明容臣螻蟻之志鑒臣草芥之誠將臣所進先師明本廣錄三十卷特賜入藏佛學幸甚臣干冒天威下情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奉書隨表上進以聞臣僧善達密的理誠惶誠恐昧死謹言元統二年正月 日大普慶寺臣僧善達密的理上表

### 降賜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入藏院劄

皇帝聖旨裏行宣政院准宣政院咨元統二年正月二十六日篤連帖木兒怯薛第二日延春閣後咸寧殿裏有時分速古兒赤馬札兒台大夫汪家奴院使羅鍋殿中喃忽里火里歹等有來本院官撒迪平章不蘭奚院使汪束攢古魯思院使左吉院使燕京間院使乘哥失里院使喃哥班同知輦真班同僉唆南叅議也先不花經歷陳都事等奏在先好師德每撰集來的文字奉皇帝聖旨教刊板入藏經裏有來如今為這中峯和尚悟明心地好師德的上頭奉札牙篤皇帝聖旨他根底也立了碑來如今它撰集

來的文字都是禪宗裏緊要的言語有如今依先例將這文字但有藏經印板處教刊板入藏經教揭監丞撰序加與普應國師名字俺行與省家文書教與宣命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教火者賽罕院使皇太后根底啟呵那般者麼道懿旨了也欽此除欽遵外咨請欽依施行准此除外使院合下仰照驗欽依施行須議劄付者右劄付杭州路南山大普寧寺住持准此元統二年五月印日

皇帝聖旨裏杭州路餘杭縣南山大普寧寺住持臣僧明瑞元統二年五月二十八日蒙朝廷差來官賚奉到行宣政院劄付該准宣政院咨元統二年正月二十六日欽奉聖旨節該中峯和尚加與普應國師名字它撰集來的文字但有藏經印板處教刊板入藏欽此除欽遵外咨請欽依施行准此除外使院合下仰照驗欽依施行奉此除欽遵外臣僧明瑞今將奉到普應國師天目中峯和尚廣錄三十卷謹募檀信刊為經板計三函入本寺印造毗盧太藏經院用廣流通以此功德恭為祝延聖壽無疆仰願皇圖鞏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輝法輪常轉者元統三年六月日佛智妙應廣福大師杭州路餘杭縣南山大普寧寺住持臣僧明瑞謹題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序

元文林郎藝文監丞叅檢校書籍事臣揭傒斯奉勅撰

元統二年正月庚寅朔十日己亥上御明仁殿大普慶寺僧臣善達密的理以其師杭州天目山故佛慈圓照廣慧智覺禪師臣明本所撰述諸書總題曰天目中峯和尚廣錄三十卷因奎章閣承制學士臣沙剌班奉表以聞願視五代永明智覺禪師延壽所著宗鏡錄宋明教禪師契嵩所著輔教編傳法正宗記得賜入



藏制曰可廿有六日乙卯中書平章政事臣撒■等言昔諸高僧文字語言凡於其教有所裨輔皆得哀粹奏入大藏遂為故事如本起東南以其道為海寓倡德業純備紹隆正傳仁宗皇帝始賜號法慧復加佛慈圓照廣慧之號英宗繼御寵賚恩數一如先朝其道臣等槩不足以知之若其為人則頗聞其略蓋其所至四眾傾嚮悉成寶坊而本未嘗一留自焉顧尋窮山僻絕洲嶼崖巢浪宿草衣木食以自絕其聲光然而德盛而心卑身遜而名隨及已示寂文宗皇帝勅辭臣製碑禮臣定諡諡曰智覺塔曰法雲恩數至矣逮陛下臨御而其徒以其著書上塵乙覽叅會際遇豈偶然哉宜賜其書一如故事編入大藏庶無負國家崇尚佛乘之意臣等謹昧死以聞制曰可其賜號普應國師仍詔臣僊斯序於書之首臣因即其書而窺之見其刊華就實因事明理而其大旨則深惟其教法隆污殊時聲實異致不能自己其言耳故言叢林栽培滋植必以其道苟不以其道而偷安利養貪慾瞋恚是皆叢林斫伐之斧斤殞穫之霜霰耳故言其教自入中國中更元魏唐宋固嘗禁止衰息而其向上諸祖身經百惟道益昌盛譬之人身視若病然而其脉則不病也今則異此識者得不為之寒心至於推明其法必使之斷言語絕依解無授受叅則真叅悟則實悟乃始謂之傳佛心宗其間煅煉之穩密勘辯之明確無假借無回護凜凜然烈日嚴霜可畏也已至若提唱激揚則如四瀆百川千盤萬轉衝山激石鯨吞龍變不歸於海不已也其大機大用見於文字有如此者謹按菩提達磨十一傳至臨濟義玄玄十七傳至仰山祖欽欽傳天目原妙妙傳今明本妙之居天目坐死關影不出關二十年孤冷峭絕目瞠雲漢見者慄然本給侍左右暑寒一草衣不易妙惻然屢令紉浣垢弊不顧也本雖土木骸形而其相好魁碩偉然一代天人師其侍死關晝日作務夜而禪寂剋勵嚴苦脇不沾席者十年師資之間究詰研窮洞法源底乃始親承記莚由是

學者輻湊歸之然而深自韜晦未嘗肯以師道自處也臣復考其行錄其大致固已不可彷彿其端倪若其細行則雖大山長谷之間其徒之耄老名德有卒世窮年不能踐其實之萬分一者然則本之道雖非臣所能測識然即其行以究其言則其為書上肩諸祖並行不悖陰裨皇圖光贊佛乘其於聖教豈小補哉豈小補哉謹序

### 重刊中峯和尚廣錄序

昔在大德延祐之間江之南有大和尚曰中峯本公居天目山發大願力具大辯才痛救末法之弊大機大用變化翕霍雷震電走如大醫王視一切眾受病已劇悉皆因其病而藥之故其所為書有曰信心銘闢義解曰楞嚴徵心辨見或問曰金剛般若略義曰別傳覺心曰擬寒山詩曰幻住家訓曰山房夜話曰東語西話曰續集曰語錄曰別錄千言萬語反覆辨說無非隨機開示俾凡叅學之士證上乘也總名之曰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和尚化去其徒表請于朝願如五季永明壽禪師所著宗鏡錄宋明教嵩禪師所著輔教編傳法正宗記得賜入藏與內典並行朝廷允之鏤板於杭之南山大普寧寺未及廣布而數遭小劫板與寺俱燬有武弁之士曰張子華者善人也得其殘編讀之惕然有省于中曰和尚之言切實明快因事示理真對證之良藥若我之迷鈍且猶有所警發而況圓機之士乎吳山有雲居菴亦和尚法嗣所築也子華謀於其菴之上首智嵩慧澤二師曰吾願重刊廣錄以廣流通吾損己橐為之倡師等皆唱其道者也幸助我募緣成之二師曰是吾志也時和尚之慈風被於人者未泯樂助者眾板材既具擇日命工以鏤刻焉逾年而功完請余為序嗚呼和尚之道大矣其見於虞文靖公集宋正獻公本所著塔銘與道行碑者備矣至

於廣錄入藏揭文安公 碩又奉勅為之序顧余何敢追繼三公  
之後縱一言之其於和尚之道猶指虛空而加讚歎安能得其髣  
髴哉嘗試論之言禪不尚文字其來尚矣要之第一義諦非文字  
亦莫能以傳譬之涉長江大河非假舟筏之力未免望洋而退惡  
能濟彼岸故凡傳宗之家必有語錄者此也夫文字者舟筏之具  
也何可廢哉方元室全盛之日崇尚佛乘前古未有有能續佛慧  
命大弘法量力尸化權普應十方而無礙者和尚一人而已當其  
住世王公貴人學士大夫以至遐陬裔域之長攀蘿緣磴躋千仞  
之巔瞻其光儀聆其警欬得悟於一棒一喝之下固無資於文字  
及夫報緣已盡光儀不可得而見矣警欬不可得而聞矣雖欲承  
其策勵邈不可得猶幸其應世之蹟見於文字者可以為究竟之  
地不然光沈響絕未有不捨正塗而趨邪道者此廣錄之書所以  
不容廢也雖然能仁氏之道累千萬億言至於無一言可說乃為  
大徹嗚呼是書也其大徹之門乎是故廣錄之書完和尚雖已化  
去四眾持誦常如住世之日然則張子華氏有功於心宗之傳豈  
小補哉書凡三十卷字以枚數凡二十一萬有奇若其族出之懿  
承傳之的與其純德苦行之詳則有虞宋二公之碑銘在茲不著

洪武二十年歲次丁卯四月佛誕日杭州府儒學教授天台  
徐一夔序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總目

卷第一之上

示眾

卷第一之下

示眾

卷第二

小叅

卷第三

拈古

頌古

卷第四之上

法語

卷第四之下

法語

卷第五之上

法語

卷第五之下

法語

卷第六

書問

卷第七

佛事

卷第八

佛祖贊

卷第九

自贊

卷第十

題跋

卷第十一之上

山房夜話上

卷第十一之中

山房夜話中

卷第十一之下

山房夜話下

卷第十二之上

信心銘闢義解上

卷第十二之中

信心銘闢義解中

卷第十二之下

信心銘闢義解下

卷第十三

楞嚴徵心辯見或問

卷第十四

別傳覺心

卷第十五

金剛般若略義

卷第十六

幻住家訓

卷第十七

擬寒山詩

卷第十八之上

東語西話上

卷第十八之下

東語西話下

卷第十九

東語西話續集上

卷第二十

東語西話續集下

卷第二十一

賦

卷第二十二

記

卷第二十三

箴銘

卷第二十四

序

卷第二十五

說

卷第二十六

文疏

雜著

卷第二十七之上

偈頌(七言長篇)

卷第二十七之下

偈頌(七言長篇)

卷第二十八

偈頌(五言長短篇)

卷第二十九

偈頌(七言八句 七言四句)

卷第三十終

偈頌(七言四句)

天目山佛慈圓照廣慧禪師中峯和尚行錄

大元勅賜智覺禪師法雲塔銘

普應國師道行碑

謝降賜中峯和尚廣錄入藏并封號國師表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一之上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 示眾

延祐六年九月初六日駙馬太尉瀋王王璋奏奉聖旨御香入山謁師於幻住菴翼日請師就師子正宗禪寺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虛空包不住大地載不起臣僧明本焚向寶爐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陛下恭願至聖至明如日如月惟福惟壽同地同天次拈香云此香胚胎萬象化育兩儀仰祝皇太后萬歲皇后齊年皇太子千春恭願天同覆地同擎海同涵春同育又拈香云此香名高列國價重三韓奉為駙馬太尉瀋王廣資福壽伏願刳外乾坤榮金枝於帝苑寰中日月茂玉葉於王庭又拈香云此香般若為根株仁政為枝葉奉為行宣政院使平章相國闔院官僚同增祿筭伏願以仁以政漲佛海之波瀾為瑞為祥壯皇家之柱石遂斂衣就坐問答不錄乃云大道無為大功不宰大善無跡大位不居一切處海印發光千萬古金枝挺秀訪圓通大士於潮音洞裏買石得雲饒修如意輪期於明慶寺中移華兼蝶至香風奏四天之樂梵音轟大地之雷二千載已現國王五百刳常為世主一大藏教隨機運轉百千善行任意發揮祝萬歲於九重保三韓於上國此是太尉瀋王海印居士尋常行履處只如今日偕行宣政院使平章相國王子從官高登天目下視人寰且佛法相應一句如何指陳匝天匝地祥雲起無古無今瑞氣騰某道行全虧病衰滿體隈藏巖穴惟待殞亡記六載前伏承太尉瀋王書幣下逮謂得旨南來首謁補陀次登天目今年之夏忽聞王車從至杭繼臨海岸親見十二面滿月慈容於潮音洞裏約山僧見處又却不然其觀世音聖相當數年前最初發一念時而滿



月慈容當處與王之兩目如鏡照鏡自爾凡舉一念則一觀音示現舉百念則百圓通現前所現之聖容隨念起處竟莫知幾千萬身豈特王心為然自車從離京師之日自北而南三千五百里驛程若聞若見俱使知有補陀巖人人心中皆具現觀世音菩薩之慈容此又豈數量可知耶如是無刹不現之身皆含裹於王之最初一念而其應現又不止於今日將見亘百千世後傳王之躬詣補陀巖使觀世音自在神通光明世世增長其無作妙用殊勝功德未易以筭數知也今乃與宣政院使平章相國及王子宰相尚書侍郎舍人宣使一行官從同時會集尋奉王旨謂一眾俱欲聞向道之說若使一一請問未免詞繁俾陞此座普為眾說記得先師高峯和尚三十年深居此山每以一箇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教人默默提起密密咨叅但不使間斷亦不為物境之所遷流亦不為順逆愛憎情妄之所障蔽惟以所叅話頭蘊之于懷行也如是叅坐也如是叅叅到用力不及處留意不得時驀忽打脫方知成佛其來舊矣這一著子是從上佛祖了生脫死之已驗三昧惟貴信得及久遠不退轉更無有不獲其相應者所以古宿有謂但辦肯心決不相賺今日太尉王與宣政平章相國王子從官皆是夙承佛記遠種靈根而華茂果圓相逢此際豈非一時慶會千古因緣者哉又記得教中有謂若人欲識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且淨意如虛空置之不問還識佛境界麼如一香一華一旛一幢非佛境界宮殿樓閣園林浴池非佛境界乃至光明殊勝等俱非佛境界本上座今日忍俊不禁指似去也山高水深是佛境界日上月下雲騰鳥飛是佛境界明暗色空壞空成住三塗六趣九有四生鑪炭鑊湯諸惡苦趣是佛境界諸仁者還信得及麼當知佛境界充徧故眾生境界亦復充徧離佛境界外別無眾生境界舍眾生境界外別無佛境界所謂佛境界者極而言之迷則佛境界俱是眾生境界悟則眾生境界俱是佛境界如楞嚴謂如我按指

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此說豈有定體耶謂海印者廣周法界不於印外別容有一法而得安住一切諸法皆海印之真光含攝諸塵圓裹三際此印隨佛心量建立無異無別不增不減而眾生界亦復如是但悟迷之有間也使我廣說循環莫盡恐稽王聽不欲詞繁記得昔日趙王訪趙州和尚州不下禪床乃問王曰會麼王云不會州曰自小持齋今已老見人無力下禪床道尊德備須還趙州不下禪床師法有在無端末後垂示大似偷心未忘不妨使人疑著爭似幻住以三千六百丈天目山為禪床行則與王共行坐則與王共坐或有人問其中事若何聽取一偈圓通示現潮音洞幻住深棲天目山至竟不能逃海印嘉聲千古播人寰（中會元云成都府正法灝禪師云宗風千古播嘉聲）

平江路鴈蕩幻住禪菴示眾慧劒單提日用中天然元不犯磨礪神號鬼哭喪魂膽遍野橫屍不露鋒古人與麼說話已是自傷己命了也殊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嗟夫叅學之士不知此心空寂本來清淨於一切法元無取捨只貴翻身一擲抹過太虛脫體無依隨處自在更說甚麼生死涅槃真如煩惱猶如昨夢何有於我哉到這裏却不妨從空放下更就他尊宿痛鉗鎚下煅鍊一回等閑伸出三頭六臂將從上差別因緣聲訛公案縛作一束拋在他方世界之外便乃索空雙手向鬧市門頭孤峯頂上現神通十八變使他依門傍戶者斫額有分所以達磨西來謂之單傳直指初無委曲後來法久成弊生出異端或五位君臣四種料揀三關九帶十智同真各立門庭互相提唱雖則一期建立却不思賺他後代兒孫一箇箇渾身墮在叅天荊棘中枝上攀枝蔓上引蔓但見葛藤遍地無有出期逗到頭白齒黃忽然命根子於欲斷未斷之際返思從前知解毫髮無靈甘赴死門悔將奚及近代藁林如此叅學者波蕩風靡十人而九矣於戲望他法社之興藁席之盛其可得哉間有真叅實悟底尊宿出興于世欲拯救此弊無

處發藥不得已於第二門頭別開一路將箇無義味話頭放在伊八識田中只待伊奮起根本無明發大疑情猛利無間縱致喪身失命亦不放捨久久純熟自然人法空心境寂能所忘情識盡和箇話頭一時忘記瞥爾向不知不覺處蹉口一齧百雜粉碎轉得身來信口道信步行觀體純真初無揀擇全生殺於一莖草上空古今於三寸舌頭豈與他順朱填墨者同日而較其得失哉然則恁麼為伊亦是作死馬醫了也爾不更向這裏磨礱志氣抖擻精神一往直前以求真脫是自棄也中間多有一等好兄弟不能發決定志因做到不奈何無下手處著脚不牢便生退屈正此擬議驀地被人牽引向冊子上論量經教中引喻不待悟明自立知見直饒爾論得諦當喻得明白殊不知正是依他作解障自悟門雜毒入心佛亦難救更有人謂我根器狹劣卒不可到先且發菩提心興普賢願兼修白業以為由漸者此等謂之孤負己靈埋沒先德又有人謂道無言而不顯體無用而不彰便乃漁獵見聞博求勝解者此等謂之癡狂外邊走又有人謂昏沉散亂似難屏除便乃息慮停機枯心死志坐在蒲團上如一堆朽木相似忽然忘四大虛六情以為極則者此等謂之解脫深坑死水裏浸又有人認箇昭昭靈靈鑑覺者為自己法身便謂山河大地不礙眼光明暗色空元非他物一認認定此等謂之喚驢鞍橋作阿爺下頷又有人向他古人垂手處妄生穿鑿謂一句是半提兩句是全提揣按不行處喚作向上機坐脫立亡喚作末後句中間又將古人語言透漏處從頭註解口耳相傳以為究竟者此等皆是西天九十六種之數中間差別異端不可枚舉總而言之無他蓋為當人元無正念不發真心又不曾實為生死大事兼之又不具叅學眼自別白邪正師法所以坐在裏許不肯知非遂致紅紫亂朱使他晚學初機難於趣向於是勞他先聖千緒萬端設出方便特不過為伊解其黏去其縛耳今則我這裏也不敢自出己見更遠引古人入

道因緣為伊證據去也要知一踏到底更無回互者但看僧問古德云學人不識佛乞師指示德云我說恐爾不信僧云和尚重言爭敢不信德云即汝便是僧云如何保任德云一翳在目空華亂墜僧遂領悟這箇豈不是一踏到底底樣子這僧自非真箇懸崖撒手直下承當安得便恁麼勦絕當時儻存毫髮許心意情識於其間便是百劫千生也無他領悟處諸人還知麼且看從頭註破學人不識佛乞師指示合取狗口我說恐爾不信作賊人心虛和尚重言爭敢不信猶自不知非即汝便是將謂有多少奇特如何保任脚跟下好與三十痛棒一翳在目空華亂墜脫賺閻浮多少人僧遂領悟三生六十劫爾諸人還知落處麼也須學這僧向己躬下一踏到底始得要知持經論教談名說相者但看良遂座主見麻谷谷閉門不接遂次日再往谷復閉門遂乃扣門谷問阿誰遂擬應名忽然有省乃曰和尚莫謾良遂良遂若不來見和尚泊被經論賺過一生谷乃印可遂歸罷講謂同學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鄉使談經論教可以个得則良遂不必扣麻谷之門爾看他末後道良遂知處諸人不知且不知底是何事更為伊從頭註破良遂見麻谷棄却黃金抱碌甕麻谷閉門不接將謂別有長處遂乃扣門劍去久矣汝方刻舟谷問阿誰拋糠引狗擬應有省已遲八刻我若不來見和尚泊被經論賺過一生更叅三十年谷乃印可胡麻廝繳良遂知處諸人不知依舊可憐生這裏豈是爾循行數墨依文解義底道理也須親見良遂悟處始得要知自負知見下視諸方者但看黃龍和尚請益慈明老人明問曰公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雲門放洞山三頓棒是有喫棒分無喫棒分龍曰有喫棒分明色莊曰從朝至暮鵲噪鴉鳴皆應喫棒龍罔措遂炷香作禮明復舉趙州勘婆話詰之龍汗下不能加答次日又詣見明詬罵不已龍曰罵豈慈悲法施耶明曰你作罵會那龍於言下大悟呈頌曰傑出蓁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

由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為讎明以手指沒字龍即易以有字明領之黃龍未見慈明時領眾行脚氣吞湖海後雲峯悅和尚知其未到一夜激發令見慈明所以顯如是之機用也爾諸人還知麼更聽從頭註破有喫棒分無喫棒分點火開門照賊歸有喫棒分依舊扶牆摸壁從朝至暮鵲噪鴉鳴皆合喫棒拖不入了也炷香作禮墮坑落壘看趙州勘婆話且作死馬醫詬罵不已猶自口忉忉罵豈慈悲法施耶氣急殺人慈明當時見他恁麼道便與索性一頓痛棒打出不惟正令全提亦要使他光前絕後無端便向他道爾作罵會那致使黃龍復墮泥水便道傑出蓁林是趙州少賣弄老婆勘破沒來由便是有來由也只道得一半而今四海清如鏡那裏泊行人莫與路為讎猶欠悟在所以道纖毫不透如隔鐵圍自非向他毒惡鉗鎚下揩磨淨盡豈有了辦底時節爾更要知多聞博覽口耳傳受者但看香嚴叅漚山山問曰聞汝在百丈先師處問一答十問十答百此是汝意解識想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嚴茫然無對屢乞漚山說破山曰我若說似汝汝已後罵我去我說底是我底終不于汝事嚴即焚棄平昔所看文字自誓此生作箇長行粥飯僧乃入山結茅自處一日因芟除草木以瓦礫擊竹作聲有省遂遙禮漚山讚云和尚大慈恩逾父母當時若為我說破何有今日之事乃述頌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爾看他出詞吐氣處豈是勉強做作得來又豈是記持學解口耳傳受得來今日索性不惜口業更為諸人註破漚山道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賊無種相鼓籠香嚴茫然無對不欠一絲毫屢乞說破胡餅裏討甚麼汁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將謂將謂元來元來嚴乃焚棄文字結茅自處錯擊竹有省邪法難扶遙禮漚山面皮厚多少若為我說破何有今日之事如何是今日事一擊忘所知那裏學得來更不假修持遠在

動容揚古路礙塞殺人不墮悄然機未敢相許處處無蹤跡要眼作麼聲色外威儀莫謗他好諸方達道者那箇是咸言上上機承虛接響所以道向自己胷中流出蓋天蓋地回觀見聞學解者又何翅以十較百以千較萬矣乃至聖賢應世所有遺言往行皆歷代之元龜百世之師法於此可不發深省哉是則是矣須知男兒自有衝天志不向古人行處行且作麼生是衝天志咄不是知音徒勞側耳

示眾瞻在前忽在後竹鷄晝啼華鯨夜吼未了聽一言如今誰動口嗟夫學人將此一等言句作箇相似底道理商量把自家一片潔白田地添這般野狐涎沫點汙了也却不思古人開口處如火聚如大風輪無偏湊泊處又如吹毛利劍等閑拈出直欲要斷人命根此豈可以心意識卜度而為得哉若然則阿難不假再修干祖不勞斷臂何則彼阿難二祖聰慧過人意識明了如汝所解者彼豈未聞耶蓋是心不妙悟見地不脫若見地不脫則動是情意識輟作一團在處依草附木承虛接響致使上味醍醐蘊在伊不淨器中變成毒藥一切時中如箇不解脫鬼相似見人說心說性便乃扶籬摸壁湊泊將去纔見有人舉起沒巴鼻挨轉面皮突出牙爪處未免意識不行便乃渾侖吞棗如此等人日用一心中常有二主互相起滅有時緣般若則忘世諦或緣世諦則忘般若自不知是脚跟下蹉過却謂我工夫未熟履踐未純而然便乃精修白業作有漏因以為資助又有一等顛預佛性儼侗真如者日用遇一切境界只作一箇道理硬自排遣乃至破律儀犯禁戒皆無忌憚及乎弄到差別境中排遣不行處自不知是當面著謾却謂我力量未充聞見不廣而然便乃叅求古教該博見聞又或忘形死心停機息念以資狂慧如上二種學者蓋為自無正念沉是打頭不曾遇著箇咬豬狗手脚底宗師與之滌蕩坐在病中不自覺知終日肆口而談縱舌而辯總是隔靴抓癢如此叅學要

與生死岸頭一念相應如吹網欲滿非愚即狂也近世為人師者往往不能窮其源底但欲學人速得知解暖熱門庭多將箇瑞巖主人公臨濟無位真人即心是佛他是阿誰等語與人打交輒亦不顧他立脚未穩生恐他不能領解又向他道叅底是誰學底是誰要見本性底是誰只欲他便向這裏認箇光影使其擎拳豎指進前退後不離當處便是西來本意矧乎學人不識好惡墮他窠臼如油入麵不得出頭誠可哀憫良由不知眾生心中圓淨湛然元無汙染只為情生智隔想變體殊一妄瞥興萬緣各立外則妄見山河大地明暗色空內則妄見四大五蘊見聞知覺乃至八萬四千塵勞及與菩提真如涅槃佛性等相皆不出此一妄而有然此妄念若欲去除直須是工夫純熟脫落根蒂坐斷聖凡劃然開悟不則直饒爾見超千祖慧過阿難正是坐在第八識中以識去識以妄遣妄如避身影於日中滅眼華於空裏徒自勞神轉成差別所以從上諸老宿不奈伊何拈出一把折柄刀刺在伊命根上待伊捱到轉身不得處奪命一挨卒地斷爆地折妄消想滅見謝執忘便見森羅萬象廓爾平沉聞見覺知當處解脫乃至併百千世界融歸一心自然法法全真頭頭顯露然雖如是若要向衲僧面前開口吐氣更須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待伊死枯體上活眼重開方有語話分大都是無量劫中生死根本今日要與一期和盤翻轉豈易事哉如其不爾爾但以妄想心生妄想見忽忽草草認箇目前鑑覺昭昭靈靈喫飯著衣開口動舌底喚作自己又妄認山河大地鵲噪鴉鳴風動塵起處喚作法身却不思命根未斷見地不脫坐在六塵緣影裏不肯知非有時被人說箇不是便乃牽引古人談玄說理處從頭印過只與麼麻纏紙裏依稀彷彿輒過一生逗到臘月三十日四山交逼真境現前換却眼睛從前認底總皆不是了也到這裏甘聽處分噬臍何及然後招妄談般若欺罔聖賢之報百劫千生受諸苦楚如此等事從古至今賺人多矣

豈不見古人有偈云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本上座到這裏事不獲已更為伊與古人翻欸去也學道之人不識真用識作麼只為從前認識神也不較多生死本即不問如何是本來人喝一喝切忌錯下註腳

聖節示眾大哉乾元至哉坤元一氣含容萬有民無得而名焉功高列聖之上德邁羣王之先蕩蕩乎用大巍巍乎體堅龍抱九重天上日真光垂照萬斯年大眾還知麼即日瑞分剎土春滿寰區大毘盧頂分身優曇鉢華吐燄以故天下稱之為聖人之佳節也但生植於天地之間者莫不被其澤惟我釋氏之流乃被其澤之尤者也何以為然蓋孤虛柔弱而不能自立也言孤則遠離親族不營世家言虛則寄食檀門栖遲林麓言柔則潛心空寂守節循規言弱則守護性真不與物競自非聖人不忘佛囑曲垂外護則僧園資具安敢自稱常住而不遭陵奪於他人之手乎由是吾儕安居暇食一時一刻咸出聖恩雖天覆地擎不足云喻使盡形求法終身向道至若忘軀畢命亦不足以酬其萬分之一豈容懈怠懶墮虛延白晝而更馳情於利欲者乎茲遇聖節曲引微忱以相勉勵記得後唐莊宗皇帝問興化和尚云朕收中原獲得一寶只是無人酬價化曰請陛下寶看帝乃引手舒幘頭脚化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龍吟雲起虎嘯風生則不無莊宗興化若曰酬中原寶價至竟未曾定奪臣僧遙對天庭輒成一偈蓋天蓋地中原寶無古無今塞太虛價重乾坤酬未得佇看皇化越唐虞

清明示眾春溢重山翠欲流子規啼血正綢繆紙錢灰滿千家塚哭到斜陽恨不休大眾這箇是清明時節之即事也豈止今日為然去年清明也恁麼前年清明也恁麼又前年清明也恁麼乃至逆數到威音已前其烏啼綠樹人哭荒丘亦未嘗不恁麼也何則蓋一妄根於自心乃不知生滅去來聚散得失皆由妄現於妄境中祖父子孫弟兄夫婦互相酬酢結為愛見念念攀緣至死



不休良可哀憫諸禪德箇箇入門相見時指稱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豈外乎此耶爾但目其感慕之色耳其哀號之聲直下不能混入靈源併歸真際要脫他無常生死也大難此事須是著實到這田地不涉第二念不見第二人方堪負荷苟非能所脫落身心悟徹底自餘有一等闡提漢趣一時狂見也隨人道無爾無我無生無死說得也相似殊不知脚跟下紅絲線不斷正是益增其識妄耳昔靈雲和尚舉眼見桃花便道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香巖和尚掃地次擊竹有聲便道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此二尊宿便是聞聲見色徹見己躬底樣子蓋其多生積世參扣祖意乃驗於此故永嘉謂吾早曾經多劫修不是等閑相誑惑豈似今日不本悟明惟以狂知妄解強陳己見屈辱先哲寧不捫心負媿哉今日事不獲已更說一偈收起葛藤今古清明節禁煙道人住處不如然地爐深撥枯柴火砂罐頻煨野澗泉擊竹見桃心有契化錢酹酒事無偏男兒未具超方眼莫道曾參佛祖禪

重陽示眾大眾俗筵以茱萸飲酒僧舍以茱萸喫茶理無異轍事同一家却笑陶彭澤無錢對菊花林下道人都不顧從他時節自交加諸禪德方嘆九旬夏滿又驚九日秋深流光如射不可把玩己躬下事還作麼生折合古者道參禪一著要敵生死不是說了便休既是休不得且如何說箇休得底道理若要休除非心悟徹凡聖一齊收爾既未由悟徹此心茱萸茶黃栗粽喫了一頓聽本上座口忉忉說一上又喚作應箇時節似恁麼喚作抱道衲子燈籠露柱忍笑不禁帶累他佛祖俱成虛設有志丈夫終不肯如此慙懣舉起箇所參話凜凜如一人與萬人敵相似政與麼時轉步不得畏怯不得思筭不得指點不得乃至種種俱不得惟有一味拌性命向前迎敵便是佛來也與之一刀兩段胷中更無一點顧慮更說甚麼茱萸茶黃栗粽常住辦也得不辦也得一念子空蕩蕩虛寂寂冷水冰氣忿忿只有箇生死無常與所參話未能

透脫安有閑情妄隨異念耶記得汾陽和尚道一句明明該萬象  
重陽九日菊華新以之頌三玄三要且今日是重陽九日滿眼黃  
華爾向甚處見臨濟三玄三要如其未委則老汾陽不免授舌犁  
耕有分各請歸堂體取

結夏示眾護生須是殺干戈滿地殺盡始安居荊棘參天會  
得箇中意猶較些子鐵船水上浮遠之遠矣此四轉語內有一語  
是賓有一語是主有一語全賓是主有一語全主是賓這裏縑素  
得出便見臨濟大師道有一無位真人在赤肉團上出入諸仁者  
莫是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是麼莫是會得箇中意鐵船水上  
浮是麼莫是全賓是主全主是賓是麼莫是前賓後主前主後賓  
是麼若恁麼會要見無位真人更過三生六十劫亦未敢相許在  
眾中忽有箇傍不甘底出來道靈山密付底少室單傳底秘魔擎  
底俱胝豎底雪峯輓底投子提底豈不是無位真人乃至現前大  
眾兩足踏地握節當胷搖麈尾鼓唇皮做模打樣進前退後底豈  
不是無位真人咄爾這般見解正是指鹿為馬喚奴作郎莫說無  
位真人便是影子也未夢見在縱使爾傾懸河之智辯運掣電之  
神機自一句至無數句從今日說到盡未來際待伊言窮理盡處  
我則輕輕引手挾鼻向伊道料掉沒交涉既然如是且作麼生是  
無位真人乃屈指數云今朝十五明朝十六小盡廿九大盡三十  
數到七月半却好九十日爾等諸人討甚麼碗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一之上

#### 校訛

(十三葉第九行)捱(誤作握從南改正)

(十三葉十三行)開(誤作問從南改正)

(十四葉第一行)麻(南作茅)

## 音釋

廕

(於禁切庇也)

澣

(子鳩切漸也)

則泥

(泥奴計切滯也)

眩

(黃絹切自矜也)

泝

(桑故切逆流而上曰泝)

諡

(常利切誅行立號以易名也)

軼

(夷質切超過也)

裨

(班麋切補也)

譜

(博古切世系曰譜)

裒

(蒲侯切聚也)

槩

(古代切大率也)

徼

(堅堯切求也)

覬

(居義切希望也)

盲

(呼光切心上鬲下曰盲)

鍼砭

(鍼諸深切與鍼同砭陂驗切以箴石刺病也)

劑

(才詣切藥劑也)

痼

(烏何切沉痼深病也)

札

(側憂切)

𠂔

(五割切)

唆

(蘇禾切)

俺

(於劒切)

怎

(子吽切)

賽

(先代切)

序

僣

(胡雞切)

譌

(雛綰切譌述也)

奎

(傾畦切)

撒

(桑割切)

裛粹

(粹祖外切會粹也)

寓

(王矩切天地四方曰寓)

賚

(洛待切賜也)

嶼

(象呂切山在水中曰嶼)

遯

(徒困切隱也)

刊

(丘寒切削也)

斫

(職畧切折也)

殞穫

(殞于敏切飄零也穫胡郭切枯槁也)

霰

(思見切雪霰也)

懼

(隣知切憂也)

煅煉

(煅丁貫切煉郎甸切煅煉陶鑄也)

確

(苦角切堅也)

峭

(七肖切高峻也)

瞠

(抻莫切直視也)

慄

(力質切竦縮也)

紉

(尼鄰切以線貫針也)

脇

(虛業切腋下也)

蒯

(必列切)

輻湊

(輻方六切輪輳也湊含奏切聚也)

韜

(土刀切藏也)

悖

(蒲昧切乖也)

翕霍

(翕許及切霍忽郭切翕霍疾也)

劇

(奇逆切甚也)

鏤

(盧候切刻也)

燬

(許偉切焚也)

弁

(皮變切冠也)

惕

(他歷切怵惕也)

皁

(古老切)

橐

(他各切無底囊也)

(無販切)

陬

(子侯切邊隅也)

磴

(丁鄧切登陟之道)

躋

(踐西切登也)

聆

(郎丁切聽也)

瞢

(瞢棄提切欸苦蓋切瞢欸逆氣也小曰瞢大曰欸)

勵

(力制切勉也)

邈

(莫角切遠也)

蹟

(資昔切與迹同)

夔

(渠為切)

語錄

𤇀

(如劣切燒也)

𦍋

(鋪回切孕也)

𦍋

(胡關切字也)

𦍋

(胡臘切總合也)

轟

(呼宏切群車聲也)

驀

(莫白切)

賺

(佇陷切失實也)

鎚

(直乘切與椎同)

聲

(牛交切聲訛不平易貌)

拋

(披交切擲也)

瞥

(普蔑切過目暫見也)

齧

(五巧切齧也)

覲

(亭歷切見也)



爾

(女氏切汝也)

揣摸

(揣楚委切度也摸莫胡切捫摸也)

黏

(尼占切相著也)

跟

(古痕切足踵也)

廝繳

(廝息茲切猶相也繳古了切纏也)

詬

(許遘切詈也)

頷

(五感切點頭以應也)

為

(俱為切)

悄

(七小切靜也)

輓

(古本切)

顚預

(顚莫官切預許干切)

籠侗

(籠力董切侗他孔切)

抓癢

(抓側交切搔也癢余兩切膚欲搔也)

噬臍

(噬時制切齧也臍徂奚切肚臍也)

忱

(時斟切誠也)

煨

(烏回切)

酹

(盧對切醑祭以酒沃地也)

粽

(作弄切)

懔懔

(懔亡果切懔來可切懔懔面慙貌)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一之下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 示眾

師子正宗禪寺示眾所起之因既的所期之果必親所操之志惟真則其所詣之地不期實而實矣教中謂三世如來咸為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欲令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謂佛知見者乃破生死根塵之利具也佛祖諦觀三界諸微塵剎滿中眾生無一剎那而不受生無一剎那而不變滅浩浩乎不可以數計也而況妄情起滅剎那不住生死之理豈細事哉由是佛祖哀之於大寂定中隨其迷妄為轉法輪依處依緣多立名字謂之華嚴法華謂之楞嚴圓覺乃至菩提涅槃真如般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等一依此心建立名常異而體常同也名異故方便善權體同故不離本際必欲眾生悟本際越生死情妄而後已凡學者跨門靡有不以為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而為辭者逮扣其所以或者茫然無

所加對或者謂自出母胎至命光遷謝其生不知來死不知去是生死也又或指終日竟夜念慮遷流後念倏生前念忽滅取舍去來紛然無緒寢興變化未嘗暫歇皆生死也是說不越分段變易二種生死極理原之皆枝葉爾非根本也謂根本者性真圓明本無生滅去來之相良由不覺瞥起妄心迷失本源虛受輪轉以故教中謂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回息蓋根乎迷而本乎妄也楞嚴會上富樓那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此問蓋迷真起妄成立生死之因佛答以大地山河皆如來藏乃返妄旋真破除生死之要旨也以迷故引妄入心積集倒見圓覺喻之如四方易處迷妄在眼不惟所見之色是生死以至離種種色象純見於空空亦是生死迷妄在耳不惟所聞之聲是生死乃至離聲即寂當知其湛寂無聞亦是生死以至意緣善惡不惟惡是生死善亦未嘗不是生死積為念慮非惟動念是生死至于息念亦是生死以緣配之不惟染緣是生死其淨緣亦是生死以覺論之不惟不覺是生死其念起即覺亦是生死仰而觀之之謂天俯而視之之謂地廣而窺之之謂法界大而量之之謂虛空總不出見分皆生死也當知此心未即了悟使其立地成佛要且亦在生死網中原夫生死之大欺凡壓聖籠古罩今未有一法不遭其淪溺者以故目之曰大事因緣有等闡提漢聞說箇生死乃掉頭不顧遽引經書文字中相似語言謂法性清淨猶若虛空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圓滿湛寂迥絕動搖聲色全真見聞不昧所謂佛身無為不墮諸數何處更覓生死去來之跡有問生從何處來便道水流元在海死向何處去遽謂月落不離天似此等見解喚作喫鐵棒陷鐵圍之張本爾若不曾向真實法中脫然超悟更於悟外別立生涯不存窠臼豈堪於生死岸畔立得脚牢苟或纖毫不盡未免復為勝妙境緣惑在那邊起諸異想雖曰曉了其實未然古所謂努力今生須了却莫教永劫受餘殃又云八十公公入場屋真誠不是小兒

嬉惟有痛以生死大事為己重任者一切時中卓卓地單提此事  
蘊之方寸向三根椽下淹沒三十年二十年宛同一日於大方之  
外闊跨三千里五千里不間絲毫廢寢食忘寒暑耐寂寞禁熬煉  
泯愛憎離順逆空能所融是非死盡偷心方堪湊泊古人謂叅禪  
一著要敵生死不是說了便休前輩叅禪大有樣子一一皆是竿  
頭進步撒手懸崖豆爆冷灰死中得活備嘗艱苦不憚勤勞挫銳  
解紛埋光鐘彩不肯以小成近効而生自足之心蓋知生死根塵  
大於虛空廣於法界況是歷涉多生熏鍊成熟纖毫不盡便是鐵  
圍所以立志如敵萬人一步要跨千里盡形骸面皮鐵石窮歲月  
肝膽冰霜忘利養於念端空名位於世表無念尚虞滯跡有佛安  
得肯為非效學而能蓋真實為生死者曾不期然而然矣今人反  
是才跨門來立脚未穩以聰明之資打頭遑得箇自性離生滅真  
身絕去來底現成說話以為本柄自己脚跟下未曾卒地折爆地  
斷底一條生死命根置之無事甲中取性向佛祖頂顙上高揮大  
抹自謂禪學理應如是奈何實地上工夫未曾親到不知據廣床  
說大話打圓相卓烏藤一一皆與生死根塵交光接影而況心塵  
易壅識馬難調愛見之習潛興貪妄之情默運輪回未斷而益熾  
生死未空而愈滋蓊林衰替法社荒涼未有不本於此者所謂不  
是說了便休斯言豈欺人哉蓋實有如是事也憫不思為生死根  
塵籠絡在塗炭中一日一夜萬死萬生形飄劍戟業墜火湯改頭  
換面備嘗楚毒這箇都是墮生死惡道底家常茶飯無量劫來不  
是不曾經歷今日要將此根深蒂固底生死牢關一回翻轉豈易  
事哉更若顧利害較得失擇甘辛存取舍則生死根塵又將接續  
去也或者謂展轉流浪且置之不問輪回生死不由超悟還有休  
息之時節也無對曰譬如猛風吹海欲其波浪自息豈可得乎其  
生死苟有自息之時則佛祖不須興慈運悲曲施方便一至於此  
也是故塵沙可數而生死莫知其數量滄溟可飲而生死莫知其

邊涯當知無量劫來為生死流轉至于今身於苦於樂以昇以沉竟莫知其幾矣以迷妄所蔽不自覺知只據現量較之却似今日方從頭起當知未來汨沒浩無邊涯推其所因非天降非人與一由迷妄所致好趁今日身強力健提起箇無義味話頭猛奮精神一踏到底恁時說有生死也得說無生死也得回古風於剎那播玄機於當念如壯士屈臂師子遊行豈小根劣器者所能擬哉

示眾雲門話墮趙州勘婆唯之與阿相去幾何焦尾錦鱗躍開地網摩空俊鶻透過天羅不動一塵知落處二千年事不爭多還會麼如或不然更為爾重下註脚記得雪竇和尚頌為道日損有偈云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揩磨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奈何拆東籬補西障回地軸轉天關在雪竇則不無爭奈此四句遭人撿點三分光陰二早過向甚處去也靈臺一點不揩磨無爾下手處貪生逐日區區去何處不稱尊喚不回頭爭奈何直得分疎不下高高峯頂行擡脚不起深深海底坐打衣不濕雪竇平地上把人埋沒撿指二百餘年今古之下乏人點撿幻住也有一偈還有撿點者麼須早出來不然則就與拈出去也三尺黑蛭眠暗室一雙白鼠嚙枯藤家山咫尺無行路有底閑情逐愛憎

解制示眾臨濟喝得口破德山棒得手折雪峯是甚麼雲門乾屎橛千七百箇老骨撾開口重重納敗闕爭似幻住一夏九十日無禪可參無法可說把箇無義味話拋在諸人面前指鹿為馬證龜成鳖逗到今朝靈驗全無露柱燈籠與禪板蒲團互相歡悅驚起目犍連尊者忍俊不禁鐵錫敲開地獄門剎那滅却阿鼻業諸禪德還知麼此事且置九十日內謂之禁足謂之護生謂之安居謂之聖制一日鉢盂兩度濕畢竟為箇甚麼古教謂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回息然悟之則不復與論既曰未悟決定是迷迷之則無常生死念念開端塵塵肇始恒河沙劫出沒昇沉卒未有

了日在無常殺鬼誰管爾山中坐夏來莫說與麼坐一夏爾若不精勤勇猛如救頭然曲徇世情橫生妄見披襟閑謔曳履高心漁獵古今虛延歲月似與麼過得百千萬億夏惟長業輪全虧道用今日九旬制滿三月功圓被人問著水牯牛作麼生猢猻子作麼生只與未結夏前宛爾無異豈不孤他佛祖垂教天龍擁護檀信供給王臣加被者哉在今日事不獲已更與諸人展箇寬限初發心為生死入道之日即是結制於中也不論九十日九十月九十年但念念不退轉念念不間斷念念不休息念念不棄離叅之究之決之擇之直至心空及第脫略見聞打破漆桶之頃便是解制之日也爾不見古教謂如一眾生未成佛終不於此趣泥洹這箇說話固是悲願弘深殊不知綿裏之刺蜜中之砒直是惱人懷抱大丈夫或不趣此一期透脫自甘流浪豈理然哉記得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謾陳一偈以遣時緣七斤衫重出青州老趙州禪觸處周聖制九旬今日滿杖藜千里又驚秋

歲朝示眾大眾達磨大師來也還見麼見不見且止爾道其來所為何事乃言今日年新月新日新以至森羅萬象山川草木同時俱新惟我單傳直指之道置之熊耳峯畔千餘年塵堆垢積草長醜生直是無人顧著今日乘此佳節敢借菴主拂子拄杖與之震動發揮也要一回斬新垂示因告之曰此道自虛空萬象有無情等四聖六凡各各本來具足謂單傳傳箇甚麼直指所指何事離此道外莫別有向上事麼時老達磨不覺含羞而去雖然事無一向今日既是應箇時緣不免因行掉臂去也以拂子擊拄杖一下云諸人還見麼還聞麼直下塵消垢落影現光浮覲面相呈更無隱覆如其不薦切不得將心湊泊舉意測量欲得混融別無方便普請諸人猛將舊年所做底窠臼盡底掀翻只從今歲朝斬新提起所叅底無義味話頭別立生涯叅取於此三十六旬二十

四氣之中也莫問大盡小盡今朝明朝綿綿不休密密無間但有片餉精神亦不得等閑虛棄直得心無異緣念空羣妄驀忽於用意不及處劈面撞著方知日日是年朝時時是歲旦譙樓畫角幽幽清響起孤城鉅閣華鯨浩浩洪音鳴梵苑黑漆桶望空踣跳黃金圈帀地騰驤毘盧向上未聞此等風規威音那邊安有這箇消息且道是甚麼消息座上客驚槐國夢屋頭春發少林華

開爐示眾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爾還知蒲團上一箇吞不下吐不出底無義味話頭也闊一丈麼這裏一肩荷負得去便可喚火爐作古鏡喚古鏡作世界都無異致如其未爾火爐與古鏡世界與話頭相違不止三千里何以如此蓋能所分別作障礙觀體如銀山鐵壁之堅只此便是生死輪回根本故楞嚴謂根塵同源縛脫無二識性虛妄猶若空華由塵發知因根有相相見無性同於交蘆這裏無爾動步處無爾著眼處昔安楞嚴讀到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雖破句讀之其桶底子當下脫落直得七穿八穴洞見老釋迦心肝五臟直下喚古鏡作火爐不妨洞照森羅萬象喚火爐作古鏡不妨重炙冰霜面皮洗盡見塵紋乾情浪無第二念無第二人喚南作北敲東擊西死柴頭上爛發心華水底輝騰赤燄冷灰堆裏撥出火種毛端盤結青煙一切處和氣藹然一切處陽春燠若信手拈來安有一毫剩法與人為知為解者哉年來佛法無靈往往將根塵識妄認作真心說得宛然了無交涉記得儒人勸學有詩謂擊石乃有火不擊元無煙人學始知道不學非自然此說雖曰訓蒙於禪學分上說得恰好何以知然謂石中有火不以智巧擊之引之則終於不遇也今人惟知石中有火未曾施半錢智巧之力擊之終日指此冷石說火之用說到眼光落地依前只是塊石頭要覓一點火為用了不可得此是不肯死心做工夫以求正悟惟記相似語言而說禪者是也更有一等闡提人聞說石中有火急碎其石欲取其火乃至碎

抹為塵終不得火却不責不以智巧求之便乃不肯信石中果有真火此是不信自心成佛之凡夫也此說且置何謂智巧勉向第二門頭立箇喻子首以信根為石次以無義味話頭為擊石之手又以堅固不退轉志願之鐵打箇火力乃以精勤勇猛不顧危亡之力向動靜閑忙中敲之擊之使不間斷又必待無量劫中蒙佛祖授記般若種性乾草驀忽相承是謂智巧也引起一星子延燎不已直教三千世界化為焦焰復何難哉捨此智巧未見有燒物之火無緣而自出也記得百丈令為山撥火為撥之不得丈躬撥得之謂為曰爾道無這箇響直下還著得智巧也無聊說一偈十方世界火爐闊冷灰堆裏深深撥得一星兒遽喜歡今古拈來鬧聒聒諸禪流休抹撻燎却眉毛莫便休或不如斯遭凍殺

佛涅槃日示眾昔佛於娑羅雙樹間以手摩胷普告大眾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毋令後悔世尊大似羅公照鏡取笑傍觀若曰紫磨金色之身以至蚊蚋螻蛄皆無欠少不使其各各自觀而觀於我耶又道佛身無為不墮諸數又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遮裏還許手摩卍字胷得麼不然古德有頌謂彩雲影裏神仙現手把紅羅扇遮面直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直饒便向摩胷告眾處洞見紫磨金色之身殊不知已是金塵入眼毒刺投心會得十成轉增情妄邇來為師為徒鮮有不墮此途轍蓋不求正悟惟貴傍通者也諸禪德要親見世尊涅槃妙心且莫忽忽草草但於三根椽下七尺單前朝而參暮而究拌取三二十年始一人與萬人敵相似忽然冷地撞著於死枯體上頓開活眼始知紫磨金色與涅槃妙心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擬心領荷早涉途程如太阿鋒如火聚苟非真正體裁全身涉入自餘思而知慮而解且喜沒交涉大眾即今還有能全身涉入者麼更聽說偈紫磨金色涅槃妙心未由契悟莫向外尋提所參話保護寸陰萬仞壁立志願資深冷灰豆爆握土成



金纔涉意地即被魔侵波旬起舞慶喜沾襟妄陳生滅遠皆玄■  
報諸禪德不用沉吟春風不在華枝上淺碧深紅古到今

除夜示眾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且尺今是甚麼時節  
臘月二十九既非大盡乃是年窮歲極之時也古人謂生死交接  
之際是臘月三十喻年盡月盡日時俱盡也且一年三百六十日  
內還辦得甚麼事來若辦不得未免虛喪此一年豈但虛喪此一  
年自無量劫來至于今日總是虛喪過了或不便從今日脚跟下  
做箇立地提起所參話別立生涯猛利做向前去來年雖未過敢  
保又是虛喪豈但來年或不猛利精勤便百千年亦只是虛喪諸  
仁者虛喪時緣也不管爾以虛喪故積業愈多道力愈微何有補  
於出家學道之理哉奉勸諸人以鐵拄杖把殘年許多懶墮自恣  
昏沉掉舉一劃劃斷向明日大年初一為始奮起精進勇猛神力  
做一日便要見一日功程及早討箇倒斷庶不孤出家行腳之志  
願也如人上山各自努力復云今夜臘月廿九處處迎新送舊惟  
有衲僧面前動著便成窠臼不如念一道真言消遣殘年不唧溜  
是大神呪是大明呪試聽五更樓上鍾百千幻法皆成就

湖州弁山幻住禪菴示眾生從何處來崑崙騎象舞三臺這  
裏見得便見四大已具來實無來四大分離去實不去乃至苦樂  
逆順是非得失皆是現行三昧山河大地明暗色空總是自己家  
珍頭頭上明物物上顯更有甚麼生死去來之相而可分別者哉  
雖然如是爾若不曾真箇和桶子底打脫一番開兩眼睛向威音  
王那畔冷地一覷覷破則未免被他山河大地四大五蘊是非苦  
樂一罩罩住不得自由便乃捏目生華妄陳異見即此便是生死  
大海中頭出頭沒不得解脫底種子直饒爾隨人道得箇不來不  
去底道理爭奈爾目前有箇情見不忘動步生塵觸途成滯者何  
所以道參須實參悟須實悟然而生死習氣大都是無量劫中熏  
陶成熟不同小小若非真參實悟焉得有徹頭徹尾底時節兄弟

家各各帶一箇口欸道生死事大既知是一種大事因甚麼只向他禪床角頭故紙堆裏漁獵得一言半句蘊在八識田中見人問著便乃揚眉瞬目做模打樣以為究竟若謂大事只消恁麼了得拈華微笑斷臂安心只成戲劇耳又安得遺光百世照映藁林諸仁者爾若真實要洞明此一段大事直須發大心立大志將平生見聞情解虛妄覺知之心拈向一壁待他胷次中空牢牢無依倚時驀提起箇崑崙騎象舞三臺是甚麼道理這裏須是把做一件無大極大底一等大事猛著精神與之廝捱晝夜六時不得放舍然叅禪要具三種心第一具大信心第二具了生死心第三具不退轉心信得及則始終不惑生死切則用心必至不退轉則決定成就三心既具則十二時中無虛棄底工夫既不虛棄則念念爾心心爾塵塵爾剎剎爾忽然向用心不及處著力不得時和箇信得及底了生死底不退轉底一時打失當體洞明如十日並照間不容髮說甚麼崑崙騎象舞三臺縱饒一千七百則葛藤不直一笑而冰釋矣即此便是真叅實悟底時節恁時不妨於山河大地四大五蘊中如香象王擺脫鐵鎖獨步大方遊行自在豈不踴躍是則是矣更須知有祖師門下衲僧面前換轉眼睛突出牙爪一著子猶隔天涯在

結夏示眾大眾踞菩薩乘修寂滅行以大圓覺為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此是二千年外老釋迦畫地為牢與當時眾比丘禁足安居之古制也今朝四月十五適當聖制之辰拈出陳年曆日頭為諸人因行掉臂去也前面一絡索且置之不論復如何是安居平等性智然性智平等故盡十方刹土更無有不平等者仰觀諸佛俯視眾生是謂性相平等前觀過去後及未來是謂三際平等諸戒定慧及[姪-壬+(工/山)]怒癡是謂一念平等迷而生死悟而涅槃是謂不動平等大而虛空細而纖芥是謂離相平等乃至見色色平等聞聲聲平等審如是則四月十五結結亦平

等七月十五解解亦平等於中九十日日日平等時時平等念念  
平等政與麼時喚甚麼作結喚甚麼作解喚甚麼作安居不安居  
黃面老漢到這裏不覺全機敗露雖然事無一向爾若不曾真正  
向平等性智中腳踏實地穎悟一回直饒將平等二字盡虛空充  
塞殆徧無乃益其高下耳此事只恁麼說不過須是硬曝曝地向  
此九十日於無義味話上橫齧豎齧朝挨暮挨挨到極處齧到盡  
時如啞子得夢恁時不妨任意指陳喚平等作不平等亦得喚不  
平等作平等亦得所謂我為法王於法自在記得古人有偈謂護  
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鐵船水上浮莫是殺生與護  
生一念平等麼恁麼商量瞎人眼目甚非細事更聽說偈各自歸  
堂九旬禁足意何殊生殺難將古制拘未到身心平等處豈應容  
易白安居

冬至示眾乾三連坤六斷慈明揭堂上之榜文陽未復陰已  
消洞山掇座元之果卓兩重公案皎如白晝千年活計瑩若澄潭  
金毛師子擺脫鐵鎖而奮迅遊行踏碎東西天目玉角麒麟掣斷  
錦繩而軒昂步驟衝開前後溪山堅水浮野水而不知春信寄寒  
梅而未覺夜後燈籠眼活朝來露柱心空共發揮刳外風規同指  
點寰中節令諸禪德還知麼爾若道年年冬至喫齋歲歲一陽聽  
法鐵酸餡鐵蒺藜互相拋擲牛尾拂牛皮鼓撩亂激揚任爾鼓兩  
片唇皮向曲肱床上說向天也得說向地也得說得陰消陽長也  
得說得陽消陰長也得我只管一日鉢盂兩度濕冬至寒食百單  
五是固是矣爾還知只箇不管底政是生死根株無常羈鎖政未  
曾透脫在所以道此宗難得其妙切須子細用心古今多少靈利  
人向一色邊立定主宰一切處禪將去禪也禪得是爾若不親向  
自己脚根下卒地斷曝地折一回殊不知和箇禪底亦不曾脫他  
輪回生死此事是博地凡夫立地便要向他佛祖頭上坐臥要於  
一剎那頃將他積刳根深蒂固底輪回生死連底一翻翻轉是謂

大事因緣豈口出耳入而能及之者哉如果未相應且不要人別求方便但只於十二時全身放下單單靠取箇所叅話頭日亦然夜亦然行亦然坐亦然生亦然死亦然乃至上刀山入劒林亦皆然更不生第二念只麼純一無雜挨拶將去久久純熟和箇亦然底同時脫略心空及第其在斯焉政與麼時喚一陽作六陰也得喚六陰作一陽也得喚全消是長亦得喚全長是消亦得喚不消不長即消即長總得可謂真正衲子本色道流遇緣即宗應時納祐又何一物能拘絆哉雖然還不喚今日作一陽來復得麼待別有消息時却來吐露久立

平江路順心禪菴示眾洞元道者從他教來信吾道之心甚篤遽染疾而亡守一愚弘古道亦相繼長往老幻不勝哀悼其所以哀者不哀其早亡寔哀其有志于道而未及與道相應乃賁志長往今何所之耶此一著子在諸人分上了不相間須知此三人既往底消息便是諸人現在底消息諸人現在底受用即是三人既往底受用直下論生不得論死不得舉心動念無死時無生時記得古人有問云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這一問最親切若知得亡僧落處便是知得自已落處有等說脫空禪底見與麼說便道自性本來不生滅有甚麼來處與去處可以指陳說此話底喫鐵棒有分爾每日向蒲團上與昏沉散亂打作一團與是非憎愛馳逐無間與喜怒哀樂起滅不停與生老病死首尾相續遇順意事便乃掀眉遇違情事應時蹙頰這裏說得無生死無去來底道理麼所以黃面老爺於二千年外便乃大驚小怪物之為大事因緣今日諸人眼眨眨地親見他三人如是為道如是同住如是受病如是入滅即今如是無影跡可見無行處可尋既不曾與工夫相應決定未到諸佛祖大涅槃城既未到涅槃又不可遽言箇無遷無變底道理既隨遷變則即今遷向何法界中變作甚麼頭面便從這裏不相知處奮起一片猛利決定不退轉身心向自己躬下

提起箇所叅底話頭孜孜而叅密密而究遺寒遺暑忘寢忘食胷中念念如撞著鐵壁相似只與麼一礙礙住更不要前思後算今日也與麼明日也與麼久久不移易將見情祛識謝塵盡念消不覺不知驀然撞透便見他三人於未出母胎時早行脚了早叅禪了早成佛了早如是而往了直下更教喚誰為病者誰為死者誰為迷者誰為叅禪行脚及了悟者總是夢言皆名剩語由是永嘉謂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審如是能與五百年外老永嘉同時如是了了見得一回則永嘉說底即我所說永嘉見底即我所見永嘉證底即我所證是謂前無釋迦後無彌勒者也然後亦無如是說者亦無如是見者亦無如是證者此是契理而說法如是故如是至理老幻雖如此說得要且亦未如是親證爾諸人切不得便將此話記憶在心以當叅學會須將箇自己所未了底一段大事橫在目前努力叅取所以古人云叅禪一著要敵生死不是說了便休今則菴居十餘間禪衲十餘輩皆是久叅宿學誠實以此道相從矧乎檀越雖置身多事中於供給眾人之心未嘗少間或不專心的的向道念上著到未審何福何力可以消受今日眼見他三人受病入滅底現相尚不肯痛加鞭策已躬大事又不知更待甚麼時節到來操心取辦好教爾知蹉過今日身強力健易於搆取之時異日老病入身惟有一箇難字相待

端午示眾春秋夏五不書其月記史之人乃疑文闕闕不闕十字街頭石敢當恣向人前逞妖孽倒騎艾虎上高樓皆挂神符施妙訣禁赤口消白舌収卷門門五色錢將謂無人能鑑別忽被無手法師劈胷搗住拽向螭螟眼孔中却把真機都漏泄且漏泄底在甚麼處庭中一樹石榴花曉日照開如潑血諸禪德還委這箇消息也無本色衲子自合知歸未解翻身切忌渾侖吞棗有祖已來凡示一言半句如吹毛劒如生鐵橛如木札羹如塗毒鼓無

爾側耳處無爾下口處無爾著意處無爾近傍處苟非具眼在生  
佛已前跨步在威音之外狹路相逢只眨得眼如風過耳似鴨聞  
雷諸禪德在三衣之下大眾筵中於此事別脫不下莫教打箇不  
恰好換了目前境界那時應是搆之不及也且是二時供給見成  
百般受用便當思塵勞捨了恩愛割了僧相具了話頭聞了其所  
欠者惟未能因地一聲耳況是今日色力康健時節太平處處三  
根椽七尺單寬廣嚴淨雖常住公務有所不辦且無半點事相干  
涉子細思量欠箇甚麼一箇所叅話提不起都緣自信不及更無  
第二人為障為礙昔文殊令善財採藥云是藥採將來財云徧觀  
大地無不是藥爾看他互相酬酢了無剩語因甚諸人白日青天  
向蒲團上動被昏沉散亂之所纏繞直得分疎不下且道神做禍  
耶鬼做禍耶良久云屈原已化鯢鯨去徒使龍舟競汨羅

中夏示眾大眾四十五日前朝昏沉暮散亂四十五日後朝  
散亂暮昏沉政當今日在四十五日之中試把昏沉散亂來與老  
僧看既無爾拈出處則真如菩提涅槃解脫亦無爾拈出處莫說  
爾拈不出便是於大寂定中喚起二千年外釋迦老漢來敢保其  
亦無拈出之理既拈不出爾喚甚麼作昏散又喚甚麼作寂照直  
下聖凡情盡能所障空觀體無依當機絕待不見四十五日在前  
不見四十五日在後三際平等一道虛閑即今覓箇中夏亦不可  
得雖然此猶是途路中事若曰到家消息猶較西天十萬程諸禪  
德爾最初立志要為生死大事不是說了便休須發起一片不顧  
生不顧死底決定志氣也不管爾前四十五後四十五正當四十  
五不四十五硬曝曝地提箇所叅話任爾說是說非論長論短拍  
盲舉起拍盲打捱誰管今生打得徹打不徹直饒以熱鐵輪驅入  
刀山劒樹上一日走百千萬億步要教把所叅話須臾放下終不  
可得有此等志氣欲超過佛祖為不難矣從前做不到古人地位  
只是志願不真切立脚不穩當所以古人道過河須用筏學道須

立志釋迦彌勒初無所長只是箇能立志願底凡夫耳昔僧問古德一念不起還有過也無德云須彌山且道與趙州青州布衫相去幾何如其未委此去四十五日後却來露箇消息

丹陽大同禪菴高峯和尚遠忌拈香臘月初一日老和尚遠忌新建大同菴也要効年例曇華處處開狹路難回避如是展家風曾不離世諦且如何是物外相看底句年年燒此一爐香白雲不在青山外

二月旦示眾春入寒巖不可加枯株朽榦盡萌芽化工無處藏形跡紅白都開一樣華大眾一年歲事已過一月了也蒲團禪板還知覺也無鉢盂匙筯還休歇也無芒鞋竹杖還放得下也無燈籠露柱還忘境智也無如其未委爾還知前一月如此虛度若不痛以生死無常為己重任精勤勇猛別立生涯則後一月未免又成虛喪不消打幾箇瞌睡十二箇月特不過展轉唐捐剃髮染衣超方越俗所圖何事爾還知命存呼吸麼壯色不停猶如奔馬麼或不趁此呼吸未斷之頃壯色可玩之時拌性命提起話頭與之挨拶討箇分曉其落湯螃蟹之喻咎將誰歸爾不見石鞏居馬祖會下在厨作務次祖問子在此作麼鞏云牧牛祖曰牛作麼生牧鞏云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回祖曰子真牧牛也看他前輩於作務之頃未嘗斯須忘此道豈似今人橫草不拈豎草不踏二時粥飯百般受用指顧如意聞首座打板聲厭嫌頓起嗟訝藁生不得已走上蒲團其情猿意馬馳驟不息或不昏沉便成散亂間有箇不忘出家本志者強把箇所叅話提撕作主方舉話頭未完則又被風吹別調矣似如此喚作叅玄上士不啻鄭州出曹門較他古德造次不離者豈止霄壤相間哉諸禪德本色道流面前不容佇思豈許商量遑得便行玄都觀裏桃千樹提得便走杏華枝上月三更燕聲尋王謝堂上之巢馬蹄踏劉阮溪邊之路無一草不

含芳潔無一華不帶春容錦雲騰第一義天玉浪漲真三昧海且不涉化工底句如何指陳鷺鷥灘上翹雙足蝴蝶園中叫一聲

佛成道日示眾玄玄絕待妙妙無依獨露真常全彰至體名不得狀不得雪老冰枯理無礙事無礙天荒地迥萬里雲收午夜四方星燦長空揭開威音那畔腦門圓陀陀光燦燦擲瞎髑髏背後眼孔淨侃侃赤條條勒回三萬劫風飛雷厲之神機突出五千軸海涌雲屯之寐語大眾釋迦老子來也即今在諸人眼睛裏仰見明星頂顙上成正等覺爾諸人還覺眉毛動也無如其未委各請歸堂將箇所叅底無義味話拍盲提起重整精神默默自看第一不得祛昏敵散第二不得捨妄求真第三不得愛聖憎凡第四不得將心待悟第五不得厭生離死第六不得樂寂嫌喧第七不得順己違他第八不得藏形避影第九不得揀緣擇境更有第十箇不得未易與人說破直待爾似黃面老漢夜半洞見明星一遍如啞子得夢更不待本上座切切也記得前輩謂古之天地日月猶今之天地日月古之萬物情性猶今之萬物情性天地日月固無變也萬物情性固無易也道胡為而獨變乎審如其說二千年外所學之道即是今日所學之道今日所悟之道即是二千年外所悟之道未嘗有毫髮異爾還知黃面老漢棄萬乘之尊榮如棄弊屣受六年之飢凍如處宮室及至四十九年轉法輪時惟棲身樹下丐食檀門而已豈似今日安居暇食指顧如意猶自生嫌要與釋迦同證同入未知其可也咄白日青天莫寐語好珍重

吳江州太湖簡村順心禪菴高峯和尚愍忌拈香順心菴裏太湖中央俄然逢愍忌世相未能忘大眾高峯老和尚來也雨蒸苗葉綠風撼稻花香

師子巖東岡幻住菴中秋示眾天上月水中月光漾漾與誰說今宵幸遇中秋節記得靈山話曹溪指南泉翫寒山比將謂廣寒殿裏別無人元來總是弄巧翻成拙竹影篩金瑤堦積雪盡謂



一輪光皎潔那知今夜圓後夜缺有箇譬喻試聽說三十夜止有一夜圓此圓時如諸禪德之精勤勇猛也三百六十夜止有一夜是中秋此中秋之月如諸禪德於精勤勇猛中打成一片之時也奈何精勤時少懈怠時多又奚止於一暴十寒而已哉雖三百六十夜遇此良宵其或癡雲驟起迷霧橫陳覲體暗昏昏依舊沒交涉無始時來總是恁麼蹉過昔人有喝火口號謂日間鬧炒炒夜間靜悄悄可惜好光陰一時都過了照顧火燭時聞者多有警省本上座對此中秋之月亦有箇口號勉為大眾舉似天上月月月二十九夜缺只有今夜圓莫教雲霧攝攝不攝眨得眼來天又明寬著程途且待三生六十劫

遇雪示眾一片兩片飛入人間尋不見三尺五尺積向茅簷難辨的銀象三千界靈瑞身光有空皆徧玉龍八百萬敗殘鱗甲無地可埋梅華之恨獨深漁簑之歸未晚且道與蒲團禪板邊坐堆堆底人有何交涉古者道今日雪下蓊林有三種僧一種向被位頭究明自己一種向經案上吟詠雪詩一種向火爐角說喫茶供此三種僧那箇合受人天供養合受不合受置之勿論諸禪德爾還知結雨為雪凝水為冰底道理麼然結雨為雪固是造物變化宜乎不知如凝水為冰遽以流注之質頓成堅礙之形雖金石不可與較其固請以喻明之佛性猶水也以無量劫中迷妄之寒氣念念凝合由是結佛性之水為冰也且政當冰時未嘗不具佛性之水奈何迷妄之寒交結未化雖全體是水而不得為流注灌溉之用耳或不以智慧之日融之安有自化之理如是觀察向道之念可得而免諸或謂古人相逢彈指便解知歸豈必待奮神力下苦工而後然哉爾殊不知或不曾奮神力下苦工於曩昔任爾相逢彈破指頭也無爾知歸之理未有一佛一祖不因智慧之日融化迷妄之寒冰而能復其佛性之水也今日一箇所叅話信得及處靠得穩時豈非真智慧耶一旦工夫熟時節至千丈冰山也

是水萬尋雪嶺也是水滔滔然流歸佛性之海任爾空中積雪火裏生冰未聞凍合無邊之海諸禪德莫道本上座長於譬喻蓋法理如是也更聽一偈凍雲四合雪漫漫孰解當機作水看只為眼中花未瞥啟窓猶看玉琅玕

元宵示眾須彌燈王如來與藥師琉璃光佛昨夜在十字街頭相遇乃攜手看鰲山燈火忽撞見箇龐眉雪頂老漢向百眾人前說四句偈謂惟心即佛佛惟心此話相傳古到今對面不知燈是火區區徒向外邊尋時二如來忍俊不禁乃厲聲曰爾說也是惟欠悟在只箇即心是佛即佛惟心說與三歲小兒悉皆領會奈何不悟說食不療飢也請問悟時消息乃曰試以喻明有人失去徑寸之珠雖百千兩金不足與較其價之輕重使此珠不獲雖萬死莫酬其尋求之心鏤之肺肝刻之心膺形之夢寐貫之見聞念念不忘孜孜不捨一日不獲則一日之念不休一年不獲則一年之心不廢愈不見愈精勤益不獲益勇銳乃至情消想竭思苦神窮寒暑兩忘寢食俱廢積年累歲正於無可捉摸處驀忽入手圓陀陀光漾漾其三十年馳求之心一時頓息是謂悟也其尋覓此珠於心勦形瘵之際豈非叅乎忽頓見此珠於神明意朗之頃豈非悟乎苟不因叅尋之難安有此悟獲之喜也與論至此忽被箇傍不甘底一喝喝散惟見燈自是燈火自是火樓臺突兀車馬交馳華敷井井金蓮燄續條條玉燭胡張三黑李四萬人海裏醉扶歸查沙鬼大齋郎百戲場中狂未歇正恁麼時且不涉悟迷共樂昇平底句如何舉似琉璃滿腹藏明月菡萏渾身放寶光

除夜示眾四時與八節循環十二月今夜盡破除禪流瞥不瞥若瞥則陳年曆日不用檢尋不瞥則明日新條也須甄別東村王老化紙錢後巷竹聲俱爆裂窮神無地可送福運有天難接巖前枯木粦銀華庭際嫩條抽玉葉將謂陽春已發生子細看來盡是殘冬雪諸禪流還知今夜舊歲去不去明日新年來不來底消

息麼如其未委往往以百年壽終喚作臘月三十夜地黑天昏胡鑽亂撞正此時也蒲團上生鐵脊骨尋常豎立不牢口唇邊無義味話平昔提掇不起況是年窮月盡日了時空再欲如之若何決定噬臍無及矣殊不知別有箇轉身路子直是奇特爾但守取箇所叅話不得放捨須信來朝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或謂傳燈錄一千七百單一人皆是言外知歸迎刃而解初不聞有做工夫看話頭之說在此自年朝至歲暮其忉忉不絕口惟是說看話頭做工夫不但遠背先宗無乃以實法綴繫於人乎爾說得也是一則老僧不具此驅耕奪食換斗移星之辣手其奈諸方不觀人之根性速於求人多是鑽腋插羽急欲其高飛遠舉奈何畫虎不成反類狗也此事大難其人謂看話頭做工夫固是不契直指單傳之旨然亦不曾賺人落草最是立腳穩當悟處親切縱使此心不悟但信心不退不轉一生兩生更無不獲開悟者如傳燈錄中許多言外知歸之士焉知其不自夙生腳踏實地做來古者謂未見有天生彌勒者是也幻人見解止於此爾若要一超直入不為實法所綴明朝三百六十日又從頭起儘有光陰今夜權且收起葛藤珍重

浴佛日示眾大眾盡十方世界是無憂樹悉達太子即今下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諸人還見麼乃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諸人還聞麼如其不見不聞本上座贏得熱瞞諸人去也碧芙蕖紅芍藥結成越樣華亭黑斑豆赤沙糖煎就異常香水鼠尾巴短長一尊佛相牛眼睛大小一柄杓頭普請諸人同時灌沐喚作報德有德皆報喚作酬恩無恩不酬然報德酬恩且置之不問只如二千年外九龍吐水所浴底與今日眾手所澆底是同是別若道同孤負釋迦若道別孤負自己且釋迦老子黃金面具生鐵心肝他管爾孤負不孤負但是爾自己等閑孤負則未免虛生浪死極未來際安有解脫之期為諸人這一念子不能瞥地帶累這老漢捨

兜率降王宮入母胎示人世造妖捏怪大抹高揮曲盡化儀老婆  
心切豈謂諸人逗到今日轉增迷倒沉酣憎愛結縛死生孤負萬  
端不可枚舉爾還知三根椽七尺單一鉢香炊九條田服盡是這  
老漢積劫累世指天指地中流出更不肯奮起一片決定不退轉  
正志翻身跳上破蒲團猛提起箇無滋味話一踏到底豈更有別  
方便耶今日這箇浴佛之杓柄即是出生死險道之梯航斬輪轉  
根株之劒刃豈戲劇哉況是寶爐散薝蔔之雲蠟炬吐優曇之穗  
梵音宣而雷動森羅萬象共證圓聞禪影移而雨傾塵刹十方同  
躋正覺所以云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直下安  
有一毫剩法與人為知為解涉見涉聞雖然只如四月初八日已  
前還有這箇消息也無不因別足曾三獻那得連城價倍高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一之下

校訛

(二十一葉第六行)乎(南作于)

音釋

罩

(陟教切自上籠下曰罩)

挫

(子臥切摧也)

鏹

(初限切削也)

顛

(乃挺切頂顛也)

汨

(古忽切沒也)

鶻

(胡骨切隼也)

撚

(乃殄切撝指也)

嚙

(五結切嚙也)

曳

(以制切拖也)

醭

(普木切白醭也)

掀

(虛言切以手高舉也)

踔跳

(踔蒲沒切跳他弔切)

燎

(力弔切燒也)

嚮

(女氏切指物貌)

蟪蛄

(蟪茲消切蛄菓經切蟪蛄蟲名)

啍

(力救切)

覷

(七慮切伺視也)

捥

(五佳切)

擺

(補買切撥開也)

𨔵

(羽鬼切羨乏之意)

曝

(必角切)

掇

(丁括切)

餡

(戶鑑切)

录

(盧谷切)

拶

(姊未切排也)

絆

(博幔切繫也)

貶

(側洽切目動也)

剩

(實證切餘也)

孽

(魚列切變怪也)

瞞

(口答切眼瞞也)

拌

(鋪官切弃也)

拽

(羊列切拖也)

啻

(施智切不啻不止如是也)

擗

(測角切刺也)

倮

(郎果切赤體也)

撼

(戶感切搖動也)

厖

(莫江切長也)

膂

(力舉切脊也)

勦

(子小切勞也)

瘵

(側介切病也)

糝

(蘇感切)

辣

(盧達切麤辣也)

綴

(株衛切連綴也)

儘

(正作盡子忍切極也)

羸

(餘輕切輸之對也)

瞞炊

(昌垂切)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 小叅

瞿運使■發卒哭藥師道場對靈小叅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只如都運相公昨自皇慶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捐館至今年四月初七日其一百日內鼓螺互應金石交宜豈非聲耶華果委陳香燈羅列豈非色耶遍演金經廣宣玉偈豈非言語耶且聲色言語覲體全彰却喚甚麼作大道若以聲為大道聲自是聲若以色為大道色自是色若以言語為大道言語自是言語與麼分拈將來古人話似作兩橛這裏撿點得出便見我都運相公與藥師如來握手共遊於一十二重清淨願海以眾寶光明而作佛事俾盡大地眾生不越一念俱成正覺到這裏既無聲色可求亦何言語可取總只是箇大光明藏如其不委更為下箇註脚良久云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復舉石頭和尚問龐居士云于學道以來日用事作麼生居士呈偈曰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頭頭非取舍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為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與搬柴且如何是日用事茲向第二門頭曲為註脚去也眼見色是日用事耳聞聲是日用事鼻嗅香是日用事舌噉味是日用事以至身覺觸意雜思是日用事乃至八萬四千諸塵勞應用等皆是日用事因甚麼說箇無別底道理雖則體用互陳萬塵交接一一皆是自心成就自心出生所以教中謂元依一精明分成六和合又云三界無別法惟是一心作以其洞見自心故雖一剎那頃泛應群緣會入一心曾無異致所以云無別也今之學道者往往向義路上以聰明之資一一領會自謂佛法無多子殊不知說箇自心早落情見於是龐居士謂

惟吾自偶諧言偶諧二字直是註解不破穿鑿不入苟非具金剛正眼向聲色未彰已前一鑑鑑破物我未形之際一撈撈開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是謂偶諧者也其或未到這箇時節和箇偶諧俱成剩語所以云叅須實叅悟須實悟既到實叅實悟之地則繁興大用舉必全真擬眨眼來劒去久矣這箇是老龐公棄家財於湘水跨諸祖門庭掠得些子汗臭氣便解如是發揮惟我都運相公即再世之龐居士也雖不效其棄家珍於水底却能轉為布施利益種種救援攝護方便等事而亦不妨其孜孜在道之心以至啟手足之際屏去血味及與玩好諸欲因緣惟單單舉箇所叅話頭泊然而逝豈非多生熏習般若培植菩提而有如是操略耶既捐館已一百日內晝夜六時備陳佛事由是知相公雖天道人道皆不能以境緣攝取何則道念炳然豈肯為功名富貴諸殊勝事業之籠絡其不至佛地決知其終不已也因記得都運相公昔於至元辛卯二月十九登天目叩先師先師握竹篋問曰相公為遊山來為佛法來公答云為佛法來先師擲下竹篋曰會麼公云不會師曰不入虎穴爭得虎子本上座今日因齋慶讚重為舉揚為遊山來為佛法來舌頭拖地為佛法來將謂忘却擲下竹篋云會麼少賣弄不會明如杲日迅若怒雷不入虎穴爭得虎子醉後又添盃更有四句偈重為註脚為求佛法為遊山口縫纔開落二

■一十二重悲願海藥師燈現古優曇(或曰■■■■)

為趙承旨孟頫對靈小叅大道在目前山是山水是水玄機超物表聖非聖凡非凡一念洞然萬緣廓爾水精宮秋容淡淡森羅萬象吞吐明月珠松雪齋灝氣沈沉屏几六牕交徹寶絲網無一物不彰至體無一妄不演真乘莊周雖蝶悟枕邊敢保其當機罔措子韶固蛙聞月下未許其覲面施呈這一著子名不得狀不得即其知處已陷情圍事亦然理亦然與麼會時早沉識海所以道神光獨耀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且不存知解底句如

何指陳玉宇秋高無界限金園春事政敷腴共惟翰林學士承旨松雪居士趙公受知於九重聖主名聞於萬里黎元官一品未足謂公之榮爵萬鍾未足謂公之貴蓋其道超物表性徹玄初空諸見於眼根了群情於意地者也某記大德甲辰歲首蒙公賢夫婦相延於武林官舍丁未秋訪公於雪城之新第至大戊申復會于西湖明年己酉再會於松雪齋凡一會聚與夫尺書往復未嘗不以本來具足之道未悟未明為急務每論到至真切處悲泣垂涕不能自己此蓋出自真情遠從多劫熏鍊純熟必期徹證不肯與泛泛者恃其辯聰漁獵聞見便以為得也自佛法流布東土士大夫咨叅扣問敲唱激揚莫盛於唐宋而尤盛於皇元往往滯於情解昧於識度求其真叅實究者不曰無之窮其所因最初被箇本來具足不假外求之說一印印定次以聰明之資直下領過自以為易不復究明不覺置之無事甲裏殊不知本來具足之說如麵在麥中飯居穀內或不加舂炊礱磨之勞徒知具足之虛談終莫能得止飢之實效猶儒家論仁義亦豈心外之物故孟子謂我固有之矣非從外得也然不有真履實踐之功顛沛造次孳孳不忘則亦徒有仁義之本心耳故吾佛祖謂本來具足猶古鏡之有光奈何失於護念其愛憎塵習不覺蒙蔽況是積生累劫未經磨治徒稱具足之有光終於鑑照之無補一箇所叅話即是磨鏡之良具政當磨時只知朝也磨暮也磨不必問鏡上之塵何日破除鏡內之光何時發現苟存此等待之心則愈障矣學佛之要惟憑一念但信得及處譬之磨鏡未有磨極而塵不消塵消而光不現者故我相公與魏國夫人雖身抱冠世之奇才而不為其所惑雖身嬰畢世之塵累而不為其所障每於真叅正念孜孜然兀兀然猶林下老衲寂爾忘緣未嘗少棄當知此箇正念不由教導不依勸請不因造作不屬方便乃是無量劫中於諸佛所深種菩提種子雖百千塵勞百千生死同時現前終莫能昧也此念既堅則其成

佛作祖超生越死如壯士屈臂豈假他力人徒見公英聲茂實振耀古今而不知公六十九年凡施為舉措莫不以積刼之事繫于真情自餘皆借路經過遊戲設施爾既啟手足後人皆謂公之亡我獨見公精操正念獨抱天真於大寂滅大解脫法中與佛祖聖賢混合於一切智智清淨之表曾何古今彼此而有間隔此皆公深信本來具足不假外求之道其靈驗若此記得華嚴經偈有謂若人欲識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謂佛境界者即是本來具足不假外求之道是也原夫意根欲淨妄想欲離却不成本來具足矣但是所參之正念操之既精守之既密則其意根不待淨而自淨妄想不待離而自離至一切處不為一切法之所留礙其佛境界與松雪齋不即不離無異無別古所謂千山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者是也又圓覺淨諸業障章中極言四相其四相之因首惟執我相我相既忘如樹根斷則枝葉不除而自凋矣故經云彼修道者不除我相是故不能入清淨覺還知我相麼佛境界是我相淨意根是我相乃至坐寶蓮華成等正覺入微塵裏轉大法輪是我相自有宗乘以來分科列段指性說心敲繩牀搖塵拂縱橫放肆演唱激揚以至玉轉珠回神出鬼沒總不出這箇我相苟能除此我相之外安有所參之話所守之念所存之因所至之果直下如火聚大風輪雖佛祖到來亦須退縮有分到這裏無位真人倒跨洞庭山遊戲三萬六千頃太湖直上兜率天與彌勒大士指白雪為青松荷葉團團似鏡配青松為白雪菱角尖尖尖似錐混融物我以無痕超越死生而無作此說且置茲蒙大孝仲穆舍人以書入山謂先君問道二十年不料嬰此大變擬卒哭日內安厝東衡臨壙一語乞為舉似某以老病退臥巖穴惟我相公於湛寂光中自能照了今事不獲已勉為對眾引些葛藤以慰孝誠記得唐陸亘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有片石也曾坐也曾臥還鐫作佛得麼泉云得亘云

莫不得麼泉云不得不得大眾陸亘大夫問處放去何奢南泉和  
尚答時收來太儉須知問在答處答在問處狹路相逢了無回互  
雖然如是只如今日相公家中有一片石也不曾坐也不曾臥亦  
不要鑄作佛只要移置東衡原上蓋覆相公棺槨得與不得二俱  
屏除且道與陸亘大夫所見相去幾何良久云幻住忍俊不禁向  
無音韻中聊伸一偈南泉陸亘舌無筋圓覺華嚴語未真何似東  
衡原上月照空群象最相親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

音釋

灝

(合老切夷曠也)

孳

(津私切孳孳猶汲汲也)

縮

(所六切斂也)

尖

(子廉切末銳也)

錐

(朱惟切鑽也)

厝

(倉故切安著也)

鑄

(子泉切刻也)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三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 拈古

梁武帝問達磨云如何是聖諦第十義磨云廓然無聖又問對朕者誰磨云不識

師拈云缺齒老僧手攜泥彈子要與東震旦人鬪富可謂不知量矣被梁王指出照乘明珠問之情知伊道箇不識

馬祖見野鴨問百丈云是什麼丈云野鴨子須臾不見祖云野鴨嚙丈云飛去也祖扭丈鼻負痛失聲祖云又道飛去也丈於言下有省

師拈云設錦筵以陷獸垂香餌以釣魚惟善作者能之馬師擬獲一禽深入荒草費盡腕力打破半邊鐵網豈善作者哉

石鞏凡見僧張弓架箭示之一日王平至鞏云看箭平擘臂對之云這是殺人箭那箇是活人箭鞏彈弦三下平作禮鞏云我三十年架一張弓兩隻箭只接得半箇聖人遂拗折弓箭

師拈云穿百步楊透九重鼓固是眼親手便其如半箇聖人有隱身之術石鞏之技窮矣

興化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為唱導之師賓云我不入這保社化曰爾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賓云總不與麼化便打來日白眾曰夜來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饘飯一堂不得喫飯即便出院

師拈云有令不行有事不斷天下之公患也興化既行矣又斷矣未免旁觀者哂

六祖一日見二僧論風旛義祖云非風動非旛動仁者心動

師拈云嘗鼎一臠具知眾味非風動非旛動仁者心動可謂鼎之一臠矣使人不覺惡心嘔吐

大覺謂興化曰我聞爾道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是否化便喝覺便打化又喝覺又打明日覺召化曰我直下疑爾這兩喝化又喝覺又打化又喝覺又打化曰某甲學得箇賓主句總被折倒了也覺曰這瞎漢脫下衲衣痛與一頓化於言下大悟

師拈云二虎之下獸不容蹄兩刃之間人不容足當大覺興化棒喝交馳之際豈容心思意解於其間哉雖然只如大覺云脫下衲衣痛與一頓興化言下大悟又悟箇甚麼道理這裏見得許爾作臨濟半箇兒孫

僧問夾山承和尚有言二十年住此山未曾舉著宗門中事是否山曰是僧便掀倒禪牀山休去明日普請掘一坑召僧至曰老僧二十年只說無義語便請上座打殺老僧埋向坑中上座不然自著打殺埋此坑中始得其僧束裝潛去

師拈云這僧始則攬旗奪鼓終則詐敗佯輸來山雖有添兵減竈之謀爭奈脚跟下泥深三尺(普灯■一首山曰■)

臨濟三遭黃檗痛棒後向大愚肋下築拳次歸見黃檗云云(■■■■願■同學兵法■為魏■)

師拈云汝師黃檗非干我事大愚肋下更合喫拳這風顛漢敢來這裏捋虎須黃檗面門猶欠掌在致使尿牀鬼子邪見勃興賺他後代兒孫一箇箇鼓粥飯氣

為山因劉鐵磨來云老特牛爾來也磨云來日臺山會上有齋和尚還去麼為山作臥勢磨便出去

師拈云為山被鐵磨一撈撈倒要起起不得鐵磨被為山一推推轉要住住不得本上座與麼批判多少人在背後齧斷拇指

月氏國王聞師子尊者有道乃越國往見尊者云大王來時好道去時亦如來時王有省

師拈云飯裏沙泥中刺彷彿不同依稀相似大王來時好道去時亦如來時尊者黃金鑄面皮

### 雲門話墮因緣

師拈云雪上霜枷上杻覲面無私移星換斗要見這僧話墮處麼且待三十年後

南泉歸宗麻谷三人同去見忠國師至中途南泉就地畫一圓相云道得則去歸宗坐在圓相裏麻谷作女人拜泉云恁麼則不去也

師拈云南泉畫地為牢歸宗墮坑落漚麻谷恭而無禮點檢將來一人眼空四海一人舌拄梵天一人入地獄如箭

### 百丈野狐因緣

師拈云非不非是不是坐斷兩頭劍去久矣前百丈云不落後百丈云不昧看來也不較多因甚麼有墮有脫余二十年參學不能明此如有人明得此者我當舍四大為繩牀而用供養

僧問雪峯臨濟四喝意旨峯云我當時初行脚時便過河北已值大師遷化不得見他所以至今不知可往見他直下子孫僧見南院院云那裏來僧具陳前意院乃展具遙禮雪峯云天下古佛也

師拈云言不在口語不離舌端的有來由特地無交涉臨濟四喝豈但雪峯不知縱是他直下子孫也未夢見在不知且置只如南院遙禮雪峯是有來由耶無交涉耶這裏定當得下要見臨濟也不難

南泉為兩堂首座爭猫遂斬之晚趙州歸泉舉似州乃脫草屨頂頭上而出泉云子若早歸救取猫兒

師拈云南泉劍為不平離寶匣趙州藥因救病出金瓶然雖慶快一時爭奈古佛家風掃土矣



臨濟云有時奪人有時奪境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

師拈云有時奪人錯有時奪境錯有時人境兩俱奪錯有時人境俱不奪錯臨濟大師到這裏鎖却咽喉了也莫有為伊出氣者麼切忌將錯就錯

臨濟謂主聖曰吾遷化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聖云爭敢滅却濟云他後有人問伊又如何祇對聖便喝濟云誰知吾正法眼向這瞎驢邊滅却

師拈云認他財為己物將官路當人情濟之心亦濫矣王聖當時見他道不得滅却吾正法眼便與掩却臭口猶較些子遽云爭敢滅却噫以聖較濟又何止濫而已哉

靈雲有頌云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

師拈云靈雲白日青天向桃華樹下為魅所著玄沙雖則除邪輔正激濁揚清殊不知又是鬼門上貼卦

藥山和尚久不上堂院主云大眾久思法誨山云打鼓著眾集山陞座一詞不措主白云和尚今日陞座因甚麼一詞不措山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

師拈云藥山久不上堂與對眾一詞不措將謂將謂末後道箇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元來元來

潞山云老僧遷化後往山前檀越家做一頭水牯牛左肋下書五字云潞山僧某甲正恁麼時道是潞山僧却是水牯牛道是水牯牛却是潞山僧

師拈云道是潞山僧却是水牯牛好道是水牯牛却是潞山僧好當時有人向他面前下得這兩箇好字教他百刳千生要脫水牯牛也未得在

趙州一日見文遠侍者拜佛次州以拄杖打之遠云拜佛也是好事州云好事不如無

師拈云文遠云拜佛也是好事不妨軟頑趙州云好事不如無話墮了也要知趙州老人話墮處麼待伊磕破腦門即向爾道

僧問汾陽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陽云青絹扇子足風涼

師拈云拈得便用道出平常山高水闊地久天長青絹扇子足風涼是拈得便用耶道出平常耶誰人知此意令我憶汾陽

僧問風穴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穴云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華香

師拈云這僧問處如大浸稽天無物不在波瀾之內風穴固是入水不溺爭奈全身在裏許

真點胷見慈明明問佛法大意真云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明訶之真乃理前問明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真於言下大悟

師拈云驅耕夫牛奪飢人食慈明老人未為好手真點胷雖則向這裏懸崖撒手絕後再蘇若要知佛法大意更叅三十年始得

玉潤頌雲門北斗藏身因緣云北斗藏身為舉揚法身從此露堂堂雲門賺殺他家子直至如今謾度量後五祖戒問其作頌之意潤乃張目視之戒曰若恁麼會雲門不直一錢公亦當無兩目後潤果如其言戒暮年亦失一目覺範和尚曰今妄意測度先德之言疑誤後昆亦可以少戒好采(碧岩三則評云因何却道君自■好采款■自省)

師拈云北斗藏身話豈但玉潤頌不出便是五祖戒也只得向背後叉手暮年各損其目也是好采覺範謂誣謗先宗感果如是休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

頌古

世尊初生  
無明滿肚惡纏身 纔出娘胎軟廝禁 目顧四方周七步  
不知腳下水泥深  
文殊答菴摩羅女其力未充  
將軍有令下重圍 八戶風高馬不嘶 兩眼忽開天地闊  
太平無象到今時  
女子出定  
花落銀牀春爛熳 月沉金帳夜迢遙 虛堂寂寞無人共  
只把檀香盡意燒  
外道問佛有六通如何是那一通  
醉乘白鶴登銀闕 夢跨青鸞入絳宮 酒醒眼開俱不見  
一川桃李自春風  
即心是佛  
硬似純鋼爛似泥 甜如崖蜜毒如砒 渾侖吞又渾侖吐  
賺殺江西馬簸箕(正宗贊馬祖得法南岳後歸蜀鄉人喧迎■溪  
邊子云■謂有何奇特元是馬簸箕家小子師遂曰勸君莫遊鄉  
還鄉道不■溪邊老婆子■我■時若■返■西 ■犁耶■■  
云地獄北方名梵稱)  
非心非佛  
大地眾生成正覺 百千諸佛陷泥梨 休將此話頻頻舉  
却恐閻家老子知  
南泉住菴被人打破碗鑊  
一把黃金鈍鑊頭 引他白日鬼來偷 自從去後無蹤跡  
入眼青山總是愁  
僧問馬祖離四句絕百非答藏頭黑海頭白因緣  
白玉琢成西子骨 黃金鑄就任負心 蓮宮人醉歌聲咽  
月落吳江淚滿襟

趙州無  
翁翁年老齒牙疎 口不關風道箇無 肝膽一時傾吐了  
苦哉邪法正難抉  
洗鉢盂去  
粥罷教伊洗鉢盂 翻成特地費分疎 是非得失渾休問  
真箇闍黎悟也無  
黃檗云不是無禪只是無師  
不是無禪是沒師 貓兒尾上繫研槌 夜深打殺街頭鼠  
路上行人那得知  
萬法歸一一歸何處  
斧爛柯銷局未闌 天風吹鶴下瑤■ 滿盤黑白輕翻轉  
袖拂蒼梧玉珮寒  
德山托鉢  
天生富貴稱雄■ 織翠華裾擁不開 一簇管絃聲未絕  
醉扶公子上樓臺  
臨濟四喝  
小廝兒偏愛弄■ 絲毫不挂赤條■ 劣獅筋斗重翻擲  
撈得蟾蜍下碧霄  
香巖上樹  
全提三寸殺人刀 千里聞風鬼亦號 沒興有人輕犯著  
饒伊得命也無毛  
巖陽尊者問趙州放下因緣  
地沒朱砂翻赤土 廩無粒米倒礪糠 赤窮自是活不得  
又被人來指賊賊  
婆子燒菴  
三冬枯木遇春陽 翠萼寒英噴古香 雪鬢老婆情未瞥  
冷看花樹哭檀郎

木平見洛浦盤龍二老雲峯悅拈云云  
葉捲西風樹樹寒 亂蛩吟砌夢初殘 情懷自是不堪聽  
又把琵琶月下彈  
趙州勘婆  
生鐵蒺藜當面擲 琉璃坑塹遶身開 勸君莫問臺山路  
多少平人被活埋  
洞山三頓棒  
蹉口相酬罪莫逃 放伊三頓轉忉忉 使他飯袋江西去  
添得廬陵米價高  
石鞏張弓  
平生伎倆盡施呈 拗折蓬蒿箭兩莖 半箇聖人還不薦  
依前日午打三更  
僧問來山境法眼拈云我二十年只作境會  
哭月狂猿攀古樹 嘯風猛虎踞懸崖 人間別有通霄路  
不必行從這裏來  
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亦如喪考妣  
萬里山河平似掌 一條官路直如絃 行人若問窮通事  
鐵壁銀山在面前  
丹霞燒木佛  
火燒木佛丹霞罪 脫落鬚眉院主災 一陣東風回暖律  
幾多春色上梅腮  
則監寺叅青峯法眼丙丁童子公案  
觸著神鋒劈面揮 電光石火較猶遲 不因洗耳池邊過  
肯信人間有是非  
丹霞訪龐居士靈照提籃因緣  
放籃斂手舉籃歸 自是多情惹是非 月落畫堂人去後  
不堪歡笑只堪悲

兜率和尚三關性在甚處  
赤脚波斯叩海門 黑風吹浪暗昏昏 三更掣斷青霞鎖  
笑看驪龍戲子孫  
四大分散作麼生脫  
空奮雙拳窮滴滴 橫擔片板赤條條 夜來得箇揚州夢  
騎鶴腰錢跨九霄  
眼光落地向甚處去  
鐵狗銅蛇正奮瞋 風力火鋸肉成塵 茫茫長夜幾經刦  
舉眼無親怕殺人  
黃龍三關  
我手何似佛手 也解攀花折柳 牀頭脫落秤槌 打破  
竈前熨斗  
我脚何似 驢脚翻轉 草鞋倒著 走遍四大 神州寸  
步 那曾踏著  
人人有箇 生緣夜半 胡孫駕船 撞破黑風 白浪踏  
翻 水底青天  
佛手驢脚 生緣三關 一句齊宣 更問如何 即是黃  
龍 口裏無涎  
達磨一日命門人各言所得遂分皮髓云云  
九年冷坐 一旦惺惺 是非易辨 得失難明 分張皮  
肉骨髓 令人路見不平 汝得吾皮 前長後短 汝得吾肉  
多肥少精 汝得吾骨 只堪餒狗 汝得吾髓 脫賺平生  
盡情為伊註破也 只道得八成 要見達磨大師麼 岳邊頓  
落千山勢 海上全消萬派聲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三

校訛

(五十九葉第十行)扭(南作搗)

音釋

扭

(女九切)

窋

(疾政切陷坑也)

擘

(博厄切瓠也)

拗

(於巧切手拉也)

𪔐

(力兗切塊切肉也)

攬

(楚銜切)

肋

(歷德切脅幹也)

鋼

(居郎切堅鐵也)

砒

(房脂切毒藥也)

鑊

(居縛切太鉏也)

蛩

(渠容切蟋蟀也)

伎倆

(依渠綺切倆良將切)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四之上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法語

示雲南通講主

叅玄上上人須達巧方便不解善思惟驢年覓不見要識巧方便麼三乘十二分教應病與藥觀根逗教是巧方便一千七百則陳爛葛藤放收殺活逆順卷舒是巧方便乃至無邊賢聖前後出興各各以無作不思議解脫神力作種種差別佛事亦不出此巧方便也何則都緣箇事在諸人分上本來具足元無欠少自是你從無始曠大劫來為妄習所纏橫計生死雖潑天活計頓在目前剛不領悟猶向飯籬邊伸手從人乞食豈不大可哀憫者哉所以累他先聖以善巧方便智力向你清淨田中拋撒不淨指漸指頓或偏或圓說一念頓超說歷劫熏煉或可眼根入者以色空作佛事或可耳根入者以音聲作佛事乃至六根門頭及與八萬四千塵勞境內咸作佛事特不過控勒你一箇入處要你識得箇自己家珍捨此初無實法往往見學道之士不通權變妄執方便以為實法如以鎗石認為真金縱經百煉終非金體既不能少加思究直造玄途但看他古來尊宿出家行脚切切以己事為重任三十年二十年登山涉水撥草瞻風未嘗斯須輕棄此道捱到途窮路極處撞見箇沒意智漢向他痛處一錐直得七穴八穿千了百當便向三家村裏十字街頭施棒施喝豎拳豎指大用凜然機辯錯出魔魅平人遺臭千古豈非洞徹法源善達權變而然也厥後人心淡薄蓐席荒涼多是不具正因馳聲走譽既非種草不擅家門帶累他曲录牀上箇老漢不顧好惡將鳩屎砒霜合造一般毒藥撒在爾八識田中要爾一箇箇向這裏放身捨命或有嬰其藥

味而汗流浹背者或直下忘餐廢寢而絕後再蘇者或久抱于懷偶因物所觸而肝碎膽裂者或因誤中而喪却性命者中間千緒萬端不可具舉固是根器利鈍有所不同亦不出此善權方便之力耳邇來醫師不古方脉無靈異端前陳執藥成病或潛形避影遏捺心念一物不為以求相應者不知是深沉死水却引他長慶坐破蒲團趙州不雜用心以至莫妄想放下著古廟香爐休去歇去等語為證何異守株待兔緣木求魚或有隨事逐境一切處強作主宰以待觸著磕著者不知是擔枷帶鎖却引他楊歧做監寺雲峯文化主保壽作街坊及引南嶽磨磚作鏡打車打牛等語為證者何異撥火覓漚刻舟求劍又或有心不異緣情不附物終日只麼閑閑地取性過時以待其自然領悟者自不知是坐在無事甲裏却引他趙州洗鉢龍潭送餅香嚴住菴瀉山撥火及修證則不無汗染即不得等語為證何異手執艾鏡夜對黑月待火自出終無是處或有漁獵古今該博聞見向五蘊身中認箇主宰不肯信有悟門自不知是雜毒入心却引他古人一種垂慈方便等語為證便乃旁求經論曲引諸文羅綺語言以相眩惑者何異以手袖續狐白之裘不自知其非也如上所舉皆是初無正見妄認偷心坐在八識中將古人善巧方便總作實法會了也所謂醍醐上味為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若與麼商量已躬下事饒爾弄到彌勒下生轉沒交涉豈但沒交涉將恐反招罪戾疑誤後人矣須知此事不在靈知不昧處不在藏睛閉目處不在祛昏敵散處不在忘機絕慮處乃至不在博綜經教洞徹古今長時觀照一切平常以至撐眉豎目勇猛精勤擲劍揮空如猫捕鼠至於無邊作用據實檢點將來總不出他一箇善權方便若要與衲衣下那一著子相應驢年又驢年且作麼生是衲衣下事老僧口門窄未暇與爾說破

### 示雲南福通三講主

生於無生中受生死於無死中受死既曰無生死安有受生死者蓋迷却自心而妄見有生死耳苟或迷妄之情不能爆散於一念未萌之表乃依他作解強言無生死者是大妄語成亦名謗般若也

此事不在經書義理中不在一切修證裏至於圓覺之三觀二十五輪楞嚴之二十五圓通之所證門乃至教中所說頓漸階級次第等一涉見聞皆墮情識總不與達磨所指之禪相似教中所言之禪皆不離修證惟達磨獨指一心為禪與經書文字所說者迥別宜思之

圓覺經云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議者謂逼近達磨之旨亦不涉方便漸次殊不知只箇知幻離幻早涉方便漸次了也達磨門下總無是事一了一切了只箇了字亦不可得

禪之一字不可見不可聞不可覺不可知蓋見聞覺知皆屬情妄非心法也當知心法本來是見是聞是覺是知不應於見聞覺知上別有所謂見聞覺知者維摩詰經謂若求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斯言豈欺人哉

此事須是利根上器提得便行遠得便走雖是慶快已涉途程更待如之若何寬著工夫待彌勒

古人真切於此事上曾不待一切方便言語之所啟發自然卓卓地不肯虛喪寸陰如大死人如陷千尺井之求出又如倒懸之求解曾何有第二念馳驟目前虛妄聲色者哉

今時學者之病在速於要會禪禪無倆會底道理若說會禪是謗禪也如麻三斤栢樹子須彌山平常心是道雲門顧趙州無一一透得是解禪語亦非會禪也若不妙悟縱使解語如塵沙說法如涌泉皆是識量分別非禪說也當知禪語初不難會凡一千

七百則公案俾之通會於片餉之間亦不難如今之禪學者流多是商量箇語話皆不肯回頭扣己而叅所以古人目禪語為野狐涎唾良有旨也

近代宗師為人涉獵見聞太多況是不純一痛為生死所以把箇無義味話頭拋在伊八識田中如吞栗棘蓬如中毒藥相似只貴拌捨形命廢忘寢食大死一回驀忽齧破方有少分相應倘若不知此方便於看話頭起疑情之際將一切心識較量動靜妄認見聞坐在馳求取捨窠臼中或得暫時心念不起執以為喜或昏散增加父遠不退承以為憂皆不識做工夫之旨趣也

做工夫非一切有作思惟之所能是離一切分別之大人境界古人到此皆是一踏到底更不涉一些子廉纖搭滯今人做盡伎倆不奈何者蓋做不力志不大心不死念不切耳做工夫往往以心念紛飛處做不得政不知以何為做得處實有趣向處俱墮顛倒網中當知做處譬如失物欲見政當尋覓時惟有一箇欲見之心橫于胷中不能自決又何曾有省力不省力有趣向無趣向之異說其最初尋覓時也恁麼喫力尋覓到最後也恁麼喫力更有何初尋時難後尋時易之說但是尋覓欲見之心切至久久不為境緣之所侵奪忽冷地眼開撞在面前因地一聲更不待問人是與不是也其喜悅之狀又當何如也此事迷時不減悟時不加難時不遠易時不近得時不有失時不無乃至窮古亘今總無許多差別渾侖只是箇自己纖毫不透如隔鐵圍快便難逢切忌當面諱却

### 示高麗收樞空昭聰五長老

叅禪是叅自己禪非叅佛祖善知識禪也所謂禪者蓋遠從多劫前因地所迷引起生死迷乃是自己迷不因境迷不因物迷亦非佛使其迷又非天地鬼神冤親眷屬使其迷也以其自迷故今日若不肯力叩自己親自信向自發肯心向自家已躬下真叅

實究一回以俟其自悟無有是處其所悟處不悟佛境不悟祖緣不悟他心不悟外法皆是自悟其自己遠從多劫以來所迷底生死差別情妄耳以其自悟故則自己生死空自己差別盡自己情妄消即其生死悟於自心而更欲覓生死於自己了不可得於自己覓生死不可得故則於外境欲覓毫頭為生死亦不可得自內心外境覓生死既俱不可得即其不可得處喚作佛境界喚作祖翁田地喚作自己光明幢喚作般若真如藏乃至立出百千種殊名勝相百千種異道靈光莫非一一皆從自己流出者也若曰自己外別有所謂佛法祖意禪機道果皆是顛倒希望與外道無相異也所以古人謂道在己求不從他覓斯言盡之矣爾若不信自己不向己躬下立定脚頭更不肯立自己志氣坐斷一切密密體究爾準擬向佛上求是從他覓了也擬向法上求亦是從他覓了也擬向師友分上求亦是從他覓了也又擬向語言中求又擬向機緣上求更擬向千七百葛藤椿上求更擬向藁林中求更擬向寂靜境界中求又擬向精進勇猛中求乃至盡其見聞竭其知解及與世出世間諸有境緣中求據理言之特不過皆是從他覓了也與爾自己交結生死底一種情識上料掉沒交涉當知自己分上立起一箇要超越生死底念頭正當也無寂靜時也無憤鬧時也無忙時也無閑時也無安時也無危時也無苦樂逆順時也無一切魔境界能障礙其道業時也無過去也無現在也無未來合三世為一念併萬慮為一心孜孜爾兀兀爾行也只如是體究坐也只如是體究乃至靜鬧安危苦樂逆順中總只如是體究正當體究時儻或復於體究之外別見有箇是靜時有箇是鬧時有箇是魔時有箇是叅得時有箇是叅不得時至于纔覺有毫髮異見干涉著爾總非真體究也如今做工夫底人往往於自己分上苦不切至多只是向境緣情識上做成窠臼所以不能得直到大休歇田地爾但拍盲坐斷許多見聞解會取捨得失等密密地只向

自己躬下做去直下便是大解脫場直下便是大光明藏除却靠自己叅去別無方便別無佛境界別無解脫如前所言教爾向自己密密地做去早是多却箇密密之說若是當人真切痛為自己縱不使其密密地做去他自然不肯不密密地若是當人不肯把自己做一件事縱使將箇話頭作百千種譬喻使其密密去做則轉不密密矣縱能強作主宰密密得去亦坐在密密窠臼中無有是處久久坐在密密窠臼裏驀忽被奪却他密密處便乃引起百千種狂見而生分別轉與自己踈且遠矣故古人云叅禪無秘訣只要生死切爾看古佛棄王宮入雪山受辛苦行勝行而萬劫千生不憚勞苦者是第一箇為生死切者也自西天四七東土二三長慶坐破七箇蒲團真如喆引錐自刺二祖斷臂常啼賣身從上古人未有一人不歷試諸難皆是為生死切至者以其切至故物極則反不覺不知捱到結角羅紋處驀忽打破漆桶自然慶快平生即此是不從他覓底樣子當知自己亦豈別有一箇自己可憑便只是箇要了生死底心即此生死根本元從自家自肯染習結縛而後成就今日要此生死一念超越別無巧術但只念念於染習結縛處剔脫教淨盡便是生死淨盡之時矣如今若作意要向八識田內剔脫箇染習結縛底早是惹出多端和箇要剔脫底輒作一團轉不相濟由是古人深知過患但只撇箇無義味話頭教爾發起大信心直下不起第二念單單於話頭上奮起大疑情與之一念萬年做將去爾但心不隨緣意不逐物識不拘境意不染塵三十年二十年首尾通貫不覺自然有箇入處矣所言不起第二念者於政扣己而叅處卒急不相應時驀忽瞥生一念謂我莫是根器劣麼是第二念謂我莫是罪障深麼是第二念莫別有方便麼是第二念謂此工夫實是難做也是第二念謂是易做也是第二念於甚易做處生歡喜心也是第二念於艱難境中做不上處起怕懼心也是第二念更有一般伶俐漢見恁麼說了便云我

但一切坐斷都不起心正落第二念了也。倘若是箇真正要了自己躬下生死大事之人，決無如許多計較論量底情見。但是說著箇生死如撞著銀山鐵壁相似，一礙礙住，不是不要起第二念，便是要起也不可得矣。且真正為自己底人，看公案也得，不看公案也得，畢竟不落別處。既是不看公案也得，豈肯復將清淨耳根聽人排遣教？只看只疑，只叅只守，或只半提，或只全提，或密密，或孜孜。蓋此等皆是尊宿垂慈舉揚底一時方便，實不與箇自己有交涉也。如今做工夫人，或見境緣有所順逆，非實境緣有所順逆也。其實只是當人靠自己不穩處，暫時不在，便移箇為自己底念頭，向境緣上引起百千萬種顛倒分別。若不當下與之勦絕，令其淨盡，直饒爾與他境緣上分別得清，特不過益增死生塵勞之重累耳。若欲盡其自己，一一分說將去，言說轉多，紙盡且住。却葛藤。

### 示日本空禪人

棒頭領旨，喝下明宗，已是第一等不唧溜底鈍漢。須知盡大地是一條白棒，森羅萬象覲體全彰，亘十方不消一喝。過現未來，洞然響應。爾便向這裏領略，已是瞎却自己眼睛了。也更欲待他拈起枯樹枝，放出粥飯氣，喚作明宗領旨，豈不大可屈哉？昔臨濟云：我在黃檗會下，三遭痛棒，如蒿枝拂相似。如今再思，一頓直是無人下手。邪法難扶，興化云：我聞東廊下也喝，西廊下也喝，直饒喝得我上三十三天，却下來向爾道：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珍珠。與爾看在異端，並起已而此等臭氣流落藁林。或指一喝為賓為主，為照為用，或指一棒為全提為正，令為機用為門庭。又謂之擊石火閃電光，摩尼珠金剛劍。又謂之擘破面門，露出肝膽。當陽舉似覲面相呈。又謂臨濟三百六十骨節，只是這一喝。德山八萬四千毛孔，不出這一棒。又云：臨濟多却這一喝。德山剩了這一棒。又云：無邊剎海十世古今塵沙義門，百千三昧總在這一棒一喝內全。〔(冰-水+丨)\*夕〕全攝無欠無餘，更有一等超宗異目，不存機。

境者喚作蚯蚓鳴粥飯氣揚塵播土掣風掣顛認精魂弄捏怪乃至奇言妙語與奪抑揚鼓引學人向他一棒一喝之下邪知曲解者今古以來比比皆是與麼較量他古人立地處又何啻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既不識古人用處而欲趣向自己真正面目大似隔靴抓癢嗟乎古人一片生鐵心肝未開口已前早是落在儼髑髏裏了也只要儼不知不覺推門落臼於一切法中做箇平常無事漢所謂涅槃生死六凡四聖至於百千差別法義更不在人重下註脚又何一棒一喝而不能了哉這裏儼若將毫釐心識領略解會豈但不識古人行棒用喝處而亦自家一箇本命元辰長是黑漫漫地縱使勉強向他一棒一喝上說得依稀用得彷彿少間驀忽遇著些子差別逆順境界頓在面前未免情存取舍意涉愛憎一時區處不下便向他古人語言窠臼上著到正恁麼時總喚作一棒得麼總喚作一喝得麼總不喚作棒喝得麼若喚作棒喝則未免被棒喝礙不喚作棒喝亦未免被棒喝礙既為此礙則山河大地明暗色空至於微細塵毛未有不能為礙者萬仞鐵圍可使消殞只這一種礙儼若不真箇在這裏推托得去管取要礙人墮生入死輪回無間在本上座到此忍俊不禁要與儼去却棒拈却喝向未有棒喝名字已前與儼把手共行只如未有名字已前且作麼生趣向今日不辭與儼說破久後却恐累及平人

### 示伊吾顯用長老(梵名烏鉢刺室利)

佛法無商量分無湊泊分無安排分但是拌得一切打開萬般絕計較單單只是靠取一箇話頭自今日守到箇悟底時分方許儼取氣儼若未到桶底子自脫之時便欲取氣直下蹉過了也只此一蹉過便是百蹉千蹉甚非小緣做工夫最要緊是把得住最要緊是放得下最要緊是不隨逆順境轉最要緊是做得主定立得脚牢最要緊是耐得枯淡守得寂寞最要緊是識得眼前破不被世間一切境界惑最要緊是寒不思衣飢不求食眼不隨色



耳不逐聲最要緊是一箇身心如鐵橛子不受一切禪道佛法穿鑿最要緊是盡生不悟明決不起第二念更有一件是最要緊處口未開時已說了也筆未動時已寫了也叅未透時已悟了也爾還知麼爾還會麼爾還信麼如今大事為爾不得小事各自支當

### 示薩的迷的理長老

禪那二字梵語也華言思惟修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乃學者之正思惟也眾生本來成佛以迷妄所蔽而不獲開悟亦學者之正思惟也清淨本然迷妄無狀而生積劫迄今自纏自縛念念攀緣無食息之間亦學者之正思惟也從上佛祖哀矜不暇垂言立象設萬種方便令我處處悟入以癡想雜亂猶不自覺此亦學者之正思惟也三界萬法色空明暗咸是菩提妙明元心悟理未通尚留觀聽此亦學者之正思惟也苟非神悟縱有多聞惟增見病不脫愛纏此亦學者之正思惟也前輩言前領旨句外超宗微見鋒芒拈得便用風飛雷厲迥異常流開鑿人天不存窠臼此皆累生熏習積世鍊磨不期而然無作而作豈容勉強安可效為擬蹈前蹤即落意地此亦學者之正思惟也功不盡則事不臻誠不極則物不感況無上大菩提道或不忘形畢命與寢食寒暑俱廢豈口出耳入之學而能脫略生死情妄於大休歇田地者哉此亦學者之正思惟也言思惟修者惟此思惟即是修之之理舍正思惟外或別有一法可修非正修也今則有箇不涉一切思惟底智方便僧問古德一念不起還有過也無德云須彌山十二時中但將須彌山頓在眉睫橫之方寸不可妄起纖毫情念強生穿鑿為解為會但只行也叅坐也叅今日也叅明日也叅叅得也叅叅不得也叅叅到無可叅處政是著力加鞭之時猛拌取三二十年死工夫萬仞壁立硬著腳頭叅取正當叅時或有佛祖聖賢現種種相以相似語言開導發明便與一喝喝退向他道此事不從人得安有開發之理任我百生叅不得必欲自悟斷斷不肯妄去齧人鈎

線誠有此志不患生死情妄之不消殞也殞(羽敏切歿也終也盡也死也愛不重不入娑婆緣覺彌勒章若諸世界一切種性卵生胎生濕生化生皆因婬欲而正性命當知輪迴愛為根本由諸欲眇發愛性是故能令生死相續)

### 示慈護長老

心不迷不墮生死業不繫不受形質愛不重不入娑婆念不起不生業累蓋因迷起妄由妄生執順其所執則愛之之念紛然而興逆其所執則憎之之習勃然而起愛憎之情作則死生之跡動轉遷流新新不住念念相續以至一剎那間具八百生滅豈待百年氣泯然後為生死者哉原其所迷初無自性亦無起處只是自家遠從曠劫以至今生良由不體道本失却自心而致然也今日要得此心不為迷妄所惑別無方便但單單提起箇死了燒了那箇是我性十二時中如金剛利劍在手相似最先向八識田中盡力一揮如斬一握絲一斬一齊斷眼之所見既斷耳之所聞亦斷乃至鼻舌身意香味觸法同時俱斷過去事已斷現在事今斷未來事當斷徧搜胃中無可斷者和箇斷者亦斷斷者既斷斷亦不立斷既不立則盡法界皆是自心於自心中無能斷無所斷能所既無則見聞覺知無地可寄到這裏即是從上諸佛菩薩善知識放身捨命處亦是大休歇大解脫大安樂之地亦是不離世間而成就出世間之三昧此三昧入手覓箇愛底亦不可得覓箇憎底亦不可得於不可得處回觀世間諸有為相儼如昨夢如教中謂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如今人箇箇明知此事如夢雖政說時和箇說底亦在夢中何況說久聲消情隨境變三界夢宅役役不停苟不能奮起大精進勇猛志力於此大夢宅中極力一跳跳出向白日青天之下披襟一笑以快平生決定以夢入夢展轉攀緣隨逐妄塵墮入無間豈不孤積劫以來諸佛菩薩為爾所下之般若菩提種子乎爾若非具此深厚種

子安得今生居富貴中處十善家以至操心入道袈裟著身為佛後裔今日到這裏家已出了僧已為了善知識已見了道已聞了其所欠者但只要力行一徧而親到一回為諦當耳況是年齒未艾色力尚充或不趁身強體健之際做一氣直走到家眨得眼來便是無常老病相催趲也到那時手忙腳亂咎將誰歸將箇盡平生底所貪所愛所恚所癡一齊點檢總用不著不惟用不著反為其所障礙繫縛蒙蔽展轉流浪孤負勝因為無慚人佛所訶斥當知輪回三有出沒四生孤露玲竚受苦無間於此復何所戀而不思超然獨脫豈有志者之所為哉昔龐居士以家財棄之湘水乃有偈云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樂頭共說無生話且喚甚麼作無生話昔有尼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於尼臂上掐一掐尼云和尚猶有這箇在州云爾猶有這箇在此說又作麼生然古人親到大休歇田地於語默動靜之頃著著具金剛正眼塵塵露解脫神機是非不可較量得失不可圖度者也慈護長老乃高昌三藏喜菴妙公之母氏也曾叅鐵山瓊和尚向道之念堅篤因嘉其志不覺葛藤如許若必欲要知龐居士之無生話與老趙州之猶有這箇在二意明白宜將鐵山和尚所示死了燒了那箇是我性遮一句猛與一拶則知龐老趙州同叅其來舊矣又何生死愛憎之云乎哉但辦肯心決不相賺重為說偈以勉之

死了燒了身空物空那箇是我性海底日輪紅直下領略不過快須著意加功密作用時聖凡莫測實究竟處水泄不通無常生死拽不斷見聞知覺難包■是非憎愛絕[朕-月+日]跡菩提般若俱無從單單只有這一念與此一念潛其蹤無影樹頭撐夜月不萌枝上吹春風以慈為護非南非北以護為慈自西自東無向背絕羅■鳳凰池上玉簫奏聲在天涯杳靄中

### 示植禪人

要學佛麼要學祖麼要學善知識麼一大藏教諸燈語錄遺

言往行皆是學佛學祖學善知識之張本不妨向此真履實踐一回但行之不移守之不易久之純熟所謂佛祖善知識不待學而成矣或者謂丈夫自有衝霄志不向如來行處行成佛作祖到善知識地位會須先將一大藏教諸燈語錄遺言往行拈向他方世界之外單提一把吹毛利劍逢佛殺佛逢祖殺祖直教一物不得當其前一法莫能隨其後久之和手中箇欄柄子一齊拈却揚身物外獨步大方自然頭頭合轍處處逢原雖然當知此二說總是窠臼語爾若瞥生一念向此垛跟則落窠臼了也要成佛成祖成善知識未知其可也且捨此二途畢竟依何標準而至于佛祖善知識田地幻住到此直得結舌有分諸方大有老尊宿不妨一一持此話以扣之

### 示達禪人(聖僧侍者)

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畢竟將甚麼對或者謂此事不在語默裏又云語是謗默是誑又云說時默默時說既是不將語默對因甚麼又說箇默時說說時默底道理這裏定當得下揀辨得出縑素得明指點得到便許爾坐斷僧堂中陳如尊者頸與丹霞和尚握手於數百年外提持此道不為過矣脫或未到此田地十二時中或出或入且道陳如尊者向爾道箇甚麼露柱燈籠向爾道箇甚麼香匙火筯向爾道箇甚麼還聞麼若曰聞則喚作說耶喚作默耶若曰不聞則終日竟夜畢竟在何處安身立命直下不知落處即是爾生時不知何處來死時不知何處去即今眼眨眨地語默動靜未免被箇陳如尊者當面障却燈籠露柱覲體礙却香匙火筯臨機換却即其所障所礙所換盡是生死煩惱輪回業識從今日移奪爾到盡未來際之種子耳要得和盤掇轉連座掀翻不妨提起箇所叅底話頭於對陳如尊者時對燈籠露柱時對香匙火筯時不得斯須忘念更向蒲團上堅堅脊骨猛著精神與之抵捱正當抵捱時不得隨聲色轉隨是非轉隨怠惰轉隨情識

轉隨境緣轉乃至隨善惡凡聖苦樂得失等轉擬欲瞥生一念隨其所轉不特不能與道相應將見隨生死輪回轉入盡未來際者矣

### 示志滿禪人

學道要須乘一時猛利便討箇分曉則於工夫上庶有立脚分豈可依依稀彷彿今日三明日四道是流俗又却有箇念頭在道道是在道又却不曾有片餉猛利精神把做一件大事於是兩頭打脫只益笑具耳更有向蒲團上屏得念頭靜辦少時或半日一日身心不動靜默將去或三朝五朝做主宰不得討頭鼻不見昏沉散亂輒作一團似此等差別境界交馳于心或怕懼做工夫一上或思慕做工夫一上或勉強做工夫一上或被世間順緣攙奪一上似乎有箇做工夫底心念存于中却不知只與不做工夫者等無有異若盡理而言反不如箇不做工夫底何以知之彼素不做工夫惟信不及耳儻或一旦自信得及忽然被他猛利做去也不定爾既發大信心要做工夫要脫生死今則此箇信心延緩數年了也看看向無事甲裏去坐也終不放寬了又復能發最初底大信心來余知其決無是理也故維摩云譬如敗穀焦芽不堪為種滿上人過余問道屈指數載今日不忘最初道念又冒荒歉過余窮巖但是扣其入道之志則索然不若初心之猛利也良為可憐此去宜精加念力直要翻轉生死窠臼以悟為期方不孤爾重叅再扣之勞也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四之上

#### 校訛

(九十一葉十四行) 覲(誤作觀從南[跳-兆+夂]正)

#### 音釋

浹

(即協切匝也)

磕

(克盍切相築也)

因

(戶臥切聲也)

椿

(株江切櫛也)

喆

(之列切)

撇

(普蔑切引也)

睫

(即葉切目旁毛也)

趲

(藏旱切催促也)

矜孑

(矜郎丁切孑普丁切矜孑孤獨貌)

掐

(苦洽切爪刺也)

撐

(刃庚切拄也)

櫛

(必駕切柄也)

塚跟

(塚一跟古痕切)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四之下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法語

示嗣禪上人

自有佛祖以來兄弟家挾箇袂子橫跨四海上人門戶謂之叅禪叅即不問且作麼生是禪或有以枯形死志冥心壁觀之謂禪或有以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之謂禪或謂微塵法界明暗色空動植纖洪飛搖蠢蠕當機不昧覲體全真之謂禪或有撥開萬象透過色聲坐斷有無不立凡聖之謂禪或有向四大五蘊中認箇昭昭靈靈聞見知覺之謂禪或有放下身心休歇萬事一念不動六情不搖之謂禪或有以臨濟一喝德山一棒靈山拈花少林得髓繁興大用舉必全真之謂禪或有以德山托鉢雲門話墮趙州勘婆洞山三頓棒等謂之向上一關末後一句捩轉面皮露出牙爪活路生機不容近傍者之謂禪所以垂手教人處或令人祛散亂敵睡魔遣塵勞遠喧鬧起精進發勇猛豎目撐眉握拳齧齒或有異於是者則教人隨緣任性不縱不拘喫飯著衣一切如舊但不做作理自天然乃引古人依本分放下著莫妄想莫管他等語為證更或有教人一味歇心全身放下才起一念便與剷除心如太虛情同木石久之不休待其自契或有教人立箇主宰勿為境攝勿隨物轉如握太阿在手佛來也斬魔來也斬謂之坐鎮家庭把斷要津橫行一路更或有教人兼修白業以助正因不爾則便乃不拘律儀任情毀犯畧而言之如上所見並是情存取舍意涉所依用為機關墮為窠臼有般靈利漢見恁麼說便乃掀翻露布抹過那邊謂之不落人機境有時恁麼有時不恁麼喚作於法自在更有般擔板漢聞恁麼說乃云任爾道是也得道非也得我只

管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喚作羅籠不住呼喚不回如此邪知異解不可枚舉今時商量比比皆是若欲要與此禪一念相應如人自捏其目求不生花不可得也更有一種隨語生解者乃云我但不存窠臼豈有不相應處殊不知只箇不存早是存了也須知此事如空之循器如水之隨流雖有方圓動靜之殊而無方圓動靜之實非作故無禪如然故若實要與此禪相應真箇是倆三寸命根子向不知不覺處卒地斷曝地折一回始得要識命根麼便是倆十二時中眼見色是耳聞聲是至於鼻舌身意香味觸法及與一切知覺等是又名妄想又名生死又名顛倒無始劫來刀斫不斷鋸解不開此論且止只如命根已斷底人還復眼見耳聞心思意解也無這裏若立纖毫知見解會則五須彌四大海早已穿過倆髑髏了也所以古人不奈伊何向道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直下湛寂孤明圓淨活脫不倚一物觸處成現所以永嘉謂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且先德豈徒事語言哉今時人會此說話者何限以其不得受用則前所謂情塵不透見地不瞥動靜二途俱落窠臼而致然也記得馬祖與西堂百丈南泉翫月次一云正好修行一云正好供養南泉拂袖便去祖云經歸藏禪歸海惟有普願獨超物外看他一門父子向光影裏露出巴鼻不妨令人撿點一人向禪頭上加一畫一人向禪脚下加一畫一人向禪中心加一畫一人向他三畫上又加三點今日將箇元本禪字一看徹底不相似了也後來又有人向他加畫加點處只管加將去間有加得不相似者便乃彼此是非立箇名字喚作如來禪祖師禪平實禪杜撰禪文字禪海蠡禪外道禪聲聞禪凡夫禪五味禪棒喝禪拍盲禪道者禪葛藤禪更有脫略機境不受差排者喚作向上禪古今已來諸方三百五百眾浩浩商量立出許多閑名雜字由是而吹起知見風鼓動雜毒海掀翻情濤飛騰識浪遞相汨沒聚成惡業流入無間卒未有休日佛所謂可



憐憫者且古人開闢禪門貴要伊了生死越苦輪斷分別息憎愛如大火輪觸著則燎却面門喪却性命豈止於言說義路而已哉茲因南徐禪上人出紙求語故抖擻屎腸狼藉及此若喚作說禪拔舌犁耕彼此有分

### 示日本丁十頭陀

僧非僧俗非俗六六從來三十六俗是俗僧是僧從教日午打三更僧亦得俗亦得畢竟本來無間隔無間隔處忽承當笑看大蟲生兩翼會麼若也不會且莫忽忽草草爾因甚不顧父母之養而依附大僧投身林谷莫是為求衣食麼莫是為求名利麼既是不求衣食不求名利畢竟為箇甚麼事況是遠逾數萬里航海得得而來實為自家脚跟下有一種生死無常大事因緣遠經曠劫而及今生愈見昏迷轉加沉墜今日須是捨命忘形盡平生氣力向他空閑寂寞中提起古人一則無滋味話默默自看看來看去但心無希望意絕馳求識不攀緣念不流逸不問山林城市靜鬧閑忙今日也與麼看明日也與麼看忽爾眼皮破髑髏穿便解道丁一卓二築著便是卓二丁一百事大吉海東走出黑波斯眉毛鼻孔長三尺說甚麼生死與輪回說甚麼虛頭與真實草鞋兩耳忽聞聲僧俗由來都不識都不識誰辨的春風吹破嶺南花一一漏盡真消息

### 示普喜上人問五蘊生死

僧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答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僧大悟厥旨且答與問相似僧何不早悟於未問之先這裏見得便見山河大地不從外來明暗色空且非他事處處圓光獨露門門至體全彰破情塵於見聞知覺之間脫世界於成住壞空之表豈有生來死去彼聖此凡之異見邪更若情存得失意涉是非不惜眉毛重向葛藤窠裏注解去也當知三世諸佛與大地眾生於空王劫前各各具一面大圓寶鏡初無欠剩無端眾

生於淨白光中瞥生異見昧却本來便於寶鏡光中妄認影像以為實有因生有見即起無明無明伏心動成三毒三毒因緣引起諸業由業所繫受此四大從四大中結成五蘊六根諸塵互相涉入內自見聞覺知外及山河大地皆鏡之影像耳所以大般若中謂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豈但五蘊是空至于十八界十二緣四諦六度等未有一法不與空相應者然鏡中影像使不達法義者觀之亦言是空耳所以永嘉道心鏡明鑑無礙廓然瑩徹周沙界萬象森羅影現中一顆圓光非內外永嘉到者裏已是和盤托出了也當知廣大心體離言說相離文字相離凡聖相離修證相圓裏十虛徧入三際即生即滅之萬法不礙無增無減之本源即增即減之諸塵不隔無滅無生之實際萬機莫測千眼難窺自非頓消情量脫落根塵者不可與聞也首楞嚴謂空與色是色邊際離與合是受邊際記與忘是想邊際生與滅是行邊際湛合湛是識邊際且道寶鏡還有邊際也無若謂有邊際是謗若謂無邊際則誑直下領畧得便見即色受想行識全是大圓寶鏡大圓寶鏡全是色受想行識離寶鏡無五蘊非五蘊無寶鏡曠劫不迷今日無悟諸佛非聖眾生非凡獨步機先全超象外然後還歸本位能所頓亡盡三千剎海一一正眼看來不知孰為五蘊孰為寶鏡自然物我混融一念平等若不曾真實到這箇田地要脫他五蘊諸法曾不異指月於水底避影於日中者也且以五蘊生死言之只今眼眨地有箇四大色身頂天立地及見身外有山河大地是色蘊生死也寒暑耗其精神苦樂遷其念慮飢寒逼其體膚憎愛起其離合是受蘊生死也喜則愛涎沃心哀則淚珠盈目未食蜜而先甜其舌未嚼檠而先苦其口興則役其神寢則現於夢皆想蘊生死也天地之內凡動植纖洪之物自四大色身及與目前種種所用所有之物未有一法不由因緣而成即因即緣皆屬生滅以至成住壞空處處皆然新

新不住皆行蘊生死也處處攀緣念念分別開目云明閉目云暗涉入三世分布六根指色則辨其玄黃歷味則別其甘苦順則思縱逆則思避動時似有覓時還無皆識蘊生死也此五蘊法障在目前自古至今任爾才過李杜氣奪項劉直得拱手以聽其處分十二時中千重百帀直是無爾轉身處所以釋迦老漢知有此一段大事迷滯眾生於是興大願心開大法施四十九年五千餘卷偏圓頓漸大小半滿如長伸隻臂向大圓鏡上推開影象拂去浮塵但要箇箇向潔白光中識取本來面目然後靈山會上拈出一華迦葉不覺破顏微笑直得光吞萬象體遍大千已而四七二三向此光影裏眼見空華遞相鈍置流傳既久逗到老趙州面前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覲面拈來照天燦地自非具大眼目之士莫能窺其彷彿要見趙州光明麼也莫問五蘊六蘊六根七根但將平生見解世間出世間法莫問如之若何如斬一握絲一斬一齊斷待教胷次中終日心無異緣意絕妄想却單以生死無常為重提起者僧問底話頭道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行而叅坐而叅莫問閑忙靜鬧拌得此一生與之抵捱捱到不奈何處和箇話頭一時忘却方知三世佛歷代祖天下善知識盡是認磚頭作古鏡更說甚麼五蘊十二緣四諦十八界閑言長語總無著處豈非大丈夫能事畢矣若不如是脫略一回任爾萬劫千生往來昇降妄受輪轉如蟻旋磨卒未有休日在梅山上人遽回心於功名富貴之場偶聚首於普安客窻因話及五蘊生死乃為之書

### 示明昶上人書華嚴經

嘉禾召門明昶上人手書華嚴大經告畢過門需語為證余聞之經有偈曰若人欲識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是則揭開法界直示玄猷總智體於一毫設靈機於萬偈殊不知差別意內義出多途言語道中寧無分別

只如若人欲識佛境界用識作麼當淨其意如虛空已遲八刻遠離妄想及諸取費盡分疎令心所向皆無礙遠之遠矣直下見得乃知未操寸管點染八十一軸溪藤已前其微塵數偈已嘗書之舊矣使遮那老人與無邊大心菩薩亡鋒結舌於言語文字之表縱欲興大慈雲布華藏海擬說箇若人欲識佛境界逆知其不可得也彼既說之不可得而爾何所聞既絕所聞則云何而書之今日既有所書不免依偈以設其問且所操者筆所染者紙所書者字橫者為畫直者為豎斜者為撇圓者為點自最初一字寫至末後一字莫不皆然畢竟紙墨文字之外別喚甚麼作佛境界其外見有所書之經內見有能書之心以能所之二見未忘欲淨其意等太虛空未知其可也一真如性元無分別經卷與世俗文字等讚歎與辱罵等諸佛與眾生等法界與一塵等即其等心亦不自立妄想乃盡諸取亦離安有此經為我所書者哉此心無礙則法無礙法無礙故則理無礙則事無礙則理事無礙則事事無礙則一切法界俱無礙則書亦無礙不書亦無礙喚作華嚴亦無礙不喚作華嚴亦無礙其所書之經今有人以七寶摩尼珠而用莊嚴以無量諸香雲而用熏染亦無礙有人以不善心碎其卷軸投之水火置之穢濁等處亦無礙乃法性之本然非以力排而智使之至此無礙之地儻於此無礙法中微加一毫心力情意而欲和合則展轉成有礙也即今日用中一念子卒未能遠契此本然無礙之理則是經不可書也爾還甘此說麼若不甘此說還契此理麼若未契此理則前所運一片真誠正信之心揮毫染楮書寫成就底八十一軸華嚴大經乃成虛設耶不然所謂遮那性海聖凡圓具因果全該萬法俱彰一塵不隔運一筆則千筆萬筆與之俱運書一字則千字萬字與之俱書成一行則千行萬行與之俱成了一卷則千卷萬卷與之俱了乃至於一畫中含 微塵數畫於一豎內含 微塵數豎當知一時書則與盡未來際不可說無量阿

僧祇劫同時俱書一時了則與盡未來際不可說無量阿僧祇劫同時俱了如是觀察如是受持如是見聞如是作用如是書寫如是流通如是信受如是增益又安知其八十一軸之雄文非佛境界而離此別求耶又安知其意不與虛空而等淨耶又安知其有妄想諸取而未離耶又安知其所向之心有所礙而特排斥之耶既爾佛境現前及心無所礙即今日用一切時一切處一切緣一切境一切法一切念一切見聞一切知覺一切取舍一切分別一切受用等則手未嘗離其書口未嘗遠其說目未嘗越其覩耳未嘗過其聞也然則目前山高水深日上月下鴉鳴鵲噪魚躍鳶飛雷動風行松直棘曲大而十方虛空廣而無邊法界細而鍼鋒芥孔聖而諸佛凡而眾生以至成住壞空地水火風等一一皆是筆端點出之大本華嚴亦豈十佛刹微塵數偈而可詮之者哉這裏不薦且莫忽忽草草雖是本來具足底現成活計爾若不曾真箇親向毫端未舉之前全機領略未免首先被箇華嚴名字當面熱謾把爾一箇本命元辰惑來惑去遠從無始劫前惑至今日初非小可以其惑情未解見翳入心引起無明成就生死粘頭綴尾接續輪回起滅萬殊直至今日觸途成滯了無出期者無他蓋為爾最初心中被箇迷惑打失正見而致然也所以今日用一點心不得才擬用心便引起佗八萬四千諸情意識互相障礙不得自由誠可哀憫何謂障礙嚮爾纔見說箇若人欲識佛境界便被箇佛境界障纔說到當淨其意如虛空便被箇虛空等淨障又見說著箇遠離妄想及諸取便被箇離妄想及諸取障更見說到今心所向皆無礙便被箇無礙障直饒通身手眼超出言象之先遍體機關不墮是非之窠剛把此四句偈一齊按下別資一路抹過那邊殊不知只箇別資抹過底已是覲體把爾箇本命元辰障住了也直下無爾用心處無爾馳求處無爾湊泊處無爾撇脫處無爾趣向處乃至無爾和會處當知箇華嚴性海全體是大火聚大風輪

塗毒鼓吹毛劒百千聖賢不敢正眼覷著又豈許將心湊泊舉意搏量者哉爾若真箇有一片決定真實底大心覷體與華嚴性海如水入水似空合空初無難易但請將從前所知所解所做所遇所緣所著底一切聖凡是非取捨憎愛善惡自他無邊業識猛提起一把智慧刀直下與之一斬兩段如未曾做工夫時相似如未曾與人說學道時相似如未曾出家時相似如未曾著袈裟住伽藍建寶坊興善利時相似乾乾淨淨一齊都打屏了不剩纖毫却於無纖毫相礙處不得便坐在這裏不妨提起箇古人沒意智話頭頓在面前默默體究是甚麼道理從此以去只向所體究處一捱捱住行時行體究坐時坐體究忙時忙體究閑時閑體究老時老體究病時病體究乃至死時死體究正當體究箇所叅底話頭時也莫要問道是佛境界非佛境界也莫要問道意下淨如虛空不淨如虛空也莫要問道妄想諸取遠離不遠離也莫要問道此心無礙不無礙但只靠教箇話頭穩密盡此一報身只與麼去久久純熟和箇穩密底一齊裂破那時將佛境界作非佛境界說亦得將非佛境界作佛境界說亦得不妨信手拈起一一天真一一明妙此所謂雖然舊閣閑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苟或輸贏未分切不可輕易中佗人毒藥喪壞法身永失佛境界者必矣如今多是不真實痛為生死無常大事著實體究但只欲事持言語廣說道理往往法道衰替乃根于此有志之士寧可一生兩生百不知百不會決不肯於工夫未到情妄未消時妄陳禪道以當叅學記之記之併將前四句經偈為華擘去也若人欲識佛境界提起話頭休捏怪忽然兩手俱托空佛祖直教齊納敗當淨其意如虛空勿於聲色詐盲聾工夫做到意根脫鐵壁銀山處處通遠離妄想及諸取本色道人都不顧華嚴性海盧遮那疑團破處全機露令心所向皆無礙法界何曾分水火盡未來際一剎那漆桶莫教全

不快示雲南護上人求示三聚淨戒(■高峰示眾曰到者驀然腳蹉手跌華頓露洞然十方如是日麗天)

三聚淨戒之體如杲日之麗乎中天乃一切戒之主也謂三聚者攝善法攝律儀饒益有情是也原大攝善法戒乃無善不修也攝律儀戒乃無惡不斷也饒益有情戒乃無眾生不度也此三戒乃過去現在及未來一切佛祖之梯航胎孕也舍之則何以出生死海何以達涅槃之彼岸耶須知一箇所參話終日橫于方寸不思善不思惡善惡二途自然忘念而言修斷何其贅耶且參此話時不見有一眾生而可度脫乃非饒益而饒益也此所參話雖不稱三聚而具存三聚無少間也朝參之夕究之久遠而守之一旦開悟併其所參所守之念頓遣三身四智當處混融八解六通隨時會合不知戒之在我我之在戒也參禪上士便請力持正信不拘歲月而行之脫或遲疑劒去久矣雲南護上人請說三聚淨戒因筆以遺之

### 示明忠上人病中

衲衣下一著子攪澄不異磨涅不痕坐斷古今不存凡聖所以古人謂之向上機末後句頂門眼肘後符臨濟即之而喝如怒雷德山據之而棒如疾雨不依工用匪涉階梯提得便行拈得便用奔流度刃疾燄過風正眼看來未為慶快這裏豈容心思意解安排擺布而為得哉雪川忠上人偶因臥病余謂之曰真歇和尚有云老僧自有安閑法八苦交煎總不妨且如何是安閑法對曰知身是夢了病如幻惟守一心不生異念豈非安閑法乎余因不顧又曰安即不動閑即無為超出二途栖心無寄此豈非安閑法乎余亦不顧上人茫然若有所失余遂示其略曰汝所說者乃情識計度分別取舍皆暫時岐路豈真究竟耶要識安閑法麼四大五陰是根身器界是四百四病是山河大地是見聞知覺是以至一切差別塵緣無有不是者咄是何言歟且四大五陰及差別塵

緣等皆是敗壞不安之相若喚作安閑法大似指鹿為馬若不喚作安閑法亦是指鹿為馬直饒去此二途別資一路未免亦是指鹿為馬要得不指鹿為馬須是向他真歇和尚未啟口已前掀翻情量不墮是非已眼頓開洞見源底始知一大藏教是指鹿為馬千七百則公案是指鹿為馬以至天下老和尚拈槌豎拂是指鹿為馬如是指說如是悟解亦是指鹿為馬會麼脫或不會但切切將箇沒滋味話頭向藥爐邊枕頭上默默咨叅不得放捨忽然枕头落地病藥兩忘衲衣下那一著子覲體現前到此即其身心及與諸病無有不是安閑法者也雖然切忌指鹿為馬

示用禪人病中(■■■惠覺上堂拈起拄杖曰山僧有時一棒作箇漫天網打侯鷹快鷗)(■■元十二)

生老病死是四種漫天網子曠劫至今把伊籠罩欲暫時脫離亦不可得所以佛祖興大哀憫教伊一條通天出路今日但要牢絆草鞋硬著腳頭與之抵捱縱有死在前亦不暇顧豈可復為病緣纏繞而作艱難想耶然病是裂身世網之利刀易煩惱苦為解脫場之良導爾今日利刀在手良導在前若不能將身心世間諸有情識盡底掀翻從空放下即是網羅上又加網羅去也如此學道何有益於自己哉且病中做工夫也不要爾精進勇猛也不要爾撐眉努目但要爾心如木石意若死灰將四大幻身撇向他方世界之外由佗病也得活也得死也得有人看也得無人看也得香鮮也得臭爛也得消瘦也得長生也得設使醫得健來活到一百二十歲也得如或便死被宿業牽入鑊湯爐炭裏也得如是境界中俱不動搖方有少分學道氣槩所以古人道老僧自有安閑法八苦交煎總不妨若不到這箇田地便見有身使我病有痛入我心有苦惑我神有逆動我念以至渴則思飲飢則思食叫喚呻吟咨嗟歎息過一日如度百年望寸步如隔千里孜孜逐妄念念攀緣總而言之但覺有身受病不得自在只此便是沉滯生死



之根種也豈不忍些子病緣便乃主張不過又何況地水火風分散之時也尋常學道正要用在今日今日若不得用百劫千生蹉過無疑矣如今有一服起膏肓必死之靈[舟-(白-日)]重為拈出昔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要識趙州麼聽取一偈衲僧有病在膏肓趙老全施不死方萬象森羅開活眼更於何處覓醫王

### 示琳上人病中

昔真歇和尚有偈謂訪舊論懷實可傷經年獨臥涅槃堂門無過客牕無紙爐有寒灰席有霜病後始知身是苦健時多為別人忙老僧自有安閑法八苦交煎總不妨古人作此偈傷身世之浮脆了夢幻之起滅指情妄之所緣示斯道之真寂五十六言網羅殆盡真道人之龜鑑也學佛之士當向這裏體取則知未了此心之際通身是病徧界是病盡形畢命起心動念更不問爾成佛作祖皆是病緣於中或有人指出一法不是病者悉是妄見又豈待形拘枕席跡涉沉痾而謂病耶由是雪山大醫王眼不耐見四十九年三百餘會塵說剎說今結集為一大藏教是治此病之藥方今日所叅底一箇無義味話頭是方中所秘傳之神藥要起此膏肓必死之病常以一念不退轉不變易之湯使向一切時中送此神藥然此藥之治此病百發百中今之服藥而病不瘳者蓋與藥忌並進所以不取効也苟不能盡其所忌不惟不効將見執藥成病又未易療之也所謂忌者即第二念是也何謂第二念便是爾離却箇所叅話頭正念之外更於善惡悟迷境上微動一毫是謂第二念也此則藥之忌也誠能久不犯其所忌則念念相續安亦守危亦守生亦守死亦守表裏混融如是持守忽爾相應其病頓如失去若藥若忌同時俱失便是安閑法現前也宜知之以自勉

## 示宗裕上人

浙東山浙西水拄杖頭邊草鞋跟底大事未明如喪考妣衲僧直下莫思惟思惟便隔三千里會麼昔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生死無常銀山鐵壁盡在此問處趙州道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神出鬼沒瞎棒盲枷盡在此答處會得問處則銀山鐵壁面面通穿生死無常塵塵透脫會得答處則神出鬼沒當體不痕瞎棒盲枷全機殺活若也不會便見問在答處答在問處問答交馳無爾入處既無入處且只向入不得處猛加精神立定腳頭來去到能所兩忘不覺踢倒燈籠掀翻露柱目前萬象自森羅現成活計全豐裕正眼看來大似業識茫茫無本可據

**示成上人卓菴**(會元第八羅漢桂琛因擬田次見僧乃問從甚處來曰蘭州師曰彼中佛法如何曰商量浩浩地師曰事如我這裏、、博飲喫)

古人以己事未即明了往往結草為菴作自了活計初未嘗有所為於世間以日用處隨緣自遣或栽田或種畚或草衣或木食或澗飲或燒折脚鐺或以枯木為牀或以三箇柴頭品字煨或三十年二十年目視雲漢不與世接或三篋束腰或豎空拳或伸一指或謂溪深杓柄長乃至種種作用其孤風凜然聳動觀聽一段孤明照映千古亦皆不期然而然也自此以降世道日微人心日薄即此住菴之風轉為偷安逸居之計只圖禮法不相拘束藁林不相縛繫要眠便眠要走便走日滋月浸變為自在外道不特無補於道將見流而不回去而忘返不知不覺於偷安逸居之外引起世間百千萬種顛倒差別復墮流俗者多矣蓋佛祖施設或萬眾廣居或形影相弔實存乎道道之明則在萬眾不知為多單己不知為少以不知故喚廣居為住菴亦得喚住菴作廣居亦得以廣居為住菴則不見有上下左右之相拘以住菴為廣居則不見有暗室屋漏之自欺也如是住菴則念念共人天交接塵塵與

聖賢胥會雖千古之上而可以挽回於目擊也如是住菴則窮也得  
得不窮也得有人扣門也得無人扣門也得終日作用熾然也得  
終日一物不為也得乃至遇苦遇樂遇逆遇順百千境界同時現  
前當機總是豎拳豎指之時也這裏也無住菴者也無不住菴者  
也不見有菴內事也不見有菴外事一體純真萬慮泯絕是非情  
盡能所識消乃知婆子放火門上書心字皆是增金之黃助日之  
明也如是住菴是為正住不爾住者便未免身外有一箇菴子為  
對為待為離為合其取捨愛憎之情頃刻百變所謂生死事大無  
常迅速曾何異於是哉當知住菴不以生死為重任不覺臘月三  
十夜到來只箇生死便是爾白日所住之菴返為其所住去也宜  
如是觀察勿為日用所惑而移其道念也

**示寶燈上人禮祖**(橫豆十方會元太原孚上座曰法身之理  
猶在太虛豎無窮三際橫互十方強編八■包括二儀)

祖師心印橫互十方豎窮三際一切處不隱藏一切處無遮  
障塵塵不昧處處相逢這裏更若瞥起一念禮祖之心大似棄却  
滄海之波而求水於陸地捨却真燈之燄而覓火於陰崖者也是  
則固是只如臨濟塔在真定雪峯塔在福州五祖塔於淮江六祖  
塔居嶺海還能未動脚頭道得箇一塵不隔底句麼燈上人遊方  
禮祖出紙求語故發是問以扣之并為說偈白雲黃葉石稜稜一  
塔中藏一祖燈三尺炊巾無地展又攜金錫下危層

### **示希有上人行脚**

有一句子在拄杖頭邊有一句子在草鞋根底有一句子在  
三千里外有一句子在六根門頭向六根門頭薦得則三千里外  
底不用別尋三千里外薦得則六根門頭底總在裏許惟是拄杖  
頭一句子只在拄杖頭草鞋根底一句子只在草鞋根底不得動  
著還知麼盡無邊法界是條拄杖遍十方虛空是緇草鞋拈得拄  
杖則失却草鞋著得草鞋則失却拄杖須知拄杖無爾拈處草鞋

無爾著處爾若擬心拈著則一齊都打失了也且不擬心又爭得拄杖草鞋入手但將箇所叅底話頭掛在眉毛眼睫間默默自看是拄杖耶是草鞋耶是三千里外耶是六根門頭耶看到無可看處冷眼被爾驀忽看破元來七尺拄杖一緇草鞋總是故鄉田地信手拈來則去地不遠矣爾若不於話頭上個儻分明管取被箇拄杖草鞋惑過一生到頭殊無毫釐所益古今行脚高士被拄杖草鞋惑者莫知其數爾於今日豈肯復為其惑耶重說偈曰有一句子藏不得三千里路覓家鄉未拈拄杖先開眼始信途中歲月長

### 遺誡門人

佛法無爾會處生死無爾脫處一報之身如風燈石火念念如救頭然尚無爾了辦處著甚死急平地上討許多忙亂眨得眼來早已四五十歲了也爾喚甚麼作佛法任爾以百千聰明一一把他三乘十二分教乃至一千七百則陳爛葛藤及與百氏諸子從頭解註得盛水不漏總是門外打之邊說時似悟對境還迷此事向道無爾會處爾轉要會轉不相應爾莫見與麼說便擬別生知解直饒向千人萬人拶不入處別有生機總不出箇要會底妄念惟有具大信根向己躬下真叅實悟乃能荷負爾若作荷負想依舊沒交涉故古教謂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如今有等人拾得橘皮自認為火到處高談闊論主張一路道我會佛法要人恭敬有甚得便宜處幻者三四十年向此事上著到展轉於佛法二字尚不相應所以日夜懷慚安敢濫膺師位尋常遇甘言厚幣不啻毒箭入心累避之而不可此蓋多生緣業所致乃虛妄本非道力使之然也每見道流沒要緊遇些子不順意事一點無明恣縱業識狂心毒行平地上擠陷人喚作我持公論殊不知爾從無量劫來被此等公論結縛無明未曾有一事以公論而會道念且今日所持底公論爾還知多少人在爾皆

後掩鼻之不暇生死無爾脫處自家一箇生死大事粘皮綴骨念念無間無量劫來百千伎倆一齊弄盡只是此心不肯休歇徒向千佛萬祖累發重誓逗到今日撞在三衣下喚作道流奈何依舊識他目前不被動便生心起念莫非滋長生死結縛忘却最初出家本志似與麼熱亂得千生萬生徒長業輪於理何益好教爾知眾生結縛濃厚無爾奈何處爾若無力處眾但只全身放下向半間草屋冷淡枯寂丐食鶉衣且圖自度亦免犯人苗稼作無慚人所以道佛法無爾會處生死無爾脫處既會不得又脫不得但向不得處一握握住亦莫問三十年二十年忽向不得處驀爾拶透始信余言之不相誣矣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四之下

##### 校訛

(一百七葉十五行)夕(誤作久從南改正)

##### 音釋

剗

(初限切削平也)

蠡

(落戈切蚌屬)

嚼

(在爵切咀嚼也)

攪

(古巧切手動也)

覲

(徒歷切見也)

瞎

(許鐸切一目盲也)

鎡

(抽庚切谷有足曰鎡)

挽

(亡反切曳也)

綱

(力護切兩枚也)

擠

(牋西切椎也)

鶉

(常倫切)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五之上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法語

示海印居士

自己一片靈明之性觀體與三世諸佛平等此說自靈鷲山舉行於二千年前凡教禪律三宗學者既宗古佛之說靡有不知自心是佛者豈特宗佛說者為然至若街童市豎販夫竈婦亦曰自心是佛以其未由悟見源底徒具此知耳故圓覺有謂末世眾生希望成道無令求悟惟益多聞增長我見此五句責其尚知解而不求正悟之過也又云但當精勤降伏煩惱起大勇猛未得令得未斷令斷貪嗔愛慢諂曲嫉妬對境不生彼我恩愛一切寂滅佛說是人漸次成就求善知識不墮邪見此說是世尊勉其精進破妄證真之極談不許住妄知之要旨也後之學者速於會道惟以即心自性之說廣求博記領納在心雖曰了明其實增障古德有云依他作解障自悟門斯言盡之矣

若欲必求正悟別無方便但將箇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之要言蘊于八識田中念念勿令間斷政爾無間斷時忽有佛祖以成現三昧注入我心亦須吐却此事使佛祖果有教人之理只消與麼教去又何待人悟入耶

或有問云既不可教今一大藏教豈皆虛語耶答曰佛祖言教乃指眾生破妄入真之蹊徑耳亦描寫如來境界之圖本也苟不肯親蹈千萬里之蹊徑孤露他方安有到家之日或不假高登九仞之崇臺縱目觀其境界則圖本亦奚以為須信而後行行而後到到而後守然後為得也(論語子路子曰誦詩二百篇授之以政不達佼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或者謂傳燈所載之諸祖皆於一機一境一挨一拶便爾脫略圓淨卓然超越安許其歷涉蹊徑之說乎如少林謂直指人心曹溪尚云說箇直指早已曲了也此說之下間不容髮又豈容其信而後行行而後到之說乎靈利衲僧言前薦得已涉途程句外知歸猶稱鈍漢所謂電光石火豈容其停思佇想耶往往人多向此說之下墜跟殊不思古人於言前句外未荷負之時其艱難辛苦昏散障礙略不少今人之一髮苟不奮廢寢忘食之志力又不肯操三二十年衝寒冒暑不敢怠惰之勤勞安有自然超越之理徒見古人悟入之易而不知其未悟之難或不難於今則安有易於後日也何故如此蓋生死大事是無量劫中熏染結習底一種不可拔之業根在今日要以不退轉身心直下一翻翻轉豈戲劇耶今即眾生心欲混入佛心使之不資勤苦志力亦未見有自得者也釋迦文佛道已成於無量劫中眼不耐見眾生妄受輪轉故示生於王者之室頓捐萬乘之榮沉影雪山臥冰嚙檠備嘗勤苦及至道成雖聚徒說法惟止於丐食樹棲未嘗有所長蓄也此是眾生界中第一箇超越世出世間之樣子願成佛果者宜思之

或者謂已知無量劫來妄受輪轉使不勤苦將來還有自了之理乎答曰輪回若有自了之理豈勞諸佛復轉法輪以無自了故必依信而力行力行而後到斯法輪之不容不轉也

先師高峯和尚三十年影不出山每以一箇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教人極力參究不問年深歲遠但以了悟為期俾日用處單提此話蘊于胷中孜孜而參密密而究譬之如撒手懸崖比之如竿頭進步喻之如一人與萬人敵方之如兩木相鑽而覓火此是古人用力極處諦實商量豈事虛語乃有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之句又云雖然舊閣閑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此說豈欺人哉古云參禪無祕訣只要生死切何以如此三世佛歷代祖種種建立種種發揮必欲破除眾生生死情妄而後已或不



為此大事安用建立種種法耶今之學者或不痛念己躬大事朝  
叅暮究何所圖耶

原夫生死情妄不從天降不從地湧不從空變不因人興蓋  
由無始時來迷失自心於清明日妄見空華輪轉遷流至今不息  
始因自迷受此淪溺或不自悟百千佛法其奈我何凡日用提話  
頭做工夫處覺得昏沉擾擾散亂紛紛把捉不定處初無一點外  
障只是一箇為生死之心不真不切而致然也但覺把捉不定時  
只消猛以生死無常隨處鞭逼久之純熟自然合轍或未合轍時  
只向所叅話上一握握住但拌取生與同生死與同死第一不許  
別求方便第二不可歸咎於緣境第三不得瞥起一念惑情雖未  
到家亦不問何時可到古宿謂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如是用  
心鮮有不獲相應者

叅禪悟與未悟蓋由根性利鈍之等差如根性果鈍但以不  
退轉深心待之不患其不悟也雖具此堅密之志而不能遣除業  
習則堅密之志亦未可憑何謂業習或遇順則恣情而喜遇逆則  
信情而怒遇愛則徇情而著遇憎則極情而離遇是則盡情而稱  
遇非則任情而毀乃至善惡取舍種種分別通名業習如是業習  
不係根性皆情妄所遷本色道流悉當屏盡業習淨處道力益堅  
積久不休不悟何待蓋情妄業習之弊歷劫迄今愈增迷倒遠背  
悟明若不屏之徒學奚益

叅禪或盡生不悟但信心不退來世決定具總持門或於未  
悟之前誤將相似語言記憶在心雖一字亦多生障道眼之金塵  
也古人云叅須實叅悟須實悟謂實叅者決欲要超越生死無常  
不求一點佛法知解謂實悟者乃當念頓空生死無常不存一點  
佛法知解凡聖情盡迷悟見消生佛兩忘能所俱泯進一步則高  
蹈佛祖所不到之境退一步則遠離凡聖所未染之塵老毘耶即  
之為不二門釋迦尊據之為菩提座諸祖秉之為金剛劍萬靈體

之如優曇華起大病之藥王濟飢渴之甘露給萬方貧乏之寶藏裂三界羈鎖之利刀如上種種異稱皆海印三昧之變相也(賢首國師菩薩戒本疏云釋甘露有三義一當食充飢同提善內備二當飲除渴同提生消之三當藥病療同律儀斷■■■喻)

### 示脫歡達刺罕丞相

諸佛法要惟在自心於一切人本來具足不從外得也然自心之法何法也乃靈知之至體也昔裴相國作圓覺略疏序首先一句謂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其異類雖昧略於蠢蠕中身相微劣惟同體之靈知初未嘗減少也世尊初成道時乃云奇哉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謂智慧德相即自心之靈知也夫靈知之體猶古鏡中所含之光也妄想執著猶翳光之塵垢也鏡雖為塵垢所蔽而鏡中所含之光初未嘗一毫虧損也一旦垢淨塵消則本來所有之真光廓然清淨洞照萬象豈從外待也諸佛以是光轉法輪度含識菩薩以是光修六度集眾善聖天子以是光統萬邦福海宇賢宰相以是光沛仁澤宣大政至若天依光而普覆地依光而普載與夫草木山川有無情等咸依是光昇沉變化嗟乎世人動為物欲所蔽而昧斯光者久矣故佛祖重其同靈垂百千方便啟之導之必使其開悟而後已惟太丞相閣下光明盛大德業淵深不動神情撫安黎庶此積世不肯昧靈鑑真光之驗也或若動靜中尚存觀聽未泯功勳情妄愛憎時或出現別無方便可遣惟宜密以一則無義味語置之鈞抱默默自看謂父母未生時那箇是我本來面目其叅究之念既真了悟之心必至既悟矣則前所云靈鑑真光亦無所容於聞見也阿敦理問入山傳奉鈞旨需以語要輒陳管見如此

### 示容齋居士(別不花丞相)

心非妙悟而莫知悟非情盡而不了情非工夫而莫忘工夫非正信而不立蓋學道以正信為根本也謂信者何最初要信自

心是佛惟佛即心曠大劫來本來成就今更別不假再成也靈山之密付付此也少室之單傳傳此也古今之舉揚舉揚此也前輩大達之士往往皆是於一音未吐一念未萌已前兩肩荷負一往直前如素貧人頓居寶所而不驚不畏者蓋信根純熟故也其次要信道我若不畢其形命取證斯道昧此心佛於無明界中妄受輪轉纏縛苦輪沉墜三有盡未來際卒未有自了之日是故從上佛祖眼不耐見強出頭來設百千方便以起其信心俾其各各自證自悟而後已昔有芙蓉訓禪師問歸宗和尚學人不識佛乞師指示宗云說與爾恐爾不信訓云和尚重言焉敢不信宗云即汝便是訓云如何保任宗云一翳在目空華亂墜訓於言下大悟這箇便是信自心是佛底樣子當知這箇信字豈苟然哉乃積劫於般若法中熏煉純熟一歷耳根永不退轉是謂決定信也學道人不問悟不悟但只要信心決定心既決定更無有不相應者但是有祖以來契證此道者更無有一人無此決定信心所以古德謂叅須實叅悟須實悟或不實叅實悟總是虛妄生死根本所云實者即決定也既有決定叅學之志則有決定悟明之時所悟既決定則成佛決定無疑矣今之學道者往往無此決定本志必欲要洞明生死惟以聰利之資向能所上做窠臼未叅禪要會禪未學道要明道未見開口動舌便先要知他落處引起一種虛妄情識孜孜向語言道理上著到將一切經書文字古今因緣穿鑿殆盡間或被人點著重處不肯知非但以語言支持得過便了殊不知只這箇要支持底念頭正是生死情識既要叅禪學道於生死情識上不能斬斷何所圖哉昔香巖和尚問一答十問十答百自恃聰慧一日為山問云子試除却從前記持底學解父母未生已前試道一句看香巖不能加對乃曰望和尚慈悲與我說破為山云我不辭與爾說爾將後罵我去在巖乃發憤屏去經書義理入南陽卓菴百無所思以度朝夕一日掃地次忽擲瓦礫擊竹有聲當

時開悟遂遙禮滄山云和尚當時若與我說破又爭得有今日事此箇公案古今共知但未曾見有一人奮起決定信心屏去經書義理向無用心處操守一回又安得有香嚴擊竹底時節且古人皆是負大根器秉大志願尚且三十年二十年孜孜不舍寸陰克究此道以期妙悟而況今日根器浮濁志願卑微只箇世間羶重五欲無時不與之作對盡形打屏不去反開口便要向佛祖頭上坐臥欺罔自心輕毀先聖豈道人心也哉故古德教人處最簡徑直捷謂不學佛法惟務休心但休得一分心即是學得一分佛法達磨大師亦云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乃可入道然達磨秉單傳直指之要貴在領於機先得於言外豈可又教人息緣止念如墻壁耶蓋亦眼不耐見此一等無決定志之士日夜馳求不息以曲順機宜故設此方便耳又有古德教人十二時中但如一箇大死人相似去只與麼過十年若不悟去老僧大妄語成如上所說只為學者最初不具決定信心欲洞明生死大事無端反於聖教中引起馳求攀緣不斷豈有志之士甘施於此耶但只信道有箇自己佛性義積劫未明情識纏縛墮落生死都不要別求道理惟念念扣己而參於叅之之頃如救頭然如遇怨敵寢食俱廢寒暑兩忘馳求不斷而自斷諸緣不息而自息久之不懈不廢不失不忘機緣偶觸則心華燦發矣此心既悟則十方世界是箇大解脫門無一法為障為礙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進退合轍左右逢原不假安排一一成現是謂心地法門者也如今未悟得之人徧閱古人現成言句也知道十方世界是箇大解脫門只知得相似說得恰好偶於一毛頭順逆之境現於其前即舉心動念與之較量安有解脫之少分其得失有如此者由是推之反不如箇尋常不學道依本分人胷中且無許多知見解會且眼前逆順尚爾融化不得而況四山交逼死生岸頭念慮紛飛識情馳散之頃惟蒼黃恐怖之不暇安有解脫自在之理乎如是之流蓋最初

發心學道時不曾具決定志要了生死只欲會禪會道於是逗到眼光欲落未落之際無箇決定身心以為主宰反被能會所會底心識總為障礙其用心差誤一至於此且叅禪學道但盡此一生向真實決定正念中要了生死無常大事其或於生死未了不會禪不明道正是不壞天真底好人但正念不忘再出頭來以夙熏般若力故管取一聞千悟試看他從上古人於一言一句下築著磕著迥然超越皆是叅學究竟於未悟之前身不忘夙因所以心眼洞開如是之易也苟或不叅學於前身復不體究於今日欲望此生後世自然超越死生者是猶棄食而求飽所以古人道無天生釋迦自然彌勒斯言盡之矣昔張無盡丞相初以聰明之資會盡古今公案因作漕運過江西訪兜率悅悅詰之曰運使於佛祖言教有少疑否張曰惟香巖獨脚頌德山托鉢話微有所疑悅曰既於此有疑其餘安得無疑耶張一夜睡不穩至五更踏翻泉鉢忽有所省詣丈室扣門求證此是仕宦中叅禪底樣子使張無盡自恃聰明不肯求決於兜率安有扣門求證之理哉又如裴公美侍郎出入於黃檗圭峯二師之門凡歷任所時黃檗每與之俱於是深叅密究精思苦研深信法源飽飡禪味於名相之學既精教外之旨尤熟此亦是現宰官身作不請友一代偉人也豈特此二公為然但自有祖以來其不離功名富貴而超出涅槃生死者代不乏人當知此道在蠢動含靈各各具足安有官居極品素為佛法之外護與佛祖聖賢而有少間者哉此心清淨猶若太虛無一點相貌逼塞虛空不為大涉入微塵不為小在聖不可增其多在凡不可減其少這箇說話凡是看文字識義理通教相底箇箇說得若不曾真正於離文絕見處妙悟一回親見源底縱使更說得玄中又玄妙中又妙正當說時亦不相應何況不說時也若是悟徹底人說時即是不說時不說時即是說時更無有說不說之間昔太原孚上座講涅槃經次因廣談法身妙理有禪者失笑孚講

罷云某甲素志狹劣依文解義適蒙見笑且望垂教禪者曰笑座主不識法身乎曰如此解說何處不是禪者曰請座主更說一遍乎曰法身之理猶若太虛豎窮三際橫亘十方彌綸八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靡不周遍禪者曰不道座主說得不是只是說得法身量邊事實未識法身在乎曰既然如是禪德當為我說禪者曰座主還信否乎曰焉敢不信曰若如是座主暫輟講旬日於室內端然靜慮收心攝念善惡諸緣一時放下乎一依所教從初夜至五更聞角聲忽然契悟又德山和尚素講金剛般若於般若義海靡所不通聞南方教外別傳之旨疑其妄謬遂擔經疏特往闢之因買點心喫處被婆子輕輕一撈早是疑著了也及至一見龍潭於吹滅紙燭處豁然開悟始知從前會得箇佛法義理若一毛置於太虛一滴投於巨壑看這二尊宿於未悟時說底也只是這箇道理及至情妄俱消廓然神悟之後說底也只是這箇道理既只是這箇道理却要悟作麼蓋未悟之人說道理如月夜看物已悟之人說道理如白日看物月夜所看底也只是這箇物但依稀彷彿餘惑未盡白日看底也只是這箇物惟是見徹根源惑情頓洗又未悟底人不曾到杭州終日說杭州話彼雖說得相似其如未到何既悟底人如已到杭州其四方八面之境界洞然在目之間雖終日不說胷中未嘗迷杭州故佛印无禪師云未悟之人不可與言已悟之境譬如生盲之人與之言天日之清明彼雖聽而不可辨也已悟之人不蹈未悟之境如睡覺之人欲追從所夢之境不可得而復入也又教中謂末世眾生希望成道無令求悟惟益多聞增長我見至若有證有悟其證悟之理尚存乎心教中斥之為我人然既證既悟苟不能忘其證悟之理是謂法塵是謂見刺已悟者尚爾而況未悟者乎故禪宗有云學者須是以悟為則悟了須是見人若不見人縱有弘為皆非究竟昔有則監寺在法眼和尚會下自號罷叅法眼問曰子於何處得箇入頭則曰我嘗

問一尊宿如何是學人自己宿云丙丁童子來求火我於言下有箇入處眼曰爾作麼生會則曰丙丁是火又來覓火只是以自己覓自己也眼訶之曰爾恁麼會爭得則乃重整威儀別求開示眼曰爾試問將來則乃問如何是學人自己眼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則於言下大悟又有真點芻破夏再見慈明和尚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真云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明乃震怒訶之真愧憾無已明曰汝何不問我真理前問明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真於是大悟玄旨試看他二尊宿見處前時問答也一般後時問答也一般且道悟箇甚麼這裏見得便見師家與奪自在學者之明昧兩途以毒攻毒以的破的無毫髮差互真正學道之士直須與麼方為究竟處脫或不能如是向這裏一撥便轉也不要急性但只依本分提起箇所叅底話頭腳踏實地下鈍工夫拌取三十年二十年以至一生兩生信心不退不易穩穩貼貼地只與麼叅取正當叅時却不要起一念善惡凡聖情念作取舍分別底道理常令芻中蕩然如太虛兀然如大死人相似於世間出世間法中總不要動一念與之計較如是保任如是操守如是加工管取自然廓徹悟明有日矣其或捨此方便用心任有百千種造作皆成有漏生滅之因非究竟也茲因丞相需我以做工夫語不覺吐此一段葛藤若謂宗門中果有如許多說話則謗般若咎其誰與當幸審之審之

### 示同菴居士

一切佛法是自心具足心外別無佛法可求縱使求得亦非諦當皆是妄想情識非究竟法也當知自心無聖凡離聖凡之量則與自心相應自心無憎愛離憎愛之分則與自心相應自心無取舍離取舍之情則與自心相應自心乃至無一切善惡動靜造作等能一切俱離則與自心相應然而說箇離聖凡憎愛等最是不許將一種心去特地離佗只箇離處宛然生滅或不用心又如

何說箇離底道理所以古人云神光獨耀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但知道自心無聖凡之間也是知解又知道離聖凡之量也落知解當知此箇離之之理亦不屬用心但是悟明時不待離而自然不著不執矣只箇不執不著之念是名曰離如今此心未曾悟明只消將箇四大分散時向何處安身立命話置之日用中默默自看都不要作一切想亦不要作修行想纔作此想便被箇修行名字籠絡在聖見中於都不作想處依舊默默參取所參話頭久之純熟忽然開悟如久忘忽記那時情妄空知解泯一箇自心全體獨露隨處自在百千念慮同時休息百千緣境當念俱離安樂法門無越此也

### 示主一居士(敬參政儼字戚卿)

圓常之道非佛一人獨有之眾生各各具足而不自悟也然悟有兩途有正悟者焉有相似悟者焉謂正悟者如久暗遇明大夢俄覺一了一切了更無纖毫憎愛取舍之習滯于胷中如老龐所謂心空及第者是也謂相似悟者多以相似極理之言記憶于懷於四大身中影影響響妄認箇不生不滅之神性用聰利之資領納在心似與道會實未曾也豈真誠求決死生大事者當如是耶唐宋名賢大有樣子雖混身於功名富貴子女玉帛之間然其為道之正念與彼世間富貴等相了不相觸久久純熟一念洞明轉萬物歸自己如壯士屈臂不假他力也古今聖賢入道之徑雖萬不同未有不由此而致者參政相公主一居士簪纓累世為時名公於性命之學體究尤力乃欲追跂前賢了明自己須知此事一切語言一切義理一切奇特一切玄妙總該不著必欲要與正悟相親既未能脫略於迷悟之先但將箇四大分散時向何處安身立命話置之案牘几席之上默默參究政當參時於靜於閑於順於逆不生忻厭如失至寶欲見相似不問年深歲遠一旦工夫熟知見消如久忘忽記於斯時也政不待主一而至敬之道充塞



宇宙左右逢原又何生死輪回之復論哉茲奉鈞命需以簡易入道之語故直筆以答云爾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五之上

校訛

(十二葉第二行) 泉鉢(南作尿盆)

音釋

撲

(普木切)

輟

(知劣切止也)

憾

(胡紺切恨也)

纔

(昨來切暫也)

簪纓

(簪緇深切首笄也纓伊盈切冠系也)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五之下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法語

示鄭廉訪

太末蟲處處能泊獨不能泊於火燄之上眾生心處處能緣獨不能緣於般若之上且眾生心是何物般若體復是何物而說箇能緣不能緣底道理試聽從頭註解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華天是眾生心也玉樓人醉杏華天金勒馬嘶芳草地是般

若體也芳草地嘶金勒馬杏華天醉玉樓人是能緣不能緣也直下會得便見離眾生心外無般若體波盡水還源離般若體外無眾生心水生波自起聖凡情盡能所見消盡十方世界是大圓覺場一切眾生本來成佛這裏要覓一毫為眾生心亦不可得要覓一毫為般若體亦不可得更要覓一毫為能緣不能緣底道理尤不可得也是謂一味平等真如法門三世諸佛因之而轉法輪歷代祖師承之而開正眼天倚之而蓋地由之而載聖人任之而治萬方清四海君子即之而霈仁澤發政令良由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背之而日遠矣以其遠故依般若體起世間相從世間相發眾生心隨眾生心造差別業展轉流浪積成輪回莫能已也所謂般若體者惟一靈知散為大用如一室具含虛空而六門洞開不相留滯者是也所謂眾生心者循色聲香味觸法六種塵習之所熏染隨處取舍引起愛憎念念攀緣而不休息者是也般若體猶水也眾生心猶波也為境界風搖動心海攪水為波其波離乎水則無有定體也惟大智廓明者即千波觀止水動靜無虧苟不至此徒依相似語言而深背靈知之智體爾

心與識一體而異名悟則會識歸心迷則轉心為識何謂心靈知不昧之謂也何謂識依靈知而妄起分別之謂也今之學者極其玄辯多認識神而不自知靈知之心體雖曰靈知而實無有所知者所以古人謂鏡不自照火不自燒若自照則不能照物自燒則不能燒物心之體亦然雖曰靈知若自存其所知則不知一切也苟存其所知所知者即識神耳非心體也識乃生死變易之具既認之則安有了生死之期耶

心之至體無可見無可聞無可知無可覺乃至無可取舍但有可為皆虛妄顛倒既不可以見聞知覺則學人何以超入而證之但遠離一切見聞知覺乃至能離所離一齊空寂則靈知心體宛然顯露於見聞知覺之間故古人默契而神會自然諸緣無礙

矣然欲離見聞知覺等病只箇欲離之念早是增加其病耳於是古人別資一種善巧方便將箇無義味話頭拋向學人面前令其究竟但知體究話頭則與見聞知覺等不期離而自離矣傳燈錄諸祖皆不因看話頭起疑情而各於言下頓悟無生者蓋其為生死大事之心真切脚未跨門則早有一種無常生死大事之念梗塞于心中卒莫之自決雖三千里五千里撥草瞻風孜孜只欲洞明自己而已或十年二十年不能自決則所疑之生死愈久愈堅決不肯斯須忘念有如是智力又何患其不發明哉

嗟乎人心浮淺口說參禪但欲明悟機緣以資談柄耳初無一念要決了生死大事之心所以言語轉多窠臼轉深葛藤轉盛而生死轉熾矣惜哉

要學佛祖須先立箇決定要了死生大事之正志此志頓在眉睫間雖萬緣擾擾萬慮紛紛不得別起一毫頭異念自生分別以障其志苟為生死之正念不真不切決定日用中做工夫不得設若強做去亦暫時爾終不悠久縱使聰明利根於古人文字上有所悟解祇益見聞實於生死大事上了無交涉蓋根本之志不真實耳

學道有三要第一要為生死大事之心切第二要識破世間虛妄浮幻榮辱得失等相第三要辦一片長遠決定心永不退轉此三要苟缺其一則廢缺其二則失三者俱缺縱使背通三藏教深讀五車書惟資業識謾長高心殊無所補於己躬也

昔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這一箇無字如倚天長劒塗毒鼓聲觸之則尸橫嬰之則魂喪雖佛祖亦不敢正眼覷著今古之下疑此者既多悟此者亦不少而錯會此意者尤不為不多矣若要洞明佛祖大意廓徹自己真心不妨將此箇無字置之文字案牘間懸之語默動靜裏密密自看是甚麼道理且趙州因甚麼道箇無字行而參坐而究朝而思暮而疑不得暫時

忘念正當參究之頃不要作世間法會亦不要作出世間法會如目前無事此箇所參之念順密亦不可因其順密而生喜如緣務交錯此箇所參之念間斷散亂亦不可因其間斷散亂而生懼惟是做得也與麼做做不得也與麼做都不得別起一毫助長攀緣方便作為之心纔有此心即間斷矣久久綿密自然打成一片直得內心外境當下虛廓彼聖此凡同時超越方知道在己求不從他覓也

生死無常流轉多劫備受辛苦莫之能脫者蓋一毫不從外來皆是自心迷惑之所生起然此心一迷則自肯涉入非物使之肯也亦非天地鬼神使之肯也此箇肯心若是外來則不名肯矣以其不自外來所以云自肯也既是自肯墮生死今日要脫離生死趣入涅槃苟非深發自肯之心擬待聖賢勸發語言誘引則當其起諸愛染流入生死之時却不因勸發誘引而入也如是思之只將箇自肯結生死緣業之心轉之趣道則未有一人不成者也故古人謂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又云但辦肯心決不相賺斯言豈欺人哉

昔馮給事有偈云公事之餘喜坐禪未嘗將脇到牀眠雖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四海傳又李駙馬有偈云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又龐居士云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頭頭非取舍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為號丘山絕點■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又張拙秀才云光明寂照遍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和隨順世間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華又趙清獻公有偈云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如上士大夫皆是不離功名富貴游戲大圓覺場豈古人獨能而今人獨不能耶惟在信之深行之力則古今可以一致更或躊躇此乃自畫之耳(語雍也子曰力不之

者中道而廢今女畫註朱昱力不足者欲進而能畫者能進而不  
■■■之畫者如畫)

佛法是大解脫門只要當人自把生死做一件大事發深信  
心向所參話頭上猛加精進驀直做去最不許人思前算後較量  
得失非同二乘小果之人厭身避境絕念忘緣遣愛逐憎驅情離  
妄作種種修習亦不要嫌喧取靜辨是別非取聖捨凡消昏敵散  
但是胷中離却箇參無字底正念向此等異端上瞥起一毫所重  
之心則劒去久矣安有悟明之日哉參禪只要求悟明所參底話  
頭斷不可離此求悟明之外別起第二念則不相似矣慎之慎之

如今學道人先存一箇聖凡情量蘊于藏識中隨念分別未  
曾涉事則厭煩之心頓興未曾觸事則思慮之念交作苟不能直  
下坐斷祇益自勞於理無益但守得箇話頭綿密於綿密處更加  
綿密去正當綿密時亦不要作綿密想纔作此想墮在綿密中亦  
不相應久久純熟其憎愛取舍是非分別之妄情亦不待別起第  
二念掃蕩而自然淨盡無餘矣

儒之道治心者也修心者也佛之道明心者也悟心者也治  
與修漸之之謂也明與悟頓之之謂也心一也頓漸之途不可以  
一者蓋世間出世間之異也使吾佛言入世間之道亦不能忘正  
心誠意之說也使孔子言出世之道則逆知其不能外吾心空覺  
圓之旨也苟不達聖人垂教立化之大權則徒事誦誦之多言惟  
增其是非耳

治世間書道德仁義禮樂刑政八者皆不能外吾一心之妙  
用也心通之謂道心正之謂德心慈之謂仁心平之謂義心中之  
謂禮心和之謂樂心直之謂刑心明之謂政以至百千善行凡有  
利天下而澤斯民者未有不因吾一心妙用之所著也凡夫反是  
而失其妙用則顛倒錯亂由之而生焉故聖人不得不設教以裁  
之也復為說偈以演其義云

從來至道與心親 學到無心道即真 心道有無俱泯絕  
大千沙界一閑身

萬物性情皆有德 惟人之德與心通 自從識得這些子  
語默昭昭合至公

聖賢垂教幾千般 化育鈞陶宇宙寬 我欲仁兮仁即至  
不須心外覓毫端

心到平時物我齊 等閑行處自相宜 但教法性無差別  
不礙興慈與任威

威儀進止非為禮 心到中時禮自臻 相見不須陳玉帛  
一聲彈指見天真

萬籟夜吹無孔笛 兩溪朝奏沒弦琴 要知此樂從何得  
只屬當人一片心

念惡先將心受誅 三千條貫治形軀 道人善惡俱忘念  
刑法分明是有無

心似權衡定重輕 到頭斤兩自分明 從來善政還相似  
千古令人作準繩

### 示■卷居士

大願聖人降生西竺現百萬億種神異作百萬億種方便鞠其所由特不過曲為眾生發明箇本地風光而已舍此更不為第二事乃云我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又云我此法印為欲利益世間故說在所遊方勿妄宣傳皆的的指點眾生本來具足底一段圓湛虛寂不動搖無變易之娘生面目蓋已嘗於逝多林八字打開以二乘人不能披襟領荷累及這箇老漢說戒定慧三學示空假中三觀現法報化三身論法身般若解脫三德布箇漫天網子八面四方必欲使之趨入逗到末上拈一枝華謂吾有教外別傳實相非相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得老飲光出來破顏微笑方稱本懷不爾則四十九年幾成漏逗原夫世尊積多生苦行萬劫

勤勞舍身命忘勢位其奇功異行人所不可行者悉皆熏鍊千艱萬難摸索得者一著子及乎興慈運悲推己及物又費許多神力蓋知此事甚非小緣然如是廣大真實事業只在當人脚跟下且是不曾移易毫髮許以其迷昧逐妄流轉由是鞭之不回勒之不住英俊上士肯於不回不住處瞥轉一機當念休歇始知此道恩大難酬爾擬別求劍去久矣

少林只教人心如牆壁乃可入道更無別說原夫眾生本來之心端如牆壁政不假倣而効之良由於牆壁之心自生穿鑿入俗入真緣動緣寂於牆壁心上枉起萬種愛憎千般取舍狂華塞眼愛見橫心向無影像中妄執影像於絕是非處剛立是非致使一點妄情處處染著殊不知牆壁之心了無所染及遇神光於覓心了不可得處一肩負荷究竟了無別法今日要與少林神光父子同參且是不要廣求義路泛覓玄猷單單教此心直下如牆壁去久之不易但遇聲遇色遇凡遇聖當知聲也是牆壁色也是牆壁凡亦是牆壁聖亦是牆壁乃至山河大地明暗色空見聞知覺俯仰折旋莫不皆是牆壁一一無穿鑿一一無滲漏一一無過患一一無取舍正與麼時少林神光在伊眉毛眼睫上入一相一行三昧又何今昔之間哉或有箇闡提漢道使我心如牆壁即與土木何殊幾與無情不相去矣苟作是念要見少林神光千里萬里沒交涉

楞嚴謂狂心未歇歇即菩提華嚴謂了知盧舍那自性無所有這是如來禪雖少林直指未必如是之深切著明者也而學佛法之人往往只麼讀了便休今古之間要求一人於此說之下痛快領略瞥轉狂心返照自性便爾歇去不真何待不知何物為障為礙而難乎其入昔僧問玄沙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沙曰還聞偃溪水聲麼曰聞沙曰從這裏入此僧領悟此豈非能痛快領略而何當知狂心苟不能自歇雖佛如來具百千萬億種莫

測之神變乃至旋乾轉坤碎山竭海不勞餘力獨不能與眾生歇  
狂心於俄頃此事苟非當人自肯休自肯歇自肯超越自肯照了  
則自性盧舍那萬劫不得歸家穩坐且今日歷盡諸趣備受楚毒  
尚不肯痛自歇心一念狂情馳逐諸妄與生死根種念念交接復  
不知更待何時有自休自歇自超自越自證之理也於戲惜哉

將心來與汝安將罪來與汝懺依稀相似彷彿不同龐公曰  
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龐婆曰易易百草頭上祖師意靈照謂也  
不難也不易飢來喫飯困來眠龐公說難路遙知馬力龐婆說易  
歲久見人心靈照說不難不易移華兼蝶至買石得雲饒木祖謂  
非風動非幡動仁者心動瞞人猶自可自瞞愁殺人德山入門便  
棒臨濟入門便喝佗得底人其神機智用如水赴壑如風行空語  
言作略圓轉活脫雖局局迥異段段不同要且曲為當人發揮已  
事自有佛祖已來二千餘載能於此事上肯放身捨命者類牛角  
之於牛毛一月之於眾星何其少耶今日更不肯奮不顧性命之  
正因向萬仞崖頭撒空雙手於萬人海裏特立獨行其死生纏縛  
日重月深故漁山謂今生便須決斷料想不由別人李駙馬謂直  
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斯言豈欺人哉

古人於參學此道用心處謂做工夫斯說最切當而學人例  
於此說如無聞見相似聞說著箇禪字或有便要易會日夜向語  
言文字中尋討或者以為難曉乃掉頭不顧論劫放在無事甲中  
曾不加意是二者皆不知有做工夫之理而墮於過與不及之間  
恍惚一生甘受輪轉深原做工夫之理特不出箇信字蓋信知生  
死事大無常迅速十二時中有方便無方便自然放意不過孜孜  
兀兀爾只這箇放不過處孜孜兀兀便是做工夫初無所謂瞠  
眉豎目起模作樣及避喧求寂等惟信知此事不從人得雖釋迦  
達磨現身于前將禪道佛法傾注入心本色上流直須吐却惟守  
箇放意不過處孜孜兀兀以求正悟斷不肯於未悟時妄緣道理



以為已解其做工夫之志若此則何患如來禪祖師禪不入吾掌握者哉

禪何物也乃吾心之名也心何物也即吾禪之體也達磨西來只說直指人心初無所謂禪蓋於直指之下有所悟入於既悟之間主賓問答得牛還馬遂目之為禪然禪非學問而能也非偶爾而會也乃於自心悟處凡語默動靜不期禪而禪矣其不期禪而禪正當禪時則知自心不待顯而顯矣是知禪不離心心不離禪惟禪與心異名同體故雪峯毬禾山鼓秘魔義道吾笏臨濟喝德山棒天皇餅趙州茶八字打開兩手分付本色道流如鏡照鏡似空合空既無言論之迹亦無作用之影昭昭然如十日並照了無言前句後之差以至風聲雨滴谷響山鳴皆賓扣主應之時也且心既不可得而禪豈可得哉學者當知此則於未悟心之際禪不可強而得之苟得之非所謂禪誠業識也

王祖謂要急相應惟言不二這兩句話是醍醐是毒藥圓悟和尚謂早是二了也往往事因叮囑生須知此事無爾啟口處無爾留意處無爾用心處無爾回避處若也是去凡咳唾掉臂戲笑譏訶皆第一義若也不是雖終日安禪長年入定以至盡形參究無剪爪之工皆顛倒妄想輪回根本此事不屬人排遣不屬人讚毀不屬人指教所以云通身是病通身是藥爾若正信此事單單向話頭上克究死生即通身之病皆為藥矣苟存一念佛法禪道之見萌於其間則通身之藥皆是病矣至理如是奚強使之然哉

古人淳誠無一點勉強其於領荷之際如獲舊物如久忘忽記了不加一毫外物渾侖是一聚自家寶藏信手拈來用之不竭今人脚跟浮淺於所學時便自立脚不穩其偷心念念起滅必強作主宰僅可趣向不爾則不覺不知為情妄境緣轉移將去攙奪將去百種計較萬般施設終不自由蓋從脚跟下先涉了一種勉強徹底打在骨董袋中及至領荷之際未免叉手向古人背後聽

其處分要如香象渡河如師子遊行如大鵬展翮終不能得既不得此地位則於生死之際未免躊躇故前輩古人惟貴當人自信自肯自能放手放腳向百尺竿頭萬仞崖頂放身捨命然後一切處平常一切處脫略一切處安穩一切處慶快豈屬強為法如是故釋迦佛只是箇心中無事底凡夫以其熏煉成熟而百種神異自然出現於出現之頃而佛心中亦只閒閒地終不言我有神異而矜誇鼓惑於人若爾即外道等也豈佛之謂哉是謂大人境界又謂象龍負荷非驢馬所堪苟具此志則今人即古人苟不具此志則古人即今人蓋時緣不以古今為間根性不以生佛為殊志乎在學者不可斯須忽忘之也

老龐謂于頔侍郎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此二語是入毗耶不二法門之要徑是轉諸祖向上關捩之玄機既不可以事說尤不可以理論更不容以義解也惟親到大休歇大解脫田地者如兩鏡相照直下無毫髮隱覆真所謂超言象越格量透情塵沒窠臼底最末後句蓋盡得諸祖不傳之秘乃發機如是之準的也原此老能棄家珍重己事橫身向萬仞險崖再三挨拶一念子磨勵得澄湛瑩徹洞無痕翳於出生入死之際屹立如泰山之不可撼也此一著子彼既丈夫我寧不爾一種是自不把做一件事率易放過殊不思放過目前便是盡未來際放過底種子其最清淨至明白極廣大之道業在今日等閑放過甘受無盡生死之所流轉者是智耶是愚耶余不可得而分別者矣

死生二字不從天降不從地湧不因人與不向己出雖千生萬劫不可逃避且無根蒂可尋良由白日青天遇聲遇色對違對順不能直下照破其死生之本由是而生焉無量劫來交輓純熟不知為險峻不知為危難不知為墜墮不知為流浪日與諸苦因緣交頭接尾未嘗少離自固不知己可憫矣而遇達者眼不耐見咄咄不絕口自二千年外叮嚀告誡迨于今日展轉頑鈍不加聽

信非迷惑而何大丈夫或不肯自負只消向一念未生已前拍盲坐斷猛將胷中善善惡惡諸思惟心念如斬一握絲一斬一齊斷常令其空洞虛寂不動不搖然後密密將箇所參話頭頓在面前默默自看政當看時都不要別作方便如撞著銀山鐵壁相似要進一步也不得於挨拶不入處工夫純熟忽爾觸翻則知生死二字果然寐語於我何有哉

法無定相隨念變遷只如三界二十五有在凡夫喚作常分在二乘小果喚作苦空在菩薩喚作識變在佛知見喚作自心只如在衲僧分上喚作甚麼爾若隨例喚作自心是謂佛見要與祖師同參決無是處且佛見尚不可起尚不可著又豈容別存所見耶要得不墮諸見直須向千人萬人行不到處進取一步千人萬人見不到處薦取一機乃可於生死岸頭具大自在如其不爾如永嘉謂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 示吳居士

禪即淨土之禪淨土乃禪之淨土昔永明和尚離淨土與禪為四料揀由是學者不識建立之旨反相矛盾謂禪自禪淨土自淨土也殊不知參禪要了生死而念佛亦要了生死原夫生死無根由迷本性而生焉若洞見本性則生死不待蕩而遣矣生死既遣則禪云乎哉淨土云乎哉昔大勢至菩薩以念佛心得無生忍觀世音大士從聞思修三慧取證圓通今之禪乎淨土乎皆二大士之遺意也二大士常侍安養導師左右未嘗少悖今二宗之學者何所見而獨悖之耶予返復求之遂得其悖之之源試略言之蓋二宗之學者不本乎生死大事耳以不痛心於生死禪則耕空言以自高淨土則常作為而自足由是是非倒見雜然前陳若非古佛願行冥符則二宗或幾乎息矣居士久親淨土之學復慕少林直指之道直以父母未生前那箇是我本來面目話置之念佛心中念念不得放舍孜孜不可棄離工夫純熟識見愈精明道力

益堅密一旦於忘能所絕氣息處豁然頓悟始信予言之不爾欺矣脫或於未悟之頃妄執予言為己見不惟坐在窠臼中則亦去道愈遠矣誠之誠之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五之下

校訛

(三十二葉十二行)于(誤作子從南改正)

音釋

脇

(虛業切腋下也)

嫌

(戶兼切憎也)

謫

(許拱切眾語也)

逗

(大透切)

滲

(所禁切下瀉也)

攤

(他干切手布也)

恍惚

(恍呼晃切惚呼骨切恍惚不分明也)

翮

(下革切勁翼也)

盾

(■切兵器千櫓之屬)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六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書問

答藩王書(來書附)

弟子太尉藩王王璋頓首百拜和南天目中峯和尚大禪師座下惟璋眇德叨預天端爵祿雖榮常遵佛化仰靈山之付囑懷覺樹之潛輝每對真容誠切瞻戀至於修崇勝事聽演教乘頗嘗及矣而禪宗向上一著罔知所趣伏審吾師道傳天目名簡帝心良以江山迢遙尚阻執侍渴仰醍醐思霑化雨極懸懸也緬想天人叶贊法候勝常今專遣洪鑰謹齋信香代伸禮敬久嚮和尚養高泉石他方多請住持曾未垂諾柰無相法身欲隱彌露曷若出世度生廣開利益然聞江南靈蹤聖境久欲遊觀秋冬間儻得旨南來首當叅扣願興悲濟先此布區區幸祈法照(下民之辟又■也王■付■或是百辟詩大雅亟■■)

某為學既昧於道無聞廁影僧園濫叨田服捫心揆己夙夜恐惶伏惟閣下位冠百辟爵居名王天端懿親為國尊行性海巨筏為佛雄藩仁聲仁聞被乎寰區有德有言無愧簡冊顧某何人敢當垂念過蒙洪叅軍與奇長老冒塵觸暵徒步登山出王鈞緘侑之厚幣辭情慊慊自敵以下有不敢當者而況大王年德名位振耀皇家者哉盥沐熏香對信使展讀雖山林泉石增助光潤其如某之愧悚何觀信使之聰明有以知大王之通貫無礙也因與信使話及世尊於二千年外將過去諸佛已轉法輪一音演唱而諸弟子結集為一大藏教布之寰宇實祛情遣妄指瑕指疵之無上法寶當時一印印定迨今無所加損王亦於過去佛所親蒙授記其大施之門已嘗啟於彼而乃應於今日也豈惟應於今日將

見綿續不斷入未來際不可窺其涯涘者矣故佛以智慧而現法藏王以布施而廣經教布施乃六度之首智慧乃六度之終咸具波羅蜜體而無間然者也夫有文字相是謂教離文字相是謂禪即其所有而離是謂功德惟其所離而有是謂莊嚴如是至理在王已分有自來矣茲承示諭於禪門向上一著子未有所聞似不勞過遜也然禪門言向上向下者乃一時建立之方便巧辭非實有也記昔僧問古德曰學人不識佛乞師指示德曰我言恐爾不信僧曰和尚重言焉敢不信德曰即爾便是僧曰如何保任德曰一翳任目空花亂墜後有尊宿舉此公案乃云古德答此僧所問如百二十斤重擔此僧一肩荷負驀直便行更不回顧可謂有力者也此說安有向上者哉貴在信根猛利決定不退轉久之無有不獲其悟入者管見若此又承諭及某不肯住持之說斯言似為過情使某苟有一毫利益於人而獨擅其退休閑逸之計不思法道之隆替誠法門之罪人也正以自救不暇故當退遁豈有它哉惟王諒之聞王駕有江南遊覽之念夫以王心虛明物境洞照能徧涉法界於不動神情之頃恐不待走輕車策駿駟然後為得也信筆觀縷山野無文下情不勝媿汗之至伏幸矜悉

### 與嗣瀋王

某一介魯鈍分守窮山頗知佛祖之道為濟世舟航以其自救未能焉敢濫膺主法者之任不謂過情之譽上干尊王海印大居士之聽遠賜寶緘委洪叅軍奇長老冒暑入山焚香展誦感愧奚文因話次奇長老宣傳玉旨俾書法語一篇以資玄路切謂一國之主遊刃羣機以寧海宇何暇存神內典以親方外之學乎教中有言菩薩夙乘般若智力示為人主以夙習濃厚不為富貴之所籠絡於六波羅蜜四無量心念念策勵念念成就未嘗斯須暫忘者殆非一生兩生為人主也何以知其然十金之家沉酣五欲不暇他顧而況富有國土乃爾孜孜于聖賢之道非夙植德本何

能若此惟是富貴易於移人故佛許之以生生修證成熟菩提然禪宗門下以無修而修絕證而證無修故直見自心絕證故見心即佛心不可見以悟為見佛不可即忘悟為即故古宿謂學以悟為難悟以忘為難忘以行為難如是三難初無定論在信根之深淺志願之重輕耳惟王之信根決定是深志願天然其重若夫信根不深志願不重則應念為諸欲因緣所移安肯寄音於無似野僧需入道之語耶教中有天鼓忽鳴謂諸天子曰諸法苦空無有真實勿貪五欲以快一時當力求道果以悟本來然本來既悟回觀天樂特夢幻爾學道有三種正見第一要念得生死無常大事真切畢其形命不肯放過第二要識破一切世間憎愛是非緣境不使一塵為障為惑第三要辦取一片長遠決定身心歲月愈久而志願益精假使久無所入雖三生五生亦不知其疲倦久之更無有不成就者或者謂道在一切處道在平常中只要人一切時中忘思絕慮當念無心無心即道舍此復有何實法與人自取纏縛然此說亦未嘗不是殊不知未盡善也何則只如說箇無心且心既曰無復教何人知其為無耶苟存所知則不得為無心矣或無所知則又同木石所以宗門中事須求妙悟謂悟者何悟此心耳此心既悟則曰有曰無俱成剩語前代諸尊宿與國王大臣酬酢此道初不曾有做工夫之說惟是單提此事俾之言下領悟後來法久成弊但欲會禪多將情意識穿鑿解會但說得相似蓋不曾忘心契悟生死岸頭了無交涉近代師僧不奈何將箇無義味話頭置之學人懷抱命其朝叅夕究起大疑情叅到心空念泯之際不覺不知以之悟入惟此一門最為允當聞王興隆三寶備作佛事獨不知於此事上曾究竟不如未留意因記得僧問古德云一念不起還有過也無德云須彌山日用中不妨舉此話默默自看如何是須彌山且須彌山之意作麼生道但與麼舉起來叅取政當叅時都不妨治國齊家營福修善等事於此等事上亦不妨

叅此話頭久久純熟忽爾開悟翻思老釋迦棄王宮入雪山見明星將謂有多少奇特元來鳳池淵底龍床角頭雖去二千年曾無一髮少間然後以此道治國則國無不治理民則民無不安崇福則福無不資祈壽則壽無不永豈特此為然以至莊嚴真法界成就佛菩提無所施而不可管見若此惟王諒之

### 答高麗田尚書

二使者至捧出珍翰兼承奇惠物意隆厚自非閣下篤信正法何以得茲蒙以四疑下問謹依來問一一奉答(圭峰國覺禪觀修廣長四威儀中坐為最勝遠離沙■聖■讚揚)

一來問坐禪或云不在坐但四威儀中令心無放逸此可信乎答梵語禪那此名思惟修亦名寂滅乃指一心之極致也教中有四種禪皆人天聲聞沉空滯寂用心偏向故少林不取焉今之叢林稱禪者遠宗少林單傳一心之要旨也此心遍在行住坐臥之間不局於一隅也雖不在坐亦不離坐也今之人但知不在坐而不知不離坐也苟知不離坐則終日坐又何傷焉或不了此心謂不在坐則近狂蕩謂不離坐則近執縛二俱異見非至理也謂坐禪者必欲以悟心為本此心既悟則四威儀皆是坐時此心未悟雖不離坐實未曾坐也

二來問一切佛經不解佛意但口常讀於理上亦有小功德不答佛說一切經教為破執遣疑而設焉以世尊真實之說不虛凡執卷即獲勝利其言獲利者一以如來真實願力所致二以自己信心所成凡閱經教獲利之途非止一端隨其信向之淺深所蒙利益之優劣俱不能外乎信心也且如展卷信云獲福即得福信云獲慧即得慧信云滅罪而罪即隨滅或不以信雖但口誦亦沾利益蓋聖人之至言非鄙俗游談之比曰功曰德云胡不具哉

三來問別法謂佛說一切法皆是佛法如何更說別法此是落階級之法耶生天之法耶答教中有總別二義總者諸佛所致



之一心也別者乃諸佛隨宜演唱之方便事也須知總不異別即一心現萬法也別不離總惟萬法皆一心也法無心外之法心非法外之心但迷悟之自分耳心迷故但見別法無總名心悟故惟知一切皆總名佛法更無一物非總也但除却佛法大總持相不問生天生人生十法界中皆是階級也

四來問在家菩薩謂眼前妻子奴婢全然障道之本何名為菩薩此疑妄說答昔維摩居士謂無住為家舍大慈悲為父隨順菩薩母柔和忍辱妻智慧名為子方便即奴婢如是而受者名在家菩薩雖未獲如是解脫使置身於五欲塵勞者但存一念信佛法之正心念念欲遠離塵勞雖未即清淨亦可稱菩薩蓋菩薩之稱乃梵語耳華言道心但有向道之心則菩薩亦可通稱也

極理言之佛法無二無別總因一心建立心悟故山青水綠鵲噪鴉鳴更無一點不是佛法心迷故花池寶樹王殿瓊樓更無一點不是世間法一大藏教祖師西來只要人悟此心自然一一不被差別名相所礙所以古人道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如今必欲要驚覺夢中所具之境別無方便但請發起一念決定信心叅箇四大分散時向何處安身立命話盡此餘生密密叅究久遠不退廓悟自心此心既明則世出世間聖凡差別一念混融更不容別有一法為分別也某雖未克瞻對其體道之論不過如此古人云但辦肯心決不相賺

### 與海粟居士

曩辱下訪繼領詩章枯槁之蹤過蒙提獎何以得此哉尋聞閣下奉旨入覲而某亦理浮遊之棹走淮沂汭又復三年別來不識閣下於此道上能精加念力不今古利達之士靡不知三界是大夢宅苟不曾一回親切警悟則與此所知之心俱落夢寐故吾法中目之曰所知障是也此障鈍根人無分惟利達者有之故少林初祖只令人外絕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乃可入道肯將胷

中解會底百千道理猛與截斷俾之如墻壁一回忽爾於墻壁處孔竇豁開千差萬別一以貫之曾何悟迷之有異同耶或孔竇不即開豁但令久持而不忘縱使盡生不了當鍼芥相投於異世矣安有虛棄之理哉所以佛祖教人深信而不疑惟閣下於吾道信根未嘗不深獨未見其於信處能脫略所知不世間浮光幻影能幾何時向者鄙偈中有披衣終日坐茅堂之句嘗蒙閣下許我以踐之今日所謂貧人索舊債也

### 與大覺長老

初六日分袂不及拜送懸情依依未能暫忘昨者坐語未及他論而首以住院承嗣扣之者惟恐足下苟徇世諦故也某與足下納交十六年彼此心懷洞然明白豈意足下不諒愚情反欲相及何臨事翻覆若此耶古人於法嗣嫡傳所以深明宗系者大法源委不可誣也世漓俗薄奉金請拂以院易嗣者有之某嘗痛心於此夫大覺雖先師開山然十方叢林儘有尊宿捨彼不取而必欲某尸之何識量之不廣也某非畏住持實畏嗣法於開山也故退避力辭而舉足下為之主政以足下自師一山禪師豈可苟徇世俗而易其所師哉由此言之某猶不欲以先師坐下人迭尸大覺而况牽枝引蔓欲為某之嗣乎聞命駭然專洩逆流塔主預此拜聞望以玉峽之音直與拈出或欲徇俗易嗣則某斷然不敢與足下一日相聚也至扣至扣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六

音釋

嫻

(伊真切壻家也)

緬

(彌典切遠也)

鑰

(以灼切)

齋

(祖兮切持也)

捫

(莫昆切撫也)

揆

(巨癸切度也)

尊行

(行下浪切輩行也)

暍

(於歇切傷暑也)

慊

(口很切慊慊歎誠之意)

盥

(古玩切澡手也)

悚

(自拱切懼也)

覩縷

(覩力■切縷力主切覩縷委曲也)

泝汭

(泝桑故切逆流曰泝汭皮變切與汁同)

漓

(呂支切澆也)

徇

(松閏切從也)

浼

(毋罪切汚也)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七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佛事

拈高麗金書法華經

此法華經藏深固幽遠無人能到今日因甚麼却在幻住手中於斯薦得便見大海之東大海之西大海之南大海之北一會靈山儼然未散如其未委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

瞿運使卒哭藥師道場放生

紅芍藥邊方舞蝶碧梧桐裏正啼鶯目前大道無遮障自是眾生沒路行由是今日藥師如來與近故少中大夫兩浙都運瞿公於一毫端上起大道場作百寶莊嚴佛事本上座因齋慶讚普為諸含識指箇路頭去也教中道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心不可求法將安寄便見十方世界是清淨法身十方世界是藥師十二願海審如有羽者聽其高飛有足者不妨遠舉帶甲者潛於深淵負鱗者縱於巨壑無一眾生不成正覺無一眾生不入圓明雖然如是只如古人道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且道不涉易難如何是超然獨脫底句乃放生云衝開盡是通霄路透出無非解脫門

馮將但秉炬

現成公案絕安排無位真人笑滿腮吸盡太湖涓滴水寒梅樹樹待春開舉火把云某人八十年來只憑這箇起家立業勤倉儉廩積有餘仁居義路行無竭八十年來只憑這箇崇德慕善舉心曾不昧天真觸著通身是方便八十年來只憑這箇教子育孫挺挺羣賢繼芳躅珊珊環珮振高門八十年來只憑這箇收因結果苞湯水面青溶溶善慶堂前花朵朵到這裏本來面目觸物純真自己家山不離跬步八萬四千毛竅與性空真火竅竅相通三

百六十骨節與性火真空節節相拄垂光散為福德林流輝攝入  
光明戶且道這箇是何物響以火把打圓相云團團轉作大圓鏡  
條條照出珊瑚枝盡大地人都不見只許馮公獨自知

### 謙西堂入塔(號無礙住千頃寺)

徹骨窮來三十年每於佛祖結生冤巨靈捏碎虛空骨大用  
塵塵總現前共惟某人師子巖前叅得一句蓮華峯頂似空合空  
蓮華峯頂悟得一機師子巖前如鏡照鏡這邊那邊應用不缺千  
頃萬頃遇緣即宗拈却水火珠放下打草扇到這裏盡十方世界  
是金剛正體盡十方世界是無縫塔門出亦無礙入亦無礙且道  
出不入一句作麼生舉揚鐵馬衝開青石門玉雞啄破黃金殼

### 為諸禪人秉炬入塔

生既空死亦空空到真空空不空不空空處亦還空乃舉火  
把云空上座還空得這箇麼火星迸出扶桑日海底波斯鼻孔紅

諸方直歲度火把與住持今日住持度火把與直歲且道是  
明甚麼邊事明日優曇華茂發淨飯王宮生悉達只從這裏便承  
當千古萬古阿剌剌(茂直歲)

宗監院歸宗一味禪楊歧三脚驢兩重公案一句破除且道  
是那一句擲火把云臘雪堆中火一爐

梵菴主象骨低頭歸去文殊是藥採來拈得梵王鼻孔觸著  
帝釋眼睛雖然如是未出常情且道因甚麼菴內人不知菴外事  
以火把打圓相云沉寒痼冷莫能治伏火靈砂下一九(能醫藥)

以火把打圓相云圓浴主見麼喚作圓相則背不喚作圓相  
則觸透過兩重關還他親眷屬蓮峯突出碓觜花杓柄兜翻師子  
足香水沉沉徹底乾普請大家齊刮目且道看甚麼擲火把云脫  
殼神龜飛上天無位真人火中浴

舉起火把云祥柴頭見麼萬朵祥雲匝地飄蓊林枝葉半肩  
挑今朝匾檐兩頭折千日斫柴一日燒

鑑首座末後一句子爾未跨闊一萬八千里路時已嘗說了  
也今日古鑑發光露出晴空閃電團團無縫塔門開[(冰-水+  
丨)\*夕]取眉間三尺劍(雲南人)

弘知客維那不在當汝打鎚劈頭一下[掘-出+衣]起宏規  
掣開無縫塔擊破玉玻璃正是全身放下時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七

#### 音釋

躅

(厨王切迹也)

跬

(丘癸切半步也)

竅

(苦里切穴也)

捏

(乃結切握捺也)

𪔐

(苦角切)

痼

(古暮切沉重也)

𦏧

(即委切)

刮

(古滑切摩拭也)

匾

(必典切闊薄也)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八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佛祖讚

盧舍那佛讚(并序)

佛身無相隨念現形佛身無為依作而住當其念之未起作之未興所謂佛身與虛空合有劒門上人智慧者嘗發大心刺十指血染雜華藏海之文八十一軸以其筋膜日積月累聚為舍那佛像經書既畢佛身亦圓高二寸許眉目可覩毛髮微露冠纓衣褶靡不分明飾以黃金奉以朱塔隨處供養惟見若聞莫不稱異彼上人者返觀十指了無痕跡經自何來佛從何見初心既滅所作亦忘惟佛與經昭然不隱如是了知盡法界性及微塵剎起滅不停動靜無間如我佛身等無有異以此一盧舍那依幻而見如是了知百億盧舍那大而虛空身小而微塵身未有一佛不依幻而見者以其所見白於幻住比丘明本於是歡喜合掌而說伽陀以讚之

稽首盧舍那	安住雜華藏	金色妙相好	燦如日月輪
縮作二寸身	從十指中現	指相寂不動	現理無所為
悟此舍那身	虛空微塵等	靡不依幻住	法界本空寂
上人悟佛身	而獲性常住	如是功德聚	微妙難可測
我作如是觀	說此妙伽陀	與法界眾生	同入智慧海

釋迦如來十大弟子圖像讚(并序)

釋迦如來展化權於五天之中有聲聞弟子上首者十人各擅一能而如來併其十者之能曾不滿一毛孔之法量何況一一毛孔所容受者豈心思意解而可了知耶故佛法如大海香象一飲十斛而蚊虻不過涓滴名盡其量而後已然十斛與一滴之飽



無異特量之大小而所受之多寡不同耳詎謂二千年後能專其一亦未之見烏有所謂兼善其十者乎雖然須知一即十十即一互融互攝全主全賓審如是則上無師尊下無弟子展開圖畫坐立儼然傀儡一棚不加線索眼目定動肯遭熱瞞三搭不回更聽說偈

稽首迦葉解禪定	鉢盂不用重安柄
多聞為最阿難陀	那事還容記得麼
神變目連稱上首	忘却家鄉沿路走
保綏清禁優波離	至體誰言有犯持
說法富樓那第一	水中捉月爭拈得
阿那律多天眼通	銀山鐵壁障雙瞳
羅 密行稱無比	脚底白雲千萬里
論義莫敵迦旃延	佛法驢年也現前
長老解空為領袖	究竟何曾離窠臼
身子專開智慧門	遇無義語渾侖吞
惟有迦文都不會	任有弘為俱請退
四枯榮樹非斷常	竹林冉冉沉蒼翠
面面相看何所為	行人猶在青山外

### 歷代祖師畫像讚(并序)

世尊教外別傳脫略義解之大旨二十八傳而至菩提達磨大師是為東土第一代禪祖初師觀東震旦人有大乘根器乃越重溟三周寒暑以梁普通七年抵金陵尋往少林居九載得可祖領荷心法已而翩翩隻履復返流沙五傳至黃梅而橫出牛頭一枝六傳至曹溪則有南嶽青原派而為二自南嶽青原而下宗而為五南嶽出馬祖祖出百丈丈出黃檗檗出臨濟濟以金剛王寶劍之喝雷轟霆震不容掩耳別傳之道由斯而盛濟十七傳而至仰山雪巖和尚先師入巖翁之室於羣弟子未造之先誤中其毒

口耳俱喪既而深棲天目影不出山三十年無一法與人領荷杭之妙行寺嘗集五宗傳道之師遺像數千軸每遇歲旦展挂緇白瞻禮目之曰祖師會有好事者圖少林至天目直下相承二十八代祖師遺像歲遇少林諱日薦羞粢盛以酬遞代傳持之德明本為述小傳并偈以贊之(小傳不錄)

### 少林初祖圓覺大師

大法資始 妙存直指 唯不可藏 汝得吾髓

### 二祖大祖禪師

雪腰刃臂 忘已安心 十萬里師 芥投以鍼

### 王祖鑑智禪師

達罪性空 為法作則 信此心兮 唯嫌揀擇

### 四祖大醫禪師

縛脫兩忘 威武莫屈 破頭山高 一枝橫出

### 五祖大滿禪師

青松未老 室女懷胎 黃梅東阜 五葉華開

### 六祖大鑑禪師

縋腰石存 風旛話在 一滴曹溪 雄吞四海

### 南嶽大慧禪師

金雞有識 王鏡非磚 躍天馬駒 實資其鞭

### 馬祖大寂禪師

眈眈虎視 足印兩輪 其遭踏者 八十四人

### 百丈大智禪師

(懷海會元唐元和九年正月十七日皈寂■大智禪師)

不作不食 大智惟昌 痛難忍處 扭折鼻梁

### 黃檗斷際禪師

神珠在額 智鏡潛心 棒頭眼活 大樹垂陰

**臨濟慧照禪師**

用金剛主 作師子吼 真照無私 雷奔電走

**興化廣濟禪師**

罰克賓飯 削臨濟跡 還識老僧 投柅而寂

**汝州南院禪師**

同時啐啄 電捲星馳 未詳終始 鐵 摩尼

**汝州風穴禪師**

濟北之道 遇風欲絕 荷負之誠 益增餘烈

**汝州首山禪師**

法華放下 拂袖便行 動揚古路 落漚墮坑

**汾陽禪師**

龍袖拂開 西河師子 停筇便行 孰云其死

**石霜慈明禪師**

惑亂神鼎 彌縫李楊 生機活眼 不離平常

**袁州楊歧禪師**

總院十年 親遭教壞 突出金圈 兒孫遍界

**舒州白雲禪師**

相逢一笑 觸著父諱 猛省得來 聲光振地

**東山五祖禪師**

拽海會磨 轉東山輪 沸騰佛海 一遠二勤

**佛果圓悟真覺禪師**

錦帳夢回 金雞報午 陵跨古今 蕩除佛祖

**平江虎丘禪師**

拳邊獲見 已露一斑 最親切處 坐視耽耽

**天童應菴禪師**

播屋頭春 料老虎尾 太白峯高 甘露門啟

### 天童密菴禪師

投機以句 頂門廓徹 唯破沙盆 萬古一傑

### 破菴密印禪師

一菴破壞 藟苴無餘 瞎金剛眼 走玉盤珠

### 徑山無準佛鑑禪師

用文武火 行密化周 鳳毛麟角 一綱齊[(冰-水+  
丨)\*夕]

### 仰山雪巖慧朗禪師

機前語活 棒頭眼開 山河倒走 仰嶠再來

### 天目高峯佛日普明廣濟禪師

揭開天目 坐斷死關 峯高萬仞 險絕難攀

### 觀音

上同諸佛慈心兮 天下歸仁焉下合 眾生悲仰兮萬物  
備於我矣若夫覆 其頂跣其足周遊 於娑婆界中以圓 通  
三昧而為佛事 者吁吾無隱乎爾

### 少林初祖

揚子江心波少林 峯頂月寥寥一片 心直指成曲折謂  
其有傳兮 胡為乎壁觀九年謂其無傳兮 因甚麼花開五葉  
秋山落木猿晝啼 行人眼底流鮮血

大鵬展翅取龍吞 一攬滄溟徹底渾 觸碎珊瑚枝上月  
至今千古暗昏昏

遮漢捏怪 為欠禪債 此土西天 重重納敗 最初見  
梁 王言不識 末後受神光禮三拜 淒淒隻履西歸 漆桶  
依前不快 似遮般阿師 貶向師子巖頭 雲蒸霧鎖千百年  
且看眉毛壞不壞

### 栽松道者

種得千山無空地 一枝猶挂鑊頭邊 不因脫賺周家女  
衣法何緣到你傳

### 粥薪漢子

荷條柴檐眼頭空 路入黃梅伎已窮 賣得叢林枝葉盡  
嶺南無地種春風

### 馬郎婦

深願弘慈無縫罅 乘時走入眾生界 窈窕丰姿都沒賽  
提魚賣堪笑 馬郎來納敗金沙 露濕衣裾壞茜裙 不把珠  
纓蓋特地 掀開呈捏怪牽人愛 曲盡許多菩薩債

### 布袋

兜率天宮降人世 忘却當來下生記 閑家潑具有許多  
勾引兒童恣遊戲 袒肩赤膊當神通 揚眉瞬目稱三昧 奪  
將拄杖劈頭揮 一齊趲入龍華會 黑拄杖橫挑布袋 轉頭  
忘了率陀天 茫茫不顧肩頭重 猶要逢人乞一錢

### 臨濟

祝三拳於大愚肋 下捋虎須於黃檗 面門肆一喝如雷  
砰霆震搖 寸舌似電激雲奔 掣風顛漢世希有 普天匝地  
皆兒孫

### 趙州

腦後萬莖雪面前 三尺霜肚裏直儻 侗語下絕囊藏勘  
破臺山婆子大坐 平欺趙王萬里海 門攔不住遠遺清 影  
過遼陽我只喚 作三百年浸漬不 朽底陳爛葛藤椿 試將  
此話傳諸方(高麗僧請贊)

### 丹霞靈照

放籃斂手 提籃便走 弄鬼眼睛 自呈拙醜 及至歸  
家舉似爺 毒蛇不肯輕開口 牛妳無端赤土塗 是非從此

難分割

有山主

朵朵山河眼裏塵 明珠一顆匪家珍 至今千古溪橋月  
看盡驢前馬後人

政黃牛

跨牛背兮執牛尾 一片吟懷淨如洗 鷺鷥終日自忘機  
何曾見爾常來此

天童東巖日禪師

匡廬山高太白山 高較吾圓應老人 面門鼻孔猶太虛  
之一毫腥膻露兮 螻旋蟻聚槌 拂動兮鬼哭神號 雙眸四  
海空牢牢 下視佛祖為兒曹

道場及菴信禪師

盡十方世界是古佛道場 盡十方世界是雙溪橋梁 不  
住而住兮 風飛雷厲非成而成兮 虎踞龍驤面目 現在如  
何讚揚 額下眉毛十丈長

南嶽鐵山瓊禪師

向上機若鐵 末後句如山 既不得而擬議 又豈容其  
躋攀 堅密不動 湛寂自閑 無端將戒定慧三學編作漫天  
網子 向萬里鯨濤之東攔空一撒 直得高麗國僧俗二眾  
沸騰上下 奔趨往還 腥風遍界絕遮攔 遂隊隨群入北關

徑山晦機熙禪師

面如臨濟三角心 似妙喜空廓坐斷 大雄峯高踞慧日  
閣 自徑山而至仰山 肯受尊卑之束縛 是風動旛動心動  
黑漆竹篋難湊泊

徑山虛谷陵禪師

面冷如鐵 髮白如雪 起集雲萬 古法幢迫 凌霄三世  
道業奔走 象龍掃空 魔孽佛祖 不敢正視 天人咸被

慈攝我嘗 隔嶺望餘 光惟見曇 華開五葉

### 天童雲外岫禪師

太白峯為屏 廿里松為座 雲影外藏身 幾多人蹉過  
不蹉過元是隰州 古佛再來切忌機前說破 且道說破後如何  
夜明簾挂須彌顛 走盤珠向空中墮

### 靈雲鐵牛定禪師

那伽定裏鑄鐵為 牛白雪巖下一握 齊[(冰-水+丨)\*  
夕]掀翻聖凡窠 白結盡佛祖冤讎 茶陵千仞靈雲寺 聲播  
元朝數百州

### 高峯和尚

雙髻六龍須九一 十八年師子吼死 關已掩三十秋  
惡聲萬里猶奔走 既陷險機親遭毒手 一回見面驀上心  
恩怨難教自分割(義首座請)

天目三千丈難方 高峯之高地獄十八 重莫比死關之  
險 我曾親近十餘年 不願頻將畫圖展

三十年影不出山 二六時情不附物 逼釋迦達磨生陷  
鐵圍鞭白牯狸奴 立地成佛便是這箇不覩是底 阿師坐斷  
天目山 深踞師子窟 爾若不是我本師 更要罵教爾見骨

掃帚兩眉橫塵埃 堆面上依稀徐一 三郎彷彿高峯和  
尚 松江江上姚道人 好把香華勤供養

### 斷崖義禪師

撞漫天網解師子鈴 情忘義斷 石裂崖崩奪龐老金珠  
高揮大抹將阿爺門戶 豎拄橫撐 這邊那邊了無羈絆 問  
禪問道不近人情 大地山河一片雪 話頭流落至今行

失腳踏斷懸崖 逢人更不安排 取性入真入俗 一任  
神猜鬼猜 掉臂獨行時拖拽不住 狹路相逢處推托不開  
虛空拔得無根樹 要向螭蜥眼上栽

## 中竺布衲雍禪師

澗東山澗西水面 目儼存真機不倚 蓮華峯突兀半天  
桂子堂腥臊萬里 玻瓈誰道匪家珍 沉沉法海深無底(泐海  
院珍知客請讚)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八

### 校訛

(五十二葉第四行)袖(誤作神從南改正)

(五十四葉第三行)扭(南作擣)

### 音釋

膜

(暮各切肱膜也)

褶

(陟涉切襞積也)

傀儡

(傀口猥切儡落猥切傀儡木偶戲也)

縫

(直偽切以繩縣物也)

拐

(古買切老人拄杖也)

啐啄

(啐即聿切啄竹角切)

圈

(丘圓切)

藟苴

(藟盧下切莫側下切)

跣



(息典切足親地也)

粥薪

(粥音育賣也)

罅

(呼訝切孔隙也)

茜

(倉甸切染絳草名)

𦵏

(側六切)

𦵏

(披耕切𦵏𦵏聲也)

妳

(奴■切乳也)

臊

(蘇高切豕膏臭也)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九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 自讚

繩牀枯坐兀爾忘緣面皮厚三寸鼻孔沒半邊盡世藏形避影徒勞掘地覓天鬼神推不出佛祖謾加鞭幸爾師同天目山年同大海水鄉同西淞路道同金剛圈就中一種不同處愧我未曾叅得禪(斷崖禪師請)

咄哉此僧無本可據倚中之峯依幻而住手裏三尺黑竹篴何嘗有此閑家具話頭流落古伊吾風前笑倒人無數

虛空有體貌牆壁具耳目惟有這箇漢完全離背觸喚作幻住漚華翻性海之波謂非幻住陽燄轉識田之曲不墮兩頭如何付囑常憶開沙十萬家錦團團兮華簇簇

幻不可寫可寫非幻惟幻既非復云何讚金飈濯濯兮雲深天目萬峯玉露沉沉兮月照鴛湖兩岸不於這裏覓中峯展開圖畫從教看(魏塘吳宅請)

渠無面目不受拘束謂是幻住則背謂非幻住則觸有時一葉扁舟有時半間破屋但不教渠作住持一切盡情皆準伏為甚麼休逼促波斯嚼水牙齒寒蚯蚓吞鹽尾巴曲(宜政院官請贊)

叅禪禪未明學道道何悟從來只解平實商量脫略人前只成笑具年來衰病滿空身任運惟依幻而住寄言怪怪學道人動著何曾不相遇阿呵呵有甚長處

磐石上蒼松底踞坐者誰元非是爾問伊佛法信口惟言不知俾之住山驀鼻橫牽不起見無所見剩雙眸聞無所聞多兩耳塊然一物人共嫌不識喜菴何所喜阿呵呵誰共委似這般兜搜面孔傳得十萬八千只宜埋向一微塵裏

雁蕩結茅廬大德庚子歲依幻住其中身心無向背鼻孔與  
眼睛今古常相對從來不覆藏堪嗟人錯會不錯會水澄澄而涵  
空竹蒼蒼而積翠望虎丘山上月光透吳中聽楓橋寺裏鐘聲騰  
物外休將佛祖巧相於渠儂不入它羣隊

這漢無檢束弁山結茅屋生緣湯團灣受業西天目要識渠  
是誰不用問龜卜若非孫七郎定是郭八叔佛法無半星人緣頗  
相熟莫知何所長標形歸畫軸留之幻住菴又要頻叮囑夜深禪  
影照蒲團刮風吹入平田綠

至大己酉夏曾憩白洋曲明年役般輪荊棘變華屋隨順一  
切心元是此尊宿胷中無寸長渾不受輕觸禪衲滿門叅且是無  
拘束大湖吐一漚容受西天目笑面當慈悲苦心含惡毒倒捋牛  
尾巴說法無機軸震禪請渠自贊揚合掌稱為田八叔

這箇面目無本可據既染丹青曲勞指註眉橫眼上彷彿中  
峯鼻搭脣邊依稀幻住更有問木同菴主面目短長問取彝菴蔣  
教諭

咄哉此僧有甚巴鼻犬坐胡床全無義味談禪禪不曾叅論  
道道非所契以茫茫業識當叅學眼睛以擾擾幻緣為平生住計  
有時橫孤舟於青莎白水之上笑船子便棄渾身有時撥魁芋於  
寒灰冷火之中笑懶瓚不[(冰-水+丨)\*夕]殘涕千手大悲推不  
向前八臂那吒捺不入地盡指南閻浮提喚作西來祖意只如斯  
鹵莽為人如何做得他徐十三郎之後裔

我不是渠渠不是我物外變通目前包裹閑雲居此幻住身  
狹路相逢來合火咄咄咄我我我是甚麼一天星月影團團萬疊  
湖山青朵朵(雲居菴請)

幻住不識實際實際却識幻住分明兩箇題目究竟一般情  
緒昔年狹路相逢今日不勞指註蘇州城裏月當秋天目山頭雲  
滿樹(實際菴請)

這漢懶入骨誓願不做佛寸心空牢牢長年坐兀兀雲谷居士不識渠新興積慶濱西湖準擬開門待知識要憑幻手聊相扶只將這箇持虛壁天目山深難辨的幻相何曾有住時春滿六橋天地寂(積慶菴請)

這箇面目有誰喜見依幻而住沒地頭舉措全無巧方便拗曲作直遇貴即賤本中峯諾將謂是如何入地獄如箭

這軀殼難摸捺謂善何善道惡不惡空煩惱根去菩提縛却笑靈山話曹溪指爭似渠儂掉棒打水中捉當的諦都丁華梵何曾有兩般烏巴剌室利丹青不用頻描貌卷向柴床壁角頭片月流輝照山嶽(高昌顯月長老梵名烏巴剌室利請)

海會菴裏水雲如歸更著這漢意欲何為謂辦道渾無孔竅謂結緣殺欠慈悲天目山水枯雪老慶元府雷動風飛兩頭坐斷渾無事佇看人間十二時

咄遮頭陀也甚偉傑髮亂如雲脊硬如鐵問渠佛法禪道便謂無可言說三十年天目山有一句繫驢橛還會麼海底烏龜頭帶雪

遮猷漢只好看殺有丰姿全無氣岸謂知道不明本地風光謂會禪罔測古人公案最無分曉處佛祖爪牙極有來由時鬼神茶飯從來伎倆只如斯一字如何可加讚

大德庚子相見便是這箇至治辛酉請讚也是這箇謂其無心兮吳松江水徹底深謂其有形兮天目山雲忽飛過兔角拄杖龜毛拂竿木隨身翻成滯貨阿呵呵中峯元不是渠儂只做此回重說破

幼住菴不記幾年天目山三千餘丈畫得像鼻孔搭唇邊畫不像眉毛橫眼上萬人海裏化機行真珠撒出紫羅帳頭陀苦行合如斯狹路相逢肯多讓逢人便與麼展開要教他識取描不成畫不就底無面目中峯大和尚

依幻而住三十載自賣由來還自買不知別有何所長盡把  
虛空圖五彩江山圖畫新展開全身半身俱絕待依稀只似本中  
峯彷彿渾如滿覺海伊兮余兮休度量他家自有公評在(智滿院  
主號覺海請)

爾道渠是誰誰道渠是我萬古只如斯直下是甚麼狹路相  
逢處以毒攻毒和光同塵時無可不可便喚渠作幻住時如何溫  
州橘皮不是火

幻在耳絕所聞幻在眼離所見全身半身日面月面紹隆祖  
道無端教石女生兒射中鐵牛特地用蓬蒿為箭幸自少蓁林孰  
謂多方便祇將這箇錯流傳幻住家風其誰肯羨頭頭物物皆成  
現

此是幻住真是真非幻住兩段文不同一句無回互挂在水  
晶宮不勞重指註從來修證絕安排絕安排處全機露全機露也  
春風二月百花香子規聲裏山無數

截斷紅塵石萬尋衝開碧落松千尺巖花朵朵水泠泠楊柳  
一瓶甘露滴莫便是本中峯麼不識不識

道是渠不是渠謂非渠却是渠非神非鬼非馬非驢指十方  
空為幻住向一塵中結草廬龜毛拂挂繩床角緣木何曾捉得魚

一峯居中富嫌千口少依幻而住貧恨一身多阿呵呵好大  
哥不妨隨處薩婆訶

月在山頭分明不露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萬里飛鴻踏雪四  
方野鶴離羣本中峯面目易辨幻住菴真偽難分

淵默忘言繩床兀坐喚作本中峯當面都蹉過不蹉過丈二  
眉毛額下生笑倒東村王小大

中峯之中喚西作東田菴之白指南作北面目現前有甚奇  
特眉毛罅裏大江橫鼻孔尖頭玄路窄三十年後忽展開笑倒東  
村王大伯

水泠泠石齒齒淨瓶邊青松底這一箇便是爾擬追尋千萬  
里朱選卿頗相委拈起寸毫顛倒揮左右逢原妙無比低聲低聲  
本中峯來也馬頷驢腮沒兩般笑破虛空半邊髭

眼如泥彈丸面如憨石袋喚作幻住頭陀漆桶元來不快撞  
見高平林且不存知解要覓末後句低頭禮三拜自買依前還自  
賣

天目山心未忘幻住菴話誰領要識渠儂行藏良馬不待鞭  
影

我相是幻畫出尤幻其不幻者如何加贅眉毛罅裏劒光橫  
廬陵米價齊霄漢觸著無明劈面揮無了辦中教了辦莫便是為  
人處麼首座既相知也須擡眼看

堅密不動石柔和善順草又似海中巖澄湛水環繞會合老  
幻相彼此無次少只有一處傳未真歲久年深當自曉

抱一為天下式得一而萬事畢道人見處一亦無眼睛本橫  
兮鼻孔元直異路忽相逢同途誰辨的雲龍風虎漢壇高圖畫展  
開明歷歷

爾不識我喚馬喚牛無不可我不識爾十字街頭白日鬼非  
爾非我空裏忽生花朵朵非我非爾雲合雲分水投水離此四路  
葛藤中峯不在這裏鐵丁飯與不濕羹拈來塞破虛空髭行人不  
識東隱菴都只來尋馬廐裏(東隱接待菴請)

形質既幻描寫亦幻所不幻者急著眼看是甚麼莫杜撰推  
不向前便是這漢既不曾讀孔仲尼之詩書又不解叅老楊岐之  
公案何緣人見每相憐多是五百生前燒牛糞香供養作鬼神茶  
飯常憶東西兩馬廐二月春風如錦爛(西隱接待菴請)

無見頂相不用丹青與麼挂起一切現成爾豈不見僧問末  
山境山云不露頂如何是境中人山云非男女相盡謂末山一期

勦絕古今之下幾多人路見不平再煩妙筆從頭寫要見中峯眼  
上橫

遮箇空皮袋開口便納敗有時強說禪無人不笑怪誓死深  
山齧菜根通人不用頻相愛

無慧亦無福口裏水漉漉要開幻住法門且不受人拘束海  
天萬里白雲橫只此是渠真面目

寂而照鼻無兩竅照而寂家無四壁見得徹處頷下眉長靠  
得穩時機前意的鐵如意擊珊瑚枝秤鎚捏出黃金汁匡床坐看  
北庭花春風處處成狼藉

欠蹄不馬無角非牛聲穿兩耳色貫雙眸不與人天共轍不  
希佛祖同儔生涯半箇矮屋活計一葉扁舟見不見月澹遮山千  
尺霧識非識風清幻海一浮漚虛空手動龜毛拂仁壽菴中夜不  
[(冰-水+丨)\*夕]

頭如木杓口似匾檐要識渠儂便是遮漢何曾悟得佛祖心  
剛道十方都是幻幻不幻好生剔起眉毛看趙州無雲門普到渠  
面前都成莽鹵匡床坐握如意柄眼裏何曾有今古青山綠水自  
茫茫春風吹人建寧府莫教錯認定盤星呼為幻住菴中主

不寶尺壁不貴寸陰一塵絕待萬慮平沉是渠非渠勿向外  
尋一樹幻花成幻果十分春色滿空林

露腹袒胷指西話東毗耶室內相逢逸翁連忙認作本中峯  
何異濕紙包虛空阿呵呵熨斗煎茶餽不同天目山太湖水高不  
見頂深莫知底盡謂渠德之流行若置郵而傳命子細撿點將來  
莓苔石上亂草窠伸脚元在縮脚裏

何清翁寫幻相盡謂逼真子細看來頷下欠丈二眉毛腦後  
欠一點神色三十年後再相逢似與不似總奇特何以如此春風  
元不在花枝至體由來無揀擇全身半身是幻非幻積菴居士剛

要求贊與其壽泉菴圖畫展開何似天目山覲面一看莫便是本  
中峯麼山明水秀古杭州生遮一枚擔板漢

枯坐草窠了無向背心安未安道會不會天目山三十年澄  
不清撓不濁幻住菴二六時推不前約不退憶著太原孚上座揚  
州聞角聲却笑孔夫子三月不知肉味

公伯真我住幻遮箇面目如何毀讚太虛空壓碎上唇驢鞍  
橋且非下頷大江日夕水東流海門潮拍西津岸影像昭章聲光  
蕩漾是甚麼急著眼看(盛伯真請)

遮漢沒意智開口要觸諱撞見松間隱人指出當生羅計第  
一無分做佛第二容身無地只好向深山窮谷中苦行數百生更  
待驢年蒙授記阿呵呵也甚奇異(日者松隱請)

(楞嚴■七阿難是娑婆界有八萬四千■■惡星二十八  
大惡星而為上■複有八大惡星以為其主■八大惡星者■金木  
水火土■計■■有善■宿變即成災)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九

#### 校訛

(六十五葉一十行)丰(誤作手從南改正)

(六十六葉二十行)日(誤作目從南改正)

(七十葉十四行)一(南作幻)

#### 音釋

飈

(卑遙切旋風也)

捋

(力括切摩也)

莽鹵

(莽莫罔切鹵郎古切鹵莽苟且也)



摸捺

(摸慕各切捺桑各切摸捺捫捺也)

𪔐

(五來切)

塍

(神陵切畦埒也)

矮

(於駭切𪔐也)

熨

(於勿切熨斗貯火展[糸\*普]器也)

銚

(徒弔切燒器也)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 題跋

### 跋慈受和尚般若心經註

黃面瞿曇向潔白地上拋撒不淨為害滋多慈受菴主不善  
屏除益增狼藉舍利子在麼與我將糞箕掃帚來

### 題琇禪師代古塔主答寂音尊者書

寂音尊者力排古和尚說法之誤其奮辭舞筆如醫者用峻  
劑以攻五臟之毒殆與元氣併將蕩滌石室老人痛指寂音公論  
之失其雄談博辯如百萬師揮戈伐國不問仁人必欲使之血刃  
而後已審如是則安有古洪二師之盛譽復喧轟於宇宙哉蓋各  
有所據而然也後之讀其書者苟不具此正眼於是非之外文字  
其可憑乎

### 題圓悟和尚心要

少室不傳之妙就當人正體上舉揚無形段可指無方隅可  
示無言說可詮無道理可陳虛洞洞空牢牢絕毫芒離朕兆圓滿  
湛寂真正妙明通貫十虛包含法界不可得有不可得無空由之  
而空空不可混色依之而色色不可齊入凡夫之迷如水中鹽味  
同聖人之悟似色裏膠青雪山大沙門之智辯雖淵深廓徹廣大  
無涯當三百餘會之發機其詞源袞袞放肆汪洋開合卷舒具大  
自在幽秘微密靡不揭揚獨於此事不能加一元字脚可謂極聖  
之大猷至神之玄府者也圓悟和尚得法於東山演祖其眼明其  
機活其意透其語圓不守一方便而開示叅徒溢為巨編目曰心  
要於無言中顯言無象中垂象應機隨器解其所縛去其所重多  
不病繁少不病簡縱橫得要左右逢原其痛快直捷貴馬師一口

吸盡西江細密操持重巖頭只守閑閑德嶠於心無事其為初機  
必使其真叅實究廢寢忘餐雙泯愛憎兩忘身世機輪活脫不滯  
一隅捩轉面門一口咬斷返擲踞地豈容湊泊譬如大雲倏忽變  
化彌綸六合降注甘雨潤滋草木流布江河頃焉開霽覓其去來  
了不可得非得法自在疇克爾耶一種是說法之師雖臨濟德山  
亦將斂衽蓋嘗於般若種智積刼熏鍊故獲如是圓轉無礙者也  
本伏讀再過乃拜手書此以識之固不敢望師橫點首於太寂定  
門期不孤其所教者矣

### 題東坡居士大悲閣記

太虛無相不拒諸相發揮古鏡絕形豈礙羣形影現觀世音  
大士聞所聞盡覺所覺空神廓太虛智懸古鏡對機應物千手異  
執千眼齊觀特言其妙用之少分耳使具論其分身遍塵刹一塵  
為一刹一刹現一身一身千手眼未易以數量知也極理言之非  
神通使然凡具知覺之性者靡不如是由迷妄所蔽而不自省也  
予讀東坡居士所作大悲閣記謂菩薩以無心故能普應羣機變  
通諸法洞無窒礙似不知菩薩妙證圓通歸復自性慧光照徹如  
杲日輪雖千手眼同一手眼既不拘於一多又安可以心之有無  
議之也哉

### 題列子

列禦寇知榮辱之在天而不知其本乎一念知生死之由命  
而不知其根乎自心惟欲忘形骸虛物我一是非泯視聽任天真  
於智慮之表超情思於得失之源乃鼓舞於老氏絕聖棄智致虛  
守靜之門與莊周相為表裏因觀其著書八篇故筆以曉之惟同  
志者擇焉

### 題十牛圖

偶觀梁山石鼓倡和十牛圖頌于餘杭接待菴之壁自尋牛  
而至入廬垂手一節一節似有程限而然思之古人立言固是一

期方便殊不知賺累後學例皆尋尋覓覓做模打樣曾未休息須知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三世十方見聞知覺皆露地白牛之影子耳多少人認此影子以為全牛彷彿不得受用矧乎又有向影子上覓影子敢保終其身不見全牛也必矣政興此歎忽規上人出紙求語故信筆以似之規曰敢問全牛今在何處余於是投筆附夜航而之武林矣

### 跋天目禮禪師墨迹

天目和尚七歲時攜籃侍母採桑次母戲之曰携籃者誰豁爾開悟今觀其餞侍僧省母有施為動靜憑誰力之句大似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烏乎多見伊不自知其醜也

### 跋牛腰佛頌軸

佛身無為遍在牛腰馬腹智體不動誰分蟻穴蜂房一切處示現受生一切處成等正覺紫金聚沈潛水牯赤肉團無位真人從前話欄已行即今面目現在本來無位次直下絕安排雖然立處皆真總是顯奇惑眾昔唐文宗愛食蛤蜊忽遇一蛤蜊砧杵不壞尋而解開乃見觀音像於中顯現召惟政禪師問其事師曰應以菩薩身得度者即現菩薩身而為說法帝曰菩薩既已現身惟未聞其說法師曰陛下見此信耶不信耶帝曰焉敢不信師曰說法已竟文宗大悅此話垂五百年矣大德丁未杭之臨安縣里人買二牛腎剖其中得佛像一軀高寸許非金非石結跏趺坐眉目可觀遂累石樹塔奉藏之若見若聞咸生異信其廣長舌相流布法音霆震雷轟卒未之已也公恕施君攜諸方頌軸訪予窮山俾為著語因筆前說以似之復為說偈

無位真人赤肉團 牯牛腰內總相瞞 法雷震地通身口  
若要親聞著眼觀

### 跋梁楷畫妙峯禪師四鬼夜移圖

昔南泉謂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破殊不知鬼神不著

便白日被王老師熱瞞相傳妙峯善和尚住靈隱時為四鬼所肩  
而出當時賴遇妙峯若是王老師未冤又作修行無力會也一種  
是瞞神嚇鬼顯異惑眾今日被人描貌將來不知面皮厚多少

### 題十八尊者圍碁圖

俗諦是黑子真諦是白子十八界內奪角爭先平地上逃他  
分段生死阿羅漢起直饒看得眼睛穿翻轉碁盤都不是

### 題羅漢揭厲圖

諸佛海眾生海聞前輩已嘗置之一毛腹中聲聞雖超越分  
段生死具跨虎縛龍之力而不能與境混融區區附形體與魚鱉  
蝦蟹浮沉於粘天鯨浪之間自謂神通不可及矣宜乎起黃檗有  
斫折其脛之怒雖然也是為他閑事長無明

### 跋及菴禪師設利頌軸

先師嘗誤中大仰老人之毒每於所剪之髮舍利粘綴如貫  
珠及菴和尚與先師同出其門而舍利迸于烈火嗚呼異端並起  
邪法難扶予於此不能無耻焉

### 題古畫像四首

寒拾謂豐干饒舌間丘為豐干熱瞞一種是鍼芥相投要且  
是仁義盡從貧處斷世情偏向有錢家

盡謂黃龍指洞賓之劍入地三尺殊不知性命已落神僊之  
手何則點石化為金玉易勸人除却是非難

鳥窠和尚謂白侍郎曰薪火交煎識性不停得非險乎白公  
微領其旨吁當時白公因欠箇末後句反累其師到今日措躬無  
地且末後句又作麼生

(香山居士見鳥窠)

居士嘗有偈云 男不婚女不嫁大家團樂頭共說無生話  
今其夫妻子女坐立儼然且作麼生是無生話竹籬茅舍安無盡  
博飯栽田樂有餘(龐居士家居圖)

校訛

(七十五葉十行)石(誤作不從南改正)

(七十五葉十二行)例(誤作倒從南改正)

音釋

睽

(直忍切幾微萌兆也)

嶠

(渠廟切)

蜾蠃

(蜾古火切蠃郎果切蜾蠃細腰蜂也)

蛤蜊

(蛤古沓切蜊力脂切蛤蜊蚌屬)

腎

(時忍均水藏也)

嚇

(正作諛虛訝切誑也)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一之上

叅學門人北庭慈寂 進

## 山房夜話上

幻人僻居窮山忽隱者過門與對牀夜坐時山月吐輝窓白如晝隱者曰聞義學以禪定之禪配吾達磨單傳直指之禪以達磨曾有所謂胎息論遞相傳受而曲引第八識住胞胎時惟依一息而住故云胎息者以方吾禪定亦依止一息而住今議者遂枝蔓其說離吾達磨為二乘禪定之學何如幻曰彼非謗也是不識達磨所指之禪也將謂離四禪八定之外別無所謂禪殊不知達磨遠繼西天二十七祖以如來圓極心宗之謂禪也此禪含多名又名最上乘禪亦名第一義禪與二乘外道四禪八定之禪實天淵之間也當知是禪不依一切經法所詮不依一切修證所得不依一切見聞所解不依一切門路所入所以云教外別傳者也惟大心眾生夙熏佛種不涉階梯一聞千悟得大總持自此或獨宿孤峯或入塵垂手縱橫逆順道出常情語默卷舒不存窠臼安有所謂禪定胎息之謂乎蓋達磨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凡六傳至能大師師云說箇直指早是曲了也此說之下豈容別有所謂語言文字而可傳受者邪世有胎息論不知何等謬妄之人誣罔聖師而作况是後之欲欺達磨者乃跡其說互相作妄要知非欺達磨也乃所以欺自心也原夫世尊四十九年說法寔哀憫眾生之自欺於生死中妄自纏縛卒莫之已所以示其心法欲其不自欺今反以其心法而自欺則何所往而不自欺也

或問禪稱教外別傳果有別傳之理否每見義學紛紛於此不能無議

幻曰義學以分別名相為務而於此不能盡分別之理使盡究其極則於別傳二字當一笑而釋矣何則夫四宗共傳一佛之旨不可闕一也然佛以一音演說法教中謂惟一佛乘無二無三安容有四宗之別耶謂各擅專門之別非別一佛乘也譬如四序成一歲之功而春夏秋冬之令不容不別也其所不能別者一歲之功也密宗春也天台賢首慈恩等宗夏也南山律宗秋也少林單傳之宗冬也就理言之但知禪為諸宗之別傳而不知諸宗亦禪之別傳也會而歸之密宗乃宣一佛大悲拔濟之心也教宗乃闡一佛大智開示之心也律宗乃持一佛大行莊嚴之心也禪宗乃傳一佛大覺圓滿之心也猶四序之不可混既不可混非別而何或者謂彼三宗皆不言別傳惟禪宗顯言別傳者何耶對曰理使然也諸宗皆從門而後入由學而後成惟禪內不涉思惟計度之情外不加學問修證之功窮劫迨今不曾欠少擬心領荷早涉途程脫體承當翻成鈍置誠別中之別也彼按圖索馬者烏足以知之聞吾禪有教外別傳之說無怪其驚且駭矣

或問永嘉以惺惺寂寂為藥昏住亂想為病此說與達磨所傳之禪如何

余曰永嘉集中十篇大指所明修證之說大約取止觀法門首則息念忘塵次則境智冥寂至於別立觀心十門至玄至妙深達無生惟達磨只教人直下明取自心此心既明如人到家自能隨時作活更不廣引言教者良有以也其曲引神光處惟言外絕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乃可入道此外不聞別有言說但真實於自心中有所契證者則知循階級歷涯岸與直指之說大不侔矣豈惟永嘉然至若天台之三觀賢首之四法界觀皆曲盡此心之至理使過去諸佛再現世間演說心法逆知其無有過於此者然不與達磨同者蓋即言教離言教之別耳盡理言之如圓覺以三觀互分為二十五輪及楞嚴以十八界七大性證為二十五圓



通豈止此二經但涉經教中所陳修證法門亦皆不與達磨所傳直指之禪同途共轍也何則使苟涉言教則不得為教外別傳也或謂若然則達磨之禪與諸佛言教異耶

對曰我於佛祖之道覓同相尚不可得而何異之可見耶爾不聞教中謂總持無文字文字顯總持之說乎然總持無文字則達磨契之而直指也文字顯總持則諸宗即之而引導也且達磨之道異於諸宗者非其尚異而私出乎自己之胷臆也乃遠繼靈山最後獨付大迦葉之心法也其獨付大迦葉之道亦非靈山一人之私有者即盡法界眾生共稟之靈心也故世尊興慈運悲垂教設化之際曲徇眾生利鈍等差之根器其所謂大小偏圓同異顯密之方便不容自己也

或問間有言教與禪家直指之說同者如華嚴謂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如法華謂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如金剛般若謂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及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如圓覺謂知是空華即無輪轉亦無身心受彼生死如楞嚴謂根塵同源縛脫無二及知見立知等以至諸經諸論中其相似之語層見疊出亦豈待達磨直指而後然耶

幻曰余不云乎此文字顯總持者也苟不曾向自心中真實契證一回徒說藥不療病也若是真實有所契證之人豈惟大乘經論之語能契達磨之禪但是麤言細語至若風聲雨滴未有不與達磨所指之禪相契者苟不能妙契自心於言象之外但將大乘經論相似之語記憶在心古所謂依他作解障自悟門又以金屑入眼為喻甚明宜深思之勿自惑也豈惟經教文字不同達磨所指之理且如禪宗門下自二祖安心三祖懺罪南嶽磨甄青原垂足至若擎叉輓毬用棒使喝及一千七百則機緣莫不皆是八字打開兩手分付直下更有何物為間為礙你若不曾向己躬下透脫得過擬將情意識領覽一箇元字脚記憶在心是謂雜毒入

心如油入麵又云醍醐上味為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蓋知此事無人用心處無人著意處無人措足處無人下手處直須親向自己躬下蹉步一踏到底始解相應凡咳唾掉臂一一從自己胷中流出如師子兒不求伴侶始知前面一千七百則皆脫空妄語狐涎雜毒焉肯涉他毫髮■乎間有一等聰明之士不求自悟日夕坐在雜毒坑中分向上向下全提半提最初末後正按旁敲照用主賓縱奪死活等曲搜旁注強立巧求安箇名字喚作宗門關鍵眩惑後人更或揀辨言語區分機要謂那箇尊宿語全提向上不帶枝葉謂那箇尊宿語新奇巧妙凌爍古今那箇尊宿語是道者禪乾曝曝地百般比况萬種搏量殊不知前輩大達之士胷中七穿八穴無一物可守臨機應物信手拈來初無揀擇直下如迅雷掣電擬覓蹤由則劒去久矣又安肯局於見量弄峻機裁巧語思欲鼓誘後昆仰其宗尚者哉且前輩尊宿應機垂示其語言有麤細顯密廣略之不同途者蓋各各發自真心初無造作如洪鐘巨鼓隨叩而聲其聲之大小清濁本乎一定之器或器之不逮苟欲微加外助則失其本真矣今之禪流將欲據大牀揮麈尾首取諸家語要揀擇記持及漁獵百氏之雜說以資談柄者是說禪之師也不惟不能與人解黏去縛而亦自失本真喪壞道眼如此妄習互相趨尚既失祖庭之重望又安有所謂起叢林興法社之理哉原夫世尊出世達磨西來咸欲與盡大地人解黏去縛是你最初不識好惡把自家一片本來清淨潔白田地妄以無邊聲色污染得無措足處及乎捨親割愛依師學道且前面之污染莫之洗滌而又添入如許多佛法知解使伊重失本心深可憐憫所以前輩唱導之師忍俊不禁出來吐一機垂一令如吹毛劒向伊重處一截直欲斷其生死命根誠以真慈痛憫而然豈圖門高戶峻以重後學之仰望邪蓋前輩大達之士最初皆是的以己事未明跨山越海求人決擇忽撞著箇聲訛話頭透脫不去如吞栗棘

蓬相似又如遇怨敵相似孜孜於懷經寒涉暑廢寢忘餐至於終身無斯須間斷決不肯容易覓人開示亦不肯向文字語言上尋討直欲待其真機自發打破疑團而後已自有宗門以來凡有契有證者莫不皆然所以一箇箇脚跟穩密等閑動步如師子兒驚羣動眾故宗門以此相因而有做工夫之說焉

或問永明和尚作宗鏡錄百卷廣引大乘經論之文配吾達磨直指之禪其志亦奇矣似亦不免開鑿尋文解義之端乎

幻曰不然達磨自至此土其直指之道六傳至曹溪溪又九傳至大法眼眼又二傳而至永明其間哲人偉士奇蹤異行雖後先錯出照映今古而三藏學者不能無議於吾道由是永明和尚弘多生智慧辯才之力該羅經教述而辨之其縱橫放肆左右逢原是謂即文字之總持門也俾三藏學者不敢置吾徒於佛海之外與明教和尚之輔教編精搜百氏博達羣書伸釋氏之真慈杜儒門之重嫉此二書乃佛祖之牆岸謂開鑿尋文解義之端不可也苟無二師之真誠玄解甚不可倣效而作也或謂永明和尚復出萬善同歸集與宗鏡之說不同何著述之自反也余曰心乃萬善之本也宗鏡則卷萬善歸一心此集則散一心入萬善其卷舒開合未嘗不相通也蓋防禪者之未悟而略萬行也亦止三藏學者議吾禪之不該萬行也故申而明之非苟然也古今天下之師捨永明其誰歟或謂禪家於萬行不可不修邪余曰達磨門下只貴悟明自心此心既明於六度萬行無修與不修之過或修之則無能修所修之執或不修則無任情失念之差苟此心未了則修與不修俱名虛妄禪者宜以明心為要萬行可以次之也

或問十地階級與禪如何

幻曰聞十地乃具神通聖人約其所至之理而建立故古人謂十地如空中鳥跡凡大乘菩薩等靡不由之而不可以定執也達磨只論見性成佛自餘身土地位因果等俱略而不言者蓋達

磨之禪乃諸佛心宗獨為圓頓上乘之機而設說箇成佛已背真詮何則以正法眼藏觀無邊眾生各各本來成佛又何待指其見性而後成邪佛尚無可成何十地之復論哉(圓覺普眼章始知眾生本來成佛生死涅槃猶如昨夢)

或問古者謂撥草瞻風只圖見性傳大士謂只遮語聲是莫離此外別有見性之理否或無則學人便與麼負荷時如何

幻曰若使一期說性則不妨徧將古人極理之談從頭記一遍過其如轉說轉遠何蓋見性之理離言說相離思惟相離分別相離取捨相繁興大用舉必全真你擬存一毫知見則覲體相背矣今之眼見耳聞孰不說箇見性被人問著箇性便道無有不是者乃引教中謂諸法所生惟心所現之說為證好教你知說也說得是證也證得分曉只是要與之念念相應不勝其遠矣何則蓋不曾從命根斷處能所盡時覲體契悟得來皆陰識依通爾凡說時有箇性雖說得有箇性於正說時亦未嘗不迷更莫說你無明暗起邪妄橫生儼然與說時似有兩箇欲望其念念相應其可得哉須知真正人前尚不許說箇相應底道理矧乎不相應者哉當知此等異見之人有二種過差一則自家發心學道時只要說得與道相通初無決定要洞明生死大事之正念第二是一等謬見之師略不顧學者因地正不正惟見其稍負天資必欲巧施方便不待其做工夫守正念惟一味將箇即心是佛即色明心底相似話頭互相熱瞞只要控他箇入處只待其口開便了今之禪林相習成風正不知何所圖邪如圓覺楞嚴訶斥此等謬見於二千年外蓋聖人預知末世眾生有此妄習故作如是曲申問答必使其知非而自改也奈何其不以生死大事為己重任者惟務言通自以為忽然撞著箇真正眼目人搖手向伊道三箇不是早是心中七上八下便若遭其訶斥則怒氣不勝其高矣你若真實要與此事相應一回最先痛以眼見耳聞奇言妙語盡情掃去苟使其

有絲髮凝滯于心中是謂惡毒入心佛亦難救大抵學人固是被他師家一時引入草窠裏亦是自家有所重於解會而然你若必欲要向生死岸頭做得主宰設使釋迦彌勒將禪道佛法傾入你肺肝只把箇不從他得底一句子照看自然惡心嘔吐也你豈肯受此惡毒以其無此正見所以開眼受人埋沒你若果然只要會禪不消頃刻間等閑說箇喻子便教你將千七百則葛藤一時穿過有甚麼難以其無益不如箇盡生不會底最親切此事若可以與你過付得則香巖昔在瀉山門下不用入南陽住菴阿難於楞嚴會中不勞悲泣也你莫說道和會便是箇真正悟明底人必欲要將箇悟處來主張早是不相稱矣而況以心意識向相似語言上妄自和會箇目前昭昭靈靈底浮光幻影認為主人公寶之於懷抱實迷中之倍人也久之不悛遠招妄談般若之報百年影謝噬臍何及哉昔忠國師謂近來南方佛法大槩變了盡謂四大身中有箇神性不生不滅四大壞時此性不壞此等見解與西天外道等又如長沙和尚有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前認識神之語皆指今日妄認六塵緣影為自心相者即楞嚴所謂棄却百千大海認一漚為全潮者也更有一等儻侗真如底便道盡十方世界是箇自己此性包虛空徧法界混古今融聖凡與森羅萬象無所間然遂引古人拈一莖草是丈六金身一毛端上現寶王剎等語為證爭奈說食不療飢說衣不治寒何也須是親曾與麼悟一回始得直饒你親曾與麼悟了又要遇本色宗匠與你掃其所悟之跡不然則謂之見刺入心執藥成病此豈以言通意達而為了哉蓋無量劫來生死根塵今日要與和盤翻轉又要你與所翻之力頓忘功用豈小根淺器者所能擬哉此說實非鼓惑惟切於痛為生死者以為然自餘惟務說禪之士將反面而見唾則吾亦何敢辭

或有號西歸子者過門曰某念阿彌陀佛求生淨土其透脫生死似易於參禪蓋遠承阿彌陀佛願力冥資故也爾參禪無把握無聖力冥資苟非大根利器一聞千悟者難於趣入以故永明壽禪師有十人九蹉路之譏咄是何言歟審如是則淨土外別有禪耶使果有之則佛法二字自相矛盾安有會入圓融之理哉爾不達善權方便局於己見誣謗先哲夫永明揀禪淨土為四句乃曲徇機宜特方便抑揚耳蓋教中所謂於一乘道分別說三之意也如長蘆北磻真歇天目諸師作淨土章句皆寄談即心自性之禪初無異致間有指東都曦法師於定中見蓮華標圓照本禪師之名疑其單傳之師安得標名於此故往質之照曰雖在禪門亦以淨土兼修耳當時圓照謾展善權不孤來問豈真然耶昧者不達權變剛謂禪外別有淨土可歸及引永明禪淨土四句為口實不亦謬乎客避席曰試請辨之

幻曰淨土心也禪亦心也體一而名二也迷者執其名以昧其體悟者達其體以會其名豈特淨土然如教中謂知一切法即心自性又云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但悟自心之禪即其三界萬法混入靈源舉必全真初無揀擇既無東西兩土之殊安有淨穢二邦之異促十萬億土於跬步寶池金地充塞寰區延一剎那頃於永年翠竹黃花同歸正受四大海月塵塵獨朗五須彌毫處處分輝老達磨頓忘明月珠阿彌陀失却黃金印禪門皆剩語淨土亦虛名名體見銷是非情盡丈六身一莖草何劣何優三千界半點塵孰多孰少是謂一味平等法門苟非真正全身悟入安有解脫之理哉且參禪要了生死念佛修淨土亦要了生死聖人設教雖千塗萬轍一皆以決了生死為究竟然破生死根塵惟尚一門深入古人謂毫釐繫念三途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兼修云乎哉或不如此談禪說淨土沸騰識浪鼓扇情塵卒未有已也余所以不能無辯

或問達磨始以單傳直指之道至十餘傳而分為五家宗派者何也不可破裂達磨一家之說異而為五耶儻不異則安有五家之說乎

幻曰所云五家者乃五家其人非五家其道也爾不聞佛祖授受之旨目為傳燈苟知傳燈之義則不疑其為五也請以世燈言之有籠燈焉有盞燈焉有琉璃燈焉有蠟燭燈焉有紙撚燈焉謂燈則一也而所附之器不同爾雖曰不同未有不能破生死長夜之幽暗者豈惟今之五家為然昔達磨一燈凡四傳至大鑒則有牛頭一宗五傳至大滿則有北秀一宗六傳至曹溪而下則青原南嶽荷澤此三人者便自不可得而混矣此勢使然也蓋各宗之下枝分派衍人物蕃昌乃不分而分矣今之謂五家者乃出自南嶽青原兩派之下沿流至此五人不覺其各各如奔匯之水溢為巨浸前波後浪各不相待而黏天沃日浩無邊涯是可以一目觀之哉乃不得不分焉或謂五家之分不止於人之盛就中各有宗旨不同幻曰非不同也特大同而小異爾云大同者同乎少室之一燈也云小異者乃語言機境之偶異爾如洩仰之謹嚴曹洞之細密臨濟之痛快雲門之高古法眼之簡明各出其天性而父子之間不失故步語言機境似相蹈習要皆不期然而然也使當時宗師苟欲尚異而自為一家之傳則不勝其謬矣以若所為豈堪傳佛祖照世之命燈乎今之禪流泥乎宗旨而起夾截虛空之妄見互相短長余知五宗之師於大寂定中莫不掩鼻矣

或問佛祖機緣世稱公案者何耶

幻曰公案乃喻乎公府之案牘也法之所在而王道之治亂實係焉公者乃聖賢一其轍天下同其途之至理也案者乃記聖賢為理之正文也凡有天下者未嘗無公府有公府者未嘗無案牘蓋欲取以為法而斷天下之不正者也公案行則理法用理法用則天下正天下正則王道治矣夫佛祖機緣目之曰公案亦爾

蓋非一人之臆見乃會靈源契妙旨破生死越情量與三世十方百千開士同稟之至理也且不可以義解不可以言傳不可以文詮不可以識度如塗毒鼓聞者皆喪如大火聚嬰之則燎故靈山謂之別傳者傳此也少林謂之直指者指此也自南北分宗五家列派以來諸善知識操其所傳負其所指於賓叩主應得牛還馬之頃麤言細語信口捷出如迅雷不容掩耳如庭前栢樹子麻三斤乾屎橛之類略無義路與人穿鑿即之如銀山鐵壁之不可透惟明眼者能逆奪於語言文字之表一唱一和如空中鳥跡水底月痕雖千途萬轍放肆縱橫皆不可得而擬議焉遠自鷲嶺拈華迨于今日又豈止乎一千七百則而已哉無他必待悟心之士取以為證據耳實不欲人益記持而資談柄也世稱長老者即叢林公府之長吏也其編燈集錄者即記其激揚提唱之案牘也古人或匡徒之隙或掩關之暇時取以拈之判之頌之別之豈為炫燿見聞抗衡古德而然蓋痛思大法之將弊故曲施方便開鑿後昆之智眼欲俾其共證之爾言公者防其已解案者必期與佛祖契同也然公案通則情識盡情識盡則生死空生死空則佛道治矣所云契同者乃佛祖大哀眾生自縛於生死情妄之域積劫迨今莫之自釋故於無言中顯言無象中垂象待其迷繩既釋安有言象之可復議乎且世之人有事不得其平者必求理於公府而吏曹則舉案牘以平之[彳\*酋]學者有所悟解不能自決乃質之於師則舉公案以決之矣公案即燭情識昏暗之慧炬也揭見聞翳膜之金篦也斷生死命根之利斧也鑑聖凡面目之神鏡也祖意以之廓明佛心以之開顯其全超迥脫大達同證之要莫越於此所謂公案者惟識法者懼苟非其人詎可窺其彷彿也嗟世之迷妄者不考其源每以聰明之資廣尋博記顯授密傳惟務言通匪求心悟致使棒喝交馳之勝軌墮情想之稠林龍象蹴踏之靈蹤陷是非之深窞愛憎溢自取捨盈懷古人醍醐毒藥之喻驗於斯



矣叢林之替莫有不本於此者嗚呼猶吏曹竊法以貨天下之賄賂已私一勝欲望公道有治平之效其可得乎

或問祖師公案本於學者因疑致問而古人大寂滅心中如虛谷巨鼓隨扣而應持不過與人破疑情裂窠臼而已所以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蓋前輩既為人所師不得已而酬酢一言半句流落叢林後之承虛接響者目之為公案乃本於此一箇道理今之叢林商量大不如此乃以問佛問西來意之一問一答如麻三斤乾屎橛須彌山莫妄想之類喚作單提淺近者以勘婆話墮托鉢上樹等為向上全提者或以眾機緣列歸三玄或以諸語言判入四句中間曲談巧辯網羅千七百則公案各立異名互存高下不識古人之意果爾否

幻曰祖師語言蓋出於大空寂無為心中信手拈來初無揀擇凡一拈一放本於達磨單傳之旨口開見膽絕無覆藏譬如月之在天其東行者視之則月與之俱東西行者謂月與之俱西中間不動者謂月與之不動各執所見互有東西不動之殊而滿月當空實未曾循其東西而依其不動者也其泛說不同者蓋由未徹法源底耳所以有循器定空之喻前輩明眼宗師舉似之頃或抑或揚又不可以此開口不在舌頭上之語為證其有於一機一境上會得纔涉著縱奪逆順處罔知所措無他特悟理之未盡然公案雖是一箇道理其差別處如人入海轉入轉深久之直到九淵之底驀忽回首一看則知未嘗別有海也苟不親到一回則胷中之疑不約而自至矣只如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此箇公案雖不曾參禪者亦皆領會得過及乎叩其極致則久叅宿學亦少有不錯會者何則殆問伊喚甚麼作心早是路頭生也遮裏要指點得的當直須親曾遠得在手反覆看一遍看教明明白白如十字街頭撞著親爺相似自然舉起便合轍也或有一等不曾做工夫不曾洞明心地不曾截得脚跟下生死大疑命根子

斷惟以聰明之資向古今文字上將相似語言較量卜度會盡古今公案殊不知既不了生死返不如箇不會底最真雖曰不會忽然一日發起信心真參實究却有箇悟明之時惟聰利而領會者不復生正信而穎悟也近來叢林欲速於得人亦不待學者聰利師家把著本子逐一句如教童蒙讀上大人相似欲其領會共資玄化此無異吹網欲滿者本色道流既不肯食此惡毒但遇著古今因緣都不要將心解會只消舉起一箇頓在面前發起決要了生死之正志壁立萬仞與之久遠參去驀爾撞破疑團則百千萬則公案深與淺難與易同與別一串穿過自然不著問人也如或心眼未開不肯叩己而參必欲求人開示縱使釋迦達磨披肝瀝膽以示之益障其心眼耳思之思之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一之上

校訛

(第八葉十九行防禪)者(誤作若從南改正)

音釋

遞

(大計切更迭也)

喘

(昌充切)

鍵

(渠建切戶鑰牡也)

曝

(伯各切)

黏

(女廉切相著也)

聲

(五勞切)

訛

(五禾切)

瞞

(母官切)

噬

(時制切齧也)

僮侗

(僮力董切侗他孔切僮侗直也)

蹉

(寸臥切)

跬

(大蘗切半步也)

瞥

(匹蔑切暫見也)

匯

(胡對切水回合)

櫟

(其月切)

篴

(邊迷切)

遄

(尺約切)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一之中

叅學門人北庭慈寂 進

## 山房夜話中

或問達磨西來門風險絕言前薦得已涉途程安有所謂做工夫况枯坐蒲團如守屍鬼且禪豈可以坐而得邪無乃辱累先宗者乎

余曰不辱累也爾蓋知此而不知彼也如龍潭問天皇學人久依和尚不蒙開示心要皇曰你擎茶來我則舉手你來問訊我則低頭郡裏不是與你開示心要處潭遂領旨此箇公案以學者言之不勝快便以宗門言之又不止涉途程而已又如香巖被洩山問父母未生已前事不能加對乃求洩山為說山不允遂盡棄所習入南陽住菴久之忽以瓦礫擊竹有聲始能瞥地彼時雖不形做工夫之名其孜孜退守念茲在茲為何所圖邪雖不能直下領略而歷涉歲月方乃省悟其悟之之旨謂非達磨所傳之旨乎今之做工夫不靈驗者第一無古人真實志氣第二不把生死無常做一件大事第三拌捨積劫已來所習所重不下十二時中雖隨人舉箇話頭方上蒲團坐席未溫其昏沉散亂左右圍繞又不具久遠不退轉身心難矣哉安有天生彌勒斯言盡之矣往往見無所成者不責己之不逮而返以佛法下衰叢林秋晚為辭而言在處上無煅煉之師旁無策進之友况是湯火不便粥飯不齊規矩荒蕪境緣謬亂致使工夫由之而廢墜此說之行更無有學道之人不以此為口實譬如農夫責水旱不時而廢耕耘則安有秋成之望哉但是學道人對違順境瞥生一念欲與之分別余知其纏縛萬劫生死之咎必基於此矣爾不聞雪嶺老沙門棄萬乘尊榮六年之間臥冰齧檠忘形於凍餒之中乃有夜觀明星之悟自

佛以降西天二十八祖皆巖棲穴處或混跡於差別門頭以真心不泯實行無差皆克證已躬傳佛心印及達磨東邁百丈未生牛頭橫出一枝南北宗分兩派皆腰鎌荷鍤火種刀耕執爨負舂鶉衣丐食鐵石身心冰霜懷抱以佛祖大事因緣一肩負荷了無畏怯蓋行處既親所到必的矣彼時安有五山十剎之廣居三玄五位之奇唱放〔(冰-水+丨)\*夕〕殺活之異作拈頌判別之殊音不加雕琢而玉本無瑕安用規模而眼元自正自百丈建叢林已來廣由大宅指顧如意其奈正因日墜謬妄日滋紀綱日繁禮義日削數百載前提唱之師如臨濟德山雲門真淨氣憤憤地怒罵諸方如姪女兵奴視之蓋責其不體道本惟務言通互相欺誑者也已而間有眼自定動之師喻諸方說禪如葉公之龍趙昌之花然葉公趙昌已自不真矧乎復有效葉公趙昌者出烏焉成馬之歎正不在今日也由是觀之其真參實悟之士不惟鮮遇於今日在往昔亦未嘗多見也無他蓋生死情妄無明結習念念遷流間不容髮苟不有入骨入髓痛為生死之正念提起話頭如遇怨敵便拌一生兩生與之抵牾待其廓然開悟靡有不為葉公趙昌之所惑者或有引王祖謂但莫憎愛洞然明白與永嘉不除妄想不求真之語相證云只遮箇便是悟理何假一生兩生勞形苦志以為得邪此說之行搖動葉公趙昌之心卒莫之已也殊不思永嘉有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識之語痛指其不求正悟者妄將心意識和會相似語言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又不翅烏焉成馬也所以古人道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斯言盡之矣余固非實悟者惟不敢輕 葉公趙昌之轍耳尋常與人東語西話較量此事皆是自信法門初非炫耀見聞要譽於人也人或見信余不加喜或不見信亦何敢怒然信不信皆當人之自心庸何喜怒為哉惟同道乃知或若以妄誕見譏則吾亦何敢諱

或問參禪不克開悟還有方便可使其開悟否如或展轉不悟其生死無常大事向後之又後世還有自了之理否

幻曰快哉問此事是當人已躬下事初不干第二人連累亦不屬第二人排遣所以云迷是自迷悟須自悟苟不自悟縱是釋迦達磨亦為你不得今時師家多是不奈學者之不悟何所以巧設機緣曲施方便以啟迪之而學者又不以生死大事為己重任惟欲速於會禪於是便向他方便中蹲坐盡將古今公案一串穿却謂之透關殊不知脚跟下一座生死牢關政好不曾透得其所透者乃言說之關耳豈惟無益返有害於己事也若是箇真實為生死大事底好人縱是達磨大師出現世間把諸佛祖玄要道理盡情放在伊八識田中也須和根吐却何以如此蓋悟須自悟豈干他人半錢事若也終身不悟但只堅持正念生與同生死與同死不必妄求一毫知解苟能如是操守只隔得一生兩生不患其不悟明也或有坐在靜默中於塵勞暫息之頃忽於陰識中遽省得箇相似底道理便乃依約為是勾引經教中語言證過含於心中不知此病是陰識依通真生死本非見性也堅執為了不肯求人決擇到處只要人把冬瓜印子與之印過此何所圖哉又有一等妄認六塵緣影為自己主人公及引古人謂未了之人聽一言只遮如今誰動口之語為證大率參學不獲正悟者不惟生死岸頭用不得即今白日青天大開兩眼遇聲遇色動輒生情起念不得自由人或非之則發起根本無明與之爭執此蓋狂人之所為也又或有盡生學道無所悟入便乃不信尋而把箇學道之正念擎在無事甲中更不復起求開悟之心如此豈人謂之失正念既失正念莫說後之又後世不能自了縱使徧歷塵沙盡未來際亦無自了之時譬之良田不加耕耨而望其五穀自生無是理也

或問盡世參禪不獲開悟有何果報

幻曰豆種不生麻麥草根不產松椿蓋參禪雖曰是無功用  
法門但恐其不真參耳如永明和尚謂假使參而未徹學而未成  
歷在耳根永為道種世世不落惡趣生生不失人身纔出頭來一  
聞千悟皆誠言也世之暫修片善尚獲勝利教中有聞五種名超  
剎實施福豈事虛語哉最初發心本期決了生死大事或三十年  
二十年未即開悟不須別求方便但心不異緣意絕諸妄孜孜不  
捨只向所參話上立定腳頭只拌取生與同生死與同死誰管三  
生五生十世百世如不徹悟決定不休有此正因不患大事之不  
我明也故教中謂末世眾生能發一念不退轉心即同正覺斯言  
盡之矣今之學者反是於最初發心便自立腳不穩惟恐境緣倏  
變念慮俄興做主不牢流入異路以之念念馳求速期超越殊不  
知返為此馳求之念所障把箇要了生死大事底正因妄自遮障  
久之不決忽爾遷變者有三

或者勝心不捨頗負聰明矧乎師友之罔其悟理惟尚言通  
不自覺知涉入知解以相似般若黏綴識田自謂了明莫知虛妄  
則其口出耳入之習紛紛皆是化權衰替鮮有不墮其轍者此其  
一也

或者志氣狹劣識見淺陋每向工夫邊倚靠不穩將謂此無  
功用法門絕無靈驗惟限以十年二十年或不相應遽變前因或  
以念佛為徑路修行朝暮掐數珠求淨業或以一代時教佛口所  
宣我既參禪不靈未免循行數墨旋種善因自謂不為虛度或厭  
煩受用畏懼報緣自甘陸沈垢面草衣負舂執爨苦其形體以資  
事行或密持呪語或潛懺罪愆等皆是自違正信遠涉異端此其  
二也

或元無信種遇境興心三根椽下坐席未溫八識田中攀緣  
不斷一箇話頭咬嚼未破百般情妄起滅無時不至三年五載遽  
謂參禪不悟擎向無事甲中念念循塵心心流浪甘赴死門未嘗

返省者此其三也當此叢林像季祖道荒涼參學道流苟不負決定不退轉鐵石身心則於此三途不之此則之彼既失自心之大志益增佛祖之深哀法社凋零未有不本於此者殊不思叅禪正信是千生一遇百世一出儻不能一往直前以期真脫轉念之間白雲萬里欲望般若種智復入于心猶敗穀之芽無復萌矣

或問古人今人參學用心有以異乎無以異乎

幻曰古人學道未問道之得與不得脚未跨門首先將箇偷心一斬兩段更不復生今人純以偷心為主此正今古之同異判然不相涉矣何謂生死有偷心是何謂涅槃盡偷心是請以喻言之生死是大病佛祖言教是良藥偷心是藥之所忌以佛祖言教治生死之大病此古今之同然者安有不治之理惟是藥有所忌古人純服藥鮮有不獲其神效者今人方藥之未已而繼投之以忌不惟不治其病將見增益異證使大醫主亦斂衽而退矣何謂偷心乃識情之異名也能刳奪自家無上法財故永嘉謂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識且略舉前輩數段因緣可為今時龜鑑者只如六祖到黃梅但令槽廠去瀉山在百丈會中充典座楊岐十餘年惟總院事演祖於海會充磨主雲峯之化緣雪竇之持淨慈明參汾陽惟戲笑譏訶黃龍扣慈明惟遭詬罵中間差別之緣錯出違順之境橫生但是當人正因炳煥死盡偷心任其異境紛如一一消歸至理又何所往而不與道相遇哉今之人偷心不肯遽死者無他蓋已事之不真切耳雖寄身於空寂之場而馳念於取捨之域一種是作興保社較其優劣則天冠地履之不相侔矣何則如今人稍負天資必欲遠附清名高攀勝軌凡猥屑等事終身不齒安肯作磨主充典座乎凡住處雖安居暇食尚不遂其所欲安肯入槽廠而為化士乎至若手橫塵柄身坐猊牀正因益微偷心愈熾欲其垂念後昆作清涼樹其可得哉用是卜化權之盛衰今古之得失未有不係乎偷心之有無也余於此不容不辯



或問偷心於聖凡有間邪無間邪

余曰偷心何物即如來妙明元心之至體耳以其求道之志不真不切為諸妄所蔽轉為偷心也猶蟲生於禾害禾者蟲也亦猶火生於木燒木者火也但求道之念真切雖寢食於人不可一日無之之事尚能廢忘何偷心之不泯哉譬如人之為利養甘執賤役於人雖竟日奉勞苦而不生疲厭方一毫不盡其役則鞭笞罵辱應時交接皆所不憚何其忘羞惡之若是邪無他蓋求利養之心真切而致然也使其憚勞苦畏楚辱則失利養矣彼區區為浮幻之利養而能忘極重之羞惡較吾儕之希求聖道而不肯死虛妄之偷心者何如哉然凡何異聖聖何異凡惟偷心而成異耳道人可不慎諸

或問做工夫多為昏沉散亂所障用盡神力屏打不去無乃根力有所不逮而使之然乎

幻曰非也當知昏沉散亂全體是本地風光其實理地中無二法也爾其不委且昏沉散亂初無自性亦無實體皆是自家一箇參禪底正念不真不切上入來當知第一念不真切即從第一念入第二念不真切即從第二念入乃至百千念真切竟無所入或最後一念稍不真切則便從最後入矣若使自最初一念真切直至心花發明之際其真切之心了不間斷則所謂昏沉散亂杳不知其蹤矣往往不責為道之念不真切而以昏沉散亂為礙者是猶自處暗室而責己眼之不能洞視物象者無以異也且真實做工夫之人面前見有昏沉散亂錯了也更起念要屏打箇昏沉散亂又錯了也然而屏打不去而生憂懼者更是錯了也設使屏打得箇昏沉散亂去面前淨裸裸地錯之又錯者也更有箇鹵莽之人見說昏沉散亂元是本地風光認以為是終日與之輓作一團而不生分別者此又不勝其錯也或者見余連說許多錯字乃問如何用心即得於昏沉散亂上不錯去乃謂之曰苟有心可

用則展轉成錯矣纔見有昏沉散亂凡用心不用心都是顛倒錯謬或謂遮箇向上話我初機學人不能得入

幻曰學道只要悟明自己真實心地既悟得諦當佛與眾生同途共轍初無向上向下只為你不識昏沉散亂動遭其惑於是語言露布強為指陳今則事不獲已索性將箇昏沉散亂根本盡情揭露去也你無量劫來為客塵煩惱染習太重是昏沉散亂之根本你即今見色聞聲念念與諸緣作對其愛憎取捨之情起滅無定是昏沉散亂之根本你最初一念要超生越死是昏沉散亂之根本要參禪學道是昏沉散亂之根本要成佛作祖是昏沉散亂之根本要希求無上大菩提趣向涅槃是昏沉散亂之根本乃至於世間出世間種種法中苟存毫髮念慮莫不皆是昏沉散亂之根本若根本既斷於三千大千世界內外中間欲覓一毫昏沉散亂了不可得於不可得處不惟無昏沉散亂至若真如實際俱不可得而有也且聖凡迷悟之跡向甚處安著休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

或以學人鮮有不背其初心者為問

幻曰負所欠者其懷虛滿所期者其情逸此人之常理天下古今共之然懷可使之虛情不可使之逸也何則無邊聖道未有不由虛懷以納受之無窮結業未有不因逸情以滋聚之蓋心念無主染淨隨緣一剎那間變化萬狀不之道則之業不之悟則之迷曷有已也偶論及此忽有老比丘作而言曰憶昔在俗時能皆誦法華經四卷自謂童顓方服之後必可通背其所未記之三卷豈期出家二十年不惟廢其未記之三卷其已誦之四卷亦皆忘失時聞者莫不掩鼻因謂眾曰當在家也以負出塵之所欠每虛其懷抱故能朝思暮想而受之已而既滿出家之所期頓脫塵累閑情日逸曾不期忘而忘之矣原其所失與今之叅學者無以異焉且四海無家一身萬里其所負之欠惟欲會禪而後已一旦遇

教壞之師巧設問端控其入草或將聰明之資和會情識於語言文字上一印印住自謂滿所期矣殊不知閑情日逸妄見潛生則說時似悟對境還迷不惟不到古人大解脫之地求如前日負所欠而孜孜欲會之心亦茫然無有矣嗚呼聖賢之學豈止是哉蓋負所欠之懷不深而希所滿之期不遠也學者可不慎諸

或問悟心之後有履踐否

幻曰此說難於措言也所云悟心者心不自心悟從何得悟既不立心亦無心心無其心縱觀虛空萬象有無情等觀體混融欲覓一毫自他彼此之相了不可得於不可得處無縛無脫不取不捨離妄離真非迷非悟一念平等萬法皆如復有何事可言履踐哉或謂積劫無明微細染習尚留觀聽未即頓消不可無履踐也幻曰心外無法法外無心若見有纖毫情習未盡即是悟心不圓而然也或心悟不圓須是掃其未圓之跡別立生涯以期大徹可也其或謂悟心未盡以履踐盡之如抱薪救焚益其熾矣古人謂當以佛知見治之余不識佛知見為何事或果與佛知見相應則治之之說亦贅且剩矣曰若然則無履踐之說乎答曰茲不必預以有無履踐自惑于心請勤加鞭策到桶底子一回脫落其履踐之有無當有以默契于中矣

或問禪者有不斷惡不修善不捨貪嗔癡不習戒定慧是謂一性平等之說有諸

幻曰此余平生深欲辯而未暇也今既有所問當畧而言之夫達磨悟諸佛心宗不與外道二乘同轍惟一心法界中無佛無眾生至於生死涅槃皆名剩語又何惡可斷何善可修及捨貪等而習戒定耶今之學禪者於一心之要旨曾未悟入遽以此極理之談竊為己見妄興狂解恣逐凡情破壞律儀自投籠檻是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若必欲要知斷惡修善之底蘊不必廣尋文義但只勤究自心究到無可究處心眼洞開始知惡之可斷不可斷

善之可修不可修等當如啞子得夢所以極理之談者謂惡與貪等皆是自心則自心無可斷可捨之理所以云不必斷不必捨也或謂既曰不必斷與捨則行之可無礙乎幻曰爾作是說誠佛祖之所哀矜而不已者謂惡等皆是自心尚不許起心斷又焉得許伊起心行之也或曰今雖悟知惡貪等是自心既不許斷又不許行其惡貪等必向何處安著幻曰爾甚惑也當知一切惡業及貪嗔癡與無明煩惱種種塵勞等俱無自性皆由迷自心故依妄而有如水因寒結而為冰此心既悟則諸妄乘其所悟而消如水因慧日所照復化為水既化水已今云水復向何處安著此寔迷中倍人也或謂某人者已嘗有所悟入而惡貪等對境遇緣亦猶自若此又何如幻曰此有二種一者悟心未盡諸妄尚存苟不進修則終歸顛倒一者悟心已圓洞視諸法了如昨夢因示現世間行同事攝法似有惡貪等殊不知其真心了然超越當知此行或力量不及者少加勉強俱不免過失矣

或曰人有日營萬善者與至道之體親乎疎耶

幻曰道體本乎無為善惡不可加損也原夫造惡根於迷妄聖人觀破迷妄之漸故使之為善也善業勝而迷妄消迷妄消則惡自遣矣諸惡既遣萬善亦忘古人有善惡俱莫思量自然得入心體之說謂心體者即至道之異名也苟遣惡而存善欲望吾至道之體不勝其邈矣試以喻明之人有惡廁屋之臭以香熏之莫若置身於無糞穢之地可也然廁屋喻惡也香熏喻善也無糞穢之地乃至道之體也人有畏幽室之暗則執炬以燭之莫若處於大明之地可也暗室喻惡也執炬喻善也大明之地即至道之體也復有懼冰雪之寒者必燔薪以解之莫若措躬於陽和之室可也冰寒喻惡也燔薪喻善也陽和之室乃至道之體也然焚香有斷續執炬有起滅燔薪有離在惟至道之體窮劫不變積世常存

安有斷續起滅離在之謂哉修善之於合道也其親疎之理若是豈容不辯哉

或問善惡二言已嘗聞矣謂善惡之理世或未能辨有以鞭笞怒罵為惡能忍是惡而不加報者為善有以持刃殺人為惡以順受其害而不形諸念慮者為善有以淫蕩暴亂貪多務得為惡以安舒靜默齋戒誦持為善

幻曰斯說皆善惡之跡也謂理則未然也使盡言善惡之理無他凡起念動心所期之事無大小無優劣但欲利人皆善也惟欲利己皆惡也事或可以利人雖怒罵擯斥皆善也事或可以利己雖安徐承順皆惡也以故聖賢垂教立化汲汲於濟世而無食息之暇者皆至善之心也惟眾人反是雖聖賢其衣冠文藻其言行苟不有利人之心已不勝其惡矣况暴怒之氣搖動而不息者乎以若所為而望善之一言猶隔霄壤豈至道云乎哉

或問孔孟之書言王道極於仁義而已矣老莊之書言皇道極於無為而已矣百氏之書雜入霸道極於功利而已矣吾佛之書單明性理謂諸法所生惟心所現極於一念不生而已矣似各擅一門而不能融會於大同之域果別無理乎或別有理乎

幻曰謂無則局謂有則放聖道俱不取也其所取者貴在一門深入使之自悟悟後藩籬既決洞見三教聖人握手於言象之表而不有出世世間之間脫或未悟縱以四庫書漁獵于肺肝含吐於齒頰特不能脫多聞我見之誚如西天所謂聰明外道者是也故學者不求正悟而尚區區於文字之間者非愚而何今之稍負聰明者多不肯死心忘情以求正悟每取證於文字語言不惟無補於理而增長識情分別動違聖道如之何化權之不衰叢林之不替也

或問宗門中有碧巖集者乃圓悟住夾山時取雪竇頌古分綱列要言批句判舉揚細密開發詳明語其富麗則如揭開寶聚

而明珠大貝委積橫陳語其充溢則如掣斷禹門而逆浪回瀾掀  
昂起伏偉矣哉非得法自在者不可及矣奈何自開戶牖之士每  
資此為階級尋而妙喜知之恐學者流而忘返嘗入閩碎其板今  
書坊仍復刊行丁茲季運無乃益學者之穿鑿乎

幻曰非也無邊眾生各各脚跟下有一則現成公案靈山四  
十九年詮註不出達磨萬里西來指點不破至若德山臨濟摸索  
不著此又豈雪竇能頌而圓悟能判者哉縱使碧巖集有百千萬  
卷於他現成公案上一何加損焉昔妙喜不窮此理而碎其板大  
似禁石女之勿生兒也今復刊此板之士將有意於擻掇石女之  
生兒乎益可笑也曰然則當人脚跟下見成公案了不與佛祖言  
教有交涉則當人何所考而證之乎余曰無所考也亦無所證也  
惟貴當人瞥爾回光退步一踏與目前見聞覺知一翻翻轉則知  
風前瀑韻雨後溪聲無一字非頌也雷震空山籟鳴清晝無一音  
非判也至若天高地厚夜暗晝明萬象森羅熾然常說是謂見成  
公案之碧巖集者也雖百千雪竇圓悟亦當望崖斂衽於言象之  
表又安能置一元字脚於其間哉爾其未諳此旨彼之建化門中  
一成一壞一抑一揚特世相之常分耳爾謂碧巖集必使學人穿  
鑿知解障自悟門逆推二師之心恐不爾也如世尊以正法眼洞  
觀法界眾生各各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  
我當教以聖道令離諸著然佛豈不知聖道亦在眾生分上各各  
具足非可以語言教之者及乎應酬三百餘會差別之機則大小  
偏圓頓漸半滿之聲無日不出乎口而今古學者不達其語言方  
便指以為實法各執所解異見紛然鼓舞於是非之場交馳於能  
所之轍俾一大藏教去碧巖集亦不相遠且聖教尚爾況他文字  
乎雖然逮極究言教之得失實在當人為己事之真切不真切耳  
或為己事真切則知片言隻字果有超越生死之驗如教中謂鵝

主擇乳也或師資之間誠有志於克明己事荷負宗乘決不肯依文解義自能扣已而叅政不在碧巖集之有無也何足議哉

或問諸方莫不以高峯和尚令人然指受戒為異者然乎否耶

幻曰亦嘗親聞其異矣因以異之之說扣之先師先師曰不異也彼不識權變而然我寧不知達磨大師單傳直指見性之旨文字尚不立何戒可受乎

然達磨不言戒者有二理存焉一觀宗二驗人觀宗者達磨專以傳佛心印為宗惟務單傳俾之一超直入如來地不涉大小二乘階級其宗旨如是言戒則背矣驗人者凡達磨門下皆上根利器之士非夙熏般若種智具最上乘根性者不可涉入如此等人其於戒定慧之學深熏熟煉政不待復令其受戒也故達磨之時宜乎不言戒彼雖不言而亦未聞令人故毀之也自達磨而下其具大乘根性者四方八面雲興海湧古今沿襲而來亦皆畧而不言戒者乃宗旨之當然也初未聞有不守戒律而傳佛心宗者昔慈受和尚乃宗門碩德每於舉揚之次極讚人具受戒法真歇和尚建勸發菩提心會與四眾敷宣此二師乃權變之漸也昔湛堂準和尚叅梁山乘禪師乘曰驅烏未受戒敢學佛乘乎堂捧手曰壇場是戒耶三羯磨梵行阿闍黎是戒耶乘乃驚異堂曰雖然敢不受教遂詣康安律師受具足戒從上宗門中言戒之事尤多不及繁舉由此言之則受戒豈可■之背少林宗旨而為異也所云權變者隨時適宜知有補於理故不疑也思我初入眾時乃開慶景定間如淨慈雙徑皆不下四五百眾其住持頭首固不在言眾寮中間有一人半人飲酒雖不常飲而鄉人鄰單未嘗不以此誚之除飲之外他事鮮有所聞今則自上至下蕩而忘返無所避忌昔佛說五戒為白衣設比丘自有四分僧祇等律及三聚具足大戒且白衣之戒尚逸而況律儀乎瀉山亦云止持作犯束斂初

心然初心一步也傳佛心宗千里也未有一步不能行而能到千里者古人謂持戒學道是把本修行或根性遲鈍一生道眼不明亦得戒力擁護道念令不忘失則來生易於成辦也如言教中以楞嚴圓覺二經是大乘圓頓之要詮請試檢閱其中未嘗不以戒為要務故古者謂戒為基址道為屋廬二者若無一身安寄此余所以從權設變也復何異哉

若以教人持戒為異如百丈建立許多威儀禮法凡行住坐臥靡不周該而悉備較之達磨直指人心之旨得非異乎或謂自安眾以來其叢林禮法不可使一日無也殊不知戒律乃叢林禮法之根本未有絕其根本而枝葉自能存者嗟乎道體喪而戒力消戒力消則叢林之禮法失矣安得天下人心復存乎道我於今日而以戒示人者何異之有此皆先師誠諦之語偶因所問不覺打開布袋饒饒若此識者毋以我為好辯云

或問佛菩薩皆具神通此神通還屬修證否

幻曰神通亦屬修證亦不屬修證也天神通者是諸佛菩薩於久遠劫中純以四無量心六波羅蜜及種種善行之所熏習而然也言屬修證者苟不因如上種種熏習則不具也言不屬修證者當知佛菩薩所行諸波羅蜜及眾善功德等非為求具神通而然乃其大悲熏心本已願行之當然者使佛菩薩苟有一念欲求神通則當頭被此一念障住縱盡修諸善行等皆成有漏之因安得具此自在解脫變化之神通耶或未曾契證諸佛心宗及種種無作願行而至自餘二乘小果及外道等亦各有神通變化非神通也乃幻力變現皆有作思惟成就實顯異惑眾之生滅因也天佛菩薩大悲熏心無作願力所現之神通殊勝與法性平等雖於一毛孔現出百千光明百千莊嚴具充塞法界隨其欲樂皆獲滿足而佛菩薩解脫心中不見有具是神通者亦不見有現是神通者亦不見有依是神通而獲受用滿足者何以知之蓋神通與法



性平等然法性無一異自他能所分別之差則知神通亦爾也或謂佛菩薩神通不可謂之全不屬修證若果不屬修證則凡夫緣何不有耶

幻曰凡夫於法性之神通亦未嘗不具而凡夫及異類皆昧畧而不自知也但凡夫闕於無作願行諸波羅蜜所證之威德莊嚴之神通耳前不云乎佛菩薩以大悲熏心而然非為求神通設也請以喻明之世有造十大惡業不思懺悔之眾生此人命終由業力故直入地獄受種種苦此人政當造業時但為迷妄入心恣情而作決不曾有一念謂我業熟時決入地獄也蓋地獄無自性亦無實法乃由自己妄業之所致爾當知佛菩薩解脫神通亦無自性亦無實法寔由戒定慧諸波羅蜜等成熟之所致爾復何疑哉

或問西天二十七祖皆有神通洎達磨亦有神通自達磨已降何以不具神通中間或聞一人半人亦不多見

幻曰聞西天外道皆具有作思惟變化神力佛燈初傳將照明世間非具神通者不能攝彼外道蓋西天皆化佛化菩薩應身為祖以傳命燈故達磨謂是觀音應身自達磨已降中間或有一人半人亦具神通者乃聖賢間世而起助揚宗教耳其不具者惟以悟佛心宗為本蓋佛心宗乃百千三昧神通之正因也安有果報不自因而著者凡真實悟心之士或偶生神異則當念遣除決不肯滯此為奇也苟以為奇則失本心矣且悟者尚爾況未悟耶今之學者不求正悟而妄興一念神通三昧之心乃外道眷屬永背正因必矣或有人謂神通亦有傳受至東土恐致顯異之譏故不傳此說不惟自惑又且惑人豈至理也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一之中

校訛

(二十四葉十七行)輒(誤作轍從南改正)

音釋

孜

(即移切勤也)

槩

(博陌切木名)

餒

(奴罪切飢也)

鎌鍤

(鎌力鹽切鍤也鍤楚洽切鍤也)

鶉

(常倫切)

睚

(五懈切)

蹲

(徂尊切踞也)

耨

(乃豆切耘也)

靠

(苦到切)

掐

(苦洽切爪掐也)

咬嚼

(咬五巧切齧也嚼在爵切咀也)

擎

(普蔑切猶拋也)

衽

(汝鳩切衣襟也)

槽廠

(槽昨勞切廠昌兩切)

詬

(許遘切詈也)

塵

(之乳切糜屬尾能生風)

猯

(五稽切狻猊也)

蠹

(亡侯切蟲名也)

儕

(士皆切行輩也)

髀

(郎果切赤體也)

顱

(落胡切首骨)

贅

(之芮切餘也)

燔

(附袁切爇也)

藩

(甫煩切樊籬也)

掣

(昌列切挽也)

掀

(許言切)

聞

(武巾切東南越)

擻掇

(擻七官切掇丁括切)

諳

(烏含切悉也)

襲

(似入切因也承也)

饒

(女交切)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一之下

叅學門人北庭慈寂 進

### 山房夜話下

或者以所知為問曰僕嘗積學半生凡佛祖言教漁獵殆盡每臨文對卷未嘗無所知獨不能剪情縛於見聞之初乾識浪於愛憎之表者何也

幻曰子槩言所知而不能擇其至者有靈知焉有真知焉有妄知焉夫靈知之謂道真知之謂悟妄知之謂解言所知則一也謂靈謂真謂妄則日刳相倍矣學者不揣其理泛於所知妄生執著引起是非不惟汨喪道源而亦沉埋自己

如裴公謂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此言靈知之知此知於聖凡迷悟無所間然心體本具了無加損者也

如華嚴謂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如圓覺謂知是空華即無輪轉又云知幻即離不作方便等此言真知端

從悟入苟非迷雲豁開斬絕見量不動神情如久忘忽記當念解脫立處皆真自餘決不可偶然也又圓覺謂眾生為解礙菩薩未離覺又云末世眾生希望成道無令求悟惟益多聞增長我見等此皆痛指依通妄知之謂也其妄知者雖深窮至理洞徹性源使終日肆懸河之辯即其所辯而與之俱迷政不待辯後而迷也

故迦文於雪山示其悟跡末後於百萬眾前拈一枝華顯其悟理已而諸祖門庭其設施雖萬不同皆近之如火聚觸之如太阿聞之如雷霆飲之如蠱毒至若語默動靜了無縫罅與人作蹊徑者良有以也

然宗門中尚不許向悟處墮跟乃非之為法塵斥之為見刺必欲其兩忘迷悟混入靈源而後已

或未至此則以其所知動形諸妄如瞽者執炬而復晝行不惟無益於明使久不擲去將見火其所執之手矣余亦昧真知者而不能逃妄知之責因其致問故說此以自警

或問塵勞二字世所共稱不識塵勞以何為因以何為義

幻曰以迷妄為因以染污為義謂迷妄者以迷自心故不達一切法無自性謂無自性者性本空寂無知見故以不達無自性而引起妄情認一切法為實有既墮有海則其取舍順逆之念皆自我起順之則愛逆之則憎愛則取受憎則捨離展轉遷流順愛生喜逆愛生怒微細微細潛伏識田騰躍不定起滅無時徇情膠擾逐念紛飛染而六凡淨而四聖雖悟迷有間謂塵勞則等也何則本來清淨真實性中亘古迄今不容別有一法為增為減為得為失彌滿充塞周徧含攝廓徹靈明了無住相眾生未悟動逐境緣但涉所依皆塵勞相無問聖凡咸遭污染矣夫塵勞者能傷戒體能濁定源能昏慧鏡能潤貪根能資恚焰能長癡雲能開惡道能閉善門能助業緣能消道力使盡說塵勞之過無有窮已今之學人槩言動作施為皆是塵勞直欲置身於一物不侵之域或少

事役其情微務干其慮謂消道力必欲掉臂徑去不肯回顧其志亦苦矣而返墮迷中之倍人不可與之論道也何則蓋不能返照塵勞所起乃根於迷妄非出於事務也若出於事務則飢不當食寒不當衣居不當屋廬行不當道路審如是則死無日矣其必當然則不思所食之穀出於耕鋤所掛之衣出於機杼所居之屋廬出於營繕所履之道路出於開闢使各各俱不涉事而歷務則資身之具何所從而得耶復不思即今行道之身本來無有皆自父母養育之塵勞而生撫抱之塵勞而長又不思從上佛祖道大德備之人未有不食不衣不居不履者以其廓悟圓滿清淨之自心充塞法界中不容他一剎那間轉八萬塵勞為八萬佛事故永嘉云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為觀自在安有了悟自心之外別見有一法為塵勞耶是故華嚴會上諸善知識皆借此塵勞為行菩薩道修菩薩行以至莊嚴佛淨土之一種要門當知離塵勞無六度捨塵勞無四心虛塵勞無聖賢盡塵勞無解脫蓋塵勞是三世佛祖十方開士無邊善知識一切戒定慧恒沙善功德之胎孕苟不有塵勞則聖賢事業無出生之理嗟乎學者不了此義妄生欣厭無乃將塵勞去塵勞轉增迷悶而已聖人哀之故楞嚴有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斯言豈欺人哉安得人人於此遠契聖心即塵勞為妙用者哉使以百千功行欲洗滌塵勞聖人尚訶之為妄作然洗滌塵勞尚遭訶斥矧乎心塵壅塞不求正悟遽以一切無礙而為口實者非欺罔自心而何

或問子之道譽頗為人所喜胡不徇時緣坐一剎隨力闡化以張佛祖建立之心且靜退小節苟執之不返其能免為法中之罪人耶

幻曰自嬰不虞之譽日聞斯言然所以無愧於此心者有解焉使其果有為人之道擬全高節固守而不為則法中罪人無可逃者使其實無為人之道乃欲乘時網名背理而強為之不識罪

人之名可免乎不可免乎或不可免則較之固守不為之罪亦倍矣頗知此理故不敢冒為也嘗默究之住持之要有三種力庶幾無敗事一道力二緣力三智力道力體也緣力智力用也有其體而缺其用尚可為之但化權不周事儀不備耳使其道體既虧縱有百千神異苟欲資之益不相稱雖緣智奚為哉或體用併缺冒焉為之使無因果固不足論使有因果寧不慊然于中乎余於佛祖之道缺於悟證尋常形之語言毫楮者特信解耳思古人得旨後復不懼危亡三二十年置身爐鞴之側尚欲屏其悟跡蕩其證理然後入真入俗不見一法當情則其通身如利劍如古鏡無停機無剩語儼臨千羣萬眾之上不知為尊不知為榮具如是體裁或遭人天推出庶幾無忝斯豈情見未脫者所能假借耶原夫悟證之跡或未盡洗則其能所之見動輒紛然謂能所者皆情見也且悟證之跡尚不容存於心何況信解純是情見其於至道之體愈親而愈疎益近而益遠且自未能會乎道安有能使人會道之理哉以此礙之不能自遣故不敢妄尸大牀稱弘道之師也客曰審如是說古今列刹相望其握麈柄者代不乏人豈皆真不失其體用者乎

幻曰子問甚詳爾不聞各各三昧各各不知既不之知欲竊議其可否無乃益余之過耶客於是相視一笑

或問僕半生跡寄空寂之場而情馳聲利之域方責造物之不我助偶有以住持之名見任喜而從之自負此名字而來返不若未負之為安也何則百務之通塞羣情之喜怒咸萃於吾方寸或少有不周於思慮則禍辱不旋踵而集豈從上佛祖果如是耶

幻曰爾不思受名之初乃受責之始也天下之名未嘗孤起而忽生蓋由實而致名名之與實猶影之隨形也猶衣之出於帛縷也猶飯之本乎米粟也所云責者求實之謂也如稱影之名必求其形之實言衣食之名必求其粟帛之實當其初負住持之名

必先自責其持任正因令法久住之實有無也苟無其實則不異離形而論影捨粟帛而議衣食言說愈多而實效愈遠矣心機愈密而大用愈乖矣攀緣愈熾而正因愈廢矣使亟棄之猶有可禦之方或流而忘返則不至泥犁不已也且名者何物也而競尚之蓋非尚名也乃所以有我也以有我故而生愛見愛見莫甚於名故名於五欲居其一也欲潛乎心隱微難見遇緣而動萬夫莫能敵千聖莫能制雖斧鋸在前鼎鑊在後將不暇顧又何畏夫因果哉然名之至美者聖賢也道德也其次則功利也又其次則技能也由是欺聖賢以網之駕道德以要之專技能以奪之竊功利以據之美名根於心妄識馳於念至若舉措言動惟名是務至於論其名之實則掉頭弗之顧也雖營營終日逆知其何所為而不敗哉間有報緣適爾偶中所求使美名加於百世而不衰一旦報緣忽盡即前日之名乃今日之辱也名愈多而辱愈甚故知罔實之名乃取敗取辱之具也原夫聖人洞窺理底存實于中惟恐斯須或忘之也是故於無量劫專求至道乃破生死魔而返靈源之實也精修六度普運四心乃興大慈而啟大悲之實也三百餘會半滿偏圓乃觀根應病利生接物之實也末後手拈一花衣付飲光乃以心印心以器傳器之實也至若百千勝行恒沙功德靡有一法不自實際理地中流出是謂純一真實無所為於內無所慕於外無所矜於己無所待於人惟勇健不息履實踐真之正念為當然也以其誠實之行具足圓滿則調御師天人尊優曇華光明藏種種嘉號種種美名曾不約而至矣

使聖人瞥興一毫念慮有所慕其名於外縱滿百千萬億恒沙數劫堅修眾善不惟美名之不遂將見逐妄之譏不可逃也

古人惟患實之不存不患名之不至蓋知實乃名之招也故天下古今未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所云住持之實何實也遠稟先佛之教體近持諸祖之化權內存自己之真誠外起人天之傾



信不以賢而使進之不以愚而使退之不以順而愛不以逆而憎以平等慈與物無間皆所謂代佛揚化據位稱師之實也

苟力有所不逮當退而養之晦而藏之決不可苟也或欲假一毫方便以資其實猶螢光之助太陽也

聖人惟知實之可踐踐實之外復何念於名耶譬如積聚粟帛之多則衣食之名曾不待求而自至矣

自有叢林已來其住持之美名若懸的也其抱聰俊負才能者咸以筆舌辯利之矢得而射之或不顧其實皆自中其矢耳豈能中夫的哉然化門之翕張法道之隆替名乎實乎蓋不能外於此矣

或有以進退為問

幻曰寄四大浮囊於三界海中眇若太倉之一粟其驟進勇退雖日千萬里何利害云乎哉良由人情好惡不等進亦是非退亦是非人不能遠鑑至理動為是非所惑一進一退惟任妄情卒無所主聖賢獨不然其進必以道則思所以濟人其退必以道則思所以補過其於進退之頃雖百折挫而浩然無憂較之卒無所主者何如哉其或干榮冒寵孳孳為一己之謀者進則與業會退則為情轉是非之跡動輒紛然因果之招凜然莫隱道人於進退寧容無擇焉

或問公與私對私則喻矣公之為義何如

幻曰我何人也輒敢妄議之竊嘗聞之古人謂公之一言乃佛祖聖賢之本心也至大至明凜乎獨立而天地莫能掩鬼神莫能窺也

揀而辨之有至公焉有大公焉有小公焉至公者道也大公者教也小公者物務也昔迦文老人夜覩明星唱言奇哉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於此發明聖凡同稟其靈俾傳之無窮乃至公之道浚源於此也已而三百餘會隨機任器設教殊塗文字語言

浩如山海乃大公之教張本於此也及其化被五天光流震旦僧園資具徧在寰區此小公物務之所從生也非道無以發其教非教無以任其物務非物務無以暢其道是三者更相成而互相資蓋均出乎佛祖聖賢本心之公也且天普覆而地普擎海普涵而春普育亦已至矣未若吾公之普又至也

何則語其道則圓裏三界洞貫十虛無一含靈而不與同證者也語其教則三乘十地之階梯萬行六度之品級大張宏設不使一眾生不得其門而入也語其物務則崇門大殿之開闢廣堂密室之容受雖一飯亦必考鐘伐鼓以警其幽顯俾之均沾而悉被也

人之所以不至佛祖聖賢之域者蓋不存乎公也苟不存乎公靜則蘊乎憂思動則涉乎禍辱窮則滯於下愚達則長其罪惡已而三塗六趣纏縛萬生卒未有自釋之理良由此心之不存乎公也如離婁困踣於暗室之底負千里神光不能睹其分寸是以聖人教化不得不啟之也

故安樂人之所趨而不知致安樂者公也福慧人之所尚而不知資福慧者公也聖賢人之所仰而不知達聖賢者公也佛祖人之所親而不知契佛祖者亦公也

公也者與本心而無一毫少間也以故聖人指至公之道以明其心設大公之教以照其心任小公之物務以正其心惟心與公異名而同體者也然公之為理不可苟也不可強也無作為也離種種情偽是一直之道也惟至真至實之心能契之少涉念慮則不公矣故聖賢操之履之趨之向之未嘗違越其絲髮凡縱心舉念不假思惟渾然至公不期昭顯而顯矣

世之罔其公者非罔其公乃自欺其心爾苟知心之不可欺自然動則與公合其明靜則與公合其照以至通教道而持物務舉不失其公矣所云

公者人或終身無所知而昧之則亦無如之何也間有知之而故背之返張至公之道以網其名假大公之教以濫其位竊小公之物務以濟其欲深沉重溺而罔思所以效之者又不止於自欺也昔朝有欲改某寺為倉一僧力拒不從因聞于王王授劔與使者曰今再拒則斬之如不畏死則與免尋而使者諭旨僧笑而引頸曰為佛法死實甘飴之彼當引頸之際了無畏怯豈苟而強之也蓋一出於真誠推原其心豈直為僧園物務之小公深有意於教道者也隋太守堯君素下令以諸僧登城固守敢諫者斬時有沙門道遜歷階披陳而拒之君素直視遜曰此僧膽氣如是壯耶遂免此為大公之教遽抵鋒冒刃不懼死亡又豈苟而強之也東山演祖書畧曰今夏諸莊旱損我總不憂室中舉箇狗子無佛性話無一人會得此誠可憂原其所志於至公之道拳拳翼戴不敢斯須忽忘之也然諸莊旱損而言不憂者非不憂也以物務之小者較之於至道則物務可畧其憂也僧園物務本於興教傳道而建立使教之不振道之不傳雖飛樓湧殿餘金剩粟充塞大千不惟無補於公適足以為教道之累也公之存亡係於法道之隆替可不慎乎可不慎乎

或有以威為問

幻曰威之於天下有二所謂二者有道德之威有權勢之威道德之威出於天權勢之威出於人出於天者服其心出於人者服其形耳

然服其心之威不特威之閩內使風行萬里之外亦威之又不止威之於今日將聲傳百世之下亦威之矣何以知其然如古之道德淳全者今人挹其遺風仰其餘烈莫不意消心醉而況承顏接辭於當日而不畏敬者乎彼服人心之威一出於至誠蓋自然之理不容毫髮念慮加於其間也夫道德之威人心感服固無疑矣使聖賢苟擅其道德而必於服人則人豈服之哉

且道德之美聖賢尚不得專擅以服人而世之昧者捨道德而附權勢自不知其危猶磬磬終日尤人之不我服何其謬哉然權勢之威縱能服人之形亦頃刻耳反面則不威矣其能威之於身後耶不特不能威之於身後人將結恨於懷欲追其威服之跡以報之則其為禍未易量也故知前日之威鮮有不為後日之禍幸吾儕遠稟四無量心之大訓於西域聖人之後威權之柄宜終身不預焉

或曰聞規正天下之心莫善於賞罰匪恩莫賞匪威莫罰予於世道固遠矣其僧園資具或任人之不職欲不威之可乎幻曰昭昭因果實臨爾躬聖賢垂範誰敢易也使威之而不悛將如之何當歸求其道德可也未見道德在躬至誠浹洽於內外而人不之信從也安用威為且海內之威無日不在而肆暴習惡者莫之少畏豈其威果不及之耶苟道德之不充而靡思退養惟務持威柄以臨人者不禍於今將引其禍於身後者必矣聞者畏之

或問吾法須外護然後可行乃有佛法付囑國王大臣之說

幻曰事說則可也理說則未知其可何則隋珠絕類人將忘重溟之險以求之卞璧無瑕世將輕連城之價以易之理固然也使吾衣底之珠不具懷中之玉枵然雖卑言屈體狎近於人則人將遠之又安肯輕連城以易之忘重溟以求之者乎故佛祖以道德自任夷險一致身世兩忘曾何意於求外護也以道德不能自掩則王臣乃傾誠以待之世之昧者不顧己之道德為如何必欲干榮冒寵奔走權門而稱外護或不遂所欲則怨嗟之聲形於言鬱勃之氣浮於貌不至禍辱不已也豈抱道之器合如是哉

或問僧園物務有所缺漏而忘身補之可乎

幻曰有藥必聚於良醫之門無貨不投於巨商之肆樹將茂而鳥集池既成而月來昔雪山大沙門棄萬乘尊榮受六年飢凍視大千世界不翅一漚之輕曾何有為於世耶及萬德功圓之日

則眾寶樓閣諸莊嚴具周帀圍繞雖滅度二千年遺風餘烈充塞海宇是謂出乎爾者返乎爾者也聞菩薩成就世間或不具足不責彼之不我助惟精修六度廣布四心化機圓熟而諸施者持以奉獻或蒙領納則踴躍歡喜自利利他均名解脫是僧伽藍成就福田者也今之苾芻於所為處動背至理惟務惡求如片地之不獲或多財以壓之或重勢以臨之或構罪以恐之或挾術以勝之雖成就於一時皆煩惱業根豈福田利益者哉競以千年常住一朝僧之說為張本殊不思千年常住苟非定慧資熏自他兼利必何所從而得耶或罔其所自是猶捨池而招明月棄樹以集眾鳥理豈然哉理豈然哉

或問說法之儀式必須雨花堂須彌座為然乎否耶

幻曰謂儀式則然也謂說法則豈其然哉夫法無定相說亦無定相其揮白塵拂播搖唇吻者事相之說也

如吾佛不起菩提座不出那伽定不動廣長舌不見一法相而熾然常說又豈待四十九年三百餘會為說邪如諸菩薩能捨難捨以布施為說法能持難持以戒律為說法能受難受以忍辱為說法乃至修六波羅蜜四無量心皆說法也如觀世音三十二應處至若天龍鬼神人非人等即其所現是說法時更不待別有所言也

如從上諸祖之擎叉輓毬提油舞筭隔江招手立雪安心豎空拳於草廬疊雙趺於巖穴撼木鐸於紫陌紅塵之隙放絲綸於白蘋黃葦之濱打地叩舷張弓面壁孤峯獨宿狹路相逢得牛還馬而道出平常喚瓮作鐘而意居言外千途萬轍玉振金聲豈必皆雨花堂須彌座為然也

心同乎道雖形影相弔於巖穴草萊之下未嘗不是儼臨大眾播揚宗教之時苟不同乎道雖榮披上服尊據大牀問若雲興

酬如瓶瀉口舌相勝惟益高心媚悅世情鈎引時習謂之說法利生代佛揚化甚非余所知也

或問古人得旨之後或孤峯獨宿或垂手入廛或兼擅化權或單提正令或子籌盈室或不遇一人或泯絕無聞或聲喧宇宙或親嬰世難或身染沉痾雖同趨少室之門而各蹈世間之路者何也

幻曰言乎同者同悟達磨直指之真實自心也言乎異者異於各稟三世之虛幻緣業也

以報緣觀之非樂寂而孤峯獨宿也非愛鬧而入廛垂手也擅化權而非涉異也提正令而非專門也雖弟子滿門非苟合也雖形影相弔非絕物也其畢世無聞非尚隱也其聲喧宇宙非構顯也至若榮枯禍福一本乎報緣以金剛正眼視之特不翅飛埃之過目耳安能動其愛憎取捨之念哉所以龍門謂報緣虛幻豈可強為演祖謂萬般存此道一味信前緣苟不有至理鑑之則不能無惑於世相之浮沉也

或問據師位者代佛揚化本於得人以續慧命今五宗之嗣惟濟北而下血脉不斷餘皆絕嗣者豈授受之際失於囑累耶抑夤緣之使然耶

幻曰聖人之道雖隱顯隨時亦由定分耳其時代之延促人物之盛衰化權之隆替雖一毫不能加損於其間昔吾祖未離西乾已受般若多羅預識此其可驗矣當青原南嶽未著之時其五家已有定分矣當五家方盛之頃其脩短之數安得無定分焉特彼此昧畧而不自知也或謂臨濟道出常情為人痛切機圓語活其煅煉人物速如反掌以故家聲久遠不墜自餘反是宜乎不永於世也此說不惟誣謗先哲臆斷是非亦乃昧天理之甚者然近代之據師位者不思等心垂化令法久住往往急於求嗣效閭巷庸俗之所為以勢利相傾名位相誘物欲相勝情妄相欺似此雖

數千百傳繩繩不墜何有益於理哉豈惟無益實害之至也故月堂有日中灌瓜之喻石室有鑽腋插羽之譏具在典章不知何所圖而弗之顧也

如古之雲門得法於陳尊宿而宿使其終嗣雪峯叢林迨今尊之又如慈受謁佛鑑於蔣山室中有奇遇欲易其所嗣鑑終却之叢林尤歸美焉但恐我之道不能廣被於人使異其所嗣亦何憾焉譬如分東家之燈而照西室但取其破幽燭暗為美又安庸責彼昧吾燈之自來也耶

或問楞嚴經云我滅度後菩薩阿羅漢於末法中現種種形與其同事終不自言我真菩薩真阿羅漢泄佛密因輕言末學惟除命終陰有遺付覩今之據師位者於人天前稱說悟由或學者之未信則伸之以誓似違古佛之誠言增後人之妄習莫知其可否

幻曰此說其來有漸矣如五燈編諸祖之本傳必先載其領悟之緣當其悟之之頃如久忘忽記如啞子得夢惟己自知非第二人境界是謂自證三昧使其絕口不言安有問野鴨吹布毛見桃花聞畫角之說乎蓋此說之露亦有由也或因師詰問或遇事指陳或末後表證無偏或當時遮掩不及惡聲流布豈得已哉其中亦多有不形所悟者既預祖燈寧無證據蓋覆藏深密不欲顯露而然也

其真有所得者雖未嘗以悟之一言掛之唇齒其如山含玉而草木華滋淵抱珠而波瀾澄瑩自然之理也本色宗匠但據己所得與人決擇政不必引己悟因以求其信亦不必生心動念巧設機緣移換當人折困來學但一一隨力展布學者或不加信惟任之而已苟縱生滅則失正受也審如是則悟之之理其可秘乎其可泄乎

或問禪者臨終坐脫或不能者不知平昔以何所守而然

幻曰無所守也此多係緣業不可苟也夫悟心之士情消境寂見謝執忘初不以此為介其或臨終不嬰疾苦及諸障難則了了分明超然獨脫因行掉臂復何為哉且世有不學道修行之人亦間有坐脫者乃至傾動敬心光揚末後此非報緣而何

凡學道之士不力窮心要預思末後不能獨脫恐人譏誚而孜孜以此為重者則有一種外魔乘其所重而入令汝預知時節作種種奇特殊不知為魔所著流入三途何益於理間有真實悟心之士臨終或中毒或遇難或久嬰異疾至若四體莫支一語莫吐而其平昔道力不能奪者但只堅持正念以待其盡未嘗不與至理契合也臨此之際或自照世間不破或為生人以言激忤或強生一念欲如之若何則利害不小也

宗門中有尊宿指期坐脫體香襲人飛走哀鳴草木衰落火光散彩舍利流輝至若種種神異不測之事聳動四眾者此皆世世生生住善知識位中以定慧資熏其勝因不昧感斯異報亦非尊宿著意而然或地位中菩薩來展化權現斯勝相非一生叅學能如是也係乎報緣之說盡矣

或問諸方說法無義路與人尋討乃活語也子所說者皆實法繫人無乃死語乎

余曰爾擬於諸方活語中活而不肯向死語中死其亦俊矣爾如肯向死語下死去久之死中忽自活將見不勝其活矣

夜話至此林雞忽鳴東方漸白余乃睡去客亦忘言少頃睡覺思終夜所談竟不記一字偶童子〔(冰-水+丨)\*夕〕之毫楮出以示余因怒而麾之曰余無是語此所謂叢林粥飯氣也宜屏諸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一之下

音釋

汨



(古忽切沒也)

縫罅

(縫馮貢切衣會也罅虛訝切孔隙也)

朶

(丁果切)

慊

(苦簞切不足也)

韠

(蒲拜切吹火韋囊也)

翕

(許及切合也)

浚

(私潤切深也)

踣

(蒲北切仆也)

飴

(達兼切甘也)

瞀

(五勞切眾口愁貌)

悛

(此緣切改也)

枵

(許驕切虛也)

吻

(武粉切口唇邊曰吻)

讖

(楚譖切言將來之驗也)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二之上

叅學門人北庭慈寂 進

### 信心銘闢義解上

聞夫少林不立文字直指之道方二傳而至璨大師師作信心銘五百八十四字得非遽變乃祖之風而為文字流布耶或謂不然是欲顯示其直指之道俾後之學者具正信而破邪惑也謂信者何信其廣大心體與諸佛平等無間必欲其自信而入不假修證一入信位決定不退轉也故此銘與不立文字之說並驅於千古之下而不相悖者益信大師立言之至荷法之誠也嗟今學者膠於義解不能廓悟神心洞見源底以資正信返以是銘為引證談柄之張本其金屑入眼之喻不能無及於吾大師也余因繫影于舟凡兩句下申之以語偈不敢炫耀見聞仰攀勝軌誠欲闢義解顯正悟曉同志勵自己也其有傍不甘者則余罪過當何以釋諸故以信心銘闢義解標其名焉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

神光烜赫萬靈罔測踞羣象之深淵啟重玄之大宅臨濟用金剛王發雷轟霆震之令望影尤難德山遣木上座奮風馳電走之威追蹤莫及陶形鑄象不居其有功負海擎山似覺其無力黃面漢四十九年有手只好拏空白拈賊千七百箇有口惟堪掛壁最見成難委悉擬向當陽指似伊早是門前起荊棘

祖師道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義解者謂此兩句乃一篇之要綱一銘之本旨然信之一言全該悟證非信行之信也如法華之諸子於會權入實之際作信解品以述其懷吾祖目之曰至道唯佛證之曰菩提眾生昧之曰無明教中彰之為本覺皆一心之異名也至若徧該名相涉入色空異轍殊途千條萬目豈乖優劣靡

隔悟迷莫不由斯而著如趙州之栢樹子楊岐之金剛圈密菴之破沙盆東山之鐵酸餡異端並起邪法難扶則知至道之話行矣該通事理融貫古今說箇無難早成剩語然聖凡染淨極目全真揀擇情生迥乖至體是謂唯嫌揀擇也下文雖殊悉稟其意

闢曰依稀相似彷彿不同且至道二字任你意解謂無難之旨須相應始得自非心開神悟妙契冥符迥絕見知超出言象者望無難之旨不翅天淵於根境相對差別互陳不能當處解脫擬將箇無難不揀擇底道理存乎胷臆又豈止於認賊為子矣故於此不能忘言偈曰

至道不應嫌揀擇      莫言揀擇墮凡情  
快須擲瞎娘生眼      白日挑燈讀此銘

但莫憎愛洞然明白

直非松曲非棘通非虛空塞非牆壁無孔鐵鎚當面擲直還松曲還棘通還虛空塞還牆壁依然野水連天碧昨夜南海波斯捉著西天正賊待到天明點火看却是東村王大伯

祖師道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義解者謂厭生死慕涅槃是憎愛捨煩惱趣菩提是憎愛你但於一切聖凡法中不得存毫髮欣厭之情則此心自然明白矣

闢曰咄直饒你一切不欣厭坐斷王人公殊不知只箇不欣厭底已涉憎愛了也苟非親見祖師立地處與麼註解當得西來意麼偈曰

似地普擎天普蓋      如燈俱照日俱臨  
擬於明白中蹲坐      脚下不知泥水深

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有定據無準則拈空塞空以的破的買石得雲饒六祖道不會移花兼蝶至達磨道不識只遮兩路葛藤引起叅天荊棘休荊棘海神不貴夜明珠滿把撮來當面擲

祖師道毫釐有差天地懸隔義解者謂我此廣大法門雖曰  
悟迷無間你若愛憎揀擇之情毫釐不盡則霄壤相去不勝其遠  
矣

闢曰與麼商量似則似矣是則未是何則直饒你一一無差  
塵塵合道也出他天地懸隔不得偈曰

說箇無差共有差      俱成捏目起狂花  
天懸地隔同今古      擬涉毫釐事似麻

欲得現前莫存順逆

兩不雙一不隻放去非離拈來非即楊岐十載鑄就金圈少  
室九年覷破鐵壁古佛未生時月印千江大塊已鑿時風清八極  
道順不順謂逆何逆掛角羚羊喫鐵鞭秤鎚捏出黃金汁

祖師道欲得現前莫存順逆一等義解者謂祖師到此話作  
兩橛何則此事本來現前教誰欲得教中謂正性無不通順逆皆  
方便於此若教莫存却成斷滅去也不然蓋祖師曲為初心方便  
委示似美食不中飽人餐也

闢曰低聲低聲祖師在你脚下縱饒一踏粉碎更叅三十年  
偈曰

欲得現前徒逐妄      不存順逆更乖真  
香塗刀割忘分別      亦是空王眼上塵

違順相爭是為心病

是病非心是心非病莫將有漏箴籬喚作舀溪杓柄非離身  
非即身毘耶厥疾轉深日面佛月面佛馬祖沉痾愈盛情塵未盡  
處使甘露亦殺人鍼芥相投時用砒霜能活命自從海上競傳方  
無孔鐵鎚生異證

祖師道違順相爭是為心病義解者謂生死無常是心病見  
聞覺知是心病叅禪學道是心病成佛作祖是心病會須兩忘違

順雙泯聖凡萬慮俱捐一道空寂不假萬金神藥所謂心病者自然無地可寄矣

闢曰吁祖庭秋晚佛法下衰抱病之流滔滔皆是無怪其然似此知解入心執藥成病者使耆婆再世遇斯等人亦無所施其巧矣偈曰

順違相爭心生病      違順俱忘病在心

今古死人常繼踵      謾傳盧扁有神鍼

不識玄旨徒勞念靜

盡大地是熱鐵輪盡大地是大圓鏡狸奴白牯今本不迷彌勒釋迦昔亦何證白雲淡蕩兮非卷非舒明月去來兮何動何靜聚塵沙於法界之圈陷法界於太虛之窠只如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殞時如何蟪蛄吞却須彌盧胡孫驚出那伽定

祖師道不識玄旨徒勞念靜義解者謂玄旨即至道異名同體若不識得豈特念靜任伊歷恒河沙劫萬種修證心外求法只益自勞此吾祖之不許也

闢曰玄旨如金剛利劍不識固是喪身失命識得亦不免傷鋒犯手且有何方便能免此過偈曰

玄旨是誰親識得      釋迦彌勒尚茫然

為憐滯寂沉空者      獨宿孤峯是幾年

圓同太虛無欠無餘

本無欠剩却有乘除莊周配萬物為馬龍門喚十方作驢依倚還共轍彷彿不同途有水易招空界月無心難獲夜明珠

祖師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叢林商量道此心在聖不加增在凡不加減如太虛之圓各各具足

闢曰遮箇說話脚跨諸方者坐席未溫箇箇築一肚皮惟資談柄耳及至偶嬰一毫利害則較得失之念紛然交接要教圓同

太虛噬臍何及當知此事須還妙悟悟後豈更有第二境為對為待耶偈曰

螭蜃巢結瘦蚊眉      直與鯤鵬接翅飛  
若謂太虛無少欠      依前開眼陷重圍

良由取捨所以不如

薦福莫趙州無雪峯放出南山鰲鼻雲門打殺東海鯉魚興  
化赴村齋向古廟裏驪卒風暴雨閃霞燒木佛却教院主墮眉鬚  
疑殺人間幾丈夫

祖師道良由取捨所以不如義解者謂此心既如太虛之圓  
無相不具一切皆如你於染淨法中瞥生取捨則不如也

闢曰若是真正本色叅學上士見此等說話底人便與劈面  
唾不為性燥蓋像龍不足致兩故也偈曰

取既非如捨不如      是牛誰敢喚為驢  
大千沙界金剛體      也是重栽額下鬚

莫逐有緣勿住空忍

萬物芸芸萬靈蠢蠢離相離名有誰不稟因甚麼少室分皮  
分髓臨濟立主立賓引得兒孫草裏輓祖師道莫逐有緣勿住空  
忍義解者謂二俱虛幻擬心執著取捨紛然一念不生常居中道  
可為解脫道人

闢曰錯待汝知是解脫已落虛幻了也若是真實悟心之士  
有緣空忍豈在解脫之外哉偈曰

有緣莫逐還成易      空忍教他勿住難  
難易兩頭俱斬斷      祖庭依舊不相干

一種平懷泯然自盡

不動道場無生法忍皓月照窓扉清風屈屏枕有佛處不得  
住鐵    燈心無佛處急走過花鋪蜀錦三千里外摘楊花十方虛  
空盡消殞易商量難定準海底泥牛喫鐵鞭百草頭邊風凜凜

祖師道一種平懷泯然自盡義解者謂取捨之情既盡聖凡  
知見無依自然一切處平常一切處泯然滅

闢曰白日青天莫寐語好即今眼見色耳聞聲喚甚麼作平  
懷不平懷偈曰

泯然盡處事無涯      百草頭邊正眼開

生死涅槃俱捏碎      不知何處著平懷

止動歸止止更彌動

曲談名相勞直說無繁重曲說且止如何是直說張三喫鐵  
棒李四忍疼痛活人入棺材死人成隊送觀音失却神通反被兒  
童戲弄直說且止曲說又作麼生覺花須向性天栽佛種宜將心  
地種

祖師道止動歸止止更彌動一種義學沙門謂真心湛然常  
住不動無始流轉皆由妄見且動既妄動止亦妄止以妄止妄猶  
抱薪救焚祇益其熾矣引擎法師謂尋夫不動之作豈釋動以求  
靜必求靜於諸動必求靜於諸動故雖動而常靜不釋動以求靜  
故雖靜而不離動審如是則動無動相靜無靜相如教中謂動靜  
二相了然不生者蓋了知動靜皆是妄緣羣妄既消二相亦遣矣

闢曰咄動是銀山靜是鐵壁或未曾一捏粉碎要教他二相  
不生萬里崖州未為遠在偈曰

火焰差容蚊蚋泊      劒鋒寧許赤身挨

少林堂奧無門限      把手相牽孰肯來

惟滯兩邊寧知一種

左轉右旋西沒東涌突出無孔鐵鎚打破上牢漆桶無位真  
人把須彌盧一擲直得虛空藏菩薩向十字街頭合掌告言伏惟  
珍重為甚麼如此

祖師道惟滯兩邊寧知一種義解者謂兩邊是動靜二相一  
種是覲體無差乃釋上二句之辭也當知動靜二邊妄則俱妄真



則全真安有二致者哉闢曰低聲低聲休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  
因為說偈曰

是一種兮非一種 是非情盡若為知

休將雪裏莓苔石 喚作溪邊白鷺鷥

一種不通兩處失功

指鹿為馬喚瓮作鐘從來將錯就錯不礙拏空塞空破蒲團  
三箇五箇撫掌大笑折拄杖七尺八尺滿面春風掃除佛祖病陵  
滅少林宗爐鞴年深火政紅

祖師道一種不通兩處失功一等杜撰禪和道遮兩句是結  
前引後之辭也謂結前則顯示一種之真理謂引後則深責空有  
之妄緣也

闢曰若真實是箇衲僧說一種說兩處句句歸宗拍拍是令  
如其不爾說箇一種早落窠臼了也況兩處乎偈曰

一種由來無地著 二邊何處立功勛

老婆只為頻叮囑 累及渾家落見聞

遣有沒有從空背空

頭正尾正心空眼空驀面道著狹路相逢趙州栢樹子紅塵  
截斷一溪水東山鐵酸餡碧落衝開千尺松大象不遊於兔徑師  
王安肯媚狐蹤

祖師道遣有沒有從空背空有等循言逐句者謂有乃妄有  
由遣之而故沒空本自空欲從之而故背有是空家之有空是有  
家之空空得有而故彰有得空而乃顯以其彰故空全是有以其  
顯故有全是空互融互攝而不差相在相入而無損由是而知遣  
之從之得非徇妄者乎

闢曰咬人師子安肯與逐塊韓盧並轍依文解義曾逐塊之  
不若也欲望其哮吼返擲其可得乎偈曰

只為桃符釘得高 鬼神白日把門敲

何如三尺茅簷下      雲月溪山伴寂寥

多言多慮轉不相應

似水入水如鏡照鏡洗得法塵結成見病三世諸佛無家可歸歷代祖師何道可證為憐沒眼巡官要與空王筭命夜深翻轉卦盤看一片虛明冷相映所以道多言多慮轉不相應

義解者謂言多去道轉遠又云神心洞照聖默為宗又引達磨道外絕諸緣內心無喘外絕諸緣則忘其言內心無喘則絕其慮矣

闢曰你與麼引證了還相應也未若果未則言語云乎哉偈曰

因言顯道道忘言      忘到無言亦妄傳

脫畧是非言象外      虛空無口解談禪

絕言絕慮無處不通

道吾舞筭石鞏張弓西河師子長沙太蟲且當時極有餘態到今朝尚播遺風逗到祖師門下直教竄跡潛蹤何以如此豈不見道簸箕量米升渾別熨斗煎茶銚不同所以云絕言絕慮無處不通或者依文解義道絕言則言語道斷絕慮則心行處滅言語道斷則寂而照心行處滅則照而寂到此如來禪祖師禪可以一串穿過又有古人教伊休去歇去口邊醯生舌上草出等語得非是理乎

闢曰與麼和會大似置堅氷於烈火之上多見其不知量也若果如其說則那討祖師來偈曰

絕慮絕言同木偶      何時成佛永嘉非

聲前未領通玄旨      拈起毛端隔鐵圍

歸根得旨隨照失宗

與麼與麼指西作東不與麼不與麼認有為空與麼中不與麼似網兜風不與麼中却與麼濕紙將來      大蟲何以如此豈不

見道歸根得旨隨照失宗一等人巧生卜度道絕言絕慮是歸根無處不通是得旨你若作歸根得旨會又却隨照失宗矣然根本無歸旨亦非得不了此意妄自認執是謂隨照苟存照之之跡則佛祖心宗不勝其失矣

闢曰果有此說那苟或如是則喚將從上佛祖來喫閻羅大王鐵棒何則為他歸根得旨來偈曰

隨照歸根事一同 不須特地展家風

偷心未向機前死 得旨何曾異失宗

須臾返照勝却前空

見到行到宗通說通揭露人天眼自剖開佛祖心胷却物逐物似異非異殺人活人謂同不同總與一齊生按下海門夜半日頭紅

祖師道須臾返照勝却前空一等強說道理者謂以明暗色空消歸自己者是名返照當知空不自空因心故空有不自有因心故有離心無空離心無有眾生違背自心妄見空有而欲從之却之俱名顛倒

闢曰錯下名言少林門下覓心了不可得誰是顛倒者偈曰

本來非照何勞照 說甚須臾與久長

但見一期超象外 不知二子共亡羊

前空轉變皆由妄見

古廟香爐一條白練直下超死越生總是落他方便從來不信自心迷却言佛法無靈驗有靈驗立地便成佛入地獄如箭

祖師道前空轉變皆由妄見義解者謂有是妄空亦是妄空有從緣變易無定欲得離妄二俱排遣

闢曰出遣則任伊遣殊不知只箇所遣之妄能遣之心俱不離妄苟不能與遣俱遣要脫他妄緣未有休日在且有何方便與遣俱遣偈曰

空何有變變非空      莫把山河著眼中  
水底波斯吹石火      金烏飛上海門東

不用求真惟須息見

豎起生鐵脊梁橫按倚天長劒閑忙靜鬧門頭總與打成一片既精專復勇健將謂成佛作祖不隔一塵撞著三祖大師輕輕向伊道不用求真惟須息見好好看方便一等義學之者謂見有六十二種法數具陳不出斷常二見為主求真落斷見逐妄墮常見楞嚴謂言妄顯諸真妄真同二妄猶非真非真云何見所見但能離一切見全體即真不用求也

闢曰是則固是且祖師道惟須息見且見作麼生息苟有息之之理展轉成見矣偈曰

著意求真真復隱      盡情息見見還生  
當門雖不栽荊棘      自是無人有路行

二見不住慎勿追尋

鍼頭削鐵佛面剝金謂無則一塵不隔謂有則千聖難尋天曉不露夜半平沉絕對待離古今舉世盡知湖海闊出門方覺水泥深

祖師道二見不住慎勿追尋義解者謂既不住妄又不住真和箇不住亦不住正與麼時繁興大用舉必全真更不假離此別尋也

闢曰噫如此等相似語言那箇無一肚半肚只是要近傍他祖師未得在偈曰

法法本來無所住      於無所住絕追尋  
陽烏昨夜沉西嶺      今日依然上曉林

纔有是非紛然失心

根非利鈍道無淺深有一句子非古非今構不著底宴坐大  
圓鏡智構得著底深入邪見稠林彌勒釋迦自知無分狸奴白牯  
忍俊不禁夜騎鐵馬沉滄海摸得陳年穴鼻鍼

祖師道纔有是非紛然失心叢林往往道盡十方世界是沙  
門自己十方世界是古佛法身所以云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  
也無是者也無非者一一皆是妙明心中流出

闢曰如此等說話叢林喚作平實商量又喚作轉身句子莫  
不引斯二句為證古今之下不知污染幾多淨白田地故本色道  
流斥之為雜毒訶之為狐涎莫有不甘其魔魅者麼急須吐却偈  
曰

說有是非無是非      重門高啟待誰歸  
叅天荊棘橫官路      那箇行人不掛衣

二田一有一亦莫守

日上月下天長地久惟有周金剛不事事白棒橫拖沿路走  
有問祖師西來若不劈脊便撻便言合取狗口引得森羅萬象笑  
眼豁開阿呵呵笑須三十年後

祖師道二由一有一亦莫守義解者謂纔徇二即昧一纔守  
一即生二當知二是真妄一是自心真妄之二既除自心之一無  
住可謂解脫大道也

闢曰此等語言記憶在懷謂之叅學使德山有棒未到你喫  
閻羅老子手中鐵棒少你一分不得在偈曰

一法併教伊莫守      不知莫守未為貧  
何如醉臥花叢上      亂把黃金擲向人

一心不生萬法無咎

蘇州有常州有六六三十六七七四十九菴主豎起拳頭百  
丈展開兩手更兼千七百箇飯袋子弄出鬼面神頭蝦跳何曾出  
得斗

祖師道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義解者引他經論道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諸法不自生諸法不自滅皆自一心所變一心不生諸法常住所以古人謂鐵牛不怕師子吼恰似木人見花鳥之說政類乎此

闢曰然則然矣只如永嘉道誰無念誰無生若實無生無不生喚取機關木人問求佛施功早晚成似乎返是且不生底是無不生底是試定當看偈曰

萬法本來無過咎 一心何更有生緣

叮嚀固是婆心切 牧笛難教合管絃

無咎無法不生不心

太華山非險滄溟海不深盧仝月蝕詩有何難讀伯牙太古曲殺有知音惟有東山暗號子〔(冰-水+丨)\*夕〕來無縫罅放云卒難尋攪擾幾多伶俐客摩裊擦袴到于今

祖師道無咎無法不生不心義解者謂此二句返上二句而言謂無咎則萬法自消不生則一心自寂法消心寂至道之體冲然不待得而得矣

闢曰昔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也州云洗鉢盂去此僧悟去且道此僧當時悟無咎耶悟無法耶悟不生耶悟不心耶試定當看偈曰

法法只因無咎咎 心心多為不生生

寒猿夜哭巫山月 客路元來不可行

能隨境滅境逐能沉

以一重去一重路遙知馬力不以一重去一重歲久見人心兩重公案已展不縮三千里外誰是知音自從立雪人歸後幾片春雲 翠岑

祖師道能隨境滅境逐能沉義解者遽引永嘉道境非智而不了智非境而不生智生了境而生境了智生而了當知能是一

心境是諸法能即智之異名境即法之別號境滅則能了之心亦滅心空則所現之境亦沉相即相在互攝互融初無間斷其不了者目之曰迷

闢曰據如所說謂之了可乎不惟不了如飢食鹽重增其渴耳偈曰

共知光影因燈現      咸謂波濤仗水興  
燈滅水沉波影盡      政堪門外喫烏藤

境由能境能由境能

一大藏教陳年故紙千七百則腐爛葛藤不翅止啼黃葉何殊日下孤燈拈過了也又是一層脫賺人間幾箇僧

祖師道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有箇依語生解漢道境不自境因能故境能不自能由境故能能仗境而生境托能而起當知生而不生心外無法起而非起法外無心祖師到此將一心萬法丸作箇蜜果子只要伊笑談一嚥

闢曰因逆問之曰子曾嚥得也未如其未然世間還有嚥得者麼他日異時吞鐵丸有分在偈曰

因能生所所生能      能所俱忘生不生  
老蚌吸乾鯨海水      珊瑚枝上月三更

欲知兩段元是一空

空而不空兔角杖撐破銀山鐵壁不空而空龜毛拂展開明月清風洞山麻三斤黏皮綴骨雲門乾屎橛滯殼迷封衲僧面前放過不可祖師門下再犯難容常教肚裏如鍼刺拋向洪波白浪中

祖師道欲知兩段元是一空義解者商量道兩段即指前之心法所言一空非太虛頑然之空非小乘斷滅之空乃靈覺無相之真空耳此空是諸佛之源萬靈之母無聲無臭昭昭於羣象之前不有不無朗朗於諸塵之表者是也

闢曰是空不應有知既知不應名空苟未曾與祖師握手親到真空之海言語云乎哉偈曰

夢中鑊得黃金藏 又跨青鸞上寶臺

盡夜喜歡無著處 天明只落得場歎

一空同兩齊含萬象

一句無私萬靈同仰遠拍祖肩清機歷掌大顛打首座聚雪埋金興化罰維那揚聲止響惟有石敢當長年整歲向百眾人前出一頭今古無人解稱賞

祖師道一空同兩齊含萬象義解者卜度道心不異法是一空同兩法不異心是齊含萬象所以古云見色便見心無色心不現又教中謂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故祖師發明於此

闢曰講經則許你講要見祖師意何異鄭州出曹門偈曰

一不成單兩不雙 夜深寒月印長江

無邊宇宙光吞盡 又引梅花上矮窓

不見精羸寧有偏黨

禪名關教名綱撈攆三有眾生及第心空標榜撞著箇沒意智漢掣其橈解其紐萬目要張不張百夫欲掌不掌無心道者合如斯豈是人前呈伎倆所以道不見精羸寧有偏黨

義解者謂心法既空能所俱泯則生佛體同悟迷一致故引息心銘謂何貴何賤何辱何榮何得何失何重何輕一道虛寂萬物齊平之語為證

闢曰然證也證得相似其如證得太殺相似返不相似矣且如何是不相似處試定當看偈曰

一喝迅雷難掩耳 蟪蛄負海入蚊眉

泥猪癩狗齊開眼 三世如來總不知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二之上



## 校訛

(七十二葉第一行)窠(誤作窮從南改正)

(七十八葉第三行)呵呵(誤作訶訶從南改正)

## 音釋

烜

(況遠切烜赫光明也)

轟

(虎橫切雷聲)

餒

(下斬切)

擗

(則各切刺也)

覷

(七慮切伺視也)

鍼

(職深切)

殞

(于敏切沒也)

螭螟

(螭即消切螟莫經切螭螟蟲名)

槩

(普擊切)

搯

(古獲切批打也)

鞏

(居悚切)

簸

(補過切簸箕揚米器)

熨

(於勿切熨斗也)

醭

(普木切白醭)

撻

(力侯切挑也)

仝

(音同切人名)

蝕

(乘力切日月虧曰蝕)

擦

(音察揩也)

賺

(直陷切市物失實也)

蚌

(步項切蛤屬)

撐

(丑庚切拄也)

綴

(陟衛切■綴也)

鑷

(居縛切鉏也)

猷

(五來切癡也)

矮

(鴉蟹切短也)

伎倆

(伎渠綺切倆良蔣切)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二之中

叅學門人北庭慈寂 進

### 信心銘闢義解中

大道體寬無易無難

竊得衣盂入手解道非風幡動金襴外別有何物倒却門前  
刹竿遮兩箇漢無事討事瞞人自瞞本來無縫罅空鑿不相干還  
相委麼一回相見一回老一度風來一度寒

祖師道太道體寬無易無難義解者道本來箇事包日月含  
虛空佛祖不知名大地載不起如天普蓋如地普擎各各圓成人  
人具足又何難易之可容言哉其所難易者在人不在法也肯信  
自心是佛即易不信自心是佛即難

闢曰余則異乎所聞肯信自心是佛即難不信自心是佛即  
易且道利害在甚麼處此說且止只如龐居士道難難十石油麻  
樹上攤龐婆云易易百草頭上祖師意靈照謂也不難也不易飢  
來喫飯困來睡遮裏定奪得他三箇舌頭長短其難易可一笑而  
領矣其或不爾縱饒你隨語生解說箇無易無難正是瞎驢趁太  
隊轉脚則無路可行矣偈曰

攤麻樹上困來睡      祖意惟言百草頭

二箇一般無眼孔      扶籬摸壁幾時休

小見狐疑轉急轉遲

轉自己入山河鐵牛沉巨浸轉山河歸自己老象溺深泥自  
己山河一齊拈却諸方爐鞴無可設施有設施不異空拳嚇小兒

祖師道小見狐疑轉急轉遲義解者道一切眾生自空劫已前與三世諸佛同成正覺初無少欠此心不了返墮愚迷而不知覺是故諸佛祖百千方便道之策之使之悟入所以云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乃為此也但是學人不信自心是佛而欲心外別求故斥之為小見當知此心本具說箇疾得成菩提已成剩語何遲速之有耶

闢曰然則即今喚甚麼作佛如指點不出病在於何偈曰

天豈容伊坐井窺      盡其見量總成疑

翻身跳出虛空外      剔起眉毛已是遲

執之失度必入邪路

山無重數水無重數善財於彈指聲中見慈氏尊樓閣又無重數無位真人路見不平以拄杖攔空一畫十萬八千一齊捏聚却回首高聲唱言芳草萋萋鸚鵡洲晴川歷歷漢陽樹何以如此豈不見祖師道執之失度必入邪路

近代有等據師位者見人說看古人話做工夫孜孜不捨寸陰克究己事者便遽引此二句斥之謂之執之失度乃云佛法那有遮箇事一切見成何不領取特地做死模樣作麼

闢曰說得也是但不究其源殊不知祖師責其悟後之執豈不見佛眼云有一等人騎驢覓驢又有一等人識得驢了不肯下驢正言此等執其悟理未能忘念外存所悟之法內記能悟之心古人斥乏為法塵非之為見刺故藥山謂纔有所重便成窠臼皆是責其執悟理者使悟理不忘謂實有此事見法不圓成外道所計然迷而求悟則易已悟欲忘則難儻不遇真正導師盲枷瞎棒深錐痛劊卒莫之自己也你還甘此說麼偈曰

執心未盡花常贅      結使還除果不遙

只就從前邪路上      等閑回首赤條條

放之自然體無去住

向上機末後句八字打開兩手分付得便行梅花枝上月  
三更提得便去醉跨紫鸞迎曉霧不作佛法商量不作世諦流布  
畢竟如何不見祖師道放之自然體無去住

義解者謂執心既遣自然任運騰騰無拘無絆動若行雲止  
如谷神既無心於彼此寧有分於去住乎圓覺謂居一切時不起  
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  
實亦差近矣凡聖情盡體露真常迥絕妄緣即如如佛

闢曰相罵饒你潑水若是祖師意饒你和一大藏教吐出只  
成業識茫茫偈曰

見聞知覺盡皆捐	本不期然却自然
君入西秦我東魯	頂門誰不戴青天

任性合道道遙絕惱

裴相國捧佛請為安名唐莊宗向中原獲得一寶君不為萬  
乘尊榮之所移臣不為百揆機務之所撓林下衲子足 大方形  
棲物表長年累歲坐在無事甲中因甚麼返不能如是之却好且  
道以何為礙歲歲彫枯般若林年年增長無明草

祖師道任性合道道遙絕惱義解者謂心空及第之士性不  
待任而任道不待合而合道遙如出岫之雲絕惱若行空之月大  
圓鏡中有誰不爾

闢曰子不聞佛印元和尚云未悟者難與言已悟之境如生  
盲之人與之言天日之清明彼雖聽而不可辨也或未能撒雙手  
於懸崖之下便以任性合道之說為證如飢說食之喻豈誣人哉  
偈曰

任他法性自周流	轉見心王病不瘳
更欲逍遙求合道	鐵鞭三百未輕酬

繫念乖真昏沉不好

一大藏教是箇切脚丈六金身成一莖草大雄一喝三日聾  
仰山傾出一桹桹且此等說話是瓦礫是珍寶你若道是句也掃  
非句也掃正是渾侖吞箇棗

祖師道繫念乖真昏沉不好義解者引教中云心不繫道亦  
不結業是為得道人也或引德山毫釐繫念三途業因之說為證  
又云體道之士纔有纖毫凡聖悟迷之情繫于念慮則為凡聖悟  
迷之見所昏直須一物不干懷萬緣俱蕩盡始可合他古人見處

闢曰莫謗古人好古人向你道繫念乖真只箇一物不干懷  
已是繫念了也偈曰

繫念乖真真不乖	昏沉不好好何來
上牢漆桶連箍脫	戴角披毛人禍胎

不好勞神何用踈親

趙州勘破了也水銀無假雲門話墮了也阿魏無真叅禪不  
靈驗觸處昧元神眼中藏見刺耳裏翳聞塵咄果有如是事那只  
向伊道舉眸天外看誰是出頭人

祖師道不好勞神何用踈親義解者謂由繫念便乖真既乖  
真即勞神以勞神必踈親當知繫念乃踈親之因踈親即繫念之  
果祖師說箇何用噬臍何及哉

闢曰遮一絡索大似依樣畫貓兒大槩畫得也相似雖死鼠  
不能捕而況活者乎苟不真箇向命根下一刀兩段徒資其話柄  
耳偈曰

既知不好復勞神	役盡精神愈不親
何似三家村裏漢	飽噉高臥契天真

欲趣一乘勿惡六塵

眼為光明法身耳為音聲法身鼻乃莊嚴香法身舌即清淨  
味法身身名普覺法身意號了知法身總具六千功德成就一切

種智只如四大分解百骸潰散之頃六根悉歸變滅且法身向甚處安著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

祖師道欲趣一乘勿惡六塵義解者謂一乘即自心之異名六塵根識十八界乃自心之別號安有趣一乘而惡六塵是猶愛手足而忘肩背也當知悟此心則六塵即一乘迷此心則一乘皆六塵裴相國謂背之則凡順之則聖又楞嚴謂阿難汝欲識知俱生無明使汝輪轉生死結根惟汝六根更無他物汝復欲知無上菩提令汝速證安樂解脫寂靜妙常亦汝六根更非他物

闢曰和會得也相似你還知一乘是妄六塵是謗捨此二途還免得妄與謗也無偈曰

色聲香味與觸法	六處從來契一乘
取捨之情猶未瞥	又於平地起稜層

六塵不惡還同正覺

主人翁諾諾諾有路不行無繩自縛謂六塵即是徹底乖真謂六塵即非還成大錯錯不錯一莖草現黃金軀倒騎萬里冲霄鶴

祖師道六塵不惡還同正覺義解者謂也無六塵也無正覺總只是箇妙明心地喚作六塵也得喚作正覺也得你若於此妙明心地有所不了喚作六塵也不了喚作正覺也不了別有甚麼事只箇了不了引得他佛祖口嘮舌沸分出許多優劣都是自不丈夫而使之然也

闢曰昔有一秀才因累舉不第乃焚棄筆硯作一篇歸田詩譏誚功名如涕唾及至明年開選依前走在場屋中可與作是說者併按偈曰

不惡六塵同正覺	少林堂奧隔天涯
會須伸出擎空手	佛與眾生一窖埋
智者無為愚人自縛	

移嶽盈壑續鳧截鶴莊周自謂說得盛水不漏點檢將來政  
是較短量長自生卜度惟有木上座也無好也無惡也無是也無  
錯通身只麼黑[甌-瓦+皮]皴長年靠在繩牀角

祖師道智者無為愚人自縛義解者謂智不自智由悟而智  
愚不自愚因迷而愚智者悟自心心悟本無為愚人迷自心心迷  
還自縛當知悟者之無為雖天地鬼神莫能使之為迷者之自縛  
雖千聖萬賢莫能釋其縛惟智與愚悉由心變豈外物使之然乎

闢曰但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何則須知無為即自縛自縛  
即無為若謂果有二途則蹉過祖師遠矣偈曰

愚人自縛還須解	智者無為縛殺人
寸刃不施俱截斷	為憐平地喪天真

法無異法妄自愛著

通身是病通身是藥擬議不來當面諱却藥即是病病即是  
藥太虛空裏筋斗易翻青州做領布衫難著也無病也無藥森羅  
萬象鐵渾侖楊岐驢子三隻脚

祖師道法無異法妄自愛著義解者謂青青翠竹盡是真如  
鬱鬱黃花無非般若盡微塵法界海內所有聲色於中覓一同相  
不可得覓一異相亦不可得離此同異俱不可得嗟乎不了此者  
著佛被佛礙著法被法礙且著佛法尚且遭其室礙降此以往又  
何愛著而不室礙者哉

闢曰法若有異法愛著則有異法既無異法愛著亦無異因  
甚麼却道妄自愛著遮裏看祖師不破前說皆戲論耳偈曰

法無異致體還同	同體如何展化功
少室九年惟面壁	不知將底播真風

將心用心豈非大錯



心心心難摸索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偏說圓分半分滿詮  
註不成末上拈一枝花正是將心用心難免人道箇豈非大錯到  
此既是事不獲已且將箇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與伊遮蓋却

義解者道你要成佛是將心用心要作祖是將心用心乃至  
要超生死住涅槃證菩提斷煩惱等總不出箇將心用心

闢曰雖然也只得一半當知心體廣大不可限量直下如  
大火聚嬰之則燒觸之則燎縱饒你不要成佛作祖等亦出他箇  
將心用心不得偈曰

即佛是心心是佛      擬承當處早乖踈

飲光眉向花前展      平地無端起範模

迷生寂亂悟無好惡

迷時迷悟底諾悟時悟迷底諾迷悟兩俱忘打破靈龜殼龜  
殼既破迷悟亦空且道遮兩箇諾向甚處安著打瓦與敲甌一任  
伊卜度

祖師道迷生寂亂悟無好惡義解者謂真寂體中一切不留  
楞嚴謂無漏真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以其未悟此理面前不見  
寂便見亂不見動便見靜不知動也是迷亂也是迷靜也是迷寂  
也是迷乃至見自己立地成佛亦是迷能了此迷心當處解脫則  
一天真一明妙既不見亂亦不知寂二邊捨離中道不立安  
有好惡之情復為障為礙者哉

闢曰此說差近矣且道迷從何來悟從何起遮裏知得來處  
起處不待遣迷只箇悟底亦無地可寄矣如其不爾且把迷底悟  
底取性分別究竟惟增見病耳偈曰

古今天地誰曾悟      無悟何曾更有迷

翻憶溫州老真覺      無端一宿憩曹溪

一切二邊良由斟酌

開口道著動步踏著一切總見成不信且行脚待伊行到路途窮雲水空布衫穿草鞋薄那時驀鼻拽回頭始信從來自擔閣

祖師道一切二邊良由斟酌或有箇杜撰巡官注解道纔見有亂便見有寂當知亂不自亂因寂故亂寂不自寂因亂故寂由是諸法紛然未有不相對相待而起所云斟酌二字便是最初謂揀擇之說差近也以其揀擇之識未消則於寂亂等二邊動成斟酌之念以其未遣則一切不得不二矣

闢曰然則斟酌之念有何方便而遣苟或不知此方便則爾所說亦未嘗不由斟酌而生偈曰

二邊不用頻斟酌      一道齊平亦妄傳

覲體未超言象外      見同佛祖政堪憐

夢幻空花何勞把捉

烏龜殼空索索鐵秤鎚實曝曝惟有木上座不受人穿鑿朝騎陝府牛暮跨揚州鶴有時白日走歸家敲打虛空自酬酢還鄉一曲聲未消天岸雲飛星斗落

祖師道夢幻空花何勞把捉義解者引教中道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又引永嘉道放四大莫把捉寂滅性中隨飲啄諸行無常一切空即是如來大圓覺便乃肆情所緣任意所作至若毀犯禁戒破壞律儀一以此二語為證

闢曰但不知正當肆情任意放逸自恣之時果見諸緣境如夢幻空花也無若也見是空花則不應馳逐胷中微存一念攀緣馳逐之心則不得為夢幻空花矣當知成佛作祖亦是夢幻空花自此已降又何往而非夢幻哉更須知道只箇不勞把捉之說早是墮他夢幻了也此事若不親證實到只欲隨語生解非愚而何偈曰

雪山午夜觀星處      業鏡臺前照影時

一種做成顛倒夢      不知誰是得便宜

得失是非一時放却

雪峯輓木毬普化搖鐵鐸雖曰大用大機究竟還成造作爭  
似無生國裏王太博也不善也不惡取性飽食高眠任意逍遙快  
樂有人來叩祖師禪但教問取黃旛綽

祖師道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義解者道一法界中也無得者  
也無失者也無是者也無非者良由妄情瞥起異見橫生於無得  
失中熾然得失於無是非處紛然是非所以祖師教伊一時放却  
已是傷鋒犯手平地風波你還知本來既無放箇甚麼若曰有可  
放之理則得失是非向甚處安著

闢曰咄說有可放也合喫棒說無可放也合喫棒何則為你  
脫他得失是非未得在偈曰

兩手撒開無一事      是非得失盡皆捐

擬將遮箇超生死      脚下騰蛇正繞纏

眼若不睡諸夢自除

長年屈膝坐竟日觜盧都兩眼掛空壁莫知何所圖叩已而  
叅半疑半信閱古人話似有似無逗到年窮歲盡翻成緣木求魚  
何似從空都潑撒滿懷突出夜明珠

祖師道眼若不睡諸夢自除義解者謂此二句是前喻後合  
如人大張兩目歷歷不昧則昏住自遣既不昏住安有夢緣

闢曰若作喻說則可使其不作喻祖師亦合喫棒何則且開  
眼何曾不是夢來偈曰

金剛正眼何曾睡      大夢須知沒覺時

寄語祖師門下客      休將鶴唳當鶯啼

心若不異萬法一如

道人行處如火消水衲僧面前似水消火拈却兩重水炭放  
他凡聖同途無手道士畫神符瞎眼闍黎讀梵書更有一般堪信  
處螭蜃吞却洞庭湖

祖師道心若不異萬法一如義解者謂萬法本如由心乃異譬如山不自高心異故高水不自深心異故深此心異則千差競起萬別橫生項背俱身視之不殊楚越弟兄同氣目之何啻天淵以其異故至近之情尚爾欲其混聖凡齊物我一自他等憎愛其可得乎教中亦云未達境惟心起種種分別類羣盲之摸象猶廣客之疑蛇於無同異中熾然同異何當揭開翳眼之膜剪空亂意之絲融法界歸此心如鏡照鏡轉山河入自己似空合空到此諸緣寂爾萬慮悄然二見不生一法印定可謂遠符祖令深契佛心者

闢曰此說且止即今明暗通塞壞空成住諸境縱然且喚甚麼作不異底心直下指點不出或有箇道任他諸法前陳我但一以此不異之理照之吁審如是則不勝其異矣偈曰

心不異兮同萬法      空拳惟把小兒欺  
擬教依樣描將去      脫賺平人沒了時

一如體玄兀爾忘緣

禪禪禪離言詮釋迦老子未得一半達磨大師猶欠八千臨濟喝得口破德山棒得手穿一一從頭點檢殊覺地遠天懸近前類撥波求火退後若掘地覓天不前不後求相應更著重叅三十年

祖師道一如體玄兀爾忘緣義解者謂一如之體玄之又玄非因緣而有非自然而成離四句絕百非雖佛眼莫窺聖心罔測擲大千於方外卷法界於毫端一空一切空不加宰割一有一切有豈用栽培塵沙不得喻其多毫髮不可方其少可謂忘緣絕待一如之玄體也

闢曰說也說得近你若蘊此說於方寸要與一如玄體相應正不異抱火於懷求其不燒偈曰

一如如外更何如      重疊溪山隱故廬

睡到三竿紅日上    笑看潘閭倒騎驢

萬法齊觀歸復自然

佛法不遺方寸禪道豈離中邊你若起心求覓又還十萬八千有何三要也沒三玄通身無影像觀體離言詮道人安用求相應今古何曾不現前

祖師道萬法齊觀歸復自然義解者引他教家謂隨緣故真如是萬法不變故萬法是真如又云更無心外法能與心為緣皆是自心生還與心為相此說似祖師萬法齊觀之理不相遠矣或云謂齊觀亦是不揀擇底影子苟存揀擇則不能齊觀矣

闢曰引證則不無且日上月下夜暗晝明煥然不可混作麼生說箇齊觀底道理離却語言請露箇消息來偈曰

萬法如何類得齊    那堪歸復自然時

知音自是從來少    徒把黃金鑄子期

泯其所以不可方比

殿裏底牆外底打車打牛豎拳豎指雪峯輓三箇木毬玄沙封三張白紙靈山說性說心少室分皮分髓曹洞列五位君臣漁仰會一門父子吟哦滿目青山指點門前湖水放行光蔽五夫捏住風馳萬里聲前不許停機句外豈容插觜咄總是開眼尿牀燒香引鬼何以祖師道泯其所以不可方比義解者謂般若經以一百喻喻般若他經中以一百喻喻解脫或又以一百喻喻菩提心具在典章安有不可方比之理當知般若解脫菩提則可喻使去却一切名相與一心俱泯正與麼時還立得箇甚麼喻子或者謂古人道鷺鷥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花不似他此說豈非不可方比者乎

闢曰你擬向白雪蘆花中覓不翅認溫州橋皮作火偈曰

方之兔角長三尺    比較龜毛短一分

却有一般渾廝稱    眼睛難見耳難聞

止動無動動止無止

萬車同轍萬事同理萬器同金萬波同水萬象森羅完全是  
你你若不信多買草鞋向釋迦達磨肚裏走百千遭却來依舊從  
頭起

祖師道止動無動動止無止義解者謂祖師老婆心切將箇  
止動二邊輓作一團與伊說破與肇法師即靜而動即動而靜之  
旨大率同途亦是萬法齊觀之旨趣豈特動止然蓋一切境緣亦  
皆如故即止是動落花還是春風送即動是止堅冰有口全歸水  
達人大觀本無差昧者由斯顛倒起

闢曰且置是說只如亦不作動亦不作止正與麼時還有商  
量分也無速道速道偈曰

動時塵起靜水生      把手相牽入火坑

象體自來無蓋覆      苦哉顛倒是羣盲

兩既不成一何有爾

佛海有涯禪河無底尺水丈波源源不已馬大師教龐居士  
一口吸盡西江法眼道是曹源一滴水更兼船子釣盡煙波帶累  
他許由來洗從前是非耳大浸稽天瀾漫萬里當時不解塞其源  
至今平地波濤起

祖師道兩既不成一何有爾義解者道是無非不是非無是  
不非纔見有是先存其非纔見有非先存其是所以單是不立獨  
非不存非乃是之根是乃非之本至若真妄悟迷等與之同然且  
是非之兩既去中道之一何存祖師到此可謂披肝剖心老婆太  
過

闢曰然兩既不成一亦無有還有知不成無有者麼若謂無  
誰知不成無有者若謂有喚作無有得麼祖師到遮裏也只得結  
舌有分偈曰

不放春歸春自歸      園林處處綠成畦

萬紅千紫知何處 剩得一雙蝴蝶飛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二之中

校訛

(一百第二葉十四行) 自(誤作目從南改正)

音釋

攤

(他丹切布也)

剔

(他歷切挑剔也)

絆

(博幔切係也)

栲栳

(栲苦老切栳盧皓切栳栳柳器)

渾侖

(渾戶昆切侖盧昆切)

箍

(音孤以篋束物也)

嚏

(宅江切嚏也)

窖

(古孝切地藏也)

[甗-瓦+皮]皴

([甗-瓦+皮]音隣皴七旬切[甗-瓦+皮]皴皮細起也)

窒

(陟栗切塞也)

騰

(徒登切神蛇)

縱

(■恭切叢起貌)

閻

(來宕切)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二之下

叅學門人北庭慈寂 進

### 信心銘闢義解下

究竟窮極不存軌則

十尺為丈十寸為尺此說東至日出西至日沒盡塵沙國土  
內徧問諸人那箇不能委悉因甚說著祖師禪箇箇面前如鐵壁  
更有一箇最分曉底末後句不暇囊藏盡與一齊拈出是甚麼屈  
屈屈

祖師道究竟窮極不存軌則義解者謂盡十方世界所有虛  
空色象大小纖洪皆是箇自己信步行不離祖翁田地信口道總  
是古佛真詮以至抱妻罵釋迦醉酒打彌勒俱成一行三昧說甚  
麼開遮持犯等故永嘉亦云大悟不拘於小節

闢曰且住且住說也說得太殺明白只是閻羅大王要捉此  
等說底來喫鐵棒且道利害在甚麼處各自歸家點檢看偈曰

信手拈來信口談 縱橫放肆總司南

不存軌則如留念 動輒依前落二三

契心平等所作俱息

象王回顧師子返躑真不掩偽曲不藏直惟有陳如尊者長  
年宴坐松龕也惺惺也寂寂也不管你小盡二十九大盡三十夜  
來及第心空透過叅天荊棘閑於隴外豁雙眸一樹寒梅花摘索



祖師道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義解者引教中道是法平等無有高下譬如水銀墮地大者大圓小者小圓盡大地更無有一法不與自心相應者如來成道時回觀積生多劫所修行業皆如夢幻亦無作者亦無不作者所以云修習空花梵行宴坐水月道場降伏鏡裏魔軍成就夢中佛事良由此心未了於平等中見不平等以其不平等則一切所作由是而興焉

闢曰圓覺云性自平等無平等者說箇平等便合喫三十拄杖更引出許多知解轉見不平等也偈曰

罷問程途撒手歸      一菴高臥對晴暉

百千玄妙俱忘却      整日無人扣竹扉

狐疑淨盡正信調直

牛是一頭狗是一隻貓是一箇馬是一疋見火知燒見水知濕緣何一點自心箇箇昧如黑漆疑上加疑執上重增執不須疑也休執誰知萬別與千差一切聖賢從此入

祖師道狐疑淨盡正信調直義解者謂信有二種一正信二邪信信自心是佛不假外求是正信不信自心是佛起心外馳任有宏為皆名邪信當知正信亦有疑於正信中未由證得所以致疑疑念益深久遠不退忽爾洞明一念開朗是謂大疑之下必有大悟當知悟是信之果信是悟之因肇法師謂果不俱因因因成果審如是則信時即是悟時悟時不異信時祖師之銘目之曰信心正類此也當知大根器之士一聞舉起如獲舊物了然於心雖衣食可忘性命可捨欲其斯須去其正信不可得也故古云假使熱鐵輪於我頂上旋終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其正信之念果如此之堅密安有不獲親證者哉捨此則自餘邪信生疑疑之不已則倒見橫生馳逐妄緣流入無間者必矣

闢曰是則是只如信即悟悟乃混入靈源靈源既入遮箇信字向甚處安著若謂別有著處請指出看若謂別無著處則祖師亦成剩語矣偈曰

信根不正起狐疑      疑念水消信自持  
說得宛然相似了      祖庭何翅隔天涯

一切不留無可記憶

大心如天寬大智如杲日大疑如火聚大法如鐵壁臨濟盡力喝不退德山盡棒打不息深深一箇葛藤樁引蔓牽枝無了畢就中有箇漢出來道昨夜被我和根拔出了也葛藤樁子既拔在手擬向甚處安著聲前句外不知歸轉於平地添狼藉

祖師道一切不留無可記憶義解者謂心行處滅一切不留言語道斷無可記憶外無法可捨一切不留內無心可為無可記憶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是謂一切不留南臺靜坐一爐香終日凝然萬慮忘不是息心除妄想都緣無事可思量是謂無可記憶

闢曰然引證得也相似任你廣將佛祖言教引證得盛水不漏惟是記憶不勝其多矣欲得一切不留其可得哉偈曰

一切不留還有見      了無可記尚存知  
故家田地非親到      畫餅何曾療得飢

虛明自照不勞心力

為道務日損為學務日益損到見謝執妄益至填胷塞臆忽然損益兩俱忘撒手歸來面空壁池陽城裏王老師冷地令人苦相憶休相憶虛明自照非心力

祖師與麼道義解者謂彌滿清淨中不容他是謂虛驪珠獨耀桂輪孤朗是謂明既虛而明物來斯鑑自照之功不容有言遮裏加一毫心力則不得為虛明自照矣

闢曰然引喻甚當其理爾見虛空無相貌麼但未聞虛空自言我無相貌使虛空能言則不得為虛空使祖師早知此喻則駟不及舌之咎終難免矣偈曰

輪王一顆黃金印      須是當陽正受之

暗地拾來無用處      那堪穴隙去傍窺

非思量處識情難測

雪裏粉易分識即惟心墨中煤難辨惟心即識是識非心是心非識明鏡臺前別醜妍杲日光中觀黑白恁麼說話大似箇講惟識論底法師衲僧面前如何露箇消息不是心不是識夜犬吠花村春鶯啼柳陌長鯨吸乾海底波蒼龍走入無生國驚起大梵王直上色究竟天頂把虛空一擲撒下千顆驪頤珠閃閃神光射衣裊

祖師道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義解者謂識是心家之識心是識家之心此二者如水乳難辨當知識是水心是水中之乳所以教家謂鵝王擇乳寧同鴨類但是水中皆有乳惟鵝王能辨自餘水族皆莫之知喻一切識中皆具真心惟佛祖能了靈知鑑覺之謂心思惟憶持分別取捨等之謂識然識有八種六根具六第七名末那第八名阿賴耶亦名如來藏上七識為枝葉惟第八識為根本教中謂來為先鋒去為殿後悟為如來藏迷為阿賴耶此識在迷則任持無量劫來捨身受身一切善惡無記等業在悟則能任持無始時來一切菩提解脫諸智慧種此識自迷入悟轉為大圓鏡智改名不改體也即今於四大五蘊諸聖凡法中了了記憶作用分別至若見聞覺知三有紛然萬法昇沉一念起滅莫不皆依之而生所以云萬法惟識圭峯云生法本無一切惟識嗟今之學者不能向命根下一斬兩段腳跨叢林惟以聰明之資引起情識覽諸玄解記憶在心驀爾觸發不知是情識依通而然剛執此是神悟或妄認目前昭昭靈靈舉口動舌為自己而楞嚴謂棄百

千大海認一漚為全潮圓覺謂皆是六塵妄想緣氣非實心體長沙和尚謂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來認識神永嘉謂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識等乃佛乃祖靡不指陳而末法中此病益加熾盛然墮此病者亦因根本學道之志不真不正而然若是根本志決欲要與生死岸頭相應終不肯向此識情中墜跟良由最初一念只欲會禪會道會佛會法況此識如千仞鐵圍無始時來把伊圍繞又如千兵萬騎晝夜在六根門頭伺其間隙苟不具決定要了生死之志則無所往而不入之矣且祖師作信心銘誠欲展開堂奧俾後之學者脫去情識惟信自心轉步涉入儻學者一毫情識不盡使祖師此銘俱為毒藥其利害有如此者不見最初兩句道至道無難惟嫌揀擇只遮兩句將心與識判然分解煥如黑白何則謂至道無難即是指此真心唯嫌揀擇即是破此情識莫有情識不忘者見此說乃云我只不揀擇殊不知即此不揀擇早是情識作解而況步步涉有觸境生情者乎蓋祖師此銘前後之意重拈再指原其本懷特不過曲為學者揀辨其心與識耳所以云非思量處識情難測

闢曰據云惟嫌揀擇今則於一心法中指出情識是揀擇耶非揀擇耶然情之與識與一心果異耶果同耶真實道流於此不能定當要見祖師銘信心之旨不亦邈乎偈曰

非思量處情難測      學佛玄徒合共知

直下不知欠甚麼      又來開眼被人欺

真如法界無他無自

師曠無耳至神無體靈源無底達磨安得有所謂相傳之髓從前共住不知名今日相逢且非你月娟娟而萬水不沉風泠泠而木窓自啟不是心不是佛爛葛藤引蔓於空刳之前非風動非旛動死枯骸吐氣於碓坊之底靈鑑昭昭我不知雲月溪山自相委

祖師道真如法界無他無自義解者謂真如法界是一心之總名心外無別法安有自他之稱謂不特自他之不立乃至山河大地有情無情俱不可得而為有雖曰不可得而有亦不妨自他物象熾然安立何則真如法界喻金自他物象喻瓶盤釵釧當知金是實體瓶盤釵釧等器是權名以實就權則自他物象不妨安住會權歸實則惟見一真法界之至體自餘瓶盤之假名不待遣而自泯矣昧者將謂祖師不達圓融之旨宛然斷滅墮在偏空作無他無自之說茲不容不辯

闢曰辯則辯矣且真如法界中還容得此辯麼偈曰

內無自己外無他	一箇渾侖花木瓜
驀直向人人不委	依前撒土又拋沙

要急相應惟言不

性喻曰海心方以地廣涵而不逾普擎而弗墜不可得而涯岸容受十虛罔知所以邊疆貫通三際前不落後不昧野狐精完全兩枚昨日定今不定乾屎橛渾侖一塊毘耶窮眾士之辯口似鼓椎曼殊逞七佛之師舌如劒利我宗無此葛藤至理有何碑記海闊全消萬派聲嶽高頓落千峯勢

祖師道要急相應惟言不二其義解者謂祖師重費分疎首則言惟嫌揀擇其中間若一亦莫守萬法齊觀萬法一如等盡是惟言不二之意然諸佛眾生覲體不二說箇成佛早是剩語惟是要急相應似話作兩橛矣使果有箇相應不相應之理則死然成二特於此未嘗無疑

闢曰但恐此疑不真不切不深不固若然則異日此疑當有自破之時此疑若破其相應不相應之二與不二了之於機先領之於言外則知祖師恩大難酬昔毘耶老人命眾菩薩各說入不二法門各各說竟及至被眾菩薩返其所問而問之則默然不加對時文殊即伸讚歎謂真入不二法門且文殊何所見而興此讚

之之辭若將此默為不二法門則世之病瘡者亦合得不二法門  
與夫機關木偶等俱可入不二法門然默既可為不二法門則語  
亦可為不二法門以至謳歌戲笑皆名不二何乃獨讚毘耶為得  
耶遮裏親見毘耶文殊二大士鍼芥相投之旨則相應不相應之  
說亦可一笑而釋矣偈曰

祖翁門戶絕支離      石火電光猶是遲

要急相應言不二      老婆嚼飯餒嬰兒

不二皆同無不包容

祖祖心空佛佛道同心空則眾星拱北道同則萬水朝東興  
化昨日赴村齋吾道一貫德山今夜不答話公案兩重擒虎兇辨  
蛇龍不費海神些子力驅雷霆走雲霧消得龍王多少風細鍼削  
鐵壓沉大地單絲絃水浸爛虛空無把柄絕羅籠禪河自是無船  
渡隔壁何曾有路通

祖師道不二皆同無不包容一等循朱填墨之士謂法華云  
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又云一切諸佛惟一佛乘無二無三所  
云一者即妙圓明心體離修證豎該三際橫貫十虛色空明暗以  
之為源凡聖悟迷即之為本乃至盡塵沙法界見有一毫不依之  
而生者皆外道所計所以云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其不二皆  
同無不包容之說不能外於此也

闢曰審如是說一切言教已嘗具載又用他祖師西來作麼  
須知言教如趙昌之畫花其高低向背濃淡開合煥然可觀但非  
真花耳苟未能向脚跟下如斬一握絲一斬一齊斷而不二皆同  
之旨烏可以口出耳入為得哉偈曰

黃金鑄就雄雞卵      擊碎依前又鶻侖

裏許不知包甚麼      孤光長夜照乾坤

十方智者皆入此宗

至神無功至體混融如鐘在■耳畔非響非寂如春發榮枝  
上自白自紅洞山五君臣朱絲奏一畫未形之韻臨濟四照用鐵  
鞭追萬靈罔測之風玉轉珠回兮機先路活風飛雷厲兮頂門眼  
空思惟不及快便難逢差排古佛離窠臼斷送生蛇化活龍

祖師道十方智者皆入此宗義解者引華嚴云如來真境界  
其量等虛空一切眾生入其實無所入又圓覺謂諸能入者有諸  
能入非覺入故當知此宗一切眾生本來深入安有復入之理眾  
生既爾其有智者不應反有所謂入也聞永明和尚謂心真如門  
初無離在但迷者喻出悟者喻入特迷悟相間豈果有所謂出入  
哉

闢曰且止是說你還曾悟麼待你真實有箇悟處方見祖師  
言不欺矣偈曰

盡說此宗難得妙	十方智者若為論
懸崖未解拋雙手	撞入無非地獄門

宗非促延一念萬年

乾為天坤為地禪不異教陽為奇陰為偶教豈離禪只為互  
生卜度引起騰蛇繞纏一箇專一心三觀一箇擅直指單傳默如  
山隔語若天懸被箇無面目漢路見不平攔空一喝直得達磨大  
師與天台賢首吞聲飲氣垂手入廬各家自掃門前雪不把無明  
潤識田

祖師道宗非促延一念萬年義解者謂祖師指一心為宗一  
心法界中以劫為日不加促以日為劫不加延所以視一念為萬  
年轉萬年為一念不長不短非少非多豈神通使然乃法如是故

闢曰昔儒之達者以齊彭殤為妄作一死生為虛誕使其知  
有一念萬年之說猶增驚愕無他蓋真俗不同途也古人亦云談  
真則逆俗順俗則違真豈不然乎何當使其裂開俗網斬斷塵根

回觀吾祖短長相即圓常自在之機則失言之咎其可逃哉雖然且不涉短長試道一句看偈曰

剎那萬劫非延促      不把虛空較短長  
便與麼時還諦當      且歸門外錯商量

無在不在十方目前

鏡清六刮濟比三玄天龍伸瘦指菴主豎空拳有佛處不得住抹過西乾與東土無佛處急走過打著南邊動北邊一狀領過六戶悄然開門放出楊州鶴不用腰纏十萬錢

祖師道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或者以意識卜度謂心非色像道絕方隅即色像而不妨處處分身倚方隅而豈礙塵塵露影塵塵露影不離當處常湛然處處分身覓即知君不可見是謂無在不在十方目前之旨明矣

闢曰作是說者偷光望影也少伊一分不得若不能親下手剖破藩籬望他祖師無在不在之旨何異鄭州出曹門偈曰

不離當處是何物      逼塞四維含十虛  
拋向目前無蓋覆      直教覷著眼睛枯

極小同大忘絕境界

投子言壞大隨不壞墮此兩重關觸途成障礙無障礙但將兩句併作一處看便見微塵不小虛空不大見成公案絕覆藏漆桶何緣能不快

祖師道極小同大忘絕境界義解者道前云無在不在便是極小同大極大同小之標題故楞嚴謂於一毛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苟不達無在不在之旨則動為境界所囿既囿於境界則安有忘絕之理既不能忘絕境界則大者大相小者小相安能融攝於一體者哉

闢曰只如忘絕境界底人還見大小也無若謂見則未能忘絕若謂不見則去土木偶人無幾矣試道看偈曰



須彌納芥人皆委      芥納須彌佛也疑  
縱使見超情量外      刻舟求劍不勝遲

極大同小不見邊表

得得非得了了何了心地花開雪谷春性天日出冰壺曉不  
萌枝上金鳳翱翔無影樹邊玉象圍繞百丈脫野狐胎貧恨一身  
多文殊出女子定富嫌千口少但知隔山見煙誰問出門是草一  
切見成不用尋計縱饒靴裏弄鉗鎚也是門前打之繞

祖師道極大同小不見邊表一等義解者謂昔毘耶大士運  
不思議解脫神力以三萬二千師子座置之方方一丈室中室不  
加窄座不加隘然後以右手斷取妙喜世界普告大眾彼世不搖  
動此世不改變以大入小以小入大互即互融非彼非此經中欲  
說此不思議解脫神力窮劫不盡然此神力無一毫不自妙明心  
中流出或者謂我今亦嘗悟此妙明心體緣何於此神力而不克  
證有以對或者曰當知此神力本自具足不加復證其所未獲現  
前者蓋初心入道於定慧解脫之力未圓滿故雖未圓滿於本覺  
心中亦不曾失但時至自現耳雖曰時至亦不得存一念待時之  
心苟存此待時之心即落異見矣譬如初生孩子未離襁褓而欲  
其負重致遠其可得乎雖不能負重致遠而於負重致遠亦何畏  
何疑耳雖不獲其現前其真實有所悟明者聞此神力自然不驚  
不畏不惑不疑若有一毫驚畏疑惑之心存乎胸中則於此心實  
未曾真正悟明者矣近世行脚高士不求正悟惟貴言通況居師  
位者多是取順一時不肯與之深挑痛剔彼此徇妄俱不丈夫至  
使般若叢林掃地無幾嗚呼惜哉其有志者能刻苦勵行以大悟  
是期則報佛深恩莫加於此蓋吾佛亦未嘗不備言今日之弊謂  
末世眾生希望成道無令求悟惟益多聞增長我見雖二千餘載  
相去其說如示諸掌益見聖人之言不我誣矣

闢曰住住你將謂悟了便休直饒你超證不思議解脫神力  
於一剎那將毘耶老人命根一捏粉碎苟未能忘其所證坐在神  
異中政好來喫衲僧痛棒偈曰

小大悟迷俱屏跡      百千神用頓忘時  
衲僧狹路相逢處      棒折須知未放伊

有即是無無即是有

半夜子雞鳴丑石女深裁無縫衣木人痛飲菩提酒晡時申  
日入酉雪山深處象王行大火聚中師子吼十二時辰不要數盡  
三十年後有人分割無無無不無有有有何有喚作竹篋則觸不  
喚作竹篋則背弄花香滿衣你有主杖子我與你主杖子掬水月  
在手我宗不立階差何用強分妍醜一塵起三昧諸塵入正受珊  
瑚樹下鬪金雞蒼菊花間眠玉狗

祖師道有即是無無即是有其義解者謂有不自有有是無  
家之有無不自無無是有家之無有不單居無不獨立且人之言  
有者胷中先存所見之無然後乃云其有苟胷中先不存其無安  
肯於無所對中突然言有故知無不無即是有有不有即是無有  
無之理本乎一源於一源中言有則多其有言無則剩其無有無  
混融言路亦絕是謂還源之旨矣

闢曰雖然若不奮起大志泯有無之二於正悟之域其起心  
分別安有忘言之日哉偈曰

無中現有有還無      此物應難入畫圖  
笑老趙州忘管帶      強言東壁掛葫蘆

若不如此必不須守

孤山愛種梅彭澤惟栽柳一般素養高懷二處各存窠白爭  
似箇沒意智漢向無陰陽地上插一莖草直教花開煦日之前果  
熟清霜之後你等諸人終日竟夜於其間俯仰折旋還見麼見則  
切忌眼花未見不得亂走

祖師道若不如此必不須守其義解者謂此是祖師叮嚀囑累之辭謂真實要與妙精明心本覺靈源一念相應直須與如上所說一念契同苟不如是其雄談闊辯皆外道所計守之奚益哉或者謂若不如此者乃決定要人契悟其真心也必不須守者乃指其不求正悟惟泥此言說為得者之意也此說亦通

闢曰然如二說苟不能忘軀畢命誓期大成一報俄消則吾事失矣特不知學者於夢幻影中何所恃而不加鞭策者哉偈曰

有無情盡色空忘      白日青天賊獻賊  
賤比黃金貴如土      為憐無地可埋藏

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二五是十二五亦七在人領會法無固必喚眾生作諸佛體亦何差喚諸佛作眾生理不曾失忽有箇漢出來道眾生自眾生諸佛自諸佛何混濫聖凡令他釋迦老人平地受屈只向他道無始妄流轉莫不由斯執定性凡夫聖所訶千手大悲推不出

祖師道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或者引教中謂一是一切之一一切是一之一一切在一不少在一一切不多此是心法互徧一多含容非神通使然乃法理如是然此說具在典章不須廣引只益言繁無補於道當知吾祖作是銘至不二皆同無不包容處恐後之學者不達融會之理首以延促相即次以大小相即又次以有無相即今復以一多相即以無邊世界海融為不二法門廣闢於羣象之淵大啟於眾靈之府俾後學不動步而到不隔塵而入不加功而成不克念而證大慈之願既周大化之功普矣

闢曰雖然其如按圖索馬者日益繁多何當捩轉面門與祖師一齊趕退始解知恩報恩苟或未然曳尾靈龜不能無及於祖師矣偈曰

大地撮來如粒米      當陽打鼓大家看  
眼中若未除金屑      要辨玄黃也大難

但能如是何慮不畢

大心無依大化無跡大巧無作大任無力萬法全彰處光滅  
影沉一毫不露時山堆嶽積白蟻鑽開鐵佛心青蠅踏斷金牛脊  
趙州看你放不下偃溪便從遮裏入信手拈來和聲吐出豈智可  
知非識能識幾人覷著眼睛枯不是克家徒點額

祖師道但能如是何慮不畢義解者謂法華云吾今為汝保  
任此事終不虛也即祖師但能如是何慮不畢之意乃為學者保  
任之辭也其策勵勸進之誠盡見于此

闢曰雖然是伊果如是也未即應聲點首三卞已遲八刻稍  
加佇思劒去久矣偈曰

如是如是復如是      要問畢時那裏泊  
捋下重重鐵面皮      家鄉猶隔三千里

信心不二不二信心

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永嘉大師道則太殺道要  
開鑿人天眼目如隔海在何不道心非根法非塵共轉如來正法  
輪忽有箇人道永嘉道底如隔海你與麼道如海隔爭似三祖大  
師信心不二不二信心遮兩句如生鐵秤鎚要且穿鑿不破只向  
伊道低聲低聲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或者以義解祖師意謂眾生迷此心者其來久矣於一法中  
妄生分別一一分別莫不皆二且見己為自必見人為他此謂自  
他之二從此引起無量無數分別不勝其二矣豈筭數譬喻而知  
其涯量者哉故祖師老婆太過單提箇信心不二不二信心之正  
印與之當頭一印印破如網舉網無一目而不張如領提衣無一  
縷而不順迅雷起乎幽蟄杲日麗於昏衢瞽者視聵者聞窮者通  
愚者智不離夢宅遠登真覺之場匪隔幻身直證金剛之體可謂  
起死回生之神藥革凡入聖之良導至矣美矣

闢曰讚歎且止只如神悟之頃此箇不二之說還有容受處也無苟無地可容且祖師到此也合喫棒偈曰

凡聖悟迷俱不二      了知元自信心生

心非生滅誰迷悟      開眼無端入火坑

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心心非心非心心而非心非心而心提起頭拽不斷放下手卒難尋此等葛藤自二千年外起乎西土其間四七二三以至千七百箇鈍漢萬種施為勦除不盡牽枝引蔓直到于今幻出煨聖鎔凡爐鞴化成吟風嘯月叢林俄二見之蜂起資異證以交侵發藥既眾受病尤深而況雜邪外之毒無處著膏肓之鍼今日且作死馬醫去也良久云機前三點活言外一鉤沉

其義解者謂既是言語道斷此一篇銘非剩而何若曰非去來今乃知祖師面目見在

闢曰且莫謬加穿鑿取笑傍觀殊不知理本圓融道無離在言語道斷廣長舌其說熾然非去來今淨法身恒常寂爾毒藥醍醐攪成一器黃金瓦礫輒作一團用處無差拈來有準一踏到底者不留朕跡三搭不回底謾自搏量誠一代之聖師乃百世之標準敲出鳳凰髓資異饌於禪悅之門抽出師子筋絕餘響於至靈之府雖然且道祖師還肯受此等茶飯也無〔(冰-水+丨)\*夕〕起葛藤一任貶剝偈曰

熱碗晝鳴翻古調      瞎驢夜吼換新腔

語言道斷道不斷      一任傍人錯較量

非文非字無佛無心拏空塞空以毒攻毒璨大師欸案既在少林宗聲價不衰何妨讀作信心銘切忌記他元字脚黑漆桶攔空撲碎玉麒麟就地勒回揣盡古佛家私瞎却當人正眼且道靈驗在那一句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二之下

## 校訛

(第五葉十一行) 妄(當作忘)

(十二葉第五行) 烏(南作焉)

(十六葉第四行) 加(誤作如從南改正)

## 音釋

椿

(朱江切杙也)

煤

(謨杯切烟墨)

袂

(古得切衣前襟也)

確

(都內切)

兕

(詳子切似牛一角青色)

簾

(臼許切鐘鼓拊)

殤

(尸羊切未成人喪)

襁褓

(襁居仰切褓博浩切襁褓小兒繡也)

煦

(許御切日出溫也)

揜

(良薛切扞揜也)

聵

(胡對切耳聵)

勦

(子小切絕也)

腔

(驅羊切)

揣

(楚委切量度也)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三

叅學門人北庭慈寂 進

## 楞嚴徵心辯見或問

玄樞密運亘剎土而無法不周靈鑑高懸統沙界而有形莫隱有形莫隱之謂見無法不周之謂心曾無外見之心寧有離心之見類純金之鑄像猶湛水之興波舍像無以覓其金全金是像撥波何以求其水即水生波名雖異而似差體常一而無別是以世尊據玄樞之正體設問多端阿難昧靈鑑之真光指歸七處

或問阿難正當七處指陳之頃為是故指以祛末世眾生之惑耶惟復果不知而墮此迷悶耶

答不見其智不知其愚愚為發智之端智乃遣愚之本如來抱大雄之正智靈鑑昭然阿難示小乘之偏愚玄樞昧矣然而智不待遣愚而養智如來徵而無徵愚不待發智而守愚阿難答而非答乘一時之方便開萬古之圓聞者大哉阿難之慈也聞過去佛所說法要阿難悉能通記無遺於其心法固不能詳知而具委豈不能槩領也蓋憫傷末世示此愚蒙深欲曲盡如來之本懷以為後學之據耳

或問阿難七處所指皆心所不在則人皆謂之無心可乎

答心離四句當體不涉其有無道絕百非應念豈論其離在昧之則是非蜂起了之則凡聖情融然阿難指處孰曰心之不在惟是不了心源墮於偏小致使如來曲盡玄辯以攻其偏且心之為理者一切眾生各各具足況人為萬物最靈而不具心體者乎若曰無心誠為自惑

或問七處所指既偏究竟孰當為正



答象軀不隱隱歸羣士之盲空體無方方在眾人之執象不為育而故隱空豈因執而定方聖心曷有正偏偏正各因其所見耳請以喻明之如有一人曾於七處住止偶遭人問月出沒於何地首則曰月自水東出而水西沒謂昔居水國乃爾見之又云月自山頂出而山下沒曾居山中見之又云月自城頭出而城外沒昔居城中見之又或指月出沒於舟之左右樓之上下村之前後郭之東西皆其曾居而見之遂成執於胷中而智者咸不許其說當知彼所指處未嘗非月也惟是月實不於此七處出沒原其所指之謬者無他雖處處見月惟未曾仰天一見耳如阿難所指處不曰非心但未曾親自回光一照耳

或問據爾所喻則阿難所指之處而此心曷嘗不在焉

答無形之形豈眼自之可見非在而在奚蹤跡之能尋離彼離此而卓爾獨存匪中匪邊而湛然常住此一切眾生歷劫由之而不自知者然世之言大者莫越虛空塵沙法界咸為虛空之所包括如來云當知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裏又云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且虛空最大於吾妙明心中特片雲一漚耳由是而知心之體量豈凡愚所能測哉阿難示同迷惑為妄見所障指歸七處豈非棄百千大海而認一浮漚體目為全潮故如來亦不能不以此徵之其偏小之執到此昭然莫隱也

或問心體既徧於山河大地緣何離身外咸無知覺豈曰心徧而不具知覺耶

答萬竅並號扶搖莫知其有力羣幽洞燭晨曦自若其無功至理未嘗不融迷妄以之自惑耳汝謂離身不具知覺且置之勿論言身內之知覺者特不過飯之而飽衣之而煖染之則垢澡之則淨至於順喜逆嗔樂榮苦辱與夫博通事物記持古今而已汝元不思如上所緣皆似知覺而非知覺也何謂似乃因根境相對虛妄緣塵和合而有非真知覺如來之徵辯者政所以發明於此

也汝猶不悟尚復認此為知覺且汝身中咸捨此妄則何以為知覺乎或曰此身既曰亦無知覺豈可同土木耶答此身離却虛妄緣氣政同土木無殊或曰如是虛妄必從何起答亦無起處但是你一念自背真覺之體即其真覺轉為如上等虛妄緣塵或曰悟達之士寧有飯而不飽衣而不煖者乎知則亦同虛妄不知則還同土木耶答汝言不知則真覺之體安有暫時不在之理乎子不聞迷而為識悟而為智換名不換體也故經云根塵同源縛脫無二識性虛妄猶如空花何謂識認體為我執持分別之謂也何謂智了體非我離諸分別之謂也或曰悟達之者見山不曰水見僧不曰俗謂之無分別可乎答真寂體中本具靈鑑分別而與識分別異者識乃起心分別者也智乃無念分別者也或曰既云無念憑何分別答子不見世間所謂明鏡者乎鏡乃無情不具諸識安有念體而妍則現妍醜隨現醜豈曰不分別蓋其體明故洞鑒乃爾似分別而實無有能分別之念也與吾靈鑑之體何殊所以云萬竅因風而號羣幽由日而燭則風何意於號萬竅而動日何念於燭羣幽而來皆體本如然似有為而實無能為之心耳爾如體此則終日喫飯不妨言飽實無嚼破粒米之能終日著衣何礙言溫安有曾挂寸絲之執所以云修習空花梵行宴坐水月道場凡聖情忘是非見盡真知靈覺一道齊平豈分其身內身外乎據所問云身外咸無知覺今復問汝汝今離此四大身外覺有物耶覺無物耶若曰不覺有物應同土木既曰有覺能了知耶不能了知耶縱汝失心不能了知認明為暗指色為空雖曰謬陳非無知覺況是縱手所指虛空物象太小美惡靡不明辨苟非知覺孰臻於此忽然之間妄惑頓空執情銷落則知十方虛空是大圓鏡不加磨■而照古照今三千剎海即楞嚴王豈假證修而融凡融聖到此則所謂虛妄知覺將無地可寄矣故永明和尚以一心萬法為體就如來一代時教中撮出要文乃成宗鏡謂以一心為宗照萬

法為鏡雖百卷之文繁大意惟欲揀辨虛妄獨顯無念之真覺耳當知永明未作宗鏡時一心未嘗不照萬法也豈特永明然迦文未出靈鷲山時一心亦未嘗不照萬法也此理混今古而無變隨語默而不遷極而論之惟在當人脫略見聞赤身領荷實非言通而意達者故永嘉大師謂若以知知寂此非無緣知此破依文字能所而知此靈知之體也即經所謂知見立知即無明本何則蓋欲妙契靈鑑體中本具無念之知此無念之知不容別有所知也又云若以自知寂亦非無緣知謂雖不假文字因緣等以夙根不昧生而能知言非無緣者謂尚存能知之跡耳故經云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何則蓋真寂體中之知覺元不因一法而具也苟不依體而證儻存毫末許言其知見者皆墮戲論汝言身內外者豈特戲論斯實狂愚矣

或問眾生知覺與如來知覺同耶異耶

答眾生食鹽曰鹹諸佛乃云不淡諸佛指火云熱眾生則曰不寒雖遮表之詮異途而知覺之性同轍苟真妄而不隔則生佛以何殊然而知覺約有兩種一曰真知真覺一曰妄知妄覺此兩種似同而異雖異而同故凡聖以之區分迷悟以之隔越也如圓覺序謂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此正指真知之體一切眾生本來具足與諸佛常住法身觀體不別此體湛然常寂廓爾靈知名之曰心徧含法界雖諸世間相剎那剎那生住異滅而此體不動也故如來所徵者直欲顯此心耳此心離一切名相及與聖凡染淨因緣自然真妄和合以至見聞覺知等法所謂妄者即是今此四大為身根塵相對蘊藏陰識隨處執持而生分別所以取捨愛憎念念遷流而不自息者也此之妄體由根塵虛妄和合似有其體根塵忽消此妄亦滅此即阿難所指之心也而如來云胡不斥之哉故曰此虛妄心離却前塵畢竟無體又曰由塵發知因根有相相見無性同於交蘆此所謂似同而異也

或問此虛妄體為是依真而有為是離真別有若曰依真而有則妄即是真若曰離真別有則宛成二體

答依真立妄似結水以成冰由妄顯真若見煙而知火固是堅冰即水柰何冰無流動之形雖曰猛火即煙而乃火無鬱燄之象執之則千塗各立了之則一道齊平法界之理既然則如來不容其默矣良由眾生未達聖人善權方便隨其語言而生執縛於無同異中熾然同異如來所以對同立異真妄斯彰破異立同真妄俱泯而經中舉一巾六結立喻詳明一巾喻真六結喻妄非一巾無以成六結真為妄所依非六結無以顯一巾妄為真所倚故如來謂解結因次第六解一亦亡則知羣妄既消一真何有以妄望真雖異而同也

或問真該妄末妄徹真源真妄既同而生佛之途常異者何也

答起而無生諸佛入涅槃于眾生識海寂而常動眾生墮生死於諸佛心源理求之則全同事推之則迥隔雖曰同具知覺之體諸佛自空劫以來如理而解如解而行如行而證而眾生有迷而未解者有解而未行者有行而未證者以故異之耳然迷而未解者固未可論而況口談實相而意逐攀緣跡履空宗而情沉有海虛叨了解之優名實墮凡愚之劣行然真妄同源言其性具古今之下未聞有不絕妄而返真不遣真而契理者惟頓漸之等差耳此約事行而言若約理則十法界同具一心經云心佛眾生三無差別豈生佛之果異耶其所異而不能同者乃妄未遣也真未泯也見未亡也總而言之惟心之所以未明也

或問真妄之外別有心耶別無心耶

答屋是總名依屋以顯其成壞心為正體因心以發其妄真曲引喻文重下註脚一心喻虛空也真喻明也妄喻暗也當明時空與之俱明暗時空與之俱暗真妄似與心同也非虛空無以顯

其明暗則真妄不離心也極而究之則虛空之體今古廓然了不為明暗之所遷乃知一心與真妄泮然矣至此則列羣峯於五嶽咸消高下之形引萬派於四溟共失淺深之跡豈真妄之復云乎哉

或問六根具含妙用而如來單辯其見者何也

答五色可盲老子未盡傾肝膽千里能視離婁欠剔起眉毛觀薄伽梵忽起愛源遇摩登伽幾沉欲海不因樵子徑爭到葛洪家手頭撥動金剛錚髑髏揭盡根塵瞋其所以單辯其見者首因阿難謂我以眼見如來三十二相之說乃辨之耳一根既了六處同明今分其所見有二一者如來以心體靈知了了不昧之為見是謂真見二者阿難依眾生執以眼對前塵諸有色象之為見是謂妄見其言妄者離種種前塵則無有見其言真者不涉前塵乃至因緣和合等相指真寂體中廓爾靈鑑豈日輪黑月使之能見哉而如來與阿難揀辨前塵不出八種各還所屬乃顯其離塵無見也所言不汝還者非汝而誰即破妄顯真耳

或問眼對前塵既不名見今我眼中謂之無見可乎

答山青水綠本色人鑑在機先夜暗晝明靈利漢視超色表舉措消歸自己縱橫肯墮前塵苟不如斯實為顛倒何則豈不聞如來謂若曰眼見諸已死人眼目現在云何不見又云譬如盲人忽得眼光名為眼見若有眼人處於暗室忽得燈光當名燈見燈能顯色是眼非燈眼能顯色是心非眼於此了悟則眼實何見之有哉

或問若物即見是見非物若物非見云何見物此說謂見與物似同似異

答顏瓢齊古鏡當機莫隱其暗明巨闢倚高垣覲體難藏其通塞雙與則物生見起雙奪則見泯物沉豈同異云乎哉以要言之物不是見見不是物見能顯物物能顯見物非見而不物見非

物而不見矣如其不委更聽下文若物即見不須更覓含元殿是見非物一切聖賢如電拂若物非見彩雲遮却神仙面云何見物龜毛束斷虛空骨阿難早不解回頭幾致釋迦同受風一塵不有徧大千未亡見者休尋覓

或問即物顯見理既昭然今見物時即名見見如何

答燈鏡交光相在相入而塵塵合妙網珠接影互融互攝而處處分身撥開百草頭邊突出萬人海裏停機則失擬心即乖將尋自是螢光欲取便成魚目何則經云若見是物則汝亦可見吾之見此如來謂若見是物則我之見亦與物等物既可見則汝亦可見吾之見也又云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此如來謂物非隱顯見有離在若見是物則物無隱而不見之說以見非物故則見有離在見當離物之時名為不見之處云見不見者謂吾當離物了無可見之時汝若能見吾離物不見之處則我之見果與物等如是則自然非彼離物不見之相也以其見實非物故使其見若離物則不見矣復云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者謂既不能見吾不見之地則我之見自然非物矣此一段意義重疊詳陳曲喻主意在於破彼認物為見之謬直欲俾其知云見不是物也

或問離物惟見惟見即心見見之時見非是見又何謂也

答離雲玉鑑照之則影落千潭出匣龍泉用之則屍橫萬里大火聚豈容湊泊金剛圈不許撮拏撥著便轉已墮功勛提得即行早成途轍原夫如來直指靈鑑心體不特破根塵相對之妄亦乃破離妄絕對之真蓋真妄兩途皆眾生無始時來之見病也故云見明之時見不是明此乃破妄顯真又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與真俱遣矣故偈云言妄顯諸真妄真同二妄猶非真非真云何見所見如來到此可謂詞窮理極矣然真妄既遣謂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者獨指靈鑑之體內外圓明離諸聞見故維摩亦云法非

見聞覺知若求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蓋謂見聞覺知皆依虛妄根塵和合而有何當赤身挨入徒手揭開妙明真心廓爾無際以之為見則麗杲日於長空以之為聞則啟蟄雷於虛谷豈復為浮光幻影之所籠絡者哉

或問久為妄所纏欲斷絕之未有其方請教之

答我不識妄從何起而你欲斷妄若妄從心起則妄可斷而心亦可斷心既可斷則諸佛之一乘菩薩之六度緣覺之十二緣聲聞之四諦天人之十善皆可斷也使其果可斷則眼之所見耳之所聞乃至舌味意緣水濕火熱風動地堅世出世間俱可斷也如上諸緣不可斷故則汝所謂妄者亦無有可斷之理也曰苟不可斷則未免相續去也咄是何言歟其起心斷妄尚爾不許而豈容其相續耶據爾云則爾之妄體果有斷滅之時也苟未嘗斷滅則何續之云乎汝元不知自無始劫前最初不覺瞥興寸念違背真心引起遷流迨今新新不住乃至諸佛出世祖師西來皆汝妄情之所執受欲絕此妄當明自心自心一明則無邊妄緣覲體融會矣辭曰妄非心明而不絕心非妄絕而匪明心明則絕妄而明妄絕則明心而絕妄絕故色空明暗不礙眼光何見之可辯心明故聞見覺知〔(冰-水+丨)\*夕〕歸毫末何心之可徵誠為祖禰不了殃及後人更或有疑請求達者

徵七處於二千年外阿難獨未曾迷拈一花於百萬眾前迦葉何嘗解悟裂開一味平等之體演出萬般差別之名教海斯彰兔角杖挑潭底月禪關遽啟龜毛繩縛樹頭風走殺天下叅禪人惑倒世間求佛者蓋為當時鹵莽虛延幻影浮光今日思惟觸著銀山鐵壁客有以徵辯之疑見請余故引問答之義相酬不過借彼杖繩謾爾控他風月英靈上士獲真心於形名未兆之先俊邁衲僧具妙見於言象不該之表詎肯按圖索馬指跡云牛掃空生佛之狂言蕩盡妄真之魔說爾如加誚我何敢辭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三

校訛

(二十七葉第十行)致(疑當作政)

音釋

竅

(苦弔切穴也)

焮

(蒲沒切烝熱貌)

錐

(逋眉切)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四

叅學門人北庭慈寂 進

### 別傳覺心

惟圓而覺惟覺而圓非覺無以大其圓非圓無以滿其覺覺不知覺而覺徧自他圓不見圓而圓周彼此謂圓也太虛不足方其形謂覺也靈鑑何能盡其用五嶽止千山之勢圓斯圓乎四溟吞萬派之聲覺斯覺矣佛祖之安宅聖賢之要路塵沙眾生之所戴十二開土之所宗實萬世之指南三界之元龜也

曼殊首提本起因地之問至尊特彰圓照淨覺之名指四大標六塵摟碎無明窠窟喻空花方二月滌除生死根塵印迷悟之本虛斥有無而俱遣不存一法於不存處豈礙成褫靡隔一毫向靡隔邊何妨剗削是謂圓常要旨格外真規苟非神悟於機先豈許滯情於語下偈曰

首問如來本起因	擬相酬處喪天真
標圓已陷無明窠	謂覺難逃有漏塵
出匣太阿那敢觸	當臺古鏡若為親
未能言外超方便	盡是華胥夢裏人

空裏月輪奚假再三撈攬木中火燄豈憑逐一推排焦尾巴石虎雄踞雪林無鼻孔鐵牛穩眠露地普賢昧諸幻元生覺海世尊謂真覺猶是幻源離其所離幻上何妨立幻遣其所遣空中更不容空捨方便不滯證修引妄想全歸解脫指石為玉點鐵成金無梯航處設梯航非漸次中言漸次偈曰

白牯狸奴咸具足	那知具足處難憑
千般幻妄元依覺	萬種修持總滯能
石虎空中吞皓月	波斯夜半嚼寒冰

遣情離謂離還遣 物物全彰最上乘

十方世界即摩尼珠法法依之而影現大千刹土是寶絲網  
物物仗此而光騰大火聚裏不許藏身塗毒鼓邊豈容側耳普眼  
向無方便中曲伸請問鴛鴦帳裏春正濃世尊於絕思惟處俯徇  
來機歌管叢中酒方勸捏聚則地水火風鐵山岌岌放開則見聞  
知覺玉海沉沉枕邊之槐國夢回室內之蘭膏燄炯應時圓淨敲  
鑼搥鼓共演真常當處等平打戶搥門併歸圓覺彈指頃孰修孰  
證舉世間誰悟誰迷苟非象外廓明翻作門前之繞偈曰

無邊刹海虛明鏡	積劫埋塵光未虧
肯把幻緣滋幻影	誰將真智起真規
徒誇萬里還家日	謾說千燈照室時
安有住持圓覺者	教人容易作思惟

因疑致問離匣之寶劍為斬不平引答破疑出鼎之靈丹欲  
瘳既病覺體元非作用話頭不許承當剛藏隨在鑛之金曲伸三  
惑瞿曇示過雲之月遠關羣迷始終生滅豈復現前聚散有無不  
成安住獨睹金剛正眼何處覓生死垢心掀翻自己家珍孰肯認  
涅槃淨性燒須彌雅宜螢火束虛空慣用龜毛日麗星明成佛不  
成佛難逃法執風馳電激圓覺未圓覺俱墮魔垣苟非撒手懸崖  
一任開眼說夢偈曰

罔知覺性離生滅	縱悟無生覺未圓
花亂長空三惑起	浪翻平地五宗傳
鑛中金出功猶在	月外雲行見政纏
何似橫身聲色裏	從來千聖不同塵

欲網重重金剛劍不待揮而自裂愛河渺渺菩提岸奚假涉  
而已登夢中之四聖非真鏡裏之六凡何有輪回根本吐吞彌勒  
口門貪欲因緣含裹如來心地生而無生卵胎濕化相而非相明  
暗色空迷即悟悟即迷一道齊平五性俱遣事即理理即事兩頭

坐斷二障全消三世諸佛同叅一切眾生皆證超方便住圓覺止  
啼黃葉何多成佛果斷輪回翳眼空花不少會須是一生了辦更  
莫教萬劫沉淪惟務肯心不勞佇思偈曰

輪回幾種問來端	至理如何可自瞞
一點愛源常滴瀝	萬尋欲海政瀾漫
徒將二障論深淺	枉對羣迷說易難
圓滿覺心皆已證	擬思量處不相干

長空皓月伶俐漢何待指標滿覺真心大丈夫豈由言顯言  
外承當早成途轍機前負荷已涉廉纖不許執著妄情不許深求  
悟理不許依憑功用不許允 無為清淨慧諮詢地位階差路遙  
知馬力老瞿曇花分能所照覺歲久見人心真不自覺覺不真眼  
非自見見非眼凡夫覺聲聞覺無文鐵印向空拋祖師禪如來禪  
折角泥牛連夜吼地獄天堂打成一片菩提煩惱坐斷兩頭白雲  
自占青山明月誰分流水苟非親到故家田地更聽幻人重說偈  
言

中不容他清淨慧	階差地位叩瞿曇
月行空界憑虛指	花燦心由貴實叅
息妄固知非正覺	尋言安得是司南
未曾跨過黃金限	且向門前宿草菴

即一而三濕紙裹金毛師子惟三而一單絲控玉角麒麟大  
千界不受纖塵十萬里那隔寸步威德巧於設問四門之城堞面  
面俱開世尊曲為指陳一道之覺源塵塵涉入即空即假即中而  
易分雪裏粉惟靜惟幻惟寂而難辨墨中煤須如是人明這箇事  
鏡裏像昭昭不隱切忌眼花器中錙浩浩無虧休將耳聽穀〔(冰-  
水+丨)\*夕〕則苗土俱棄功成則境觀齊捐欲知圓攝所歸之方  
更舉直捷根源之偈

有幾種修威德問	未能直捷世尊酬
---------	---------

三重妙觀爐中雪      萬種奇功水上漚  
夜氣冷沉深雪谷      曙光遙映白雲樓  
無人為向靈山道      那事如何著意求

翻頭作尾連環鈎鎖而二十五重抵掌論心直指單傳而千七百箇水入水時全無差別空投空處煞有聲訛辨音躡威德之前蹤肯信龍門無宿客如來列次第而酬答那知少室有斯人即三觀離三觀玉轉珠回以一重去一重神出鬼沒前空後假斷送渾家落火坑齊寂兼中擷掇鐵牛眠死水一種是門前之繞萬般皆心外馳求擬登正覺之場更聽重宣以偈

單複圓修啟辨音      沉沉覺海政淵深  
諸論指體還迷體      三觀惟心又覓心  
翫月靈犀蟲禦木      求珠罔象芥投鍼  
寄言并法不隨者      難免空花翳幻林

圓湛深淵漚花影裏千尋浪湧軒昂大宅叫呼聲外八面火然悟迷不越見生縛脫皆由己造一箇我絲續不斷宜乎淨業諮詢四種相潛伏難知獨許世尊揭露遣神兵戰空魔壘驅智將搜破賊機使迷悶不入者蹈廓達之通衢於增益諸病時飲必瘳之靈劑擬作將來眼目難忘現在我人湯與水濕性儼存何處著寶蓮香之欲火愛與憎知覺元在豈應容演若多之狂風難思客路千差終詣祖庭一實這箇說話大似釘椿搖櫓驀剗相逢那裏泊在偈曰

覺心迷悟若為通      淨業那能奪至功  
能所頓消何相遣      妄真俱盡豈情融  
無空作境空猶在      有我談玄我未窮  
向古鏡邊閑照影      山重重又水重重

善知識是塗毒鼓耳其聲者死不移時善知識是太阿鋒觸其銚者喪不旋踵一味生擒活捉百般大用全提普覺問依何等

人移花兼蝶至世尊答遠離諸病買石得雲饒且做成作止任滅  
四種膏肓總不出憎愛是非一般病痛以毒攻毒須還老耆婆肘  
後神方用醫奪醫不許水潦鶴口邊訛說甘草苦黃連甜果符斯  
語砒霜良甘露惡頗有其端與其同事處換人眼睛奚止搏財妻  
子別行異路時不存軌則何妨戲笑譏訶攪不渾兮澄不清近不  
憍兮遠不怨丈夫步驟知識軌儀且不犯風規如何通信偈曰

欲開知識門前路	普覺興慈意獨新
狎近不憍離不怨	徧邪惟敬正惟親
通身是病通身藥	徧界全真徧界塵
話到搏財妻子處	古今疑殺幾多人

百廿日畫地為牢路從平處險二千年閉門作活人向靜中  
忙操心降鏡裏之魔開眼做夢中之佛圓覺設最後之問窮猿投  
林世尊垂極理之談畫蛇添足長中下三期多處添少處減正像  
末三法前何重後何輕合眼跳黃河且不許停機佇思赤身挨白  
刃又那容顧險防危一條窮性命東擲西拋萬丈冷門庭橫開豎  
闢安居平等性智蓬蒿鞭陝府鐵牛懺悔夙昔罪根濕紙裏嘉州  
大像更聽祇夜遠贊徽猷

道場加行設威儀	圓覺當機立問時
打水杖痕人共覓	釘空槌跡我全知
三期政不分長短	一法何須論順違
話到安居平等處	老婆心特為誰癡

五種經名穿透百千諸佛耳孔一條覺路截斷十二開士脚  
頭賢善首曲為流通尼藍婆密垂守護綺筵欲散不妨鼓吹頻催  
戰陣將收豈礙干戈盛舉閑骨董撩天索價爛葛藤徧地生枝後  
如是果前如是因眾器入金而金何有異多不加增少不加減羣  
波歸水而水自然同鐵蒺藜搜空狡兔之窠露刃劒斬斷靈龜之  
尾明暗色空分科列段伶俐座主難窺雲林泉石直指單傳了事

衲僧罔測三毒八倒全該真體十身四智靡隔妄緣一圓一切圓  
何待水銀墮地一覺一切覺豈容古鏡當臺語言文字一點難容  
機智識情萬般虛設便與麼領荷已成途轍不於斯脫略更聽偈  
言

以賢以善標為首	最後當機欲播揚
道樹不栽圓果熟	靈根未種覺花香
謾將修證論真假	難把虛空較短長
脫略語言文字外	須知別有好商量

真歇了和尚作圓覺十二偈叢林盛傳而未之見也余禪坐  
之隙披閱是經獨文殊普賢二章旨趣直捷自餘皆曲徇機宜巧  
施方便殊未有衲僧氣象於是每一章用禪四六提其綱要復申  
以偈固不敢效真歇和尚之作與宗門共之聊復自警耳乃標其  
名曰別傳覺心且即文字離文字置之勿論如大圓覺心果有別  
傳之旨乎長鯨一吸海水盡森森露出珊瑚枝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四

##### 音釋

褊

(陳知切)

剗

(初諫切削平也)

炯

(古迥切光明也)

煞

(所賣切小也)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五

叅學門人北庭慈寂 進

## 金剛般若略義

延祐丙辰秋七月翰林承旨趙公自京師遣書來問金剛般若大意遂述略義併答其書略曰聞如來於第四時說般若經六百卷金剛經乃其一也議者於六百卷之綱目以融通淘汰四字攝之蓋如來嘗於第二時在鹿苑轉四諦法輪證諸小乘入有餘涅槃以未稱本懷由是第三時維摩彈斥使其耻小慕大然後廣說般若一味談空專為小乘人融其所執通其所滯淘之汰之如滌穢器使之清淨然後以上乘圓頓甘露之味注之但金剛經局於文約幾不能以句讀義意深邃寄之六百卷間於中或有不能通處正不必致疑但存一念深信之心信之不已久當自解今利根之士不待功深力久必欲一時意會每以智臆之見穿鑿之一涉此途則般若大義不復契會於自心矣茲直述經旨題曰金剛般若略義望取而究之或究之不盡餘惑未泮只消提箇所叅話自看不必於此文字中致疑一朝看破話頭則六百卷之雄文皆吾胷中舊物也略義云乎哉

金剛是喻般若是法波羅蜜此翻到彼岸喻般若為金金以不變不壞為義般若為剛剛以摧壞萬物為義謂般若之體離相離名亘古不動即諸佛之自心乃眾生之本源也

般若於大般若經有一百喻又不止於金剛二義也謂般若如大火聚物或嬰之咸遭其焚燒般若如大日輪能破一切諸幽暗般若如光明鏡能分一切諸妍醜等云云

般若乃梵語此翻為智慧言智慧者破愚癡故當知智慧與愚癡俱無定體悟此心故即愚癡是智慧迷此心故即智慧是愚

癡既悟之人雖譏訶戲笑皆智慧也未悟之人雖梵唄讀誦皆愚癡也故愚癡智慧特迷悟之分無定體也

大般若經中具八十一科通聖通凡以至悟迷無所間然自五陰六根至十八界十二緣四聖諦六度及三十七助道品以至菩提涅槃等彼大般若六百卷宜廣說今金剛般若不過五千餘字乃總攝大般若之要義以故言詞簡約義理該通其言約故至於句讀難辯其義盡故自非曾徧覽六百卷之長文卒莫知其所歸也

如經中言不住色布施且色之一言乃八十一科之首若欲廣說須一一從五陰十八界至菩提涅槃等應於不住色布施下便當言不住受布施不住想布施以至不住菩提涅槃布施以此經之文尚約惟言不住色布施極至於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而已又不知布施一法乃六波羅蜜之首若以廣說則應布施盡八十一科竟又當言不住色持戒不住受持戒以至不住菩提涅槃持戒展轉盡六波羅蜜循環入八十一科則文不勝其博矣

今金剛經一卷以約文納深義其名相廣博難於義解古今三教中之聰利者首未探淵奧之文必欲以一時聞見釋之因而註解互相是非皆多於臆說而自開戶牖去般若之大義遠矣

經首列八金剛四菩薩名相昔孤山圓法師嘗以直辭闢之謂好異者為之也

經中言四句偈論者紛然咸謂經中果有四句特旁搜曲指必欲以四句主之或有甚者乃至稱六祖有曹溪口訣指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之一句逐兩字分為四句惑人一至於此却不思經中言四句偈必上有乃至二字下有等之一言未嘗單稱四句偈惟云乃至受持四句偈等謂乃至者是不及之辭云等者乃總該之義今依文直解但當云於此般若章句受持自一句二句三句



乃至四句及與十百千句等此說極明不加穿鑿政不必曲勞神思遠求四句以蹈自開戶牖之轍也

經中言四相四見者乃一切相一切見之總名亦一切相一切見之根本也惟相惟見根於虛妄故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然迷妄之習在根為見在境為相故經云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又云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且我人眾生壽者之四乃執相滯見之總名惟相惟見不特迷者有之而悟者亦未嘗不遭其惑也苟非聖凡情盡迷悟影消則相見二魔卒難消隕

迷者四相謂妄認四大為我相離我視他為人相衰風所觸而生厭離是眾生相忽觸和風而生戀著是壽者相此四相乃迷妄之麤淺者也

悟者四相謂於所學習忽悟自心是我相久之悟跡既遣證理猶存是人相悟證俱消存有所了是眾生相覺所了故知覺未忘是壽者相此四相乃學道人之細而深者非深契密會者難與同日而語也然麤細淺深均同虛妄者謂般若清淨彌滿表裏澄瑩不受一塵只箇不受亦不受迷固不可說雖悟之一言亦無地可寄矣所以有云大末蟲處處能泊惟不能泊於火燄之上眾生心處處能緣獨不能緣於般若之上知此喻者迷悟四相不待言而遣矣言四相四見是一切相一切見之根本者因執四大為我就一箇我上引起百千執著百千愛護離我視他為人就一箇人上引起百千分別百千取捨乃至遇眾生而發憎於壽命而長愛交馳虛妄起滅無從諸塵勞識因之而集是故謂一切相一切見之根本也四相之義據直而說只是一箇我人憎愛四種情妄夫人自古迄今馳逐去來於生死海中引起八萬種念慮如燈燄燄似水涓涓未有不自我人憎愛四種情妄之所交接者也或謂佛何不直以我人憎愛為辭而曲言我人眾生壽者何也蓋聖人指說一切名相咸有所因茲莫究其因雖然特不能外吾情妄之說

也且人之與我即是非之端何則謂非人即我謂是我非人但以非他即是我相或云非我即是人相而不知大般若真寂體中內而無我外而無人以至無眾生可憎無壽命可愛故三祖信心銘有云纔有是非紛然失心又云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斯言曲盡其闡奧不必別有說也

或問般若真淨之體既顯則我人眾生壽者之妄將何所歸對曰智非相空而莫顯相非智顯而莫空相空則智顯而空智顯則相空而顯相見空故即非四相是名四相智慧顯故是名四相即非四相當知相見本空智慧元顯以本空故則我人眾生壽者全彰般若之光以元顯故則壽者眾生人我總是金剛之體所謂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者也

經中言即非是名二義蓋本乎破相法相二宗而來然即非二字乃破相顯理是名二字乃就事顯理如來說般若一味談空特以一味空破一切相以故但於名相處皆以即非是名為說乃契一經之旨趣也惟遣事存理無越即非事理不二宜乎是名譬如但言世間一物蓋物物皆具般若不欲顯名般若但云即非其物因物能顯般若故云是名為物餘皆例此則知即非是名似乎兩端而其實一致也

經中言五語謂真語不妄實語不虛如語不變不誑語無惑不異語不兩說也佛作是說蓋知眾生不達法義之玄奧不能無疑於其說故使其聞法生信而然也

經中言三千大千世界法相數中具載茲不詳出云大千者蓋對小千而言其大小之說亦具存法數

經中言三日分者謂早晨是初日分午刻是中日分晚時是後日分言一日之間於此三時將身入河沙國土而用布施如是至百千萬億劫日日於此三時將身布施特喻其施身得福之多然後以信心不逆之功復過於彼

或問無量劫施身之功何劣於般若章句方能一念之信其德何優對曰此義特破彼執相之甚者也彼雖施身不忘我相此雖一念之信而應念破諸我人較其住相離相誠霄壤之不侔矣如來豈欺人哉

經中言三際心不可得者蓋過去已過去於現在何可得耶未來又未來於現在亦何可得現在之心不住諸相當體空寂亦不可得此心於三際尚不可得云何於不可得心中執縛諸見而滯四相非虛妄而何

經中言五眼即賢首宗列五乘頗類其旨且以槩言之務修眾善即肉眼堅護禁戒即天眼觀諸法空即慧眼悲智圓滿即法眼一乘安住萬德莊嚴即佛眼此五眼在聖在凡各各具足特迷悟之自隔耳如上指陳惟依己解而直辭之茲復於逐分下略加註脚貴在遣疑闢異其敢以般若大教炫耀見聞而取過咎云

### 第一分

自如是我聞至敷座而坐乃序說法之時會眾之處故稱法會因由也

### 第二分

須菩提從座而出讚言希有如來善以慈心護念我等善以正法付囑我等遂問有人發阿耨菩提之心此心當依何住當如何降伏自佛言善哉至願樂欲聞皆許可應對之辭故云善現起請也

### 第三分

專答善現所問云何降伏其心之文謂此心不能降伏者為有我人眾生壽者四相故也首令度十二類生俱入無餘涅槃然後不見有一眾生曾受度者苟不至此則四相宛然分稱大乘正宗者謂四相既盡此心不待別有所謂降伏而自然明白了悟非正宗而何

#### 第四分

方答善現所問云何應住之義佛謂心有所住即是愚癡心無所住乃名般若自色之一法至菩提涅槃於八十一科中俱不令有所住不惟於布施一法無所住乃至六波羅蜜四無量心菩提涅槃亦無所住其無住而住之功雖十方虛空之大不可比量故稱妙行無住也

#### 第五分

正破執相滯見虛妄情習必使其如理性而實見者也

#### 第六分

佛對須菩提云今之信般若者甚非偶然皆昔曾於無量萬億佛所深種善根而來夫信般若之心乃名正信此正信中得福無量何以知其然謂其於般若能生正信則不復執相滯見而墮虛妄也然不滯相不執見之法亦欲令捨何況滯相執見之非法而不捨者非愚而何

#### 第七分

須菩提深達佛之所問乃云如來於阿耨菩提既無定法可得而亦無定法可說苟存有所得有所說之心則般若正宗不得名本來空寂者也故三賢十聖於般若尚存所惑則於無為法而生差別云

#### 第八分

佛謂有人於般若章句自一句至無數句等而能受持不惟超過河沙七寶布施之福當知般若體中能出生諸佛及阿耨菩提故名依法出生者也第九分

須菩提謂二乘人雖證四果亦無所得之心苟滯所得亦不能免四相所纏然後自述謂我雖已得無諍三昧以其不作是念故世尊稱我為解空第一

#### 第十分

如來自色法至菩提涅槃皆不生所住之心以其無所住則於阿耨菩提不見有所得於佛土不見有所莊嚴猶無相法身隱於諸相雖須彌山王之大不可得而比矣如無所得之得非莊嚴之莊嚴無以異也

#### 十一分

佛謂恒河之沙固不可數而況一沙又是一恒河如是沙數恒河所有之沙一沙為一世界雖以七寶滿彼世界布施所得福德較受持般若章句之福德不啻以百較千以千較萬也何則此一分經即是莊嚴分不盡之辭也謂七寶布施不能免其生心住相受持般若者於心無所生於相無所住是謂無為福勝

#### 十二分

佛謂人於般若章句能說其少分則為天人之所尊敬何況盡能受持是謂第一希有名尊重正教得不宜乎

#### 十三分

佛云即非般若是名般若即非微塵是名微塵即非世界是名世界即非三十二相是名三十二相等即非者乃掃跡之談是名者乃本具之義為須菩提以云何奉持為問故佛乃標名以教其受持繼以掃跡之談乃不使其於受持處而生執著故也

#### 十四分

須菩提於此感悟流涕復歎後五百歲有信解受持般若者則決定不為四相所纏既離諸相即是佛也佛云不惟信解但聞此般若不生驚怖已自希有復引因中以持般若故得離諸相雖遭割截了無瞋恨展轉復引不生心不住法及以入暗處明之喻此分名離相寂滅誠有旨焉

#### 十五分

如來謂此般若章句專為發大乘心者說又能受持即是荷負阿耨菩提之良器也其樂小法著四相者烏足與語此哉又謂此般若章句住處即是佛塔天人圍繞豈過分哉

#### 十六分

佛謂受持般若章句之人以今生輕賤之微垢能易當墮惡道之重障復引因中曾供養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之功不如後末世中受持般若章句少分之福使我盡說受持般若之功其局於小見者不能不驚駭而狂疑也

#### 十七分

須菩提復理最初之問世尊亦如前答復引因中以無法可得故方蒙然燈佛授記作佛使我當時有少法可以為所得之心則不與我授記矣展轉說至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是真菩薩故目為究竟無我云

#### 十八分

分中前言五眼後說三心卷首已敘其略茲不復贅中間云河沙佛世界中所有眾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其所知者雖優劣善惡之不同皆如三心之不可得也

#### 十九分

如來重引布施因緣所得福德皆虛妄果非真實也雖言其所施之福多較之持般若無盡之福特泰山之毫末耳

#### 二十分

佛以具足色身見如來及以具足諸相見如來為問而須菩提了解空義皆云不可得見故世尊許之

#### 二十一分

解般若故即非眾生不解般若故是名眾生然般若以無說而說謂有所說即謗佛也此理其可與滯相執見者道哉

二十二分佛以如是如是印可須菩提無法可得之問復謂之曰我於阿耨菩提乃至無少法可得謂無所得者以本來各各具足故蓋眾生以迷為失而諸佛以悟為得也政當失時於般若體不欠一毫方其得也於般若體亦曷嘗有一毫之多哉

#### 二十三分

依般若而行所作皆名善法此善法中了無高下蓋依般若體性平等其平等法中安容四相復入者哉

#### 二十四分

重言受持般若章句之功雖以七寶聚如須彌山之高而用布施不惟百分不及一雖千萬億分亦不及持般若之一分是豈筭數譬喻而可盡哉宜乎稱福智無比

#### 二十五分

受持般若即是度眾生久之般若智圓自然眾生見盡是名度眾生若謂離受持般若外別起心而欲度眾生則四相儼然是謂化無所化

#### 二十六分

須菩提謂觀如來必不可離三十二相佛云轉輪聖王亦具三十二相若果以色相見音聲求則遠背法身非相之義也

#### 二十七分

般若體性離一切法具一切相苟不悟無斷無滅之至理謂有則墮常見謂無則墮斷見皆失般若之中道也

#### 二十八分

佛謂持般若故則知一切法無我能成就無生法忍其七寶布施之人豈可與其福德比量彼布施者惟貪惟受此持經者不受不貪以其不受是名正受於正受中如海納百川安有已哉

#### 二十九分

般若智體與十方虛空湛然常寂而不拒諸相於常寂體中去來動靜故法涌大士謂般若無來故當知諸法亦無來般若無去故當知諸法亦無去善觀般若者則知諸法無去來相且諸法尚無去來之相而如來之身安有去來耶

### 三十分

佛謂微塵世界乃事相也能受微塵世界者乃理性也事相理性常混合為一而不可分蓋凡夫貪著於事相而獨不悟理性所以徇生滅而罔究涅槃之至理不容其無所說也

### 三十一分

佛言發阿耨菩提心者應如是知諸法無相應如是見諸法無相應如是信解諸法無相自然於我人眾生壽者中不生知見也

### 三十二分

佛以不取於相是名演說如如不動是名演說未嘗以播唇吻弄音聲而為說也當知一切相一切見一切取捨一切言說一切學解等皆有作思惟之法其有為之法如夢幻泡影露電世間惟此六物速於變滅不得久住其有志學般若者應當作如是觀

原夫般若無可學無可取無可得無可求以至俱無可為世尊於無可為處洞見源底哀憫眾生逐妄流轉隨處取著以故廣說空法與之融通與之淘汰必欲其淨治心器滿貯般若甘露上味當知心器既淨其般若上味自然充足譬如穴土欲盛虛空其虛空之體隨土出處全體現前而豈待土出然後別見有虛空可入耶猶眾生於無始劫來妄執我人狂逐憎愛障大般若以至于今但我人憎愛之惡習既消則阿耨菩提般若智慧隨其所消而現故楞嚴謂狂心未歇歇即菩提又古德云不學佛法惟務休心此心休得一分即是學得一分般若此馳求之心全休全歇則般若智慧豈待別有所謂學而致哉如上三十二分之大義特不能



外乎此教以般若離相離見無為無得為正宗究竟別無他說於經中或句讀重疊或義解不通此或翻譯之失傳寫之訛當以理遣政不必滯於微瑕而乖大義也當思祇園問答之本懷但欲破其妄執使其了解以故破相蕩執之辭層見疊出蓋悲願之深痛心之切也茲辱翰林承旨相公松雪大居士問及經義不覺援筆及此更以四句截斷葛藤謂其有說皆名謗今日分疎謗更多外護不忘親付囑三千里外定聲訛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五

音釋

淘汰

(淘徒刀切汰音太淘汰浙滌也)

唄

(蒲拜切梵音)

啻

(矢利切不止也)

駭

(胡買切■也)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六

叅學門人北庭慈寂 進

## 幻住家訓

幻人一日據幻室依幻座執幻拂時諸幻弟子俱來雲集有問松緣何直棘緣何曲鵠緣何白鳥緣何玄幻人豎起拂子召大眾曰我此幻拂豎不自豎依幻而豎橫不自橫依幻而橫拈不自拈依幻而拈放不自放依幻而放諦觀此幻綿亘十方充塞三際豎時非豎橫時非橫拈時非拈放時非放如是了知洞無障礙便見松依幻直棘依幻曲鵠依幻白鳥依幻玄離此幻見松本非直棘元無曲鵠既不自白鳥亦何玄當知此幻翳汝眼根而生幻見潛汝意地起幻分別見直非曲指白非玄徧計諸法執性橫生曠古迨令纏縛生死由是累及雪山大沙門眼不耐見方出母胎便乃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指地指天大驚小怪將過去百千萬億劫所證底第一義諦向諸人淨潔田地上狼藉殆盡審如是奇特建立要且於幻法了無加損老雲門謂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貴圖天下太平雖則增金以黃其柰又添一重幻翳當時四十九年三百餘會彼以幻問此以幻答文彩熾盛音響沸騰其幻頓幻漸幻偏幻圓且置之勿論末上以幻手拈幻花謂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直得老飲光擘破幻顏兩肩負荷自爾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幻幻相因授受不已至少林面幻壁安幻心懺幻罪解幻縛問幻姓書幻偈磨幻磚垂幻足掛幻拂聾幻耳擱幻掌就中引出箇掣風顛漢施一幻喝如青天怒雷乃至幻照幻用幻賓幻主縱橫交錯與奪殺活態千狀萬莫窺其涯迨今諸方無面目老比丘出其門嗣其宗承虛接響置一幻於口門藏諸幻於量外文其言巧其機高其風逸其韻峻其令大其家更無有一人能出其幻者幻乎其旨

圓其義備其體大其用周與諸佛祖相為始終盡塵沙劫不可窮盡間有未能了此大幻於言象之表者或以某師說禪簡明或以某師說禪圓活或以孰為高古或以孰為峭峻孰為細密孰為文彩孰為粗暴孰為不工尚其優而效之鄙其劣而棄之亂真機於巧偽之場屈要旨於笙簧之域見聞日博是非日滋大義日乖真風日墜殊不知前輩深達大幻之士凡吐一辭出一令其簡明也是幻圓活也是幻高古也是幻細密也是幻至若直捷文彩粗暴不工等咸自廣大幻輪中流出此幻輪一轉如水就決似風行空迥絕安排了無揀擇隨機任器殺活臨時使古人存一點分別取捨之情潛於隨扣隨應之間則與雜毒無以異也豈甘露醍醐之謂哉更有人將箇禪冊子廣讀博記欲契祖師西來意却成實法流布豈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之道果如是迂曲耶若是真實要證此大幻法門便請全身直入直下更無一絲毫障礙苟或脚跟擬議意地躊躇切不可隨語生解道一切是幻本來見成我但拍盲坐斷更別有甚麼工夫可做門路可求是則固是爭柰你依情帶識墮在草窠欲較他古人獨脫悟明不翅天地懸隔只如香嚴擊竹靈雲見桃太原聞角洞山過水如此輩皆是偷心泯絕脫落知解能所兩盡得失俱忘如空合空似水投水既非強勉安許拍盲乃於不知不覺處脫落根塵自然語默動靜不帶枝葉此是大解脫門惟心死識忘情消見謝者乃能涉入或半點心意識不盡縱使透過古今超越言象欲與古人握手於真寂之海何異螢光之附太陽非其類也今日既是與諸人應箇時節不可只與麼說了便休借五須彌筆蘸四大海水向東弗于逮打箇直落復於南贍部洲轉箇曲角徐於北鬱單越著一點轉向西瞿耶尼亞箇半刀併作一箇幻字懸向盡十方虛空之頂使大地人有眼者見有耳者聞有身者覺有意者解乃知過去佛久遠於此已證涅槃現在佛今各於斯成等正覺未來佛將於其中開正法眼以至微塵數

諸菩薩各各不離當處修六度運四心度眾生斷苦縛乃至無邊聖賢更無有一人不依此幻具大神變而獲自在者柰何諸人終日折旋俯仰動靜語默觸目無間剛不自悟將謂與他聖賢佛祖有無邊法界之所間隔自甘陸沉徒受輪轉今日特為你起模畫樣和盤托出如前所云便請全身直入直教一切處點畫分明一切處受用成現與三世佛歷代祖契理契事同出同沒更有何物為障為礙而尚存觀聽猶滯功勛者哉古今之下如有一佛一祖不由此大幻法門而獲菩提解脫者無有是處更教你知盡法界內無古無今但有情無情等如有一物不依此大幻法門而具生住異滅者亦無有是處當知幻無聖凡幻無彼此了得此幻在彼不見有菩提涅槃在此不見有生住異滅一切幻幻圓滿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非是強言法如爾也苟或於此未能脫白露淨全機超入且不要忽忽草草但辦取一片鐵石身心拌取一生兩生向所叅底無義味話頭上拍盲立定丁字腳頭心憤憤地與之抵捱將去正當抵捱時都不要你向禪道佛法上別求解會只如撞著銀山鐵壁相似除却箇齧嚼不破底無義味話頭之外更無第二念蹲坐其懸懸之心如措足於百尺竿上著腳於萬仞崖巔前無可攀後無可援但與麼把教定靠教穩孜孜兀兀只如是去當知大幻法門在你腳底不曾移易一絲毫只待一情消見盡蹉步踏著則知太原聞角洞山過水之時節不我隔也到此更須和箇所入底大幻法門一踢踢翻不留朕迹始是丈夫脫或乍得入門苟存一念歡喜之心依舊與昨日之迷無間然也此事不是說了便休亦不是見了便休直須始終丈夫不受一法籠罩方堪為荷負大法之真實種草邇來法道不古人心懈怠為師為徒彼此只求解會日夕相誘築得一肚禪道佛法其如生死命根不曾於懸崖撒手處絕後再穌一回墮在惡毒海中不自知非此誠可愍叅禪學道何所圖哉然本上座固非其人惟是不肯自昧叅禪正

因而況諸人幸不遭此邪謬各各是不肯墮人窠臼底端人正士既來遮裏相從我此間又非唱導之師建立門戶彼此相依於半間茅屋之下只圖真實以辦平生然此雖曰大幻法門苟非神悟決不可造次而入只如說箇幻字今古共知於中欲覓一人於此幻中掉臂而入橫身而坐肆足而行任意而用放開捏聚一切自由者極難乎人其故何哉蓋由心存所知而未嘗悟脫於一切處明知是幻不待旋踵而反為幻所縛以若所知則與不知者何以異也只如教家道一假一切假無中無空而不假此說之下了無剩法惟其不悟翻成文字語言流布豈佛法果有教禪之二哉以其神悟教即是禪以存所知禪即是教故圓覺謂末世眾生希望成道無令求悟惟益多聞增長我見斯言殆盡之矣只如會通和尚見鳥窠吹起布毛應時脫略德山見龍潭吹滅紙燭當下超宗今人但見前輩領悟如是之易而不知其未領悟時之難苟知其難則古人之易亦今人之易也苟不知其難欲效古人如此之易未免為情識虛妄引入相似般若中重生死之根塵深輪回之陷穽耳且古人領悟之易置之勿論如何是未領悟時之難只如二祖未悟之頃立齊腰之雪不知為寒斷娘生之臂莫知為痛只遮一箇樣子不惟今人之難在二祖分上亦未嘗不難以其求法之真所以忘其難也自二祖而降其親師為道痛為生死無常而有契有證之士於未領悟時未有一人不如是之難當知古人之生死即今人之生死也今人之道業即古人之道業也蓋古人負真誠而忘其難所以致其易今人逐虛妄而棄其難必欲效其易故於此一法中雖同知是幻而其利害優劣所以異也此是從上佛祖不易之論一時老婆引援及此在本色道流分上喚作惡口亦名實法綴人亦名教壞人又喚作瞎學人正眼今日彼此不獲已也然而遮許多做工夫底露布在當人為法之誠自然步步踏著豈是起模畫樣教得人底道理其或為法之心不真不誠不苦不

切縱使百千方便束縛得他儼然如箇死人何異吹網欲滿又如  
瀉山充典座雪峯做飯頭寶壽作街坊演祖為磨主此猥屑之務  
豈真龍象所當為哉蓋亦為道之真忘其鄙陋有如此者今人稍  
負聰敏或叢林補職不稱則掉臂譏主法者之誤於此觀之則古  
今之真妄判然矣幻人於幻法實未曾悟今日但路見不平竊論  
如此到遮裏索性將乎昔所解底大幻法門重為發露去也過去  
是已去之幻見在是目前之幻未來是將至之幻一大藏教依幻  
而說千七百則陳爛葛藤由幻而生菩提涅槃根幻而成真如般  
若倚幻而現慈悲喜捨即幻而興六度萬行憑幻而立三乘十地  
仗幻而等差戒定慧貪瞋癡煩惱塵勞無常生死等從幻而出以  
至明暗色空見聞覺知未有不稟吾幻而有者豈但松直棘曲鵠  
白烏玄是幻乃至天以幻蓋地以幻擎海以幻涵春以幻育桃以  
幻紅李以幻白迷以幻難悟以幻易我以幻說爾以幻聞森羅萬  
象一幻所印此大幻印中固是不留剩法只如幻人手中拂子即  
今與須彌山王眉毛廝結且道是幻耶非幻耶若謂是幻帶累幻  
人墮在幻網中萬劫出不得若謂非幻請去却語默動靜出來露  
箇消息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六

音釋

蘸

(莊陷切物淬水中也)

穿

(疾郢切坑也)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七

叅學門人北庭慈寂 進

### 擬寒山詩

(選矛三十擬古詩注良曰擬吐也古志以明今情。雪豆祖英百……擬比擬也。)

有客從予而問曰叢林戶稱為叅禪且禪固不可逆測而知惟叅之一言莫識所云請釋之予曰所云叅者乃古人咨決心疑究明己事不可不由之徑也如安心懺罪洗鉢盂聞水聲之類耳蓋生死之心疑未決如墮網之欲出若沐漆而求解望見知識之容未待卸包脫屨其胷中岌岌未安之事遽衝口而問之一言不契又復往叩而他之或停餐輟飲廢寢忘勞至若風雨寒暑之不移禍福安危之莫奪其所叅之念不致洞明不已也是謂真叅餘皆似之耳非叅也何謂似如火爐頭禪牀角領納一言半句相似語蘊于情識不自知覺久之遇緣逢境忽然觸發是謂知解依通非叅也或於方冊梵夾中以聰明之資博聞廣記即其所曉處和會祖機一一合頭乃穿鑿搏量非叅也或循規守矩不犯條章靜默安舒危坐終日乃緣境攝持非叅也或搜尋難問記憶機緣堂上室中苦攻逆敵者乃狂妄時習非叅也總而言之但胷中實無為生死大事之正念或形影相弔於巖穴之下或肩駢踵接於廣眾之中各偏於所向而取著之非吾所謂叅也矣客又曰近代尊宿教人起大疑情看古人一則無義味語斯可謂之叅乎予曰傳燈諸祖各有契證初未聞有看話頭起疑情而悟者良由機緣泛出露布橫生況是學者胷中為生死之心苦不真切脚未跨門咸遭誑惑由是據師位者不得已而將箇無義味話放在伊識田中教伊吞吐不行齧嚼不破孜孜兀兀頓在面前如銀山鐵壁不許

其斯須忘念日深月久情塵頓盡心境兩忘不覺不知以之悟入雖則不離善權方便亦與叅之之義幾近矣或學者不實以死生大事為任則師與資俱成途轍荊棘祖庭穢滓佛海豈叅云乎哉因往復酬酢遂引其說偶成擬寒山詩一百首非敢自廣蓋痛心於教外別傳之道將墜無何誠欲策發初心之士耳或謂宗門有活句死句全提半提擒縱無偏與奪自在之理子何不發明之此何時而尚欲以實法綴繫於人耶予曰世有能跨千里之步而終身不能自越其閫者予不信也彼與奪自在之師皆由叅之不謬悟之無垠蓄養深厚如千里駒輕肆其足便有追風逐日不可及之態而不自知也使彼師苟存其與奪自在之見于胷中則人法不空能所交接與魔外何別哉當知真寂體中尚無地可寄其與奪自在之迹則其可講而學耶得不重貽達者之所譏蓋識法者懼也道人其鑒諸

叅禪一句子	衝口已成遲	擬欲尋篇目
翻然墮水泥	舉揚無半字	方便有多岐
曲為同叅者	吟成百首詩	
叅禪莫執坐	坐忘時易過	疊足取輕安
垂頭尋怠惰	若不任空沉	定應隨想做
心華無日開	徒使蒲團破	
叅禪莫知解	解多成捏怪	公案播唇牙
經書塞皮袋	舉起盡合頭	說來無縫罅
撞著生死魔	漆桶還不快	
叅禪莫把玩	流光急如鑽	那肯涉思惟
豈復容稽緩	時刻不暫移	毫釐無間斷
撒手萬仞崖	乾坤無侶伴	
叅禪莫涉緣	緣重被緣牽	世道隨時熟
人情逐日添	工夫情未瞥	酬應力難專



早不尋休歇 輪回莫怨天  
叅禪莫習懶 懶與道相反 終日尚偷安  
長年事踈散 畏聞廊下魚 愁聽堂前板  
與麼到驢年 還他開道眼  
叅禪莫動念 念動失方便 取捨任情遷  
愛憎隨境轉 野馬追疾風 狂猿攀過電  
蘸唾捉蓬塵 癡心要成片  
叅禪莫毀犯 動輒成過患 作止誠可分  
開遮豈容濫 內外絕安排 自他俱了辦  
突出摩尼珠 光明照天岸  
叅禪莫揀擇 舉世皆標格 曾不間閑忙  
何嘗分語默 一念離愛憎 三界自明白  
更擬問如何 當來有彌勒  
叅禪莫順己 動須合至理 工夫要徹頭  
志願直到底 瞥爾情念生 紛然境緣起  
白日擬偷鈴 難掩虛空耳  
叅禪宜自肯 胷中常鯁鯁 不擬起精勤  
自然成勇猛 一念如火熱 寸懷若水冷  
冷熱兩俱忘 金不重為鑛  
叅禪宜退步 勿踏行人路 橫擔一片板  
倒拖三尺布 得失豈相干 是非都不顧  
驀直走到家 萬象開門戶  
叅禪宜具眼 庸鄙休觀覽 千里辨雌黃  
雙輪豈推挽 洞見佛祖心 爍破鬼神膽  
搖搖照世光 不受眉毛[𠂔@贛]  
叅禪宜朴實 朴實萬無失 纖毫若涉虛  
大千俱受屈 話柄愈生踈 身心轉堅密

一氣直到頭	捏出秤鎚汁	
叅禪宜努力	真心血滴滴	如登千仞高
似與萬人敵	有死不暇顧	無身未堪惜
冷地忽擡頭	何曾離空寂	
叅禪宜簡徑	只圖明白性	了了非聖凡
歷歷無欠剩	擬向即是魔	將離轉成病
脫略大丈夫	塵塵自相應	
叅禪宜及早	遲疑墮荒草	隙陰誠易遷
幻軀那可保	當處不承當	轉身何處討
寄語玄學人	莫待筭筒倒	
叅禪宜正大	切勿求奇怪	真機絕覆藏
至理無成壞	拽倒祖師關	打破魔軍寨
赤手鎮家庭	塵塵俱出礙	
叅禪宜決定	莫只成話柄	瞥爾墮因循
灼然非究竟	但欲了死生	何曾惜身命
一踏連底空	佛魔聽號令	
叅禪宜捨割	命根要深拔	活計再掃除
生涯重潑撒	十念空牢牢	萬古阿剌剌
放出一毫頭	光明吞六合	
叅禪要明理	理是心王體	每與事交叅
惟有智堪委	法界即其源	禪河以為底
後園枯樹椿	勿使重生耳	
叅禪要直捷	一切無畏怯	用處絕疎親
舉起無分別	法性元等平	至理非曲折
過去七如來	與今同一轍	
叅禪要到家	不必口吧吧	履踐無生熟
途程非邇遐	寸心常不動	跬步亦何差

踏斷芒鞋耳	門前日未斜	
叅禪要脫略	何須苦斟酌	道理要便行
事物從教却	豈是學無情	自然都不著
更起一絲頭	茫茫且行脚	
叅禪要精進	勿向死水浸	動若蹈輕水
行如臨大陣	晝夜健不息	始終興無盡
捱到髑髏乾	光明生末運	
叅禪要高古	備盡嘗艱苦	身世等空華
利名如糞土	深追雪嶺蹤	遠接少林武
道者合如斯	豈是誇能所	
叅禪要識破	萬般皆自做	榮辱與安危
存亡并福禍	元是現行招	等因前業墮
如是了了知	世間無罪過	
叅禪要本分	只守箇愚鈍	豈解敘寒暄
何曾會談論	兀兀似枯樁	堆堆如米囤
一片好天真	常不離方寸	
叅禪要孤硬	素不與物爭	白日面空壁
清塵堆古甑	遇境自忘懷	隨緣非苦行
昨夜煮虛空	煨破沙糖鬚	
叅禪要深信	豈應從淺近	直擬跨懸崖
不辭挨白刃	橫披古佛衣	高佩魔王印
道源功德山	咸承慈母孕	
叅禪為生死	豈是尋常事	從始直至終
出此而沒彼	不啻萬劫來	曾無片時止
今日更遲疑	又且從頭起	
叅禪為成道	丈夫宜自保	雪嶺星欲沉
鰲山話將掃	疾捷便翻身	更莫打之繞

轉步涉途程	出門都是草	
叅禪為超越	大地無途轍	寸心千丈坑
萬里一條鐵	躍出威音前	坐斷僧祇劫
回首照菱花	銳氣生眉睫	
叅禪為絕學	擬心成大錯	既脫文字禪
還去空閑縛	拈却死蛇頭	打破靈龜殼
腰間無半錢	解跨揚州鶴	
叅禪為究竟	直入金剛定	兩端空悟迷
一道融凡聖	澄潭浸夜月	太虛懸古鏡
爾擬著眼看	即墮瑠璃甕	
叅禪為直指	未舉心先委	動足路千條
擡眸雲萬里	安心鑰雜金	懺罪乳加水
棒喝疾如風	煖熱門庭耳	
叅禪為己事	要明還扣己	得失莫回頭
是非休啟齒	不肯涉蹊徑	直欲探源底
流出自胷襟	孤風絕倫比	
叅禪為圓頓	豈分根利鈍	草木尚無偏
含靈皆有分	一法印森羅	三藏絕言論
更擬覓端由	道人今日困	
叅禪為求悟	胷中絕思慮	但欲破疑團
決不徇言路	寢食兩俱忘	身心全不顧
蹉脚下眠牀	絆斷娘生袴	
叅禪為明宗	道不貴依通	鷲嶺花猶在
熊峯髓不窮	心空千古合	見謝五家同
情識猶分別	門庭是幾重	
叅禪無利鈍	且不貴學問	妙悟在真疑
至功惟發憤	任說他無緣	直言我有分

一踏桶底穿	螭蜃吞混沌	
叅禪無古今	但勿外邊尋	席上沉孤影
牕前惜寸陰	志密行亦密	功深悟亦深
打開無盡藏	撮土是黃金	
叅禪無貴賤	各各不少欠	密護在真誠
精操惟正念	廊廟倦躋攀	興臺忘鄙厭
悟來心眼空	昭然無二見	
叅禪無奇特	惟貴心無惑	對境消佛魔
當機泯空色	問著有來由	舉起無蹤跡
曾不離平常	通身自明白	
叅禪無巧妙	非覺亦非照	將底作光明
以何為孔竅	佛祖弄泥團	象龍噉草料
海底黑波斯	却解逢人笑	
叅禪無限量	古今稱絕唱	跳下破繩牀
拈起折拄杖	祖令要親行	佛亦難近傍
子細點檢來	盡是做模樣	
叅禪無秘訣	只要生死切	心下每垂涎
眼中常滴血	盡意決不休	從頭打教徹
脫或未相應	輪回幾時歇	
叅禪無僧俗	四大同機軸	一念根本迷
萬死常相逐	推開生死門	打破塵勞獄
攜手下煙蘿	共唱還鄉曲	
叅禪無愚智	家親自為崇	智者落妄知
愚人墮無記	拶破兩頭空	轉歸中道義
拈起一莖柴	覆却西來意	
叅禪無靜鬧	盡被境緣罩	聞見有兩般
混融無一窖	水底月沉沉	樹頭風浩浩

更擬覓家鄉	路長何日到	
叅禪非義學	豈容輕卜度	拽斷葛藤根
解開名相縛	一句鐵渾侖	千聖難穿鑿
蹉口忽咬開	虛空鳴曝曝	
叅禪非漸小	至體絕邊表	難將有限心
來學無為道	一證一切證	一了一切了
遙觀兔渡河	特地成煩惱	
叅禪非可見	可見墮方便	鳥跡尚堪追
電光還有現	靈鑑寫羣形	體用成一片
擬剔兩莖眉	浮雲遮日面	
叅禪非可聞	敲唱謾區分	語默影搏影
放收雲合雲	石鼓鳴晴晝	煙鐘送夕曛
未能忘口耳	響寂動成羣	
叅禪非勸誘	誘引那長久	超越須自心
出生離佛口	一步跨向前	萬夫約不後
作略解如斯	步步無窠臼	
叅禪非術數	單提第一句	佛祖不能窺
鬼神爭敢覷	靜若須彌山	動如大火聚
徧界絕覆藏	當機無覓處	
叅禪非息念	妙性圖親見	瞥起落緣塵
不續墮徧漸	起滅有蹤由	渾侖非背面
當處悟無生	塵塵離方便	
叅禪非自許	至理通今古	覓處不從他
得來須契祖	句句合宮商	門門追步武
毫髮若有差	惺惺成莽鹵	
叅禪非杜撰	要了舊公案	擇法任胷臆
為人若氷炭	道本絕疎親	理爭容混濫

一點更留情	自他何了辦	
叅禪非教外	亦不居教內	兩頭能混融
一道無向背	法法契真宗	處處成嘉會
少存分別心	直入魔軍隊	
叅禪絕所知	有知皆自欺	靈光雖洞燭
當體屬無為	擲瞎棒頭眼	掃空繩上疑
更來存此跡	節外又生枝	
叅禪絕能所	獨行無伴侶	既不徇涯岸
何曾立門戶	空棒鞭鐵牛	幻繩牽石虎
機關活卓卓	疑殺少林祖	
叅禪絕聖凡	三界沒遮欄	染淨遭他惑
悟迷還自瞞	倒卓青雲眼	橫趨赤肉團
欲名名不得	今古許誰看	
叅禪絕階級	坦蕩又平直	擬動腳趾頭
直墮心意識	三界鼓狂花	萬里栽荊棘
舉似王老師	堪嗟又堪惜	
叅禪絕露布	機前莫罔措	喝退趙州無
趑出雲門顧	縛住走盤珠	塞斷通天路
不假拈一塵	兩手都分付	
叅禪絕有無	道人何所圖	空中書梵字
夢裏畫神符	不有何庸遣	非無曷用除
話頭如不薦	徒費死工夫	
叅禪絕真妄	語言難比况	幻名惟兩端
空花非一狀	智者欲掃除	愚人常近傍
舉措似勤渠	於法皆成謗	
叅禪絕修證	生死那伽定	三有金剛圈
十虛大圓鏡	徧界淨法身	極目真如性

動著一毛頭	驢年會相應	
叅禪絕照覺	道人休卜度	擊碎明月珠
剪斷黃金索	拈過赤斑蛇	放出青霄鶴
去就不停機	依前未離錯	
叅禪絕影像	豈許做模樣	象龍徒蹴踏
佛祖謾勞攘	徧界覓無蹤	當陽誰敢向
有人稱悟明	快來噉拄杖	
叅禪最易為	只要盡今時	不作身前夢
那生節外枝	日移花上石	雲破月來池
萬法何曾異	勞生自著疑	
叅禪最簡捷	當念忘生滅	聞見絕羅籠
語言盡超越	昨夜是愚癡	今朝成俊傑
好箇解脫門	惜無人猛烈	
叅禪最成現	元不隔條線	滿眼如來光
通身菩薩面	圓聞聞不聞	妙見見非見
墮此兩重關	入地獄如箭	
叅禪最省力	不用從他覓	壯士臂屈伸
師主影翻躑	纖疑或未銷	操心來辨的
回首望家鄉	鐵壁復鐵壁	
叅禪最廣大	一切俱無礙	橫亘十方空
豎窮三有界	既不涉離微	曾何有憎愛
時暫不相當	依前入皮袋	
叅禪最明白	太用無軌則	揭開三毒蛇
放出六門賊	徧造業因緣	都成性功德
勿使路人知	恐他生謗惑	
叅禪最瞥脫	不受人塗抹	來去赤條條
表裏虛豁豁	喜時則兩與	怒來便雙奪



觸處不留情	是名真解脫	
叅禪最安樂	不被情塵縛	真照豈思惟
靈機非造作	一處證無為	千門成絕學
窮劫墮輪回	由來自擔閣	
叅禪最枯淡	冥然忘毀讚	兀兀守工夫
孜孜要成辦	如飲木札羹	似噉鐵釘飯
此心直要明	不怕虛空爛	
叅禪最寂寞	寸懷空索索	四大寄禪牀
雙眸懸壁角	疑團不自開	情竇徒加鑿
但得志堅牢	何愁天日薄	
叅禪不持戒	那更存知解	弗省是自瞞
尚欲添捏怪	生死轉堅牢	輪回無縫罅
坐待報緣消	且來償宿債	
叅禪不守己	硬要說道理	卜度須彌山
便是栢樹子	但只鼓唇牙	不肯憂生死
禪到眼光沉	噬臍無及矣	
叅禪不合度	紛紛徇言路	公案熟記持
師資密傳付	世道愈相攀	己躬殊不顧
十冊古傳燈	轉作砧基簿	
叅禪不解意	纔聞便深記	兜率有三關
曹洞列五位	楞嚴選圓通	雜華宣十地
及話到己躬	一場無理會	
叅禪不著物	立地要成佛	肯將生死心
沉埋是非窟	從古墮因循	如今敢輕忽
生鐵鑄齒牙	一齧直見骨	
叅禪不顧身	直與死為隣	寸念空三際
雙眸絕六親	門前皆客路	衣下匪家珍

顯)

誰共滄溟底 重重洗法塵(溫陵曰法塵非相因意知

叅禪不可緩	自心須自判	迷悟隔千塗
首尾惟一貫	掇轉鐵圍山	現出金剛鑽
變化不停機	把伊眼睛換	
叅禪不屈己	人天咸讚美	英氣逼叢林
真風振屏几	千聖共擡眸	萬靈皆側耳
一句絕承當	敲出少林髓	
叅禪不求勝	勝為禪人病	勝乃脩羅心
勝即魔軍令	勝非解脫場	勝是輪回弄
惟佛無勝心	所以稱殊勝	
叅禪不求名	叅禪不為利	叅禪不涉思
叅禪不解義	叅禪只叅禪	禪非同一切
叅到無可叅	當知禪亦戲	
叅禪第一義	全超真俗諦	達磨云不識
六祖道不會	古月照林端	高風吹嶺外
兒曹共指陳	呼作西來意	
叅禪欲悟心	該古復該今	仰處如天闊
窮之似海深	名聞三際斷	體露十虛沉
圓湛含空色	奇花秀晚林	
叅禪非戲論	直欲契靈知	積學非他得
施工是自欺	精金離煅日	古鏡却磨時
或未忘聞見	何曾出有為	
叅禪禪有旨	旨悟亦無禪	少室空餘月
靈山獨剩天	認聲言直指	對影說單傳
今古尋玄者	區區亦可憐	
叅禪緣底事	獵縣更遊州	但覺千山曉

那知兩鬢秋	工夫增執縛	學問長輕浮
逗到龕幃下	清燈照古愁	
叅禪何太急	東去又西馳	走殺天真佛
追回小廝兒	空中施棒喝	靴裏動鉗鎚
縱有神僊訣	難教出水泥	
叅禪誰作唱	少室有神光	雪重齊腰冷
刀輕隻臂亡	真風陵大法	英氣勵頰綱
孰謂千年後	門前賊獻賊	
叅禪無樣子	樣子在當人	本淨通身白
元無徹骨貧	胷襟懸古鏡	懷抱積陽春
不待重開眼	何曾隔一塵	
叅禪作麼叅	切忌口喃喃	擺尾淹壘瓮
低頭入草菴	有言非向上	無句起司南
未解如斯旨	前三復後三	
叅禪叅不盡	叅盡若為論	鶴放青松塢
牛尋碧水村	雨深苔蘚路	雲掩薜蘿門
更覓禪叅者	歸家問世尊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七

校訛

(七十三葉十八行)而(南作時)

(七十七葉八行)畫(誤作畫從南改正)

音釋

駢

(蒲眠切聯也)

滓

(壯士切濁也)

鑛

(古猛切銅鐵樸石也)

[匚@贛]

(古禪切蓋也)

[扌-尤+曳]

(羊列切挖也與拖同)

甌

(子孕切甌也)

睫

(即涉切目旁毛也)

鍤

(他侯切石名似金)

崇

(■遂切神禍也)

攘

(人樣切)

札

(側八切)

廐

(相咨切養馬者)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八之上

叅學門人北庭慈寂 進

## 東語西話上

余養痾之暇客有以叩之者隨叩而應集成巨編目之曰山房夜話竊為好事者取去已而餘音未泯觸事興感發為言辯先後凡二十餘篇題曰東語西話蓋無倫敘也非敢聞之先達期與後學共焉

至近而不可見者眉目也至親而不可知者心性也眉目雖不可見臨鏡則見之心性固不可知徹悟則知之苟非徹悟而欲知心性之蘊奧是猶離鏡而欲見眉目也昔大梅常和尚問馬祖如何是佛答云即心是佛常公聞是語當下如十日並照情雲識霧應念廓清直往大梅山一任非心非佛此其徹悟之樣子也自爾即心是佛一語流布海宇豈惟叅玄上士戶知之至若販夫竈婦凡言論之頃未有不言心便是佛者逮叩其以何為心則茫然不知是處此類且置之勿論間有素稱叅學之士一歌一詠指其心體宛若觀眉目於鏡中毫髮不隱逮求其如常公之脫略則天冠地屨之不侔矣何以然哉蓋常公乃徹悟者也他人則情解者也情解之者語益工而旨益昏言愈奇而理愈昧矣或曰照眉目之鏡可得而求之悟心性之旨未聞其要也對曰但信根于心則悟不難也或不以信未有無因而自悟者古者之信不待有所警省亦不待有所勸發惟信根於心如飢者之欲食念念未嘗間歇窮情竭慮信信不已一旦觸發如久忘忽記此常公之於馬祖言下豈偶然哉今人不之徹悟任以即心是佛之辭掛於唇吻與情妄分別浩浩無時惟增其多語耳於心佛何有契會之理也

學者未有不言為生死事大者逮叩其何為生死例是茫然無所加對或有謂以其不知所以致問即從容告之曰爾既不知生死為何等事今發心為生死得無妄乎夫生死事大苟不知生死之理徒加叅學譬如辟穀之人遣其耕穫雖勉從命令將不旋踵而退惰矣何則辟穀既忘飢餒而禾黍亦何所用哉猶學者既昧生死之端緒則叅學亦奚以為或者強謂生不知來死不知去是謂生死斯實狂言縱使知來知去即其所知宛是生死以生死脫生死無是理也須知生死元無體性因迷自心妄逐輪迴宛然成有譬如積寒結水成冰寒氣忽消冰復成水積迷於心妄結生死所迷既悟心體湛然欲覓生死如睡覺人求夢中事安有復得之理當知生死本空由悟方覺涅槃本有以迷罔知或不能洞悟自心而欲決了生死是猶不除薪火而欲鼎之不沸理豈然哉了生死莫親於悟心悟心莫先於立志忘寒暑廢寢食空情妄此一念子於動靜處如堅兵嚴城之不可犯閱古人話之正志如是壁立萬仞則開悟可坐立而待既悟已不但死生之空寂雖涅槃亦無地可寄如其不爾柰何生死與迷妄交結遠從曠劫至未來際其流轉無絲髮之間謂生死事大豈虛語哉豈虛語哉

蛇虎無意於害人嘗倚高岡臥平陸行人驚相告而遠之蓋知其有齧人之毒不容不望影而避之也菩薩之視幻法亦然何謂幻法乃實無而有者是也既曰實無必何所有譬之太虛纖塵不立由病在眼亂華叢然了幻者自責眼中之病不了幻者惟嫌空裏之華至若水底月鏡中像皆幻有也迷人執有必欲遠離惟其所離展轉成有達人知幻不作離想雖不故離自無所著故教中有知幻即離不作方便惟知幻之知不涉情妄乃超悟之心全體是知也以其知之至當故不待離而離矣然不作方便即能離所離之心皆方便也良由洞悟自心照了諸幻惟其照了全是遠離更不待別有所離而離矣猶望蛇虎而避者蓋真知其有齧人

之毒自然念念遠離豈待別作方便而後離也其不具此真正悟知者於四大五蘊亦未嘗不言是幻頃焉對違順境瞥爾情生與諸幻塵同時起滅備嘗眾苦厭足心生必欲遠離重增幻見或不正悟其諸幻因緣安有可離之理哉惟識達之者不起離幻之念但勤究己之功已躬一明百千幻妄悟歸真寂其離之一言不勝其贅矣

妙喜曰古人皆明心見性今時人例是說心說性好教爾知三十年後要討箇說底也無此極言教化日薄人心日趨而下也何謂見性行而已到者是也何謂說性不待行而似到者是也譬如京都乃天下人物會聚之所殊方異域街童市豎皆能指其所向之方獨未曾親到耳以其未到是謂說者也其說愈多而其言愈枝矣有志者安肯依他作解而耕其空言以作掠虛之士乎必欲裹糧躡屨雖千萬里之遠忘其勤勞進進不已一旦親到則宮室之華麗人物之繁阜百千富貴了然在目是謂親到而見者也既見矣還復殊方凡言京都之境任其指東為西壓良為賤縱談終日皆不能昧其所見之真是為我為法王於法自在者也其親到而見者與未到而說者相去幾何哉原其所說亦有因求勝之心乃其說之因也蓋天資俊敏以多聞博記之風鼓動情竅曾不期鳴而鳴鳴足以滋其勝勝足以潤其情死生結縛愈說而愈固矣親見之者雖終日不言其誠諦之音充塞宇宙故永嘉謂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開無壅塞其效若此豈欺人哉三十年後要討箇說底也無妙喜此語褒耶貶耶聞者不覺墮淚如雨

佛云病是眾生良藥此說可憑乎不可憑乎是何言也眾生積劫迷妄內存我相外逐境緣恃其輕安情妄紛錯頓忘幻質之有老病死也一旦攝養乖方呻吟枕席所需不遂苦痛無時氣命將終返思平昔道無所得法無可恃茫茫三界沉墜無涯或得苟延誓當精銳刻苦究道不捨晝夜以酬出家本志以報佛祖深恩

如是受者則知病苦真良藥也不爾受者返思病中境緣逆順滋潤愛憎欲相報酬不顧來業是無慚人非菩提眷屬也反致佛祖誠言而為過咎然病不止是受病者之良藥亦是不受病者之良藥也何則彼此身拘四大形假眾緣彼病若斯我寧不爾今幸病不至體時暫輕安八苦循環其能久恃乘此身形勇健精勤如救頭然破有漏之藩籬碎無明之窠臼空涅槃之險穽截生死之迅流此道既不假外求心佛豈果從他得如是觀者其良藥之效豈獨為病人設耶凡屬有情皆當於此取其神效況吾徒身依法席跡廁禪叢動以死生大事為口實觀此病是良藥之明訓而復懵然不加顧者逆知其輪轉將無畔岸矣

客有謂俗人以巧術奪隣寺之基業者寺僧百計不能復而求理於官志卒未伸勞苦萬狀或者曰子遊方之外者也當忘形骸空物境以理自照豈可效彼俗人不能忘其取捨耶僧曰不然古有千年常住一朝僧之誠苟非一朝僧則孰與保護千年常住乎或者曰我之所聞異於是夫不變之謂常不動之謂住此指法身真寂之體耳真不變也寂不動也真常寂住統攝大千無一物不被其體故古教謂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我輩抗塵走俗動為情妄所遷宜乎不知子棲身世外識達理源或不了常住為真寂豈能導物揚化而為佛弟子乎昔菩薩修六度運四心謹萬行親眾善乃保護常住之牆岸也子為一朝僧欲保護常住亦善矣或棄此正念而任取捨之情興鬪諍之行恣血氣之勇懷謀奪之計其迷亂真寂破壞常住莫甚於此矣子其不悛必欲徇狂情效流俗謂欲保千年常住是猶決其隄岸而禁水之不泄誠自欺耳子不觀乎世間飛樓湧殿諸莊嚴具充塞大千使諸佛有所求而然雖外道亦不為也聞菩薩行檀時施頭目髓腦悉無難色三輪等空一念無住人天奉獻尚無能受之心羣生欲求安有所施之念真寂混其體常住顯其相保護之心盡於此矣又焉肯肆情於



俗求理於官乎僧曰審如是在己則可或事在於公詎容坐視而不救耶或者曰子徒知救之之說而不知其所以救之也成等正覺第一義諦常住依之而建立也六度四心萬行眾善常住由之而安穩也捨是而別資救理生心動念惟助業輪雖曰救之其實害之也原夫真實法身之常住與僧園資具表裏混融亘萬劫而不變不動奚止千年而已哉聞者領之

昭昭然盡宇宙之充塞晃晃焉極色空之融混無相可覩無跡可尋非青非黃不長不短隨機應現而為雪山午夜之星顯露當陽而為龍潭所滅之燭鑑體無虧而為東平打破之鏡照方不立而為毘耶無盡之燈長年觸體而體不可分終朝溢目而目不可覩斯所謂神光者也古德謂神光獨耀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言獨耀者乃一體而無二者也神乎光乎在天同天在地同地虛含萬象洞貫千虛紫羅帳裏撒珠鐵眼銅睛莫窺其彷彿枯木巖前問路電光石火孰辨其端倪謂神光之不可覆藏珊瑚枝枝撐著月謂神光之不可混濫扶桑夜夜日輪紅神光非天生非地湧非內出非外來造化依之而轉旋物象由之而生植能成就一切而一切不能成就者神光也能蓋覆一切而一切不能蓋覆者神光也般若非眾生心能緣其能緣者神光也真如非一切法可混其能混者神光也西祖握露刃劒佛來也斬魔來也斬其所不可斬者亦神光也道人行處如火消冰衲僧面前險絕無路你恁麼我不恁麼你不恁麼我却恁麼箭未離弦而中的珠猶在櫝而照空皆神光之所著不假他術也天下學者苟非廓悟於言象之表少存知解欲契吾獨耀神光之要旨心日勞而功日墜矣可不慎諸

山可移也方可易也一定之業不可逃也所報之業有二曰善曰惡而已善則報之以福惡則報之以禍福與禍雖不同咸屬報緣同名業耳業之定分如行路之遇境也三十里一橋五十里

一店行至所期里數而橋店在焉雖聖賢莫之能避夫善惡之念不從天降不從地出一由迷妄之情自結縛耳通於三世貫於多劫因緣會遇福也禍也猶三十里之遇橋五十里之遇店絲髮不可易也世人徒見仁者夭暴者壽逆者吉義者凶豈知其作於昔而受於今作於今而受於後惟恐不作安有不報而受之者故聖人不怨天不尤人良有以也昧者怨天尤人實不知其出於己也如或知之福何喜禍何悲以忘喜故安肯妄生一念攀緣其福以忘悲故雖強使之設詭計以避禍寧死而不為也況定分之業誠不容其避就也間有苟求而得之苟避而免之者亦一定之業當然豈容其苟也既知不可苟則馳求畏避之念不待遣而空矣念體既空則所存之心地亦空而會道矣佛祖聖賢安穩解脫之方殆不過是也以無所為而為之則理自殊也以無所作而作之則事自勝也理殊事勝盡法界內無一塵不在吾莊嚴之域矣其迷妄之者愛憎結其情取捨紛其念與諸苦因緣涉入未來備受楚毒而終於不悟定分之業一出於己者良可憫也土之厚則所植必豐源之長則所流不竭積之盛則其為用必充因之圓則其感果必滿此天下古今之常理也聖人積萬劫之功修塵沙之行捨無量之身命聚難思之法財百福具周萬德圓滿世出世間洞無遺欠凡所設施如春回萬谷月印千江不知其為而為不約其至而至蓋積因之圓故感果如是之滿也

余嘗觀建伽藍立塔廟者或四至不周或形勢不足乃多財以取之方便以求之巧計以謀之至若勢力以臨之皆非滿足菩提之旨也凡建立或不與滿足菩提相應非法利也非功德也非利他之善行也乃隨業妄而資勝見菩薩行之所不取也菩薩修滿足菩提時凡所建立遇不周不足等事惟返觀本因缺漏則勵精勤苦以修之必待菩提勝行之滿足彼將持以奉獻惟恐不受則檀波羅蜜致於他滿足菩提會於己也或曰建立之方或未周

足謀以智術臨以勢力固不可也以多財取之於理何傷對曰道人建立乃推己之餘以利物也所云利者必使均蹈吾滿足菩提之地而後已眾生積貪備受諸苦多財則甚彼之貪益彼之苦較之持以奉獻惟恐不受者相去不啻霄壤矣

東山演祖有萬般存此道之說或者謂萬般即萬事也亦萬法也且世間事法未嘗不與出世之至道表裏混合也而言存之得無贅乎對曰子何言之易也彼言存者政欲其混合而無間也以其非所存則諸妄差別依之而起以日用言之萬般者如著衣是一般喫飯亦是一般智者之於衣惟見其通身是道不見其絲縷為衣也智者之於飯惟知其滿口是道不見有顆粒為飯也以至種種營為無一物不與道相混合也其混合之旨既明則存之之意在乎中矣昧者反是其著衣時不惟不會道而復於衣上隨情逐妄作種種分別依分別則生死結縛無端而固執矣然存之之理有二焉有混合而為存者有操守而為存者惟悟達之者雖曰混合亦不知為混合是真存者也在學地者以操守而為存也謂操守者純以正念念所學之道離凡聖絕憎愛孜孜焉不敢斯須忽忘也如執至寶如蹈春冰操之益堅履之益慎忽焉開悟回觀能存所存之念俱無定體雖終日熾然作用乃不擬存而存矣

古教謂於人有緣則易信於法有緣則易入謂緣者何乃積劫所種之因而感於今日者是也緣之會遇雖佛祖聖賢欲避之而不可得況其他乎故東山演祖有一味信前緣之明訓焉言信者順也正順而不流溢之謂也自而感者之謂業他而感者之謂緣達者知一報之緣既熟離之合之俱不能關其欣戚也昧斯旨者愛之則苟合惡之則苟離苟合之心偶遂則矜誇之不暇苟離之心不遂則嗟怨之無時了知一報之緣既定而不可以苟使終身合其所愛而不加喜也盡形會其所惡而不加怒也教中有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斯言苦者乃不信前緣而自受也使知前緣之

當爾而正順之則苦無隙而投矣斯世相不可易之緣也道人究出世之旨固不當以報緣論然推之靡不繫乎緣也古有一聞千悟具大總持者此積世菩提道緣已熟鍼芥相投久忘忽記不待轉念而達之矣亦師資之緣熟聆其音望其容不待曲垂方便而領旨矣間有終身學而不至者蓋夙緣之未稔也緣之未稔必期以悟猶遣孺子為壯士之役豈理也哉苟知緣之可信但操之力進之勤久遠不退一旦如壯士屈臂不假他力豈非緣乎豈非緣乎

營家者本在貨財養身者本在元氣世有不固其本而事外飾者未有不廢且敗也隣有二子焉一人強壯舉千鈞不知重作終日不知勞一人瘁弱呻吟終日偃臥窮年偶醫者察二人脉謂強壯者犯行屍脉人雖健而脉病死無日矣謂瘁弱者六脉平和人雖病而脉健其平復可立而待也不久果如醫者之言蓋身之安危本在脉也脉之存亡本在元氣也可不慎乎余觀教禪律三宗棟宇之植田園之聚譬之吾身可謂強力也矣殊不知戒定慧三無漏學乃吾脉也苟不潛鞭密鍊堅守力行則吾脉病矣昔吾教遭三武之廢可謂病吾身也已而戒定慧之本脉應指而現生意充然未久則病去而身益強矣蓋本固之驗也嗟乎不思固其本者謂外護之力可恃又從而文飾之而不知脉與元氣斷喪無幾矣一旦禍出不測余於此不能無懼焉

世有一夫耕百畝之田而求多人助之諺稱伴工以彼助我之耕固易使我報彼所助之工甚難或畏後報之難勿求先助之易可也古人謂物暴長者必夭折功速成者必易壞天下之事決無易於前而不難於後者亦無難於前而不易於後者故孟子謂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雖不顯言其難易而難易之理不待顯言而著矣昧斯理者惟知易之可求臨事無輕重之分惟欲直捷簡易苟得志於易則勝溢乎心

喜盈乎面一旦去其所易逢其所難則不勝窘迫矣未有不陷於不義之地者惟識達之士不墮常情難則順受之易則逆處之能逆處其易則無苟得之容順受其難則無窘迫之態吾天真不為喜怒得失之所亂則道在其中矣故老氏曰多易必多難而世人多尚其所易背其所難或不有酬報之理則聖人之說皆妄作也思之思之

一長者生高昌素有向道之志雖致身貴宦未嘗見其有暴怒之容一日謂余曰佛法有二途曰淺曰深其深者固非俗子所能造詣淺者嘗博聞而熟解之惟此心不能與所聞所見相應耳於此未嘗不自責也因叩之曰佛法廣大徧入寰區雖佛祖不能正視爾何人輒以深淺議之哉乃曰心識之蘊奧境觀之差殊悟理之是非乘戒之寬急此皆佛法之深者如云世間財貨甚於毒蛇能損善根能滋苦本此佛法之淺者自最初入道歷涉諸師之門未有一人不如是開導策發然尋常念及世財亦未嘗不如是觀察逮有求施惠者踵門方將取而施與之則惓惓愛之情交橫于前若為物所禁而不容取者復自謂非施財也乃所以施煩惱而離毒蛇也雖百千巧見終不能自開其鄙惓之懷因驀有所省蓋其平日所聞所解者偽心也惓惓愛惜者真情也真情無相可見含 於藏識之底苟非洞悟徹底掀翻或毫髮未盡瞥爾現前雖百千妙解誠無異於隔靴抓癢也思無常生死乃真情結集浮知偽解其能遣哉

察秋毫之末者不能自覩其睫舉千鈞之重者不能自舉其身古人此喻極言明於責人昧於恕己之弊方與友論此而客有盛言時事嗟訝蹙頰不能自己者因叩其所以乃言人心不古世道日薄在處三百五百聚徒其陞堂致禮宛爾混融逮一事不諧一語不偶則忿怒之氣甚於仇敵使為主者兢兢業業雖儼臨廣眾不翅蹈春冰踐虎尾安有所謂解脫之理哉思古叢林上下相

忘於無事之域不復見矣余曰子之言過也豈不聞古教有言於人有緣則易信於法有緣則易入安有古今正像之分使我緣福不逮雖臨眾於數百載前古人亦今人也人情無順逆其順逆在吾緣耳使吾緣福之或備雖天魔外道亦皆轉為衛護之人安得吾儕之不委順哉所謂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蓋順亦報也逆亦報也皆自業所變豈他人所能致哉客唯而退

即一而三水波冰不離濕性惟三而一餅盤釧總是金身用有千差體無二致就體觀用則易會用歸體則難須知體在用邊用旋體際儻非妙悟一切意解皆不相應謂三者何真諦俗諦中道第一義諦也謂一者何當人之自心是也言即一而三者謂此心能真能俗能中也言惟三而一者其真俗中皆自心之現量所變也荊溪謂真諦泯諸法俗諦立諸法中諦統諸法故古教謂於諦常自二於解常自一賢首有四句謂依真入俗是一句由俗會真是一句真俗不二入乎中道是一句即中而成真俗是一句天台謂真不自真對俗而真俗不自俗望真而俗中不自中謂真俗二諦一而非單二而非兩互顯互奪相即相融而為中也若空是斷空則不能融色色是實色則不能混空以其斷而非空實而非色各立二邊宛然中道惟昧此心體者對真則執斷入俗則迷常二見儼存則中道斯背矣此說講學者未嘗不通其所通而非會者以意識依文解義非妙悟也以其不悟則能所之跡熾然解心愈多而迷情愈重矣謂悟者何乃親見此一心之至體也謂解者何乃熟究此三諦之虛跡也然悟而非解解而非悟旨與心通不可言議惟真叅實究者宜深思之其學解縱使玄中又玄莫若神悟之為準也

情之所起者愛憎跡之所由者進退是四者乃流浪生死執縛三界之大本也亦超越世間遠契聖道疾證菩提之捷徑也既云流浪又云超越何謂哉蓋聖人言教之所詣有二二者何合道

也結業也夫愛而合道者愛公務也愛眾人也故有愛惜常住如護眼目此愛公務也古教謂我於多生深求道果為救護一切眾生超越苦輪此愛眾人也此愛存乎心曾不期合道而道自合矣夫愛而結業者愛自己也愛己之親厚眷屬也以愛己故則諂曲嫉妬攀緣馳逐狂妄顛倒紛然交作至若愛己之眷屬則護之惜之必使之尊榮勝達不復顧其是非可否也其愛若此則念念與生死業習糾結矣謂憎而合道者責己者也亦責己之親屬不臻乎正行者也以其責己也苟有怠惰偷安之弊則潛鞭密鍊痛思深省改革愧悔之不暇奚必別求道果而道自合矣或捨責己之正念則指撿他人之過至使怒忿積懷暴慢盈面謂之結業豈待言哉愛憎之道既爾進退之理亦然何則儒典有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之訓吾佛之道豈不然乎謂進者亦有二焉為己也為人也夫為己而進者乃進學也精勤勇猛決定堅密朝不足繼之以暮夕不足繼之以旦念念如救頭然不使須臾忘念是進之在己也為人而進者乃掌公務秉化權也孜孜勤苦廢寢食忘寒暑凡有一毫利於人者必行之不敢以己之得失而怠慢此進之所以合道也亦名勝進或不爾者妄起一點名稱利養之心雖鰲面跼足奔趨馳走之不暇靡思無窮業累愈進而愈結矣謂退者亦有二焉尚晦隱而守道念者尚閑散而傲世相者二俱曰退論其退之之實則霄壤不侔矣

若為人之才有所不逮應世之才有所不周退藏於密深蓄厚養或已事未了不敢妄涉世務棲遲巖谷形影相弔身世兩忘此退之所以合道也或懶於應酬不受拘撿恃其給養無缺世相無求飽食煖衣任情肆識自言絕俗高臥游談反譏為眾之勤奉公之冗惰四體而不知慚背羣恩而不知報豈退守者宜如此耶一旦報緣忽盡業何可逃淪墮死生噬臍無及其愛憎進退之理曉如黑白不之合道則之結業由一念之反覆而升沉果報若此

如楞嚴謂使汝輪轉生死結根惟汝六根更無他物令汝速證安樂解脫寂靜妙常亦汝六根更非他物此說與愛憎進退能合道能結業曾何異焉本色道流當乘業縛未深道離未遠精勤勇猛瞥轉一機早求脫略否則白日青天動遭業縛可不懼哉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八之上

校訛

(九十三葉十二行)是為(南作是謂)

(九十九葉十九行)其絲(南作有絲)

音釋

掠

(力灼切捎取也)

屨

(訖約切草履也)

櫝

(徒谷切匱也)

瘁

(秦醉切病也)

窘

(巨運切窮迫也)

抓癢

(抓側交切覆手曰抓癢以兩切膚欲搔也)

蹙頞

(蹙子六切頞阿葛切蹙頞眉攢也)

顰

(良脂切黑色也)

跼



(吉典切足胝也)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八之下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 東語西話下

昌黎韓公唐之大儒也以不知佛氏之教有補於治道發為詞章而詆訶之逮遇大顛固心降之其譏毀之聲尚斑斑見於簡牘

柳子厚與之同時亦以文鳴於世作諸祖碑碣發揮佛氏之學雖非極至初未嘗效韓之詆毀也宋歐陽氏出文章宗韓作本論以拒佛謂攻之愈堅撲之愈熾而不知有不可攻不可撲之大本於其間徒誦誦多言又何加損於吾佛也

明教和尚著書非韓非非韓也乃諭歐也後儒相倣效詆佛者頗眾吾教之士往往謂彼嫉佛余謂彼非嫉佛也實不知佛也使彼知之則將外護之不暇雖強使其詆毀寧無媿於中乎復以因緣果報言之亦可以收謗也如佛累遭提婆達多以惡計陷於死地而不動念者乃知其有宿冤也當其狹路相逢返觀報盡還無之理如飲甘露又何念之可動哉彼韓歐之怒排力詆又安知其非提婆達多之餘蘊未消者乎但堅持正念待彼之餘蘊消盡則逆耳之聲將不求息而自息矣永嘉謂從他謗任他非把火燒天徒自疲永嘉之說雖盡善惟從他任他似亦未能當念融化之也靈芝照公取文中子何以息謗曰無辯謂嘗事斯語矣且無辯與從他任他之語然亦俱未盡理也故圓覺謂若知我空無毀我者則從他任他以至無辯贅且剩矣嗟乎近代之持公論者不鑑其本惟見彼斥我為異端我則非彼為外道與閭巷倚門而相罵者無異又何以表無生慈忍之力因緣果報之理哉昔有國王放

五百醉象害佛佛豎五指迎之象皆馴伏時阿那律見佛五指端各現金毛師子時一弟子白佛云嘗聞佛說此身是夢不可愛樂今現師子之威禦醉象之難豈非愛樂其夢中之身耶佛曰我何有心於禦象哉我積劫以來修慈忍三昧今豎指入此三昧任其踐害以我三昧之力成熟故師子之威不期自現觀佛之說乃禦難息謗之第一義也語言云乎哉機智云乎哉又世有所謂見德人之容使人意消心醉德人豈亦使之然乎斯亦禦象難之漸也或不爾者皆自召也苟欲以語言息之適滋之耳何益哉

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天下叢林讚佛多用之此偈出華嚴經第六卷時佛白毫相光中示現一切法勝音菩薩所說乃一部華嚴大經之綱目也亦諸祖狹路相逢之要領也佛身充滿於法界擬向甚處蹲坐普現一切羣生前眼裏耳裏著他不得隨緣赴感靡不周空合空水投水而恒處此菩提座將謂別有長處與麼註解未越常情或不知歸別露消息佛身充滿於法界遲日江山麗普現一切羣生前春風花草香隨緣赴感靡不周泥融飛燕子而恒處此菩提座沙暖睡鴛鴦一切法勝音掬水月在手少陵杜工部弄華香滿衣雖然珠轉玉回要且天懸地隔還要識佛身麼瑠璃殿裏白玉毫寶華臺上黃金相且拈過一邊以至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眼裏金塵且沒交涉更說箇佛身無為不墮諸數隨語生解萬里崖州若曰充滿於法界底佛身眼不可窺心不可測智不可知識不可解惟雲門乾屎橛洞山麻三斤却較些子爭柰無人悟得以其不悟縱有玄談皆成欺誑更有傍不甘者廣引相似語言謂佛身包太虛含萬象不可以色見而色無不周不可以空求而空無不備迎之非前隨之非後低聲低聲此等說話竈婦乳兒皆能言之若曰佛身不亦遠矣然普現羣生前隨緣靡不周且置之勿論又指何物為菩提座耶或謂佛身充滿此座亦充滿無二無二分無別

無斷故若曰菩提座上別有佛身則不可得為恒處也然既充滿且無常生死有漏世間又向甚麼處安著或者引永嘉謂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既覺矣謂佛身謂菩提座亦無地可寄又何言說而非寐語哉學者未能真誠夢覺雖曰讚佛乃謗佛耳宜審諸宜審諸

盡十方世界是清淨法身當體如千日並照了無纖毫障蔽無端為一點無明當面覆却以故仰而觀之之謂天俯而視之之謂地廣而窺之之謂法界以至山高水深晝明夜暗風動塵起雲騰鳥飛與夫披剝萬象剖析精明欲覓所謂法身則空然無有也由是引起分別堅執妄情喚空作色不得指明為暗不得視親作疎不得轉憎為愛不得要識無明面目麼只這箇轉不得底不欠一毫忽有箇強主張者道我但見空不作空見色不作色惟以一清淨法身觀之是亦是矣奈何謂空謂色之見卒未能忘又作清淨法身之能觀所觀初未曾泯須知只箇未忘未泯底政是根本無明直下絞漉不乾洗滌未淨若欲頭頭上明物物上顯誠不啻隔靴抓癢也如圓覺謂此無明者非實有體如夢中人夢時非無及至於醒了無所得與麼說來無明豈有實體定性可得乃全體是清淨法身也雖然如經中謂及至於醒了無所得還曾與麼醒也未須知醒有二義最初省色空等法皆自心現量乃淨法界身之影像也如是而醒能斷枝葉無明最後見聞情盡能所識消不見一法是法身不見一法非法身是非俱泯念念皆如到此方斷無明之根本也然枝葉根本二種無明必欲頓斷其黑漆桶或不連底洞脫三回五回豈容心思言議而可得哉

昔東坡居士題廬山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後有禪者謂東坡每句多却二字何不直言溪聲廣長舌山色清淨身又有謂溪聲不用舌山色不用身等總是忍俊不禁將謂超出局量殊不知總向他措大背

後叉手當時老坡只識得箇溪聲山色又安知驢聲馬聲鴉鳴鵲噪至于愁歎聲痛哭聲乃至地獄刀劍戈戟宰割鞭打種種惡毒呻吟號叫聲皆廣長舌豈但山色大而虛空細而纖芥極法界內外所有體象殊形異狀妍醜怪奇青黃短長至若冰河炭燄腥臊穢濁與夫不可眼視之種種惡色皆清淨身也豈惟身之與舌但鼻所入者皆佛香口所噉者皆法味至六入十二處法性混融間不容髮是謂一相平等真淨無漏圓滿具足三昧門從上佛祖據此三昧攪河為酪變地為金出沒卷舒無邊妙用一一皆從此三昧門流出法華謂惟此一事實餘二即非真即今天覆地擎日上月下晝明夜暗嶽立海橫更無一毫髮不在此三昧門中影現直饒如此明白舉似又安知仍舊坐在溪聲山色中鰕跳何曾出得斗也

記得孚上座講涅槃備說法身不大不小非方非圓無住相無不住相圓 十虛混融三際時有一禪者在座掩鼻而退上座乃致問云我說法身不曾違文失義見笑何也禪者曰上座盡其所學只說得法身影像若曰真法身大固遠在上座要與法身相應請拈過講學凝心靜坐孚一依所教忽聞角聲劃然開悟你道老坡曾與麼悟也未此道離言說絕知解或不深窮密究以期悟明脫略見聞超出情量妄為溪聲山色引入荒草而不知有悟入之理者滔滔皆是可不慎諸

少林直指不立文字六祖謂說箇直指早已迂曲了也更有甚麼看話頭起疑情做工夫將心待悟無乃取謗先德屈辱古人者乎不然六祖方三傳而出百丈世稱大智禪師建禪林清規遠依律部立為禮法復置廣堂連牀俾三百五百眾凜凜危坐枯樁其形死灰其心目之曰坐叅然直指尚曰迂曲此迂曲中之又迂曲者也已而自侍者寮朝叅暮請親熏熟炙開鑿見聞俾掌藏鑰涉獵名相與夫博究儒書通內外等學使之分座說法然後待時

出為人師上則付衣表信下則瓣香稟承斯又不勝其迂曲矣至若派為五宗不相混濫其授受之際細密委曲異說殊途莫之紀極豈直指之道果有是理哉蓋前人非不知不立文字之直指也以去聖時遙人心日趨而下觀其體道之念不密徇境之識日遷乃不得已而救之如百丈未建叢林時人皆草衣垢面棲遲於空山大澤中極情向道至百丈時早有老病畏怯由是建叢林以慰安其老病而輔祖道也使前輩或不曲徇時宜巧施方便則直指二字亦滅絕無聞矣近代持公論者惟責人不直指而之迂曲是不鑑其迂曲乃伸直指之異方便也且責之固是而亦不返鑑其責人之心全體墮在迂曲中矣何則如少林秉單傳直指之道默坐九年未聞其有責人不信直指之辭逮今千餘載而直指之道炳如日月亦不因從上之迂曲少蔽其毫髮蓋心真而理自顯據如少林負直指之要有傳少林謂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乃可入道且屏絕外緣而不涉禁伏內心而不動斯豈直指之旨乎乃欲其久之而悟入吾直指之域也今看話頭做工夫蓋亦使其情消識謝功用兩忘徑造吾直指之域復何疑哉

禍福萌於自心憎愛豈從他得出一時之情妄混三世以報酬歷萬劫而不消雖絲髮之無貸一大藏教舉果明因皆自心現量更無一法從心外至者道人當念念觀察自心無形象可得無影跡可求昭昭太古之先歷歷極未來際故楞嚴謂無漏真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所以前輩目之曰金剛寶劔標之為清淨太虛謂劔則無物不摧謂虛則無方不攝大光明藏觀體無依佛祖證之頓空異見眾生不了妄逐情塵由是三界起焉萬法集焉生滅去來之相紛焉禍福酬報之理昭焉而不可逃也以不達自心現量則其趨福避禍之念汲汲不休捨憎取愛之情密密無間且妄見益深而積業益熾矣夫人膠於世網者固未可責其已嘗裂開世網殊形異服之士尚馳逐而不知息者誠可責也楞嚴謂狂心

未歇歇即菩提乃責之於名教也少林謂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又古德謂不學佛法惟務休心乃責之於祖語也如四心六度萬行羣善及道品等蓋不忍其坐致淪溺以輕易重以優易劣皆善巧方便而責之也直以心體言之惟歇休二字早是金塵入眼又何優劣輕重之復論哉故聖人不柰眾生之不悟自心現量猶化城而之寶所也謂自心者何乃佛祖共證本來具足圓滿菩提之至體也謂現量者何乃眾生隨識所變執而不可化之見妄也或問何以遣之對曰不可遣也苟欲遣之則與遣之之跡俱成現量故古有靈龜曳尾之喻惟信心堅密究叅不已廓爾開悟即其自心現量不問一塵轉為自覺聖智猶迷時認金為銅悟時則知是金非銅也悟銅元金乃自覺聖智也迷金執銅乃自心現量也楞伽一經之要義少林持以印直指之心捨現量而禍禍福福之跡俱不可得而容也學者宜思之

情何物也執而不化之見妄也未有情而不執者未有執而非情者情之所以執蓋出於迷妄也所迷者何乃迷自性轉而為情也眾生之情執有同焉有異焉謂同則同乎憎愛謂異則異其憎愛所趨之見差別萬殊不可得而一也有二人焉一人執東為是則所向皆東一人執西為是則所向皆西其執東為是者每以西為非而不知執西為是者反觀吾之東亦非也其執東者不知西向之人指吾東為非其進東之步益遠自以為益是彼以為益非其執西者亦然二人之所執不翅矛盾之不相入也以其不相入則天下之是非未有能同之者故聖人世起而救之垂言立教必欲同其是非之心化其所執之情柰何教跡愈彰而是非愈熾且古今三教鼎立其互相詆訾者以各專門不容其不是非也如一佛之垂化觀萬法惟一心一心即萬法所以彰萬法為教標一心為禪名常異而體常同教即文字而禪離文字也究其所以特不過破情執之迷妄混入一心之靈源而已以即文字離文字之

執未化而教與禪宛如冰炭蓋有離即之二也至若教非教禪非禪雖聖人亦不能不斂衽而退縮矣且日親性理之學尚不能化其所執之是非使素昧教理之人忘其所執不徇是非又何異戒飢人見飯而勿餐也古德有不見他非我是自然上敬下恭佛法時時現前煩惱塵塵解脫之訓昭若日星未即驗其語者蓋情執未化不能不見是非也要而言之化執無越於忘情忘情莫先於悟性性既悟矣則情不待忘而忘情忘則是非之執若春霜當赫日安有不化之理哉

幻人世居杭之新城族孫氏祖遷錢塘父母生子女七人幻居其最後方離襁褓惟以歌唄佛事為兒戲鄰人異之七歲從市學讀論語孟子未終九歲喪母而輟學蜜負出家志以世相日拘百計莫脫至廿四其所縛之世相不待作意而劃然自解寔至元丙戌歲也是年五月獨登山禮先師已而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處恍然開解自爾經書語言頗沾其味非悟也丁亥二月信女人楊氏授以資具從山海翁登山薙染己丑充堂司庚寅欲潛去密為松公所知助腴田三畝復令參堂未幾痢疾先師令給侍辛卯春瞿公施田莊不受俾馳書歸瞿田壬辰充庫務癸巳甲午惟奔走施門元貞乙未先師臥疾不起奉葬畢即去山以酬宿志丙申往來吳門大德丁酉春挾袂舒之天柱山秋之廬阜冬還建康匿影草廬者十閱月戊戌冬結幻住菴於弁山己亥冬結幻住菴於吳門庚子辛丑咸居焉壬寅大覺請住持而避走南徐癸卯送布衲歸大覺甲辰歸守先師塔乙巳冬領師子院事丙午丁未至大戊申冬因分衛吳松不返己酉買舟儀真夏繫纜於雪城庚戌歸天目居山舟辛亥復為船居往汴水皇慶壬子春結菴六安山秋舟往東海州癸丑春舟次開沙夏送定叟住大覺就寓環山菴延祐甲寅春復領師子院事乙卯結菴大窩丙辰春渴疾作楚夏舟泊南潯丁巳居丹陽大同菴戊午復還天目己未庚申至治辛酉

壬戌六十歲矣是年之夏結菴于中佳山自丙戌至壬戌整三十七白而幻跡方將遠引為避緣計余初心出家志在草衣垢面習頭陀行以冒服田衣乃抱終身之愧且文字失於學問參究缺於悟明尋常為好事者所稱蓋報緣之偶然耳平昔惟慕退休非矯世絕俗使坐膺信施乃岌岌不自安也古人有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今余六十返思往事大率情妄所蔽何有當於理哉浮光幻影變在須臾故書此以自警云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八之下

#### 校訛

(第三葉十八行)泥(誤作呢從南改正)

(十二葉十七行)已(誤作巳今改正)

#### 音釋

詆

(典禮切訶也)

謫

(許拱切眾言也)

櫛

(其月切)

瀝

(郎狄切去水也)

訾

(蔣氏切譏也)

襁褓

(襁舉兩切褓博浩切襁褓小兒繙也)

割

(忽麥切剖也)



薤

(他計丈几二切)

腴

(与俱切腹下肥也)

衄

(女六切鼻出血也)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九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 東語西話續集上

非一歲無以終萬化之功非一心無以收萬法之跡然而春夏秋冬之令雖別其所不別者同一歲也頓漸偏圓之理雖別其所不別者同一心也且歲不知有春夏秋冬而四序成其歲心不知有頓漸偏圓而四教彰其心如是則知即別而同即同而別也即別而同四不離一即同而別一不離四惟同則不能徹其化跡惟別則不能會其本源於是同別之旨不容不兩立本跡之門不容不雙收也每聞議者謂一代時教彰如木之本懷罄無不盡彼云教外別傳者豈教外果別有未盡之法為傳耶儻別有所傳則名外道或別無所傳則妄誕之跡不容掩也余嘗以前說證之茲復謂議者曰聖人初生下時手指兩儀足行七步何教義所攝耶此乃別傳之最初顯示也豈待末後拈一華以示迦葉謂之別傳者乎中間四十九年隨機演教於正直舍方便處皆是別傳之旨又豈止乎最初末後而已哉所云別傳者非教外別有所謂禪也非心外別有所謂法也非離言說外別有不形言之祕密三昧也非理外別有理也亦非一向無事而故作是言也何則自始洎終惟示一心也依一心所演惟一法也安有所謂別哉當知靈知心體離言說相離見聞相離思惟相離文字相乃至離一切諸相雖曰離言說相非言說不能立其教雖曰離見聞相非見聞不能傳其教雖曰離思惟相非思惟不能達其教雖曰離文字相非文字不能宗其教故知言說文字等乃教也離言說文字等乃教外別傳也所云教者宣明此心也所云教外別傳者即超出言象而妙契此心者也使言說文字外別無旨趣則經中不應言諸法寂滅

相不可以言宣又云此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或謂言說文字等果不可契如來之心耶曰不然豈不聞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談一字於此則一大藏教曷嘗有言說文字等相之可得也苟不洞徹如來之本心則滯有文字非教也執無文字非禪也動為情縛於有無之間則教禪俱不取也然教外別傳者目之為禪此禪即一心之異名非人天二乘所習八定四禪之禪必待枯形死心殞情絕識之謂也蓋此禪之體如金剛王寶劍自非上根利器生知夙習之士領於機先薦於言外欲向見聞思惟等擬涉毫芒則刻舟奚益哉遠自少林相傳迨今如印印空雖文彩不露而至理獨存信別傳之說良有旨焉通而言之禪即離文字之教教即有文字之禪覓一毫同相了不可得復何別之有耶其所別者乃化跡之設不侔爾譬如堅冰烈日之不可同日而語也

藥不專治病無必死其用舍安危之要在醫者之得失耳苟得其要以寒破寒以熱攻熱俱無實實虛虛之謬不得其要而或誤投毫髮雖病未危而藥危之矣世無盧扁使萬金神藥亦能殺人其利害有如此者佛稱三界大醫王純以無上神藥治法身之病其對證投機之頃順用逆施迎刃而解世云神聖工巧殆不可同日語也

余因閱圓覺經文殊首以本起因地為問乃答以永斷無明方成佛道普賢以以幻修幻為問乃答以應當遠離一切幻化虛妄境界由堅執持遠離心故心如幻者亦復遠離遠離為幻亦復遠離離遠離幻亦復遠離得無所離即除諸幻普眼以修行漸次為問乃答以先依奢摩他行堅持禁戒安處徒眾宴坐靜室徧觀四大及與根塵虛妄和合然後身心根塵與幻俱滅便能顯發無方清淨彌勒以修佛菩提幾種差別為問答以欲脫生死免諸輪回先斷貪欲及除愛渴清淨慧以凡聖所證所得云何差別為問

答以一切障礙即究竟覺得念失念無非解脫至若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威德自在以方便漸次為問答以當修三種淨觀謂寂靜奢摩他如幻三摩鉢提寂滅禪那等辨音以圓覺門有幾修習為問答以二十五種清淨妙輪即前三觀交互單複云云淨諸業障以本性清淨因何染汙為問乃答以不了四相不成聖果又云但當精勤降伏煩惱起大勇猛未得令得未斷令斷圓覺以云何安居修此圓覺清淨境界為問答以建立三期求哀懺悔復以三種淨觀隨學一事已上皆大悲願王普告諸菩薩及末世眾生淨治覺體之善見妙藥也如何獨答普覺所問一章之中指出四病謂作止任滅則前所謂善見神藥者俱不能逃此四病所攝何則自遠離諸幻與堅持禁戒建立三期等豈非作耶自先斷貪欲及除愛渴與宴坐靜室修奢摩他等豈非止耶自一切障礙即究竟覺及於諸妄心亦不息滅等豈非任耶自永斷無明及四大六根虛妄和合與幻俱滅等豈非滅耶原夫法身流轉五道而為眾生者由內熏三毒外迷四倒轉入無邊生死海中如來不指三毒四倒為病而反指作止任滅為病者何耶且作止任滅固不足以詣圓覺之闢域亦必取證聖道之漸望三毒四倒何翅天淵之間哉對此不能無疑於聖人之言乃為之解曰豈不聞一時婆伽婆入於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受正當入時上同諸佛下與眾生及十法界中有無情等同時俱入自昔至今不起于座就中無主無伴離聖離凡身心混融性相平等良由十二大士未忘境智瞥興問端是非鋒起故如來據大圓覺縱其所問廣說證修即作止任滅俱指為藥至普覺章將收玄唱斥作止任滅均名是病即病一言取舍俱奪苟知縱而不知奪混圓覺於問答之場或知奪而不知縱墮圓覺於泯默之地當知縱亦藥也奪亦藥也即其縱之之藥治三毒四倒之正病以其奪之之藥治作止任滅之助病豈不聞世之療色身之病者乎凡初感正病之頃則指

方以對治及執其所投之藥而過之由是不病於元感之正病而病於藥之所助則卒無如之何也惟藥致病非庸醫所知故知作止任滅之藥病非如來洞鑑其源則孰能指也當知覺有二義有覺妄之覺有靈明之覺覺妄之覺能對治一切垢染及世出世間種種見聞塵習者是也靈明之覺亦名本覺亦名圓覺體離凡聖跡絕自他雙泯色空兩忘能所窮今亘古湛寂不搖靡間一塵覲體圓淨雖菩提涅槃真如般若到此俱名是病又何作止任滅之不病哉

善致福惡致禍正合道邪干業此理昭然如黑白之不可混真如淨境界中初無善惡邪正皆一念瞥生處失於照了而不得不有也以其有故則三界煩惱念念起滅無時暫息成住壞空循環不斷是故聖人興慈運悲垂教立化使其捨惡以從善忘善以合道捨邪以歸正忘正以會心不越念而三界空不動塵而煩惱盡復歸本際洞徹根源教化之權亦從而泯矣

捨惡則斷恩愛遠利名脫塵勞盡貪欲

捨邪則齊物我絕是非空見聞泯能所

從善則守戒律修禪那趣空寂向菩提

歸正則徹法源洞真諦契佛心合聖道至於邪正善惡會歸一念則一切時中觀根設教普利羣機信手拈來無非妙用隨眾生願報佛祖恩手眼通身一機不露熾然作用一物不為撒手去來了無拘束是謂一代聖化之本旨也雖羣宗異教各立門風皆莫能外乎此自先佛建立祖祖相承大小伽藍分布海內凡主一方者苟或善惡倒置則禍福之機隨念響應內關己德外涉化風不容不審也惟是識馬易奔情猿莫制故聖賢制禮立法於一念未起之前乃深欲防其微而杜其漸使微不知防則著將安救漸不知杜則頓起難收譬之水火防其微漸之初則不致於崩山燎原也故吾佛棄萬乘之權而受擯辱於匹夫之手捨海宇之富而

丐衣食於域內之民忘宮室之華而委形質於草木之下泯道德之貴而歷辛苦於塗炭之中觀其所由莫不痛以無邊眾生各各具此深遠廣大利欲根於情識卒莫能制乃化現斯事實防微杜漸之大旨也教化之通塞初無定體出入乎道德利欲之間使存道德則教化不期通而通存利欲則教化不期塞而塞矣當知道德自佛祖盛化之後人物衰替從著而至微利欲自時移事變之頃貪妄日興從微而至著道德利欲譬之明暗不同時水火不同器今端居佛祖之域苟不知防微杜漸固已危矣矧乎相勝以欲相誘以利莫悟其非視之為當然者則火已措于積薪之下矣境風日扇禍災倏起反不以為憂而欲坐待教化自通者是猶吹網欲滿多見其不知量也悲夫

世所謂語言者動乎其心而達乎其口即情想之昭著未有無其義者也故其情愛且喜則其言也和而溫憎且嫉則其言也峻而訕逆且怒則其言也迫而怨順且恕則其言也肆而達誇且美則其言也婉而文俗且鄙則其言也朴而拙皆言語之容也欲審其義先觀其容既達其容則知其情既知其情則有以諭其義矣所謂義者乃情想之所適意識之所主而言以宣之也蓋語言皆模寫情識所緣之義曲盡其巧苟情想不到意路不行雖大張其吻於終日將無一詞可措矣豈特人言為然哉至於鴉鳴鵲噪犬吠雞啼凡若有情一動其聲必有所主之義但人莫之曉耳安有語言音聲而無其義者乎惟吾佛祖之道則異於是自手指兩儀足周七步至於一華遽拈時百萬眾皆神通智慧之聖賢盡其所思之量俱莫測其邊涘惟飲光微笑而已自祖道之東而兩宗五派星分綦布遍入寰區逮扣其言則須彌山是甚麼東海鯉魚打一棒新婦騎驢阿家牽與我將禪板來飯袋子江西湖南去等語誦誦不絕如長江大河莫之所止味之則如木札羹鐵釘飯親之則如吹毛劍大火聚目之則如閃電光擊石火耳之則如塗毒

鼓旱地雷入之則如荊棘林透之則如生鐵壁既不可以語默會尤不可以智識通及與天地鬼神咸莫能測所以目之為無義語也夫無義者超乎喜怒哀樂之外脫乎情識意想之表又豈容以經書文字聖凡名相而和會哉嗟學者之未諭紛紛亂鳴擅自穿鑿謂此語是放開是把定是傍敲是暗打是探他是肯諾

又謂此語是向上向下是全提半提是賓家主家是死句活句是商量平展

又謂此語是最初末後是藏鋒透關是殺人刀活人劍

又有甚者牽引經教謂此語是即色明心附物顯理是有言顯無言無言顯有言是眼觀東南意在西北是威音那畔空劫已前不聞一塵全歸自己等異端殊說莫可具陳不知一涉意根俱成有義矣使佛祖之道果止於是則將何以斷他生死情妄之根乎誠所謂聚螢火以燎須彌持蠡量而測滄海也

或謂禪家之無義語我知之矣佛祖以不立文字教外別傳安可復有語耶其應機接物之際高揮大抹答問汪洋雖語言如塵沙其如不落那邊著著皆歸第一義所以開口不在舌頭上又何向上向下之云乎謂無義語得非是歟

余曰無乃五十步笑百步也子雖不墮向上向下之異說且第一義得非義乎或曰聞解粘去縛抽釘拔楔必因有語而然使佛祖之語果無義趣則何以致然也

余曰斯言差近矣子當致此疑於懷抱久之自悟方知無義語不爾密矣苟或不爾則徒增戲論何益於理哉

人莫不有心心莫不有應禪者心也機者心之所應也自鷲嶺拈華少林立雪之後此心一傳響應千古曰禪曰機無一時不與天地萬象互相酬酢政不待別有所扣而然也況自有宗門以來其所謂木上座金剛圈暗號子破沙盆青州衫娘生袴三脚驢鼈鼻蛇無米飯不濕羹至若五君臣四賓主三玄九帶十智重關

放下著自做得是什麼莫管他等語四方八面霆轟雷震浩浩湯湯前後出興莫之紀極語其疾則嚙鏃猶遲語其利則吹毛亦鈍鳩酒不可方其毒大羹莫能比其淳麗鋪錦上之華精食水中之乳儼臨廣眾高踞大牀風動鬼神聲喧宇宙凡咳唾掉臂怒罵戲笑總而目之曰禪機者良有以也世典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與禪機似彷彿矣不動者非有所止而使之不動蓋體本湛寂如太虛空乃天理之不動也感通者非有一毫意謂於其間必待有所感而通者當其感通之際若洪鐘斯扣空谷傳聲無為也無作也天理本然之勢也喻乎淨鏡之鑑萬形明珠之現五色禪也者鏡也珠也機也者鑑也現也其萬形之妍醜五色之淺深雖昭昭不能自隱而鏡與珠曾何有所為也有所作也乃至淨至明之效耳能契此者則謂之禪機外此則非余所知也

或問據所言人莫不有心則有情界內窮古亘今資生產業治世語言浩如塵沙原其所因靡不由心而著初未聞有禪機之說惟少林門下業咨叅者獨擅其名何也

對曰心有二焉曰真曰妄真者即靈知之至體此非妙悟不可得而逆測也妄者即情識之幻用乃逐物者由之也昧者槩稱之為心不知真之與妄實霄壤之不侔彼資生業等者乃妄情也非真心也夫真心者惟佛與祖熏鍊正因智徹神悟堂堂於聲色是非中妙符而密契者也全超修證靡涉功勳不墮見聞豈存地位所謂達大道兮出度超然名之曰祖也又豈可與依情附識膠纏世網者同日語哉或未達其真則修行亦善矣若使有作思惟而吠虛逐塊於祖庭之下者反不若資生產業有治身之益也彼不惟無益將坐致謗法之咎豈禪機之果累於人乎蓋不善擇其真者也道人宜審諸

趙州問南泉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此話流布叢林古今之下鮮有不墮於意識者盡謂著衣喫飯動靜語默一一天真



離此天真之外擬涉念慮早是不平常了也古人道箇平常心是道兩手分付只貴一切平常佛法世法彼自無瘡勿傷之也乃引張拙秀才謂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華是平常心龐居士謂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是平常心王祖謂至道無難惟嫌揀擇是平常心馬大師謂見色便見心無色心不現是平常心又古德謂翠竹真如黃華般若是平常心但是古人凡說到日用本來具足不離見聞覺知處皆配之為平常心若然則總不出箇意識搏量蓋南泉實不於此處蹲坐而從上古人亦不向這裏垛跟但是不曾親向趙州未問南泉未答以前薦得擬生寸念徇其語默引起意解徹底不平常了也更若廣引古人垂手利生方便接引處一言半句以之取證轉見崖州萬里或謂即今對物遇境不起一念是平常心

或謂雖舉念動情而不住諸相是平常心或謂有無不隔聞見混融是平常心或謂寒則添衣熱則搖扇是平常心

或謂繁興大用舉必全真細語麤言皆第一義是平常心

或謂古人痛棒熱喝擎義輓毬機無停滯道出常情是平常心乃至種種作為種種思想種種湊泊要與箇平常心相似無異掩耳偷鈴自取欺誑但是玄言聖量妙理真詮總不與平常心相應況是迷惑貪妄顛倒情識而能遠契平常心者乎當知平常心不屬知不屬解乃至不屬一切和會領略擬涉知涉解則安有平常之理乎昔雪山夜覩明星是悟此平常心迦葉破顏笑二祖禮三拜是明此平常心至若木原聞角靈雲見桃凡一機一境有契有證者莫不皆契此平常心今日要與此箇平常心覲體無間須是親如他佛祖瞥地一回則信手拈來無一毛頭不與平常心相應雖迦文放眉間照萬八千土之光出徧覆三千大千世界之廣長舌相與夫納須彌山於芥子建寶王剎於毛端甚而至於橫身火聚闊步刀山亦未有一事不與平常心相應者但迷人不知而

自見等差於等差中更莫有不自此平常心顯現乃知無邊眾生雖重迷極障於無盡苦趣動經塵劫未得棄離亦未嘗有絲毫不出此平常心者也特自昧而不覺耳南泉又謂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這一絡索將謂盡力扶持殊不知破蕩不勝其夥矣爭似永嘉道箇絕學無為閑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與此平常心差近且孰為絕學孰為無為殆不容舌也

遠客過門指余色身以四法界為問謂此身於四法界內何法界所攝余從容告之曰四種法界顯一心之體用也幻者罕習經教輒以己意陳之且以手中拄杖言之依相視之喚作拄杖名事法界離相惟性不喚作拄杖名理法界性相不二正喚作拄杖時却不是拄杖於不是拄杖處不妨全體是拄杖是名理事無礙法界以一拄杖入一切法任法立名了無定體以一切法入吾拄杖同名拄杖亦無定體名事事無礙法界如帝網珠以吾一珠入一切珠而體未嘗分以一切珠入吾一珠而體未嘗合相收相攝而無虧互奪互融而不間如永嘉謂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還共如來合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其法界之名廣說萬殊略說惟四其實亦未嘗四也惟廓悟自心之士見處圓融於法界相不執一而言一切不離一切而守一蓋法爾如然非神通所致也嗟夫昧者妄執色身為我起種種貪欲為事所障囚縛三界無解脫期聲聞觀色無我惟滯一空遠離世間獨求解脫為理所障被佛所訶惟菩薩乘了色即空悟空即色色空不二住于中道理事相含獨脫無礙猶存見執尚滯法塵獨如來事事無礙之境如鏡照鏡似空合空類一摩尼具含眾色收則俱收現則齊現不容造作豈涉安排是謂無功用法門其法界相總萬歸四會四歸一於無功用中一亦不可存矣余身於四法界理體如是上根利器薦在機先中下之流徒勞佇思客唯而退

太末蟲處處能泊而不能泊於火燄之上眾生心處處能緣而不能緣於般若之上火固不可泊余不知般若果何物而獨不能緣耶使般若果不可緣則眾生成佛之理無有是處或謂不然眾生為妄所惑墮落生死流染世間識想交馳善惡分別皆徧計成就縱有知覺亦成戲論遠經多劫近及今生從迷入迷曾未休息夫般若者離言說相離文字相離心識相離思惟相乃至見聞覺知徧計分別種種離故能離所離亦皆遠離爾時般若觀體成就所謂不能緣者由真妄各立不相入故譬如明暗二體相傾欲合為一縱有神變其可得乎雖然殊不知法無異相動念則乖理絕多途舉心則隔徧十方是般若體盡大地是光明幢不間一塵觸處圓淨纖塵未盡萬劫難明欲得現前當依智用會須拔能所根於一念未萌之際空人我見於寸心不動之時念念破無明離妄想斷攀緣泯聞見奮起此志如金剛王寶劍橫按當軒遇物即殺晝夜六時熾然無間久久心境寂人法空意識消伎倆盡和手中欄杆子一時打脫始知眾生心外無般若智亦何依般若外無眾生心緣將安寄即眾生心非般若青出於藍即般若非眾生心冰生於水即眾生心即般若廓爾圓明非般若非眾生心泯然無寄然後動一塵則萬法彰斂一念則十虛殞卷舒與奪任意縱橫生死去來於法自在事雖與麼若約祖師門下衲僧面前猶未有語話分在奇哉此道豈古人獨有而我獨無耶丁此叢林日晚光影如流努力勤叅決不相賺

止體也百千諸佛之所共住觀用也八萬細行之所齊彰體無用外之體則止在觀中用無體外之用則觀歸止處體不動故猶須彌立於太虛用不昧故若杲日麗乎暘谷止無所故波水盡於本源觀無能故光影消於古鏡大虛隱須彌之勢則止體本自無虧暘谷藏杲日之光則觀用由來具足源空波水滅止亦何依

鏡破光影亡觀將安寄然則鏡源本幻體用元空能所俱亡止觀亦寂矣

或曰承教有言眾生為昏散故墮生死流諸佛以止觀故住涅槃岸所謂以止止散寂而常照以觀觀昏照而常寂所以寂照雙顯定慧兩融止極觀圓不真何待審如前說則止觀之名既混定慧之體何分名實既乖恐非至論噫豈不聞法華經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止觀也定慧也寂照也體用也理本無殊特立名之異耳然以實就權則二邊各立會權歸實則一亦不存儻權實之不分則名相自惑矣殊不知靈鑑絕待真覺無依良由一念瞥興萬法斯起且迷悟既無別念得失豈有二人故聖人設教雖百千不同乃應機隨器特不過遣其妄而去其執皆出於善巧方便三昧智力也曷嘗有定意於其間而亦未嘗無定意也要在得旨忘言可矣且以止止散而不知其所以散以觀觀昏而不知其所以昏使散有可止則心外有法昏有可觀則法外有心所謂散者不由空寂靈源而應不自生所謂昏者若匪圓湛真體而曷由自起且空寂靈源動靜不異圓湛真體明暗何殊使止形乎絕動靜之源猶寸土培須彌之勢觀加於離明暗之體若孤燈助暘谷之光但一真之至體廓明則萬法之幻名自釋不離當念豈涉階梯融止觀於昏散之場全定慧於生滅之際即千波而觀湛水清濁誰分就五色而覩圓珠染淨莫惑至哉此旨世或罕聞惟證乃知非悟罔測言前薦得已涉途程擬著意求刻舟何益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九

音釋

殞

(羽敏切歿也)

闔

(苦本切與搆同)

吻

(武粉切口脣邊曰吻)

阿家

(家音孤)

蠡

(音離瓠瓢也)

楔

(先結切櫜也)

湯湯

(並尸羊切水盛貌)

嚙

(倪結切噬也)

鏃

(作木切矢鏃也)

咳

(口漑切與欬同)

朶

(徒果切)

夥

(胡果切多也)

賺

(直陷切錯也)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 東語西話續集下

客問古人謂即今山河大地四大五陰明暗色空等乃眾生無始時來見病所致茲不識見病為何請解之余舉手中扇問之曰爾目其色謂是扇乎謂非扇耶二者皆見病也偶鴉鳴復問之曰爾耳其聲謂是鴉鳴乎謂非鴉鳴耶此二者亦皆見病也至若鼻舌身意所對塵境曰是曰非皆見病也何則謂是則墮常見謂非則墮斷見住常見則以山河大地等為實有守斷見則以山河大地等為本無有無斷常三世五陰返覆循環計六十二皆見也所云見者非眼見之見乃妄心所執之謂見也首楞嚴謂由塵發知因根有相相見無性同於交蘆經中以知為見謂根塵相對是謂見也言病者何如是二見能壅塞靈源障礙法性引起虛妄纏縛死生卒無已也如上約凡夫二乘見病如是若以祖師門下雖悟得山河大地等咸是自己妙明真心中物不為有無二邊之所留礙至於離四句絕百非淨治法塵不存聖量儻有纖毫所得不忘亦名見病這裏豈特山河大地等縱使百千華藏海解脫菩提場法界及虛空聲聞菩薩佛妙義與神機三昧語默等總而言之皆見病也客曰世有能醫者乎余曰謂無則佛法無靈驗謂有則又益子之病矣客茫然因筆之

竊窺天下之理至一而不可二也惟相似之說二而不可一也何則世固有休歇而閒者亦有怠惰而閒者謂閒則一也以休歇怠惰言之則不可以一致論也忙亦然有盡道義而忙者有趨利欲而忙者言忙則一而道與欲則不可以一也求其沉酣相似而不知返者無他由此心涉迷悟之兩途而迷者不自知也豈惟

不自知反責悟者之不類乎已而深疾之也如怠惰之間者不自知其陷於罪垢沉溺之淵反以盡道義之忙者為非也又如趨利欲之忙者不自知其陷於狂妄顛倒之域而反以休心歇意之間者為非也惟聖人之心公於道義以百千方便革其妄謬之情俾間者忙者必契其理而後已

嗟人之情溺於迷妄以聖人之是者亦是之雖是之於言而不悛其念聖人之非者亦非之雖非之於口而不遣其情此是是非非之又相似也逮求其實則不翅天淵之間也此世相之相似且置之勿論如即心是佛之語悟者有是說也解者亦有是說也謂相似者乃即心是佛之四言也惟悟者之說如明鏡鑑像無聯跡可留解者之說如五彩畫像微動筆則跡不勝其多矣學者於相似之理云胡不辨哉天下之器各有其量故盃則有盃之量缶則有缶之量不待器之徧舉而量之大小分矣心亦身之器也安得不有其量哉

夫聖凡之心惟一無二而其心之量獨異何耶當知盃亦器也缶亦器也言器則一而其量則不可一也夫心隨其所見之明昧而量之大小依之而別焉譬如螻蛄瞋目所覩不過分寸人乃窮其遠眺之力不過數里而具神通聖人觀大千界如觀掌中菴摩勒果況吾佛以四大海為目微塵刹土洞觀無遺故讚有量周沙界之語昔張無垢居士謂人有輕愠易喜者以其量之不大也惟其量之不大也人有一毫怫吾心者則氣不平氣不平則言不和言不和則鬱艱忿怒之色形於面至於切齒攘臂不能自己我之量不容彼之惡方熾未有不蹈夫禍患之機者

原夫見之明昧由學之至不至使之然也學之不至則見昧而局學之漸至則見遠而廓學之純至則見到而宏學之大至則見明而圓矣聖人乃學之大至者也至人乃學之純至者也賢人乃學之漸至者也常人以其學之不至則其量亦不得不等而小

矣量既局於小而卒不可以廣之也故涉一毫利害則無以處之蓋有涵養之說焉且心之所見固不可以勉而至若涵養之道則不可不力行而勉進之也謂涵養者一以信為本何謂信信聖人之言也且學之不至則所見昧然心既蔑於見聞而不信聖人之言其動違天理又不翹終此身而已也故聖人曰三界無別法惟是一心作三界本無事人心自撓之苟信之則不應於物境存是非憎愛之見或存此見是謂分別自心既與自心分別則吾心之量不勝其隘且塞矣是非之習愈厚則心器之量愈狹仰觀周徧塵沙法界之量奚止日劫相倍而已哉然信而後能學學而後能至至而後能明明而後能久以洞明而久視則其量不期充擴而寬若太虛雖萬象森列亦不容有所礙矣人皆具此量由信之不篤學之未至甘為是非憎愛窒塞於煩惱習氣之域是豈道人之所用心也哉

古人謂楮小不可懷大綆短不可汲深蓋言有限之量不可使物過之也且吾楮有五尺之量使懷三尺之物可也吾綆有二丈之量使汲三丈之深不可也適當其可則優游自在而不難矣當其不可則驚畏窘逼而用小懷大用短汲深未有不敗者然則人之才量豈可強至哉故道人才量宜寬涉事宜簡庶幾其可也反是多見其不自忖焉

世有信口言而語不乖信意為而事常勝不可與言心量才量者豈識達羣類智周萬物量能然哉惟福量有以致之也且福非有像量何所依吾嘗以無像之福求其無所依之量曾無一忽之差非有神見蓋嘗以事觀之也使有人焉外乏口體之奉內嬰疾苦而無所告者其福量自不足以周一身也或啼飢號寒猶未已而禍辱駢集至若雞犬不得寧者其福量不足以周一家也且福備乎已則身安福備乎眾則家齊以至為國為天下靡不本乎福也世之昧者不責己之福量有所不周而怨人之不我順猶瞶



者咎聲之不及乎耳何愚之甚哉惟智者與世浮沉而不加嗟怨有以見其福量之大小不能加損也

道體本具慧福修成慧臻則本具之道益明福會則本具之道益著苟慧福俱失則本具之道隱矣有謂古人天真淳全而易化所以法席隨處鼎盛今人澆漓而難化所以在處衰微

余曰不然眾生情竇一鑿則是是非非之見自二千年外交接迨今無一時非憎愛也今之人即古之人古人之憎愛即今人之憎愛了無毫髮損益也古時法席鼎盛舉無敗事蓋主法者之福臻緣備有所感焉非天真淳全而易化也今時動遭魔孽以致衰微不振蓋主法者福緣有所不逮非澆漓而難化也何以知其然且今日之衰歇在古亦有之古時之昌盛在今亦有之豈人情之易遷實福緣之所繫也竊嘗謂治不因明亂不因昏何則明不自明由福盛以資其明昏不自昏由福衰以致其昏人徒知因明而治而不知資其明者福也由昏而亂而不知致其昏者亦福也福之盛衰而治亂繫焉福乎蓋一定于前業在今日不可苟也自祖道之東其道大德備之士具載典籍斑斑可考而身嬰奇禍者有之退臥荒隴者有之無聞於世者有之方應世而出奪於多事不及伸其道者亦有之逮尊居丈室萬指繞圍如優曇出現光明煒燁照映今古者千萬人中一二人爾所得之道無異也惟福有等差而盛衰之跡不同耳故雪山大士稱兩足尊良有以焉然而福拘前業報盡還無道人正不足恃也昔與牛以策禪師福不逮慧而憂策曰學者惟恐己眼不明己眼若明雖獨對聖僧喫飯又何嫌焉典午頷之噫能眇視報緣而獨尊道眼者策公其人也盛衰之跡何足浼焉

世稱叢林者蓋取喻於草木也法道之所寄材器之所從出焉然草木培植則豐沾濡則榮霜雪則彫斧斤則敗叢林以無上大道為培植以慈悲喜捨為沾濡以偷安利養為霜雪以貪欲瞋

患為斧斤主叢林者不諳其培植之道沾濡之理則草木病矣况偷安利養之霜雪貪欲瞋患之斧斤時時斫伐而殞穫之故其草水區萌芽蘖猶不暇而欲望叢林之盛材器之萃難矣哉

吾叢林揖讓升降之謂禮鞭笞擯辱之謂法古之人欲行所得之道必以禮法輔之而道行焉禮者防於未然法者治於已然其或道之所存豈必待禮而後正法而後從哉然叢林用禮法猶國家之用兵蓋不得已也特假此以規正學者之心術與其儀範耳儻不本之以至道而膠於禮法者則禮出乎虛詐法近乎仇敵虛詐易忘仇敵生變禮忘法變併其心術亦大壞矣儀範云乎哉

學道須具足五種正信第一要信自己方寸心中一箇喜怒哀樂底主人翁體與三世諸佛不欠一毫髮第二要信從無量劫來與聲色愛憎染習流注結成一種生死無常於四大身中念念遷流新新不住第三要信古人垂慈留下一言半句如倚天長劒等閑拶透端的會斷人命根第四要信日用工夫但恐不做做之不已念念精專決有透脫之期第五要信生死無常不是小事若不奮決定志以期獨脫其三途苦趣曾無自免之方也有三法為進道之捷徑一智眼明二理性通三志堅固智眼明則照破世間身心現量境界一切是非憎愛取舍得失貧富壽夭苦樂等法皆是夢緣了無實義而不起分別理性通則於從上佛祖所說語言名相至於三教聖賢諸子百家差別法要會歸一源不生異見志堅固則從今日至未來際不問近遠若不徹證決定不休此三法具一而缺二三只成箇無事漢具二而缺一三只成箇伶俐漢具三而缺一二只成箇擔板漢當知此道如涉千里之脩途若具一二而缺三是由九百里而止者具一三而缺二終不免其岐泣具二三而缺一吾知其觸途成滯必矣三法全具雖未動足敢保其與已到家者不相異也豈待其重問迷津而再搖鞭影乎

兄弟家千生萬受做盡伎倆終不奈何者蓋為其不曾發起真心而然也夫真心者觸境便有不待思惟分別者是也譬如聞人惡罵聲纔入耳瞋心忿然當下身心境界見聞知覺皆瞋也至於忘餐廢寢形於夢寐乃至結冤懷恨終身不能暫忘瞋乎八萬塵勞之一塵耳一塵既爾諸塵皆然互相涉入鈎鎖連環結成生死流入無窮學道要了箇事須是聞人說著生死二字便如聞人惡罵相似更不待牽經引教作意思惟憤憤干懷推托不去如不頓悟死亦不休操志如此何大事之不了耶

所謂禪者非玄學非奇解非密授非秘傳是眾生本有之性元是諸佛所證之三昧若欲契悟切須實的以生死無常四字是萬劫未了底最大因緣若不就此一生和盤翻轉盡未來際應無了期如是發心更無異見久久心念絕伎倆忘焉忽一翻方知生死無常即是禪之骨髓禪即是生死無常之眼目然後禪與生死骨髓眼目亦皆剷除便見咳唾掉臂總是祖師西來意也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方知果然不是玄妙秘密也你若實不為生死無常而欲務禪者則與西天九十六種人略不少異矣

佛祖之道在凡夫分上了不加損其毫髮如鏡照鏡如水入水且凡夫終於自昧而不能照燭者病在於迷耳所迷者何蓋久遠劫來一段心光動為妄習所蔽而不自覺當知此迷不特迷於四大六情等乃至讀書為書迷聽教為教迷坐禪為禪迷持律為律迷習定為定迷極至悟為悟迷證為證迷成佛為佛迷總而言之但有所為皆心光之影事苟未能遣此心於量外空有作於機先任伊徧將佛祖玄奧浸漬入骨欲脫此迷不翅掩耳大叫求人不聞未知其可也於是前輩真有志於此道者其委形骸忘寢食泯是非絕憎愛皆不期然而然蓋胷中有大於此者一旦迷妄頓消開豁顯露通身如倚天長劍八面受敵曾無虧損是豈偶然者哉

道無方行者莫能至道無形視者莫能覩道無為作者莫能成道無機智者莫能測自三教九流百氏諸子凡啟口措辭靡有不言道者使其道果如是則孰能有之耶明白之士向這裏直捷根源不妨奇特古之善造道者如臨濟之於黃檗凡問佛法大意惟遭棒而已棒外了無言說又如慈明之扣汾陽惟譏訶戲笑而已初不聞有所謂向上機末後句之說然後於此無義路中久久淹浸其胷中欲決未決之疑一旦活脫直下如鵬搏虎踞電掣霆轟吐詞出令或如蠱毒之不可沾脣或如鐵壁之不容措足或若行空之月處處分輝或若過樹之風塵塵絕跡乃至四稜塌地一種平常凡咳唾掉臂未嘗不與斯道昭然混合已而造其堂奧出其門牆之士一箇箇拔塵絕俗出萃離倫闊步大方自視雲漢雖佛祖聖賢亦無意與之俱誰肯俯就聲名利養五欲恩愛諸塵勞境受其籠絡者哉且前輩負如是體裁非有過人之異見亦非有蓋世之奇術一皆為道之念炳然譬如火聚使冰霜望影而消亦如風輪使塵埃迎刃而走但為道之念堅密一分彼情妄之業自然消殞一分吾向道之念無間則彼所謂情妄顛倒愛憎等念猶遇風之塵近火之雪不自知而遣矣豈惟情妄然至于聖道亦不可得而入此名無功用三昧此三昧中生死涅槃俱無地可寄今之人未嘗不在三昧中蓋其向道之念不真不切動遭情妄結縛於能所之場愈會佛法則愈增業識愈明道理則愈長無明復為此知見風扇入輪回海中甘受流轉豈有志之士合如是哉譬如盲人經涉寶所為珍寶所傷終於委棄者無以異也

學道先具信根以精進力乘之未見有不成就者然信根如輕舟精進力如櫓棹信根如駿馬精進力如鞭策蓋櫓棹加於輕舟水無順逆之異駿馬乘其鞭策路無夷險之差今之具信根者未嘗不有而求其精進力首尾一貫者誠難其人殊不知精進日廢怠惰日滋以浮淺之信根當無窮之怠惰雖有聖道易如展掌

知其不相應者必矣而況積劫輪回種子與心識念念遷流了不之間使純一精勤猶恐不徹今任情放逸而罔其進可乎不可乎

古人信道篤見理明操心密立志遠於所學處雖百折判不能少回其意不惟不回其意即其折判皆磨淬其志力之方蓋速其成就之理也由是觀之則境緣豈有順逆之實惟在吾進道之心真不真耳或進道之心真切雖家庭即方外逆奪皆順與也前輩之深入堂奧者未有不白艱難辛苦中來思之

佛祖之道不可謂之易知易則使人生怠不可謂之難解難則使人起惑且難易在人不在道也譬如千里脩途若駕輕車乘駿駟指日可到若附羸牛之尾跛鼃之足雖累日窮年不能至矣然所涉之途非以車馬而近非以牛鼃而遠實係乎遲速之自異耳儻不知自遲自速之為難易者則前所謂怠之與惑不入於彼則入於此矣以根信觀之則利者多怠鈍者多惑使利者不困於怠鈍者不病於惑則可以並馳而共進既進矣亦何有於難易怠惑遲速利鈍哉

此道最直捷極簡徑你若起心動念要討箇直捷簡徑底早是不直不簡了也那更於語言文字上作計搏量向情塵機境中任情取舍不惟不直捷不簡徑返不如箇不學道底人喫飯著衣外却無許多枝葉當知佛祖皆是具真正體裁千生百劫於此道上徹證底蘊至一念休歇處萬境平沉時方知直捷簡徑不從人得豈苟然哉所以古者道雖然舊閣閑由地一度羸來方始休

大火聚猶能出沒露刃劒尚可撮拏此一著子未舉念間早已十萬八千了也而況情塵瞥起念慮潛興縱具不可思議辯才說得轉輾輾地無異栽荊棘於生死之林潑穢濁於輪回之海本色上士安肯如此顛倒錯亂當知古人不得已拈起一毛頭必欲與人直捷斬斷以其不遇斯人轉作葛藤枝蔓焉有已哉焉有已哉

少林謂心如墻壁乃可入道六祖謂汝但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心體德山謂汝但於心無事無事於心自然虛而靈寂而妙死心謂節儉放下最為入道捷徑前輩一種是垂手為人柰何老婆太過翻成途轍如今要一箇墮此途轍者亦為罕有而況於此途轍之外具大受用者其可得哉彼既丈夫我寧不爾你若苟存一念以時緣不古恐難於趣人非自畫而何

麻三斤乾屎橛須彌山栢樹子如太阿鋒等閑拋向面前使萬劫死生當下勦絕然後欲覓其用處盡十方世界風休雲靜了無蹤跡可尋是謂法王法印理合如斯其不相委悉者惟向道理上蹲坐論有論無立知立解如人以手撮摩虛空不惟無益返有害之豈真正為生死大事者甘施於此耶

道人日用現前境界皆前業也虛幻也無間斷也純真一如離異致也如是觀者則能空榮辱泯是非於萬緣膠擾之頃也不爾則生死無常相續於盡未來際卒莫之休息也學者營營終日何所圖而不爾思更欲瞥起一念與世分別非所謂道人也若以前業觀目前則一毫無你回避處若以虛幻觀目前則一毫無你取覓處若以無間斷觀目前則一毫無你舍離處若以純真一如觀目前則一毫無你揀擇處正與麼時觀照俱泯能所兩忘方是道人泯是非空榮辱越生死超夢幻底時節也

三祖道才有是非紛然失心且生死是凡涅槃是聖其非凡是聖之見千重百市鈎鎖連環無你躲避處直饒你拍盲向未有涅槃生死名字已前一坐坐斷然後將一條斷貫索向生死涅槃頂顙上一串穿却要脫他是非之見亦不翅鄭州出曹門當知此事苟非神悟妙圓超出不墮情見自餘縱使穿鑿得盛水不漏總是是非止是非其失本心又豈待轉入弟二念而已

一事中於前一法解於後此天下古今對治之理也如坐臥忘其勞困飲食止其飢渴始中者勞困飢渴也終解者坐臥飲食

也然勞困飢渴有時而盡則坐臥飲食無有去念之時也因其不去念習成逸欲至於敗德喪志廢道滅身無所不至矣人但知所中之為害而不知解其所中者亦害也細而推之當所中時皆知為害不容其深入故思解之當解之之時不知為害狎而玩之與之俱化其入體也至深其為害也至酷及乎覺知不亦遲矣何則譬如隆暑火塵撲面洒汗如流必思以風露解之適當風迎露之際盡其快爽不忍棄去久之陰風濕露砭入肌骨輕為拘攣重為癱瘓區區欲解一時之煩而抱膏肓畢世之疾反不知為害者多矣所以從上聖賢怪而愍之教化所由生也人能達此可以知道

世有傭奴為主所使勞形竭力不敢自怠少有過隙則怒罵鞭笞靡所不至未嘗厭離何其忘瞋怨之若是耶無他為利養所攝而然也儻加瞋怨則主將見逐必失利養所以為利養而忘瞋怨也學道之士少為境緣所觸便生退惰然以利配道霄壤不侔何求利之切而求道之略耶當悟此以自勉

儒典有謂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況無上大菩提道又豈特大任而已哉西竺聖人積劫舍身為求道果聚骨如須彌飲乳如大海竟莫知幾形命矣乃有我不愛身命但惜無上道之語焉嗟今置身空寂之地者例以學道為名逮觀其所由惟未飢而餐未倦而寢百種受用任意所需或不隨情怨嗟交作聞勤苦精進則掩耳退縮天下安有不為而成不種而穫者哉思前輩雖負大根器每於未悟未徹之頃凡執爨負舂陸沉賤役尚不敢憚其勞苦我曹何人而敢縱逸無檢昔管仲戒齊君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彼為國君富貴宴安乃其常分尚不許其狎玩況吾徒痛念死生大事毀形易服如救頭然之不暇宴安其可恃乎然管仲之言鴆毒止不過害一生之色身也吾徒之謂鴆毒乃害萬劫之慧命也較利害又何如哉

念誦謂大眾當勤精進如救頭然一種是譬喻其深切著明痛快極則莫有過於此者夫置火於頭雖大飢遇食或不先去頭上之火將亦不暇食矣雖至倦欲寢或不先去頭上之火則孰能安而寢之夫寢食乃切己之事以頭然未救雖欲就之終不可得也或欲放逸於未救頭然之隙雖聖賢如佛祖知其亦有所不能也使救頭然之精進一存乎念當下身心如堅兵嚴城凜然不可犯則生死業識情妄顛倒政不待遣而聲為之沉跡為之掃矣今在處叢林之綱維每遇月八日未嘗不儼臨大眾厲聲舉揚而聽者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亦猶土偶聞俳優之鼓吹不惟不能奮發其精進反惡聞惡見莫若無事之為快也嗚呼人心荒怠一至於此使百丈復生如其人何如其人何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

校訛

(四十四葉第二行)始(誤作知從南改正)

音釋

佛

(音弗違也)

艸

(蒲沒切怒也)

蔑

(莫結切無也)

撓

(女巧切擾也)

窒

(陟栗切塞也)

綆



(古杏切汲井索也)

𦣻

(五怪切聾也)

孽

(魚列切妖孽也)

蘖

(魚列切肆生曰蘖)

拶

(子括切逼拶也)

剗

(楚限切削也)

稜

(盧登切)

淬

(取內切與焠同燒而內水中以堅之也)

跛

(補火切足偏廢也)

蔓

(音萬滋蔓也)

勦

(子小切絕也)

躡

(丁果切與躲同)

顛

(奴頂切頂也)

砭

(陂驗切以石刺病也)

攣

(間員切手足拘攣也)

癱瘓

(癱他干瘓他短)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一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賦

### 勉學賦(并序)

古人學才學藝而極於達道今人負學道之名反流入於才藝豈道無蹊徑可入耶蓋由生死之念不切耳且學不至於道徒增情妄於理何益哉余故作而為賦以勉其所謂學云辭曰

三界虛廓惟念自縛念去覺存未離有作真淨體中不容他大火聚如何湊迫雖靈鑑之可憑信此宗之無諾見欲逃於斷常理必資乎叅學生死事大一念包八萬劫之輪回迷悟根深百界隱一千如之醺酢所云學者不學六藝不學羣書孜孜矻矻惟道是需求願樂之半偈舍所重之全軀思香華以表其誠敬鬻肝心而忍厥形殂或五熱炙身而投火於必死之隙或半腰積雪而刃臂於忘生之區臨寢食而終不暇顧對寒暑而安有其餘或降巴為童奴或舍身為牀座或半夜腰石而負舂或七箇蒲團之坐破或視利養如游塵或棄功名如涕唾或千魔萬難益勵之以精勤或積世多生頓相忘其怠惰或驚幻影之忽遷或歎隙陰之易過或形影相弔於空閒寂寞之底而不見其瑩孤或身世兩忘於苦樂逆順之場而不知其福禍如浮山典葉縣之厨演祖司由雲之磨楊岐總院事而十載奔馳神照問經王而三年折■蓋忘情於道注念於學而不暇擇利害較優劣問可不可者也原夫道為舟航道為梯級道為家舍道為飲食匪舟航無以越生死之迅流匪梯級無以構涅槃之殊績微家舍何以收飄零暴露之狂踪微飲食何以濟饑餒孤虛之陋質覲面不委噬臍何及法無正像末三時之等差人何上中下三根之端的惟知進學之弗荒不擬真功

之自積古有跛鼈千里之喻正法末世之談蓋表其自強不息者也偉矣哉學有多轍悟非一岐子韶聞月下之蛙圓悟聽日中之雞鳴嶠撥火洞山渡溪靈雲見桃而更不疑香嚴擊竹而忘所知德嶠遇紙燭之滅會通逢布毛之吹至若聞畫角洗鉢盂細末將來從這裏入是皆望影而脫聖凡之羈鎖迎刃而具嚙齧之玄機人徒見其悟之不難而不知其學之必到苟學力之不精何悟由之深造道離愛憎其學之之心對順逆肯存于懷抱道非取舍其學之之心遇佛魔必空其闔奧道體等平其學之之心苟動一念即資其顛倒道本具足其學之之心苟任馳求轉增其紛鬧道非見聞其學之之心擬涉解會而皆名自暴道非有無其學之之心苟滯一隅而誠難取效道如倚天長劒其學之之心不能覲體混融則不免為物我是非之所籠罩道如杲日道如太虛道如風輪道如火聚其學之之心或不具如是之天資縱使讀四庫書記一藏教吐懸河瓶瀉之詞章徒爾資其叫譟惟道一學最妙最玄既無義路亦匪言傳昧之則一門異轍了之則萬里同塵佛祖為一大事而指鹿為馬學人走半天下而掘地尋天絕思惟處強生節目無義味話特地加鞭逼生蛇化活龍粥飯氣高揮大抹轉山河歸自己小兒戲羣號聚喧據七尺單守三條椽如遇怨敵如救頭然學之之力既極悟之之理不偏理必學而致悟余於是作而為賦今人徒見前輩悟在頃刻而不思古人於未悟之先其學之之心未嘗不專精而謹懼其學之之心或不至道之淵府曰藝曰材豈吾徒之當慕嗟師道之既微驚法歲之云暮惟學道之為學與百家而異路毛髮忽若當情鐵壁那容進步絕學之學以為學非悟之悟而為悟不涉功勳豈容回互死偷心於能所未形之初具正眼於朕兆未彰之戶一語臨機萬靈罔措臨濟謾施雷轟霆震之喝雲門空試石裂崖崩之句曰向上之不傳總羣機而共起鞠其所以自來皆玄學而為度或不勉勵其學力未有無因而自遇

大哉能仁為學之端視勤苦而無畏對怨親而等觀駕一乘而勇銳愍三有而悲酸垂洪範而塵沙不廣闡大猷而虛空靡寬由是四十九年弓折箭盡二三四七脣亡齒寒性天滅沒學海枯乾古者謂不學佛法惟務休心蓋休心乃佛法之至學也又謂於己無事切勿妄求蓋無求亦佛法之至學也又謂學道之門別無奇特只要洗滌根塵下無量劫來業識種子蓋洗滌根塵業識乃佛法之至學也又謂參禪一著要敵生死不是說了便休蓋精勤勇猛久遠不退亦佛法之至學也又謂參禪學道非等閒直須廢寢并忘餐蓋廢忘寢食於學之之頃曾不期然而然也又謂無佛法可學無禪道可得無涅槃可證乃至無無亦無與無俱遣亦不外吾學之之理也或謂道本具足安用學為本具猶璞石之含玉安能免參學之剖鑿本具猶腴田之產禾安能免參學之鋤犁本具猶地中之水脉安能免參學之穿搆本具猶古鏡之藏光安能免參學之磨治本具猶木中之火燄安能免參學之鑽擊本具猶良藥之治病安能免參學之擣篩本具猶驪頤之夜光安能免參學之探索本具猶扇中之風性安能免參學之搖揮本具猶貧士懷中之至寶匪參學之指導雖終身之罔知本具猶麥為麵體黍為飯基苟不加參學之炊磨任萬劫以難齊一旦力邁先賢功侔古聖脫參學之幻因提本來之正令剗有作之鋒鏑擲無為之欄柄不加毫力掃生死魔於知見之稠林靡仗寸金斬涅槃將於證修之深窅斥臨濟金剛王使之無地措躬驅德山木上座俾其望風乞命或智眼之不明豈常流之能競今之學者惟以本具之說相牽而不思實學真參之究竟原夫釋迦不天生達磨非自證總由積學之真致此光明之盛者也審如是則學乎乃破生死斷煩惱證菩提出三界興保社起叢林之不可不由之徑也可不勉乎可不勉乎

音釋

醕酢

(醕是周切酢疾各切)

瑩

(渠營切獨也)

噬

(音逝齧也)

譟

(桑到切羣呼也)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二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記

### 大覺寺無盡燈記

心法徧周鏡燈交徹本來成就不假安排迷涉妄情悟歸智體於畢竟空中鑿開有海向真實地上撥轉妄輪達一念之不生諸法之無盡者矣是故諸佛鏡顯眾生之燈水流元在海眾生燈投諸佛之鏡月落不離天相收相入不圓而圓互攝互融非在而在以一燈之無盡周十界以全彰何則一乘獨朗萬德莊嚴斯佛燈之無盡者矣圓修六度總貫四心菩薩燈之無盡者矣見局因緣位標獨覺辟支佛燈之無盡者矣功歸四諦跡涉二乘聲聞燈之無盡者矣善根深密戒體輕安天燈之無盡者矣聿修百行躬踐五常人燈之無盡者矣偏求福果純執勝心脩羅燈之無盡者矣十習無間六交自纏地獄燈之無盡者矣識隨妄變貪與性成鬼趣燈之無盡者矣癡愛溺心噬吞積業畜生燈之無盡者矣良由染淨緣空聖凡情盡一心圓鑑萬法齊觀納須彌於芥中擲大千於方外此無盡燈之無盡者矣大圓覺場開蓮華峯有栴檀林龍象圍繞梅野居士張公叔夏施財造無盡燈一座復捨腴田若干畝用充膏油持以供養二師出巧珠轉玉回浮幢王剎殆不是過位置十面面各一鏡鏡各一佛中然一燈交光相攝外以彰法界之無盡內以標事理之不窮即圓覺之摩尼珠雜華之寶網也原夫燈無意於投鏡而鏡自含鏡何意於攝燈而燈自入是燈也使龍潭啟虛空口吹毘嵐風而不能滅是鏡也使東平展巨靈手奮須彌槌而不能破是故居士即之而興無盡之施匠氏因之而獻無盡之巧蓮峯得之而作無盡之莊嚴大眾觀之而為無

盡之佛事或者遽以燈為心鏡為法界以燈為理性鏡為事相是皆謗也或總不作是觀亦不能外吾謗之之說殊不知自諸佛達乎品類其無盡燈各各具足非心非法非理非事一烏出暘谷羣幽以之而亡一滴投禹門萬派以之而會乃天真之本然奚情識之能造苟欲耳吾無盡之名目吾無盡之光想吾無盡之量蹈吾無盡之域則燈斯昏鏡斯翳矣是謂無功用解脫法門惟超然於名相之表者乃能證之非念慮使之能入居士求余作記故引是說以告之復為說偈曰

一燈穿十鏡 非法亦非心 理極空何廣 功全海不深  
當機無得失 應念絕追尋 物物彰無盡 垂光照覺林

### 寂寂菴記

大寂混於眾響之門太虛隱乎羣有之府非知道者孰能辨之或背響而執寂棄有而襲虛常情烏足與論道哉龍虎山道士孫悟真字從善族廣信之貴溪嘗遊天台一旦棄所習結菴里之應天山北麓高其風韻以寂寂二字文菴之楣實延祐丙辰歲也遠來取證于幻住子因與論命名之旨乃曰杲日麗天盲者莫覩疾雷震地聵者無聞不待收視返聽而聲色不到者以其病在根也五目不覩其蹤二聽絕聞其響不待去聰黜明而耳目不及者以其體在位也彼亦寂寂也此亦寂寂也而僕不取焉吾嘗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則寂存乎中矣外觀其形形無其形則寂居乎外矣寂寂之義聊寓於斯審如其說但無心無物耳真寂之理未知其可也徵問不已乃辭以似之辭曰

天地一蘧廬 萬物一屏几 中有無位人  
太虛藏兩耳 聲來空合空 聲去水投水  
靈焰亘星壇 光芒射衣袂 百鳥不飛來  
琴鶴自相委 寂寂復寂寂 如是而已矣



## 空明軒記

人昧自心久矣既失本有之自心動為色空明暗執縛於遷變不常之域故聖人哀矜之不暇乃起而示之何謂色天地萬物之謂也何謂空與天地萬物相為邊際者是也何謂暗長夜黑月之謂也何謂明與長夜黑月相為表裏者是也以斯四者倏遷忽變窮劫迨今動搖心目由是無頃刻不與生滅相對有人於此厭離生滅必欲舍色而慕空背暗而投明自以為臻其極矣殊不知空乃色之基明乃暗之媒安有基存而色泯媒在而暗去者乎故聖人哀之謂非至理也空菴居士盛鎬以空明二字扁其軒或曰爾將舍吾色背吾暗耶乃曰吾之所謂空非離色而空亦非即色而空吾之所謂明非離暗而明亦非即暗而明我嘗於二千載前觀毗耶老人以一默答諸開士之所問不二法門如廓太虛於萬象之顛麗杲日於羣陰之表於斯時也不惟無色可見無暗可知惟空與明亦不可得而視矣何則真空為空非大明而不空大明為明非真空而不明即明之空混萬有而不雜即空之明處羣幽而不遷吾嘗啟吾軒之牕倚吾軒之檻敞吾軒之地納吾軒之境上下一色表裏混同不知為空惟天地萬物窮劫不能礙不知為明惟長夜黑月亘古不能昏而好事者以空明二字加之吾亦未嘗有所知也延祐丙辰冬余寄舟大江之岸空菴訪于無聞見之地請筆其說為空明軒記於是乎書

## 大同菴記

南嶽石頭詰老龐日用事答以日用事無別且語時不是默時行時不是坐時安有無別之理哉蓋神心穎悟見越常情一道虛融萬緣絕待轉歸日用政不待排遣而無別之旨炳然獨存千聖不能掩也大同菴乃丹陽羣菴居士蔣公善秉為幻住老杜多之所建也公世居桐村菴距村之北三里許素有結菴之志今適遂焉實延祐四年春正月也余既命名而復為之記乃記其所謂

大同者也原夫迦文之鷲嶺飲光之雞足達磨之熊峯懶融之牛首雖後先千餘載其步驟標致詳略不同要其所歸乃所以大同也豈惟佛祖然淨法界性在天同天在人同人在物同物至若三教九流之雄唱百氏諸子之玄談與夫長岡之松風野田之麥浪暮雲接遠山之色疾雷振大江之聲六戶未扃一榻危坐青燈不夜古鏡無塵耿耿禪光照映今古非動非寂無自無他了不知其同而無往不同也昔毗耶離城淨名居士弘不思議解脫神力嘗以一默與三萬二千開士同入不二法門迨今間不容髮今譯老龐之無別翻毗耶之不二證斯菴之大同然固然矣其未能忘情謂於能同所同之表者欲見菴中主人門外垣牆不翅三千丈之高且遠也

### 平江幻住菴記

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楞嚴有是語昔僧問瑯琊瑯返是語以答之僧頓悟玄旨人徒知山河大地是幻而不知清淨本然亦幻也鏡光本淨物像無狀而生水體元清月影不期而現原夫昭昭影像所現之幻跡也澄澄水鏡能現之幻體也幻與幻盡覺與覺空斯僧所以悟極也大德庚子余遊吳中郡人陸公德潤施松岡數畝于閭門之西地曰鴈蕩結茅以棲禪者踵至僅半千指凡三見青黃絕際上人永中與董菴務一日眾集請名其菴因謂眾曰二千年外大覺世尊棄王位臥深雪夜覩明星與無邊有情同時涉入如幻三昧嗟乎眾生迨今沉酣情妄而不自知我曹出家雖依此如幻三昧而住亦有所未悟者宜以幻住名之可乎時有避席而言者曰承教有言幻身滅故幻心亦滅幻心滅故幻塵亦滅幻塵滅故幻滅亦滅幻滅滅故非幻不滅其不滅者是住乎非住乎余曰子以識量分別欲知幻法是住非住無乃增益幻見安有悟入之理也爾但能蘊無義語於識藏以究其心捧應量器於檀門以正其命荷百丈不作不食之具以效其勞守諸祖

萬慮冰消之誠以堅其志一旦能所頓盡功用兩忘廓爾無依劃然超悟則是住非住政不待借手於無臂之人也越十八年歲丁巳中忽相值於吳松江之舟中從容敘舊亟請筆以為幻住菴記擬相傳於久遠云爾

### 弁山幻住菴記

實無而有之謂幻鏡中像水底月豈有耶謂其無則昭昭影現未嘗無也山河大地諸色相等倚空而現靡有一法不依幻而住者余大德丁酉挾策淮江自国廬而下抵金陵己亥冬憩吳興弁山彬澄二師之雲半間頃焉結茅于資福寺後之黃沙坑幻住菴之名乃於斯著明年庚子徙吳門越六年乙巳師禪上人訪余天目謂幻廬既墜幻木儼存主精嚴院沙門森公容遷于院山之麓明然上人奮力與俱已而珂冉來從之至大己酉際菴水田一區四十畝有奇堤穿岸穴積年不稔然用共議以耕往扣其主以貿以施尋而市土填築頓成膏腴食觀方充禪侶亦集採樵之山植蔬之圃運載之舟楫掩藏之宰堵悉備焉惟棟宇陋隘延祐戊午均鳴化喙盡撤其舊而新大之效禪林制具體而微其司歲務者用或不給行乞以補然禪用淨凡三年循次任主菴之責乃從權也已而禪以老辭淨以病革復議然正而用副之終為甲乙之傳一日眾曰菴之未有也師之來菴之既有也師之闢或不記其顛末則何以憑余曰三世佛幻也歷代祖幻也菩提與煩惱生死及涅槃俱幻也爾其未證斯幻無義味話堅豎脊梁緊握空拳慎勿輕放外而行乞內而執事中而宴坐不見有閒忙動靜之相猛策痛鞭以悟為則如是受者雖幕天席地誰無此菴不如是受雖峻宇雕牆誰有此菴當知明暗色空同一幻住是說可憑乎不可憑乎青山白雲咸皆點首時管城子振起而記之

### 報恩懺院記

佛廬徧天下其弘麗莫甚於蘇杭秀水之間鶴沙距松江僅

三舍地接海墻民居既鮮伽藍則未有也自瞿氏徙居此地世有積善慕義之風逮今運使公霆發及其從弟雲巖居士震發慨然以為非伽藍無以營善而聞道乃卜地得吉於先塋之側傾金捐田命里僧某董之不幾年而華池紺殿重門廣廡觀室講堂凡伽藍所宜有者悉備焉迎清淨行沙門十員晝夜六時頂禮散華深味禪觀幢旛象設華鯨清梵宣流法音互為佛事運使公喜其有成亦施腴田若干畝以報恩懺院為額大德間 天子降璽書以護之謁余文為記余問何以謂之報恩乃曰恩莫大於君親報莫越於聖道聞西方聖人之禪觀圓悟一心該攝萬行推而廣之導物指迷莫不從化以斯道報斯恩不亦善乎余曰秉一心為禪照萬法為觀其為心也圓湛虛寂涉入無礙不可以相求不可以言詣舒之則萬法即之而彰卷之則萬法依之而泯無邊剎海十世古今未有不由斯而著焉凡夫迷昧引起輪回遷謝苦樂昇沉莫之能釋是故非禪那不足以契諸佛心非妙觀不足以破眾生惑圓覺以三觀互推為二十五輪無量壽以一佛分觀於十六處始則端坐靜室注想一方存注不休與想俱泯見法界中朗然明了所以一輪見諦而妙觀澄明一處功成則真佛圓具如當臺鏡如帝網珠萬象顯而無所照之功千光聚而絕能收之跡如是觀者即見清淨願王白毫亘天紺目澄海如優曇華如紫金聚巍巍堂堂殊特桐好徧界光明化為香雲寶樹樓殿臺沼車服器玩諸莊嚴具是時三昧行人即聞即見即覺即知一語一默一動一靜皆與無作清淨妙觀昭然混合者矣然後即斯妙觀於一切時散作無邊莊嚴佛事以之報國恩則聖祚保無疆之永以之報親恩則劬勞超有漏之纏至若天龍鬼神過現未來冤親賢聖草木昆蟲凡有纖恩則於功德亦相須而無盡噫公之志尚矣遂掇筆直書以為記

## 圓照菴記

無法不備之謂圓無時不在之謂照是心也曾何法之可離又何時之能昧離此心不可以圓舍此心莫之能照圓也照也即心之謂乎空谷道人少負叢林之傑結菴於天目山之壩塢乃生緣之所也扁其菴曰圓照句余記之余曰圓照之體不可以目覩不可以耳聞不可以意知不可以識解擬涉毫芒則圓不得為圓照不得為照矣道人深掩六窓密扃八戶經行坐臥屏絕塵緣萬慮不遺而自忘一念不澄而自瑩於斯時也圓照之體與蒼松翠竹蒲團禪板覲體交叅了無回互庶其近矣不則圓照一菴名徒具耳於實奚取焉

## 旅泊室記

老莊譏孔氏旅泊於仁義而不知老莊亦旅泊於芒乎天運官爾神化之域故吾佛有云諸比丘等不自熟食寄於殘生旅泊三界示一往還去已無返此說蓋曲為二乘發機視三界為逆旅以四大殘質棲泊於其間了證本空於一生一死之外不復來矣以至理求之皆非了義之旨焉昔直翁居士洪君證不二法門於吾先師笑談之頃嘗囑俊用二上人構山舟一區於師子巖之景踈菴舟成則君逝矣實至大戊申九月十一日也越二年上人徙山舟於谷川之西來菴又五年盡撤舟廬之舊廣而新之更山舟曰旅泊客有以問之曰三界旅泊竊嘗知矣其有泥犁旅泊於十惡天人旅泊於眾善聲聞旅泊於四諦辟支旅泊於十二緣菩薩旅泊於六度如來旅泊於一乘諸教已明吾亦何惑蓋不能出於三界諸法也然則三界諸法能無所泊乎余曰汝問甚善當知三界旅泊於太虛其十方虛空旅泊於大圓鏡而大圓鏡獨旅泊於吾靈知之府惟吾靈知無所泊而無所不泊也且置是論還知眾生旅泊於諸佛心海之中諸佛旅泊於眾生識田之內大法輪旅泊於微塵裏寶王剎旅泊於一毫端五須彌旅泊於芥心四大海

旅泊於毛腹百千華藏境旅泊於蟪蛄之睫無邊世界種旅泊於  
藕 之尖至若三萬二千師子座旅泊於吾方方一丈之室是可  
泊耶不可泊耶爾還知旅泊亦旅泊於吾旅泊之地而吾旅泊之  
地無受其旅泊者無不受其旅泊者亦無知其受與不受者如是  
悟明如是證入則大小促延短長迷悟互相旅泊當念洞明更不  
待思而知慮而解也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二

### 校訛

(六十葉十二行)已(誤作巳今改正)

(六十二葉十三行)

### 音釋

塢

(而宣切岸邊地也)

塋

(音營葬地也)

脰

(音泯脰合無■貌)

匄

(居太切乞也)

睫

(即涉切目旁毛也)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三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 箴銘

#### 貪瞋癡箴(并序)

一迷根乎自心縱而為貪抑而為瞋合而為癡良由迷無自性由不守正念而生以其生故曰貪曰瞋曰癡皆一迷之異名也聖人不以砒霜鴆酒為毒而以此為毒者以其喪壞法身淪溺慧命也今三有界中眾苦充滿無有一物不本乎貪等一中其毒則殺盜婬業四面紛合卒莫之避良可哀也惟悟達自心洞契法源之士能奪其縱之之貪以求道返其抑之之瞋以治心轉其合之之癡以利人資長法化則貪瞋癡果何物耶乃為箴曰

惟貪如海瞋以火喻癡比同雲依一心住心迷則來心悟乃去優劣聖凡不離當處勿強分別毋勞指注如手掌兮放開捏聚

#### 戒定慧箴(并序)

一悟根乎自心揀而為戒守而為定融而為慧良由悟無自性因不失正念而生以其生故曰戒曰定曰慧皆一悟之異名也聖人不以栴檀沉水為香乃以此為香者以其光明雲臺盤結不散莊嚴法性之上妙具也今雜華法界眾寶充滿無有一物不自吾戒定慧而生焉一熏其香則法報化之跡隨念出現其有尚存悟理未盡功勳者執其存之之戒以違宗泥其守之之定以礙理放其融之之慧以失妙欲望其超然於寂照圓明之戶未知其可也戒定慧云胡不辨哉乃為箴曰

由戒而定即定以慧三法互融了無向背熏之為香充塞大地聞惟在心嗅不以鼻功用兩忘動靜一致如走盤珠不可思議

### 喜箴(并序)

世之所謂喜者由適情遂欲而生焉道人不爾必使情消欲盡動與理融不遭愛見諸魔之所惑其喜也政未易以足蹈手舞既其情狀者焉箴曰

至哉之喜 徹法源底 曰如意輪 契解脫體 愛見不住情欲何倚 劫外春回 花開確觜

### 怒箴(并序)

為物所忤怒氣結為心火至使面赤髮立不蹈禍機不已也聖賢則不然其一怒如金剛王劒諸煩惱魔嬰其鋒者應念斬截然後致萬物於無諍之地則其怒也豈徒然哉箴曰

聖賢奮怒 不墮諸數 却煩惱魔 成大法聚 嗟凡夫瞋 燒然無度 當處撲滅 神機獨露

### 哀箴(并序)

凡夫哀聖賢亦哀凡夫結情妄而致哀聖賢乃哀其所謂哀也於是發為辭章悲奮激切必使其感愕於中脫略情妄則其哀也豈可與凡夫同日而語哉箴曰

聖賢悲極 咸致斯哀 辭章奮切 含吐無涯 淳醜道喪其誰不懷 凡愚自若 傷己焉哉

### 樂箴(并序)

樂莫樂於道道為天下之極樂捨道而求樂是猶棄食而求飽也世之昧者縱聲色之欲而為樂一報忽盡變化萬殊不知與苦循環豈其所謂樂哉箴曰

三界無樂 動遭業縛 達人大觀 目之倒錯 寂滅真常 非修非作 當處現成 地平天廓

### 雲居菴銘(并序)

天地之氣凝而為雲動則彌布十虛靜則卷歸無所物其似之三界如雲也萬法如雲也卷舒不定開合無時推而窮之則道



人之心亦如雲也 道人所居亦如雲也 無意而行隨處而寓 曾何有為於世哉 乘用二禪素服杜多行鑿巖闢址縛屋於七寶山之陰 扁曰雲居 乃有得於理也 乞銘於幻住道人 乃屬其銘曰

八荒一雲 天地一廬 寥寥四壁 孰與同居 以雲之舒 彌綸十虛 以雲之卷 收入無餘 道人住處 豈同舒卷 牕牖不扃 戶庭深遠 清風徘徊 明月繾綣 雲間僧閑 水流石轉 萬法不到 柴關自掩

### 懶禪室銘(并序)

余嘗譏世之尚懶者 謂處俗必盡其義 入真當盡其道 盡義則務四民之役 盡道乃營六度之勤 聖賢不能免也 苟尚懶則二途俱失 豈道人之所用心哉 或者謂禪者之學 乃懶之尤者也 何則 其忘形骸於休歇之地 滅情妄於空寂之門 泯見聞於解脫之淵 絕去來於不動之域 收視而色不惑其目 返聽而聲不亂其耳 忘緣而境不入其心 息慮而事不遷其念 則其混世之跡 飄然若行空之雲 廓爾如流澗之月 得非懶之尤者乎 余曰 據爾之言 似非懶者之能事 徒見其四體不勤 宴休閒逸 政恐勤勞於事者 莫之能及也 南屏書記恭行已需 余以懶禪室銘 因以或者之言告之 恭曰 非也 世有不為者 有無為者 不為之者 雖強使其為而不肯為也 無為之者 雖欲為之而無所為也 二者皆似懶而非懶也 吾之懶禪 異於是 非不為也 非無為也 不涉名言 則不得為懶矣 欲知吾懶之至要 雖成佛亦有所不願 又何禪之願哉 余乃為之銘曰

吾之懶即禪兮 聖眼莫窺 吾之懶非禪兮 凡心那知 雪嶺之六載高臥兮 徒自勞疲 少室之九年壁觀兮 妄自驅馳 濟北之金剛王兮 亂鳴熱碗 德嶠之木上座兮 何異蒿枝 總不入此行戶兮 自遊自嬉 三界無事兮 萬法何羈 既非不為兮 尤非無為 毗婆尸佛早留心兮 罔逃

達者之譏 習懶成癖兮 舉世莫醫 千七百人豪唱絕叫  
兮 徒自鍼錐 我懶我禪兮 如師子獨行不求伴侶 從教  
門外打之遶者 吁嗟其已而已而

### 鐵圍室銘(并序)

眾生結業濃厚所陷之地皆鐵圍也毗嵐鼓扇而莫拔劫燒  
洞熾而不融佛手雖能揭五百力士所不能動之石望鐵圍亦未  
嘗不斂衽而退堅乎確哉所以稱鐵圍也聞禪者有纖毫未透如  
隔鐵圍何言之甚耶曰不甚也特取其堅確不可破而喻之耳使  
盡言禪學之密旨鐵圍可碎而此旨不可穿鑿也何則當其未  
有所入也以迷為鐵圍及其既入也以證為鐵圍既忘證入之境以  
悟為鐵圍及其與悟俱遣而存有所了以了為鐵圍了無可了不  
住了知知了俱捐鐵圍宛爾蓋心法之粘綴有不可取喻而辨者  
德山所謂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此說乃鐵圍  
之遮詮也今之學者純沉識網深墮情窠愛憎之羣習儼存生佛  
之二見猶在強加排遣動涉功勳自言混入靈源豈解全該識量  
於斯諦審又奚止鐵圍而已哉泉南順藏主以禪宴之所扁曰鐵  
圍乃有警於自他也乞銘於幻住道者乃引前說以序之復為銘  
曰

天地爐冶 太虛模範 鑄迷妄鐵 火無明炭 危乎高  
哉 遠絕畔岸 百市千重 凜不可犯 四聖六凡 生沉活  
陷 禪盡覺空 未離羈絆 無事無為 是金鎖難 脫略丈  
夫 莫容易看 來讀此銘 墮三尺暗

### 西來井泉銘(并序)

少林初祖遠逾數萬里而西來直指人人本具之道道若泉  
之在地無處不遍也大同菴既成庖人乏水而汲諸鄰彝菴居士  
念其勞乃命工師鑿井于門之東其深四十尺有泉隱隱自西而  
至甃成禪者引綆汲之首以一甌奉佛清甘香冽名其泉曰西來

蓋不亂其所至之方也當泉之未至也視之窅然凜凜將壓人為  
鑿井者危之鑿者不惟無所畏而益加銳焉若與泉約而必其所  
遇人之求道能積日累歲猶鑿井之深入無畏其不與道會者吾  
不信也禪者請銘銘曰

泉之在地 道之在人 配之大同 鑿土深入 勇銳無  
怯 克成至功 四十尺下有泉西來 洩洩溶溶 其體既重  
其氣益冽 且盈且豐 以沃吾渴 以浣吾頰 所須悉充  
少林直指 趙州庭栢 如空合空 泉依幻涌 幻復銘泉  
非始非終 咨爾諸禪 西來一滴 萬派同宗 勿汙勿壅  
朝探暮汲 如保厥躬 惟菴與泉 若內外護 永播玄風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三

音釋

砒

(昔兮切毒藥名)

𦘒

(即委切)

繾綣

(繾詰戰切綣區願切繾綣不分離貌)

癍

(四亦切痕癍也)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四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序

### 送宗遇上人省親序

昔慈明和尚持銀盆為母氏壽母曰子盡棄所愛而出家今返持此為獻將累我於地下矣慈明自爾奮志叅方為一代大法主盟蓋慈母所警發也石窓和尚輔佐天童法席一日歸省其母母曰子出家已事未辦何暇閒工夫為眾耶窓乃告曰雖炙一燈亦分自他之用實不敢以因果累母也母笑曰然過水那得不打脚濕夫二祖師之母雖跡混塵俗觀其吐辭出語峻如鐵壁肅若秋霜殆老師宿衲之不是過今之父母遣子出家莫不望其榮家利俗者雖地獄門開不暇顧則彼此優劣何如哉雖然有是二母之賢亦有是二子副之也使其二子不力於道陸沉於長行粥飯僧中將與母之格言俱無聞於世矣然二母之賢世亦未嘗無也如二子之賢克荷宗乘力弘斯道以顯母氏之名於百世之下者則鮮矣以要言之全在子之盡心於道以光像季法輪政不在父母之賢不也苟摩耶之聖而悉達不能持堅牢願力為大法主安有佛母之名流布於此土哉廬陵遇上人旋里省母出紙求語乃發余緒言以策其不逮云

### 送明然上人居山序

古之善輔叢林者皆非苟然也有以道輔之有以才智輔之有以力輔之有以身命輔之是皆舍逸趨勞棄甘就苦至於衝寒冒暑含耻忍垢惟孜孜播真風揚道化以振末學為念嗟乎古今之下凡有道尊宿起于一方而波旬之徒往往謗聲四合矧無道者乎然其謗之之聲未及尊宿所聞而先入乎輔者之耳苟非金

剛正眼洞燭幽微莫不遭其惑者余兩結草廬有明然上人者忘其所惑以相輔及歸家山主院之三年歲荐饑饉而我二千指宴坐空山十利之具陳三德之畢備至千望門而來者咸使之飫飽禪悅要其所自皆上人勺食以輔之也今余將謝事上人以勺食之鉢懸之太虛空中擬俟彌勒下生復從而輔之誓不入他人行戶也因疑而問之余豈有道尊宿者哉當此象龍蹴踏八面昇騰皆期爾以輔之無乃太峻乎上人作而為歌曰

水邊有山 可以縛茅廬 山中有屋 可以藏幻軀 屋下有柴牀 可以結雙趺 牀前有尺土 可以開地爐 所以無用者 一箇黑鉢盂 既無著處 懸之太虛 我非所輔休塗糊 天高地遠道何孤 惟有斂衽退縮真良圖 極目誰非大丈夫 不須特地做規模 豈不見釋迦老子二千年外 黃金髑髏也會枯 謾言遺臭在江湖 爭似我自今已去 不為一物度朝晡 佛法從教說有無

### 止止堂偈序

余聞真寂不動之體與奔匯之水行空之雲逐日之蹄搏風之翮無間然也嗟夫人之未悟妄見遷流卒莫之已如小兒旋走見屋廬動是故聖人垂善巧方便教之令止謂止者何息也定也安住不動寂滅無為者也外止其境內止其心止境於外則心無所迷止心於內則境無所惑且不惑於境即境惟心不迷於心即心惟境心乎境乎止止之義明矣或曰心可止乎境可止乎謂心可止則益其迷謂境可止則滋其惑矣如教中謂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審如是則心可止乎境可止乎不然如是法住法位止也世間相常住亦止也子或未至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之地擬逃吾止止之說猶日中之避影也雖然殊不知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亦未嘗不在吾止止之間是謂無止之止性體本具雖三世佛祖見超物表識達機先未有能出吾止止之義者天竺靈山法師其

講觀之暇嘗構精舍於越山扁其堂曰止止或問其故乃曰吾之所聞異於是蓋非心思言議之所能及也遂為之歌歌曰

萬境之體詮曰心 一心之用表為境 道人非境亦非心  
心境俱非非亦泯 止止之名堂令奚 語默動靜之所該 堂  
之名止止兮 豈思惟分別之能領 止非止兮我獨知 非止  
止兮人莫省 一團風月啟晴欄 萬象森羅照清影

### 設利偈序

設利之體圓常湛寂充塞法界無處不有隨眾生心循業發現金剛不可比其堅日月不可奪其耀豈肉眼所能識哉自靈山以降此土西天散為種種佛事若必以色像求之不惟不識設利而亦重欺佛祖也嘗有信士得先師所剪髮安奉久之忽設利纍纍如貫珠遠近傳唱觀者踵至先師聞之累欲奪而委諸穢壤今祖意上人亦得於遺髮之表及蒙山閣維之餘并辟支佛所遺者珍藏秘護以為至寶然蒙山辟支固非我所知者而先師實無此物謂其有乃謗先師也上人即啟函而示余曰贓物見在爾何諱焉余於是說偈以解之偈曰

圓明湛寂真設利 靈燄神光貫三際 開士由之百福尊  
菩薩依之二嚴備 十萬里傳西祖意 五色祥光吞大地 棒  
喝交馳珠走盤 覲面相呈無忌諱 先師一髮不留根 勿將  
聲色輕相戲 百寶摩尼一顆珠 非俗非真非聖諦 五目不  
得覩其蹤 十聖那能知子細 上人如未獲此珠 懸崖撒手  
非容易 驪龍頷下月團團 禹門千尺還重閉 赤手推開遑  
得歸 有意氣兮添意氣 回觀八斛四斗多 添得眾生眼中  
翳

### 觀音菩薩補陀巖示現偈序

觀世音菩薩以太虛空為體以五須彌為寶髻四大海為口  
門日月兩曜為眼光森羅萬象為垂身瓔珞一切眾生於其毛孔

裏出生入死由是菩薩以此興大悲心發無上願施十四無畏現三十二身上合諸佛慈心下應眾生悲仰無端被吾兩淞運使琴軒瞿公向小白華巖偷眼一看直得無地藏身文彩彌露乃援毫引墨盡意發揮時有梅山喜公奮辭舞筆作為長篇揭露殆盡而海粟待制以雄才豪辯向無所見處議論風生筆舌雷動但末後一句留以遺幻住子同為證明乃為說偈以收之偈曰

妙圓通體超諸礙 包 色空含法界 見與不見二俱離  
始識大悲觀自在 琴軒居士佛眼通 白華巖畔追靈蹤 狹  
路相逢避不及 似鏡照鏡空合空 引墨援毫書所見 揭破  
浮雲呈日面 盡十方空一普門 妙相塵塵俱露現 梅華山  
裏老禪翁 滄海一粟夫子馮 浩浩春雷鼓筆舌 巨篇長偈  
真豪雄 俾我重圓末後句 口縫未開先吐露 若以耳聞非  
所聞 不以耳聞非所據 我昔曾遊碧海東 海王抱日扶桑  
紅 怒浪搖金光閃爍 照開朵朵青芙蓉 無位真人潛洞府  
洞裏潮音喧萬鼓 珊瑚樹頭月徘徊 水晶簾外蛟龍舞 波  
神拔劍驅長鯨 吞空浪雪粘青冥 撒出龍堂珠萬斛 寶光  
射透瑠璃屏 法身驚入一毛孔 一毛孔裏波濤涌 爾時大  
士失却盤陀石上吉祥草與蒼蔔華 但見玉煙翠霧埋雙踵  
有眼共見耳共聞 妙圓通體鐵渾侖 最初末後句非句 萬  
里潮聲撼海門

### 觀音菩薩瑞相偈序

聖人無體隨念斯彰念興則諸聖同叅念泯則一真絕待以吾莊嚴善功德心即觀世音之寶冠瓔珞也以吾確乎不可拔之正念即觀世音所坐之盤陀巖石也以吾慈悲利物深廣之誓願即觀世音所居之大海也以吾親近聖賢叅隨不倦即觀世音之善財童子也以吾寬厚仁慈以恭以敬即奉觀世音之月蓋長者也以吾一切處不違菩薩願不捨大悲心即觀世音三十二應之

妙色身也以吾居一切處遇順遇逆了無畏怯即觀世音十四無畏法也昔丞相史公躬詣海岸不獲瞻覩方生慢易回首惟見碧芙蕖華萬朵芬披隨浪而現遂勒石以記其事非現宰官身說法而何至大四年兩漕運使瞿公霆發按部鄞郡放舟直駕巖下首覩聖像毛髮不遺即命工造其所覩之像者二一奉之鶴砂普福院一奉之天目大覺正宗禪寺皆公施心所現之伽藍也復以誠心所現之觀世音歸之得不宜乎公自述記文一篇以示無窮之信此又非現宰官身說法而何公嘗囑余序之後五年為延祐乙卯公之子時學刻其記文隨大士像置之可觀樓上復俾予筆以記之既不得辭贅之以偈

心鏡光明皎如月 聖人智體無生滅 一念纔興即現前  
古今凡聖相融攝 海岸人招海岸人 不知誰現宰官身 紫  
金光聚圓通體 應現何曾隔一塵 萬峯圍繞蓮華國 龍象  
倚闌看不足 鼓鐘鐙鞞間燈香 出生世代光明福

### 示善助道者居山序

至大戊申冬余謝院事之明年將荷五臺之策有善助道者從余遊抵淮陰道阻遂返棹儀真助乃操吾舟絕大江至鐵甕城下束短髮易小袖練裙烏帽舉止便捷刺篙川行引繩岸牽風帆怒張收縱不違雨篷平鋪掀覆以時施之轉摺縈如游龍纜之解縛操持若神其素服篙師之役者皆推其能至若寒暑晦冥風霜雨雪篙師告憊而助益治舟無惰容又明年客有促吾舟而命之歸者助趨吾前乃逆問之曰舟在乎曰將舍之曰汝操舟之藝在乎曰將棄之若然則無所復用於汝也助無以對乃謂之曰汝嘗駕吾舟於要匯空繩網布峻檣林立舳艫交錯過若行雲開闔萬變而汝之心目與手為之一貫少失顧盼則互相衝擊殆四山交逼之不若也故菩薩子操第一義諦之舟與一切是非聲色交接於三有要匯亦如是也使暫時不在墮于順逆之淵又不止於相



衝擊也今將罷若役復若形放汝林下苟能一注其衝擊解紛之心目於平居宴處間則道可學禪可參生死可了煩惱可斷無施而不可者審如是則舟可舍乎藝可棄乎豈無用耶安有用耶汝其不委吾復為汝歌之歌曰

去年放吾之舟兮絕長江之迅流 今年藏吾之舟兮將返乎山丘 假汝操之之術兮吾乘之而遠遊 視今昔之大幻兮傾逆浪之輕漚 勿謂無吾之舟兮將舍是而何求 勿謂有吾之舟兮離蹤跡之去留 憶昔佛與祖兮以慈為舟 葦為舟盃為舟鐵為舟 更有一箇大闡提漢 要以大地撐為舟 如是之舟 汝能操不 如其不委兮提起從前閒話頭 挨拶不入處一齊透過 吸乾鯨海兮萬象全收 生死無拘兮誰與儔

### 一華五葉序

先師枯槁身心於巖穴之下畢世不改其操人或高之必蹙頰以告之曰此吾定分使拘此行欲矯世逆俗則罪何可逃余竊聆其說私有所得閱二十年每與同參道者俯首茅茨論及之不覺成編題為山房夜話又擬寒山百首以寓禪叅之旨復閱楞嚴因講學者致詰遂假或問以答之又以禪者不求心悟惟尚言通例引信心銘為證故辭而闕之以破其義解及幻跡所至結茅以居皆名幻住勉為相從者所請引起葛藤故稱家訓前後成篇者五戲以一華五葉目之亟欲投之水火時幻眾曰一華是幻五葉亦幻幻無自性任其安立使棄之却成實法流布也請序其所以昭示來者由是振筆以從之非敢與大方之家共焉

### 一華五葉後序

少室一華開五葉狼藉叢林豈堪說劫外春風吹幻根幽芳似向枝頭泄山房夜話話無端波斯嚼冰牙齒寒黃金鑄成泥彈子白日青天誰共看謾擬寒山詩百首重重語不離窠臼靈龜曳尾跡何多笑破虛空半邊口那堪註解信心銘剛以不平攻不平

葛藤露布拽不斷瞎却空王雙眼睛況是靈山巧徵辯心既無心  
見何見阿難逼得口生膠一棚傀儡無方便幻住菴嘗歌一篇又  
將家訓錯流傳為人一句沒牆壁飯飽弄筋誰不然自買由來還  
自賣豈但傍觀生笑怪都緣口業未易消乃爾償他文字債幻人  
拍掌笑呵呵蟪蛄奮怒吞禪河南泉問主趙州勘婆必魔义下神  
號鬼哭雲門顧外虎視鷹拏搜空師子窟掃盡野狐窠一華五葉  
還如何長處更無多延祐丙辰冬幻住沙門明本復說此偈以為  
後序云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四

### 校訛

(七十五葉第九行)垂(誤作乖從南改正)

(七十八葉第十行)頭(南作頂)

(七十八葉十九行)盤(南作補)

### 音釋

遄

(敕角切)

鎗鞮

(鎗音湯鞮吐合切鎗鞮鐘鼓聲)

憊

(蒲拜切病也)

匯

(胡對切水回合也)

舳艫

(舳音軸船後持柁處艫音盧船頭刺櫂處)

傀儡

(傀苦猥切儡魯猥切)

搜

(力侯切採取也)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五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說

般若說

般若離一切相而不礙諸相發揮般若離一切名而不礙眾名出現般若如大火聚世間所有杉器嬰之者莫不遭其燒般若如太阿鋒世間所有物像觸之者莫不遭其壞般若如太虛空世間所有色法入之而無不容般若如大圓鏡世間所有相貌臨之而無不照大矣哉般若之體圓般若之用大般若之功博般若之道普矣三世諸佛於無所證而證十方菩薩於無所了而了歷代知識於無所悟而悟叅玄上士於無所學而學然諸佛雖證而不宰其功菩薩雖了而蔑居其德知識雖悟而莫覩其蹤上士學之而罔測其狀以至山川日月森羅萬象由之而建立依之而運行使物物各具金剛正眼窮古亘今欲窺其髣髴不可得也嗟夫眾生迷背其來舊矣轉為無邊生死曠劫迨今於此般若體上念念遷流念念起滅念念攀緣念念輪轉深沉欲海甘赴死門而吾大般若光雖未嘗少間其如瞽者居太陽之門聾者住雷霆之窟終身由之而竟莫知其聲光震耀也由是三百餘會之玄談千七百祖之絕唱皆純以一味清淨般若融為善見神藥俾瞽者明聾者聰壅者通執者化也當知瞽不自瞽依般若而瞽聾不自聾依般若而聾壅不自壅依般若而壅執不自執依般若而執是謂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若謂聾瞽壅執之病不居般若體上則般若有所不周以其聾瞽壅執之病即般若而生則般若有時而弊其深密幽邃之旨非超出言象之表者孰能與於此所以云太末蟲處處能泊獨不能泊於火燄眾生心處處能緣獨

不能緣於般若蓋知般若誠非心識所可緣也故般若離心緣相離意識相離思惟相離文字相以至離種種相如是離者非所離非能離本性離故以性自離離亦不立離既不立一切混融然舍般若無眾生心舍眾生心無般若即眾生心是般若青出於藍即般若是眾生心冰生於水苟非見忘執謝甚不可以言通而意達之也所以永嘉謂惟證乃知難可測昔僧問古德如何是般若體答云兔子懷胎又問云如何是般若用答云蚌含明月發迅雷於昏蟄麗杲日於幽衢展鷲峯無作之機啟少室不傳之妙在古德分上綽綽有餘且學人到此如何領會其或停機佇思萬里崖州直下承當劒去久矣高昌三藏法師喜菴妙公梵名般若室利命余申其義乃因引前說併為說偈

般若無知亦無相 非曰無相非無知 有無知見二俱遣  
了般若體常無為 無為之體即無作 百草頭邊光燦燦 已  
忘證者名醍醐 見病未祛名毒藥 般若非良亦非毒 般若  
之機離背觸 喚作般若沉悟坑 謂非般若遭迷局 般若非  
悟亦非迷 迷悟俱忘復是誰 玉雞啄破瑠璃殼 鐵牛觸碎  
珊瑚枝 法身解脫即般若 覲體難容分別者 般若解脫即  
法身 三事何曾隔一塵 法身般若即解脫 如珠走盤活鱗  
鱗 一三三一相容攝 水底蝦蟆吞却月 三一一三相互融  
半夜金烏海底紅 三既遣兮一不立 虛空為紙須彌筆 擬  
書般若兩箇字 已是抱贓重叫屈 一不立兮般若空 龜毛  
繫住毗嵐風 滿菴歡喜著不盡 張起東南般若宗

### 真際說

太尉藩王海印居士求法名別號遂名之曰勝光號之曰真際夫真非色像不可得而見有見非真際非境緣不可得而及可及非際真乎不可見而見之際乎不可及而及矣其不可見之真廓爾無像不可及之際洞然絕痕無像之真體之莫非神悟罔及

之際混之必欲心開然真非際外之真際匪真前之際但見真則必達其際凡達際則必見其真真乎際乎猶鏡與光二者未嘗斯須少間言光則必由鏡出語鏡則必有光存光即際之真鏡乃真之際亦猶羣波共水眾器同金理體元齊事相非一嗟乎眾生於無始時來重為業習所蔽擬涉念慮即落妄緣那更馳求劒去久矣或不真誠啟悟諦實開明不撥一塵洞見源底則未免粘情帶識依文解義妄存知見墮在意根說時與真際相符用處與妄緣不隔使諸佛菩提之道果止於此則安有解脫之期也或謂離妄之謂真真之所詣之謂際謂妄者何以迷自心故見聞覺知皆妄也謂真者何以悟自心故明暗色空皆真也真無定體悟之則圓妄絕正形迷之則著全波是水了知妄外無真全水是波畢竟真中絕妄然則二名一體就中萬別千差欲教舉必全真當體必須神悟所云際者畔岸之謂也事物之極乃名邊際如色之極是空邊際空之極是色邊際是故妄不可有其邊惟真乃妄之邊真不可言其際即妄乃真之際也或謂圓同太虛無欠無餘又云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又云平等真法界無佛無眾生但諸佛祖圓頓了義之談若妄若真未嘗有纖毫界限邊際復從何立耶然了義之詮固無界限既迷之境實有方隅以無界限故三塗地獄萬種泥犁千仞劒林諸熱惱海至若塵沙苦趣悉該真際使有一毫揀擇則離波別有水也以有方隅故眾生諸佛煩惱菩提苦樂順違安危得失殊形異狀名相紛然俱出妄緣悉乖真際雖曰波水同體而不可同其名也原夫此心之迷也於無妄真中卓爾妄真於絕邊際處宛然邊際但如眾緣觸目羣象當情水不可喚作山空不可呼為色各專其用不同其名明知理體無差其奈事情有異譬如水之就決也湍流不息及遇寒則結為堅冰凝然不動了知不動之堅冰全是迅湍之流水奈何迷妄之寒氣積集濃厚於一體中儼然成異或不以頓悟之慧日融之化之欲會歸真際之

水其可得乎是故真際如來目之為第一義最上乘昔世尊初生時目顧四方乃顧此真際也以手指天地乃指此真際也復云惟我獨尊乃示此真際也已而棄王宮入雪山六年苦行夜半見明星悟道乃顯此真際也西天四七東土二三燈燈相續乃傳此真際也至于臨濟卷真際於喝下德山揭真際於棒端又豈特禪宗佛祖為然如三乘十二分教大小偏圓秘密開顯無邊法義種種方便皆從真際出生真際乃佛祖所詣之根本法門更無一法能過於此者真際誠一心之異名也古者謂三界無別法惟是一心作又云未達境惟心起種種分別達境惟心已分別即不生此說之下以真際之體散於森羅萬象之頂標於色空明暗之端更無毫髮能外吾真際者若以言說流布則真際豈待別有作為而後得哉若果欲與真際念念脗合念念圓融念念不痕念念無間直須是工夫熟知解泯能所忘向不知不覺處豁然開悟如獲舊物如歸故家心戶洞開性天廓爾十方世界不見纖毫過患是謂心空及第於斯時也真際二字亦無地可容矣昔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老趙州眼空四海神洞十虛融八識為真野色更無山隔斷混六情為際天光直與水相通十心圓湛片舌瀾翻隨語隨默而泛應羣機機機相副或與或奪而全該大法法法同歸用之則煞有準繩操之則洞無影跡蓋其真際洞乎心府真際貫乎口門凡動靜語默曾不與真期而真自臻曾不與際約而際自至豈特趙州為然但宗門中有契有證之士靡不皆爾今日在海印居士瀋王分上間不容髮欲得諦實領荷親切承當直須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下廓爾悟明所謂古今無異路達者共同途也如或未由開悟且真際亦未嘗有 毫隔越獨不能混融無間爾猶未磨之鏡在鑛之金雖金體無在鑛離鑛之差鏡光絕已磨未磨之異柰何垢翳而光不彰鑛存而金有礙又如冰之與水亦未嘗斯須隔越但冰具堅礙凝

結之質而不能為水流注潤澤之用也夫善於求道者道不可將心求求而得之是妄得也但磨其汙染之塵銷其執著之鑛融其迷妄之寒久之不休則光斯照而金斯純冰斯泮矣政於斯時道遠乎哉道遠乎哉嗟乎今之人但聞直指單傳不加修證咸以聰慧之資望塵領荷依文解義說處宛然滯識執情轉增迷妄是猶以堅礙之冰不期泮釋便欲與水同流多見其不知理也譬如京師王城鎮于北方普天之下凡有識者皆知北有京城惟到與未到者有差別爾其既到者雖移身於萬里之外凡一念京城則人煙市井昭然在目不能惑也其未到者至終其身不能無茫然之咎謂既到者乃悟而見之者也謂未到者乃解而知之者也悟而見之者固已極矣古人尚欲掃空悟跡剷除見刺或不爾則坐在悟邊動成窠臼蹲於見處尚滯功勳審如是則為己尚恐未周又安能為人解粘去縛也哉前所云磨鏡之塵銷金之鑛融冰之寒似與本來具足少林直指之道觀體相反不然爾徒見其言下知歸機前領旨之易而不知其磨塵銷鑛融寒之難歷於夙昔以致今日之易也苟不之難而欲之易是猶認鑛為金指冰為水者無以異也當知妄依真而起妄真由妄而顯真真非妄而真不自居妄非真而妄無所倚妄因不立真理何存楞嚴謂言妄顯諸真妄真同二妄斯說之下不惟妄遣亦乃真祛妄遣真祛道存目擊矣邊依際而立邊際由邊而顯際際非邊而際不自著邊非際而邊不獨存邊既無方際何有界故祖師云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斯說之下邊融際廓洞然無間矣如是則真際與萬法會同萬法與真際交徹在迷則真際是萬法惟悟則萬法是真際悟迷俱遣得失兩融真不立而真存際不形而際徧矣

### 止源字說

一塵不飛之頃止乃剩言一漚未發已前源將安寄直下見得便知四大海水止在一源源體本空止亦何有於此絕能止所



止之異無此源彼源之差即源是止萬波隨一水而〔(冰-水+  
丨)\*夕〕即止是源一水攝萬波而寂世之不鑑其源者但見百川  
競注萬派橫流而欲遏之使止大似捧土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  
也何當於沿流不止之際瞪目一觀洞見源底則知此源窮古迨  
今澄之不加清攪之不加濁一滴不加少四海不加多以至決之  
非動堰之非靜者也何則使澄而後清則不得謂之止矣攪而後  
濁亦不得謂之止矣乃至曰動曰靜曰少曰多皆識量所遷妄見  
流注縱能以四鐵圍山隄防一水至萬劫不興寸浪而欲較吾止  
源之旨者實霄壤矣江西定侍者字止源是必有所得於止之之  
道豈枯形忘慮而滯於死水者可同日而語哉

#### 雲谷號說

八荒一雲也天地一谷也一塵翳空萬象各立消長盈虧頃  
刻百態者雲之變化如是也又何待隨清風出遠岫之謂哉疾風  
駕雷山振海涌機動籟鳴終日不息者谷之響應如是也又何待  
呼而後聞扣而後應之謂哉知藏興公深窮此道自號雲谷所以  
跨昂霄之步如雲行空肆懸河之辯如谷答響宜其然也或曰大  
虛無形因雲見色天地無口由谷有聲我將空耳目於混茫之先  
越見聞於未然之表何乃以聲色而為號耶不然雲無心而見色  
即色明空谷中虛而有聲即聲顯寂假雲谷之號示聲色之體以  
聲色之體顯空寂之用如教中云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  
如鏡中像何疑而不悟哉知藏聞而笑曰我雲無形亦不著空我  
谷無聲元非滯寂子所說者皆錯下注脚耳

#### 月舟字說

光明奪夜之謂月直造彼岸之謂舟惟月與舟頗符斯道然  
道之光不特照夜而無所不燭焉道之體不獨濟岸而無往不至  
焉以其無不燭則喜怒哀樂如月映千江無一水而非月影以其  
無不至則過現未來如舟行萬國無一地而匪舟航能即而行之

不患其不與道相合也脫或外此則迷雲翳其光世波搖其體而誰有此月誰有此舟者乎一上人以月舟二字表其所學余於是解之就為說偈天上一輪水中一葉上人乘之余復何說

### 無濟字說

聖人不以慈亦無意於濟人也由眾生妄自取執而繫形於空有彼此之兩途故聖人以百千方便向平白地上強自指陳以愛為河以煩惱為河以生死為河而於此河以非彼為彼以非此為此以不以彼為此不以此為彼如是兩岸隔斷中流觸目成乖觀體為礙以其礙故則此能礙彼彼能礙此彼此礙中中礙彼此塵塵涉礙法法成差使本來具足圓常不斷之旨昧之又昧矣所以大慈普濟於四十九年純以不二之道導之俾其妄消執謝而自化也知彼不二則不見有此知此不二則不見有彼知彼此不二則不見有中流知中流不二則不見有彼此如是則亘古迄今自一微塵而至不可說廣大世界海融歸至理圓證不二安有捨此求彼之心哉於是大達之士抹過兩邊不存中見掀翻櫓棹泯絕舟航輟底波濤了無涓滴直下內無能濟之心外無所濟之物其無濟而濟是謂大濟者也苟未達其大濟之濟則安知其為無濟乎慈禪人字無濟宜知此以自勉

### 定叟字說

泰藏主字定叟因質其義叟曰定以不動為義然則維摩大士不離丈室斷取妙喜世界置諸掌如轉陶家輪時在座者見彼世不搖動此世不改變此豈非不動者乎雞足峯中飲光尊者入滅盡三昧以伺慈氏下生此豈非不動者乎叟曰不動之理豈如是哉我嘗於一漚未發已前洞見十方平等本際圓同太虛湛如古井諸佛於眾生身中入大涅槃而眾生不知眾生於諸佛體中流轉生死而諸佛無礙至於毘嵐振海而不去大塊已鑿而不來非智力所能乃法如是也故百川競注水體不流萬竅怒號風本

自寂乃至亘古今窮法界人畜草木長短纖洪互起迭興而定體自若於中欲覓一毫動相了不可得所謂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者也嗚呼聞叟之論始信那伽常在定之語不我誣矣嗟乎二乘小見以枯心屏志絕慮忘緣為定者縱經八萬劫祇益戲論耳安得斯人亦具清淨耳根聞叟如是之說而捨小慕大乎

### 無念字說

昔鳩摩羅什法師年甫七歲隨母入寺以手捧佛鉢置之頂上鉢未及頂而遽投之母問其故乃曰我因頂鉢次悟一切諸法皆從心念而生初捧鉢時不作想念鉢方及頂忽起念云鉢如是大安得不重此念起時其鉢不勝重矣由是知念未起時一切諸法猶若太虛初無分別據什師所見謂念乃法之源也永嘉云誰無念誰無生若實無生無不生喚取機關木人問求佛施功早晚成據永嘉所見謂念不生處與木石等也雲南護藏主自號無念因以什師永嘉所見扣之乃曰我之無念異乎其所聞什師過在絕念之不起永嘉過在任念之自起二皆不能無念也謂無念者心體靈知湛寂不動如鏡鑑像如燈顯物其像之妍醜物之纖洪而鏡與燈不知也雖曰不知未嘗毫髮少隱也其照體本空而能顯物曾何念慮於其間哉所謂繁興大用舉必全真我嘗於見聞知覺之頃欲覓念相如毫髮許了不可得而曰無念非不念也無念之念生無生相住無住相異無異相滅無滅相非思慮計度所知惟洞徹法源者頗測其彷彿未易與纏情縛識者語也余嘉其說乃筆以志之

### 無方字說

盡塵沙法界是箇自己中邊混融表裏通徹既不可以形器拘而亦豈容囿於方隅也或迷自己於當念則囿於方隅拘於形器以其有方則仰而為上俯而為下日昇則東月沉則西不敢易其毫髮由是引起徧計流墮分別交結識情感於生死者蓋深昧

其無方之自己也或曰常啼東行善財南往文殊北邁達磨西來具在典章如其無方何從得此言也余曰前不云乎囿於方隅拘以形器者不可與論無方之自己也徒見常啼之東設使自今日行至盡未來際東之又東豈知盡東無方盡方無東者乎盡東無方則方不可求盡方無東則東不可立常啼爾時惟見般若洞無向背循東求方了不可得東既無方而西南北亦復如是故古云道無方行者莫能至斯言豈欺余哉南徐遠上人號無方余為說無方之義如此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五

音釋

𡗗

(克角切)

瀋

(音審)

鑛

(古猛切金朴也)

瞪

(澄應切直視也)

堰

(於建切埭也)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六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 祭文

#### 祭鹿巖初禪師文

三十年前先師以無上大菩提道變為毒藥設為險穽我師兄嘗中其毒親陷其險是故三十年後浸漬既久因地發生毒處愈毒險處愈險使人望風斫額骨毛為之凜然正當今日即毒即險與無上大菩提道胎然混合纖毫不間則知先師與我師兄到此不免首尾俱露某義同手足敢不效顰於是乎點一盃茶燒一炷香換手搥胷連聲叫苦苦苦有懷莫伸酸淚如兩

#### 祭玄鑑首座文

佛祖之道未易墜兮吾無照遠踰一萬八千里江山以來茲佛祖之道失所望兮吾無照負三十七春秋而云歸生耶死耶果離合兮非智眼而莫窺祖意教意果同異兮惟神心其了知謂無照於吾道有所悟兮真機歷掌其誰敢欺謂無照於吾道無所悟兮大方極目云胡不迷笑德山之焚疏鈔兮何取舍之紛馳鄙良遂之歸罷講兮徒此是而彼非惟吾無照總不然兮即名言與實相互融交涉而無虧出入兩宗大匠之門兮孰不歎美而稱奇屈指八載之相從兮靡有間其毫釐我閱人之既多兮求如無照者非惟今少於古亦■我不哀無照之亡兮哀祖道之既墜而今而後孰與扶顛而持■對鑪熏於今夕兮與山川草木同懷絕世之悲也

#### 祭泰長老文

本與公二十年所交者道所忘者世也公昔奉眾命來主蓮華峯本居門外止宿草菴謂道可交乎方三見黃落而公遽引無

生一曲於大寂定門本遠望寢幃不自知而泣下謂世可忘乎其所交所忘者固不可以語言通尤不可以毫楮盡森羅萬象咸為點頭白雪半甌赤心千丈謂交與忘則贅矣公其鑑諸

### 祭瞿運使文

於戲三教聖人一以此道化成天下其知道者雖貧而富賤而貴貧賤尚爾況富貴而知道者乎其濟斯時澤斯民猶壯士屈臂不借他力信然也公嘗於不惑之年扣吾先師於巖穴之下披心投誠論道終日而侍坐達旦公為道之勤見於此矣已而掣施鑰於空諸所有之海構禪宮於大圓滿覺之場佩金紫於詩書禮樂之門蒞仁政於博愛簡易之域修孝慈於寬厚高明之府履違順於安舒靜默之途閱身心於鏡像水月之表處生死於湛寂不動之地此皆公之餘事也公其自得於心之旨既不可以意測復不可以語言道也某凡一會公公未嘗不以此道相問至大庚戌之春會公于湖山語論方輟乃出紙命書進道之語置之座右於此益見公向道之志二十餘年不間然也自爾去公於淮漢之表者三載聞公復以寺事見逼遽移棹而他之不期與公有生死之間於戲公福德人也而知道焉吾西竺聖人謂三界無別法惟是一心作惟公之福本乎自心而道亦豈外乎自心哉蓋知公之施田施心田也建寺建心寺也不達乎心而滯物者吾道之所不取也苟會於心則心無施不施之異心無建不建之殊即寺與田皆公心外之影事而我住不住者又影外之影耳知公必不以此二其心也雖曰心外無田盡大地一圍也心外無寺徧十方一剎也此田不待別有所施而檀波羅蜜念念出生此寺不待別有所建而大圓覺海處處成就於此雖彌勒釋迦無住持分況其他乎審如是則知公於不思議解脫心中宴坐丈室獲正住持三昧現前入未來際種種受用如是具足是謂因該果海果徹因源者也某賴公知道之詳故匍匐千里敬持是說以告之非巧辯以惑公之

聽也由是薦園池之華果列萬象之盤殮拈法界之鑪熏瀹海門之晴雪奠公於不動真際之室公必以我說為然也尚享

### 疏

續刊傳燈錄疏(芝巖西堂鏤板未竟而卒蘆溪藏主募緣續刊)

未生佛祖早傳此燈千七百人錯認浮光幻影不立文字乃有是錄數十萬偈聚成鐵壁銀山笑芝巖墮於死語而莫之所圖看蘆溪別立生機而即之能了拈一華脫賺迦葉當時不解覆藏受三拜累及神光今日正宜揭露當有大木顯全體作用之靈夢會見英檀興一言領荷之勝心共知印板上打來須向刀刃邊拶出正法眼洞燭聖凡迷悟之跡涅槃心鑑空生死情妄之蹤始編集於景德年間當流通於大元國裏話頭具舉註脚分明

### 四祖寺童行求僧疏

溪邊尋女子投胎操心太切壁上倩秀才書偈用意不臧爭似我毫髮剷除便與他赤肩負荷然美玉精金固非易得而方袍圓頂豈是小緣一千七百則葛藤打歸自己八萬四千門佛事用報檀那

### 四祖接待菴募緣疏

隔江招手望廬山面目猶在半途別甌炊香領黃梅意旨不消一宿既是容身有地何愁具眼無人趂起水牯牛祖父田園從頭耕遍提攜木上座毗耶庫藏彈指豁開從他知識來叅是我祖師現在前不遘村後不送店誰問你船來陸來飢則喫飯困則打眠總教他休去歇去一機相副萬善同歸

### 妙德院化燈油疏

通身汗下灼然從逼拶處得來脫體光生真箇是遮藏他不得爍破老瞿曇黃金面孔照開大檀度生鐵心肝瑪瑙階前滿地月搖松影動瑠璃殿上四欄風颺菜華香即此光明是真供養

## 師子院化糧疏

天目山三十五年開拓水赴雲奔師子巖數百千指繞圍肩  
摩踵接擬向飯籬邊打發須憑筆端下施來倒廩傾倉萬斛珠光  
明璀璨考鐘伐鼓滿堂僧意氣崢嶸既灼然親遭塞斷咽喉肯諱  
道不曾咬破粒米鉢盂兩度濕助我飽叅毛孔七日香報君多福

雜著

誠閒

世人未有不以閒散為樂而共趣之逆問其故乃曰昔嘗以  
榮辱是非累日與事物相交馳心志勞而形體憊以至結於情想  
接於夢寐靜而思之人生幾何不得一日之安雖富貴奚益也由  
是一切棄之思欲行歌坐忘觀青天白雲以自放浪於事物之表  
或有避父師之訓厭身世之勞望治生如避水火必欲拔塵遠俗  
以遂其閒余曰忙固勞形役慮也閒則坐消白日又何益於理哉  
二者皆欣厭之情妄耳故聖人有動靜二相了然不生之旨正不  
必厭此忙而欣彼之閒也余將直言之夫人欲學入世間之道苟  
不服勤勞役則事無貴賤皆無由成然悟世間虛妄欲究聖賢出  
世之道倘不忘餐廢寢則根無利鈍又何從而得之故雪山大士  
捨身命如微塵數事知識如恒河沙積劫迨今歷試諸難蓋欲示  
後學者知道之不易聞也故入世間則忠於君孝於親悉盡其義  
不可不忙出世間則親師擇友朝叅暮扣以盡其道又不可不忙  
既盡其義又盡其道將見體如泰山之不動心等太虛之無為豈  
一閒字可與同日語哉或入世不能盡其義出世不能盡其道惟  
孜孜以安閒不擾為務而不肯斯須就勞者故聖人斥之為無慚  
人凡有識者安肯負此無慚而復嗜閒於踈散之域也余故書此  
以為投閒者之誠

存實

道人用心務在存實心存乎實雖頃刻萬動而不亂苟不存



乎實須終日不用可也一用之則禍相繼矣謂實者何中也正也不欺也不偽也事無小大而不敢以私蔑公初無智愚巧拙之間也然人莫不有心心莫不有用當用心之際苟務智巧而不務乎實則愈巧而愈乖益智而益敗蓋實者乃天理之不可易者也智愚巧拙乃賦分之不可移者也惟聖賢所愧夫實不存乎心不愧夫智巧不居乎分何則能存實而用心使賦分雖愚拙然其存實之心初未嘗厭愚拙而悅智巧也久之不覺即其愚而智拙而巧矣即其愚而智真智也即其拙而巧天巧也真智絕思慮也天巧無造作也惟絕思慮無造作之智巧觀體與佛祖不傳之道相去無幾矣其存實之效有如此者且實者心之體也古云一實之道是也夫人終身背之而不能自返者蓋情欲蔽于中物境誘於外引起虛妄日夕遷流而不知息也世謂愚拙莫甚於此者孰智乎孰巧乎余未之見也

### 評恃

道不越乎正受謂正受者不受諸受也諸受既遣豈容復有所恃乎一有所恃則應念不居其正受矣既失正受則此心不能無謬焉是故恃勢則心日傲恃權則心日暴恃福則心日驕恃才則心日慢恃智則心日枝恃術則心日詐恃貨則心日貪恃力則心日為之狠矣蓋心念無主隨其所恃而趨之所趨之途萬不同要皆謬亂之本也或謂權勢貨力粗有識者皆莫之恃世固有道大德備望重當世者恃之庸何傷對曰道大莫極乎明性德備莫越於利人使內有所恃則性不得而明外有所恃則人不得而利矣故聖人無為而天下治無作而事功成無思而理通無取而用足蓋不自知其為聖也苟存所知則亦恃矣安有聖人而自恃其道大德備者哉且道雖尊德雖貴猶不可恃况道德以降舉皆虛妄或起心恃之是猶抱蛇虎而眠欲不遭其嗜嚙者余不信也

## 善人李生傳

余偶遊異鄉有傭工李姓者咸稱之為善人因怪而問之曰彼傭工耳能博涉古今聖賢之事乎曰不能也彼必起居飲食有以異於人乎曰未見其異也彼必有才術智巧精於世乎曰無是也彼之言行必有以利於物乎曰俱非也然則稱其為善人何耶乃曰若李生者惟受人辱而氣平與人作而工倍似不識世間是非憎愛之習凡父母妻子親友閭巷間以猥屑無狀之事雜然交迫皆泛應之無難色人或不平以止之則曰惟恐不見役耳雖死亦何所憚哉由是里中無老穉無貴賤知與不知見之皆稱為善人余慨之曰彼一傭力耳天下之至卑賤者人尚不敢隱其德而稱之嗟今之居聖賢之廣居服聖賢之上服乃不思修身慎行而反責人之不已稱者較李生寧無慊於中乎

## 蜂蟻

蟻穴於將潦之壤封疆之守愈堅蜂集於將割之房號令之威尤重其為生也掠殘華於蛛網之隙慕餘羶於馬足之間投死於須臾脫身於僥倖惟靈知之性了然獨露於飛搖蠢動之表洞無隔越由惡習所蔽受此微劣之軀返不自覺人或嬰其芒撩其尾則鬱勃之氣奮然見於橫趨直突之間將盡其毒以刺之於戲惜哉殊不思即其奮毒之念直下與三世開士大解脫法觀體平等由昏迷之異則果報亦相須而遠矣豈特蜂蟻然哉聞聖人觀百億四天下如觀掌中之果今吾徒所居者乃四天下之一耳自暘谷之東至昧谷之西其中長山廣漠際空入雲不知其幾千萬里之遠使馳以逐日之蹄鼓以搏風之翮將盡其生而不能達其涯涘且一天下之廣也如是以六尺之軀位於其中曾不翅太倉之一稊米耳增一稊米而倉不加多減一稊米而倉不加少則其微眇可知矣逮乎苦樂之境倏焉變于前則鬱然而憂慄然而恐怡然而喜奮然而怒馳騁聲色沉滯愛憎其虛妄攀緣動搖形體

猶甚於掠華之蜂慕羶之蟻也其遭蛛 馬足之厄者窮劫迨今  
莫知其幾方將違順二風輕觸其念則驟然動其情雖風力火聚  
橫于前亦不暇顧其含 十虛廣大靈知真覺之體由是而昧之  
又昧者矣悲夫使湛四大海清淨寶自觀吾徒之生蜂乎蟻乎何  
營營而不自息也

### 觀蝦蟆

記夏坐皖山偶立簷下忽蝦蟆趨伏踵間驚畏喘息似依人  
者方疑其為異俄而蛇至遇人而返蝦蟆驚喘猶未定忽有小蟲  
至其前亟起張口吞噬略不少貸於戲方畏蛇之啖已也其驚懼  
若此能推己畏死之心而及物安肯肆其吞噬如是之切耶於此  
洞見眾生迷昧之情曉如黑白嗟夫人之逐妄處心積慮有甚於  
蝦蟆不能推己者遂述觀蝦蟆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六

#### 校訛

(二十三葉十五行)間(南作里)

#### 音釋

穿

(音淨坑也)

匍匐

(匍蒲胡切匐蒲墨切匍匐盡力奔趨也)

猥

(烏賄切鄙也)

皖

(華切)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七之上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 偈頌

### 幻住菴歌

幻住菴中藏幻質 諸幻因緣皆幻人 幻衣幻食資幻命  
幻覺幻禪消幻識 六牕含 幻法界 幻有幻空依幻■ 幻  
住主人行復坐 靜看幻華生幻■ 放還收控勒幻繩騎幻午  
時或住 八萬幻塵俱捏聚 時或眠 一覺幻夢居四禪 有  
時動 幻海波翻幻山聳 有時靜幻化光中消幻影 可中時  
有幻菩薩 來扣幻人詢幻法 我幻汝幻幻無端 幻生幻死  
幻涅槃 淨名室內龜毛拂 龍女掌中泥彈丸 更有一則幻  
公案 幻證幻修須了辦 莫言了辦幻云無 只此無無名亦  
幻 學人未達真幻輪 動輒身心自相反 幻心瞥爾生幻魔  
幻翳忽然遮幻眼 陽燄空華乾闥城 天堂地獄菩提名 有  
問此幻從何起 雲月溪山自相委 要見菴中幻主人 認著  
依前還不是

### 十二時歌

玉兔走 金烏飛 百年影子空相追 山翁兀坐禪牀角  
使得人間十二時 半夜子 震旦竺乾無彼此 五白華狸叫  
一聲 牀頭老鼠偷心死 雞鳴丑 僕僕起來伸兩手 趣忙  
捉起赤斑蛇 到頭却是生笊箸 平旦寅 眼空佛祖絕疎親  
斷送渾家窮性命 一條白棒血淋淋 日出卯 獲得輪王如  
意寶 散在春風百草頭 三世十方何處討 食時辰 大開  
兩眼喪天真 笑擎一鉢和羅飯 十字街頭等箇人 禺中已  
赤脚波斯穿鬧市 滿把驪珠撒向人 醉倒玉樓扶不起 日

中午 倒跨南山焦尾虎 驚動溪邊石丈人 一槌搥破虛空  
鼓 日昃未 也解隨羣并逐隊 橫拈鐵笛向西風 嗚嗚吹  
起斜陽■ 晡時申 恣縱五欲生貪■ 竈前不見破木杓  
惡口小家冤四鄰 日入西 擘破面門呈拙醜 選甚魔來與  
佛來 一喝直教顛倒走 黃昏戌 那事一時都打夫 撲滅  
空王殿裏燈 且喜眼前烏漆漆 人定亥 淨裸裸兮赤洒洒  
取性長伸兩脚眠 誰管桑田變滄海 與麼去好好 好爭免  
全身墮荒草 有人更擬問如何 彌勒下生時 却向你道

### 道要歌

本色道人無孔竅 不必問渠重覓要 口門未待鬼擘開  
機先已被虛空笑 古今多少明眼人 不怕羞慚惟絕叫 強  
言一句有三玄 又道一玄具三要 從前公案既現成 今日  
慇懃添草料 第一要 踏著麻繩兩頭■ 波斯疑是赤斑蛇  
白日青天把燈照 第二要 金剛眼上蝦蟆跳 一槌擊碎獻  
空王 元來却是新羅鷄 第三要 熨斗前茶不同銚 普賢  
失却白象主 土地面前來討玅 此語諸方耳共聞 總解移  
腔并轉調 直饒伎倆現盡時 愈失自家真道要 休將識量  
立踈親 肯信靈源無老少 毗婆尸佛早留心 直至如今不  
得妙

### 皮袋子歌(并引)

幻人枯坐次有皮袋子者見訪乃曰人以我具六用之根於  
順逆愛憎起諸倒見沒溺於生死海中莫之能脫而我嘗返思三  
世佛祖咸以我為成無上道之具今不知果為惡耶果為善耶果  
能聖耶果能凡耶幻人乃歌以答之

皮袋子佇聽幻人歌 目前法界名娑婆 華言堪忍誰奈  
何 浩浩湯湯搖世波 百千皮袋暗消磨 良由一念不肯瞥  
無明愛見相交羅 今日瞋明日喜 朝榮暮辱何曾已 幾回

銜鐵并負鞍 幾度腰金并衣紫 窮也是皮袋 富也是皮袋  
等屬陰陽相管帶 忽然報盡共沉空 夢裏何勞生捏怪 人  
亦是皮袋 獸亦是皮袋 宰割烹炮誇手快 昔相負兮今相  
償 自買依前還自賣 娘生皮袋不堅牢 寒暑迭遷成又壞  
脆如泡薄如雲 幻如陽燄 輕若游塵 倏忽起滅幾萬古  
積骨如山難比倫 大皮袋小皮袋 幾人嫌幾人愛 嫌者為  
因貧病攻 愛者多緣身自在 皮袋子 教你知 通身是假  
盡世成非 了知名業質 委棄為死屍 四大虬蛇 同處一  
篋壞空成住 變滅無時 因甚時人不解事 盡情放出貪瞋  
癡 上天入地巧中巧 暮寢晨興迷外迷 朝飯飽午還飢  
熱搖扇冷添衣 百計惟思巧護持 偶乖調攝遍界求醫 禱  
鬼祈神無感應 客盃弓影生蛇疑 男須婚女還嫁 換面改  
頭呈矯詐 忽然觸動利名心 地獄現前都不怕 只算一期  
圖快心 肯信鐵圍無縫罅 誇文章說道理 三教勝流誰不  
爾 一朝學問夢魂消 依舊打歸皮袋裏 皮袋聽余真實說  
舉心盡屬輪回業 不思皮袋本來空 茫茫弄巧翻成拙 莫  
多知 莫多會 但有施為都拽退 不須禮拜與散華 只此  
是名真懺悔 不思善不思惡 兩種由來皆妄作 不緣凡  
不緣聖聖 凡盡是心王病 不著悟 不著迷 迷悟何曾離  
有為 不貪生 不畏死 定業從教起還上 皮袋子空勞勞  
披毛帶角要做便做 成佛作祖道高不高 四聖六凡體元具  
十方世界目前包 皮袋無情無喜怒 頭頭盡是無坐路 但  
於見處不留情 法王大寶親分付 如來獲得意生身 皮袋  
何曾隔一塵 你若區分成兩箇 笑倒靈山會裏人

### 警策歌

三界塵勞如海闊 無古無今鬧聒聒 盡向自家心念生  
一念不生都解脫 既由自己有何難 做佛無勞一指彈 此

念即今拋不落 求劫鑽頭入鬧籃 名何名 利何利 一息  
不來成鬼戲 愛何愛 憎何憎 惹著毫毛是火坑 既無人  
還沒我 你見空華曾結果 休辯是 莫論非 大夢無根總  
自迷 生死無常繫雙足 莫待這回重瞑目 翻身一抹過太  
虛 展開自己無生國 有何難 有何易 只貴男兒有真志  
志真道力自堅強 力強進道如遊戲 有何熟有何生 是路  
何愁不可行 拌得一條窮性命 刀山劒嶺也須登 亦無鈍  
亦無利 剔起眉毛休瞌睡 不破疑團誓不休 寒暄寢食從  
教廢 亦無鬧亦無閒 靜鬧閒忙總不干 如一人與萬人敵  
覷面那容眨眼看 大丈夫宜自■ 莫只隨情順生滅 今日  
不休何日休 今朝不歇何朝歇 況是叢林正下秋 千門萬  
戶冷湫湫 叅禪必待尋師友 敢保工夫一世休 師禮自心  
師 友結自心友 除却自心都莫守 縱饒達磨與釋迦 擬  
親早是成窠臼 自己叢林到處興 誰分村墅與州城 脊梁  
三尺純鋼鑄 肯聽堂前打板聲 行也做坐也做 尺寸光陰  
休放過 心存少見失真誠 意涉多緣成怠惰 有般漢更猷  
癡 文章今古要兼知 叅禪設使無靈驗 也解人前動口皮  
口皮動得有何好 聰明只是添煩惱 脚跟生死如未休 千  
里萬里沉荒草 穿馬腹入牛胎 塗炭曾經幾度來 此生幸  
作金僊子 莫把繩頭易放開 生同生 死同死 萬年一念  
常如是 胷中能所兩俱忘 境寂心空無彼此 蹉口咬破鐵  
蒺藜 傑出叢林也太奇 休將萬里西來意 黃葉空拳嚇小  
兒 德山棒臨濟喝 儘有神機都潑撒 一千七百爛葛藤  
不勞動手和根拔 心空及第真衲僧 堪傳佛祖不傳燈 照  
世光明只這是 立地頂天誰不能 到此時 盡由我 混眾  
獨居無不可 團團一顆如意珠 覺知聞見全包 也無禪  
也無道 也無解脫并煩惱 三界明明大脫空 凡聖悟迷何

處討 盡是從前眼自華 然雖到此勿矜誇 法塵見刺擺不脫  
舉足玄途鮮不差 我語忉忉非眩惑 志在同叅相警策  
五湖四海抱禪人 若未到家無自畫

### 即心菴歌(并引)

雲南福元通三上人遠逾萬里訪余窮山坐夏未了欲歸故鄉結菴為禪居以圖究明己事預乞為菴立名余以即心一字示之蓋大梅常和尚叅馬祖聞即心是佛一住空山誓不再出既有志於住菴當追古風以繼芳躅庶幾吾道之有望也乃為之歌曰  
菴即心兮心即菴 十方世界無同叅 靈山四十九年說 舌頭拖地空喃喃  
却笑少林言直指 已是白雲千萬里 未形言處鐵渾侖 纔掛口門都不是  
三箇道人歸故鄉 秋江萬里秋風涼 誅茅就樹縛間屋 即心二字懸高梁  
心不自心安用即 心即即心誰辨的 百億日月繞四欄 光射銀山穿鐵壁  
一菴內外赤條條 拈來總是心王苗 龜毛束破混沌殼 蒲團壓折虛空腰  
雲南即是西峯頂 兩頭踏斷俱非境 你若無端喚作心 依舊隨人認光影  
見地不脫還茫然 己眼不透成虛指 只消豎起生鐵脊 不拘歲月勤加鞭  
待伊較得即心破 是佛是魔俱按過 等閒豎起箇拳頭 住菴活計天然大

### 翠巖杭上人省師靈巖

萬法無根那伽非定 擘開生鐵枷 躍出瑠璃窰 杖頭挑起 吳中第一峯  
腳跟踏斷 洪崖千尺井 古靈背上血淋漓 良駒豈待搖鞭影 君不見杭之東  
海潮推出玉萬丈 雷奔電激翻晴空 不是境且非禪 纔擬議路八十 男子丈夫活鱗鱗  
肯受他家強塗抹 好兒既不使爺錢 草鞋跟底乾坤闊 等閒失脚跨一步  
萬象森羅連底脫 那時赤手走歸來 好把虎鬚顛倒將



### 寄實西堂

金鰲背上珠一顆 燦破淮山青朵朵 百眾人前玩弄時  
圓機錯落飛星火 竭來照我青茅屋 隱顯回旋看不足 夜  
深翻轉碧玉盤 直射斗牛光奪目 胷中痛恨山頭老 向曾  
奪我靈蛇寶 無端落在他手中 拋墮深崖瘞荒草 鐵蛇入  
海今其死 抖擻空囊有些子 覲體分明不一同 髣髴依俦  
頗相似 叢林日午打三更 堂堂祖道皆縱橫 何當傾出一  
桮桮 免使男兒摸壁行

### 恭上人

靈山有一機 少林有一語 幻住不覆藏 明明為君舉  
那一機 金烏啄破青玻璃 那一語 玉兔踏翻紅馬乳 慶  
雲上人知不知 死生大事非兒嬉 猛著精神拌命拶 掃空  
情解捐階梯 忽然失手欄柄脫 屋頭有路如天闊 步兮趨  
兮露堂堂 進兮退兮活鱗鱗 始知靈山一機 狀如鐵牛  
少林一語不在舌頭 生擒活捉兮 奔雷走電 高揮大抹兮  
倒嶽傾湫 君不見 黃龍古洞深無底 山鬼吸乾金井水  
鞭起泥蛇飛上天 回首白雲千萬里

### 戒上人遊江淮

拄杖頭邊草鞋跟底 踏倒萬疊淮山 穿過千重江水  
秋風八九月 白雲千萬里 髑髏堆裏 葛藤椿宰堵波 前  
暗號予 會不會 星明日麗照雙眸 知不知 石裂崖崩喧  
兩耳 有佛處不得住 毳袍滴瀝松露寒 無佛處急走過  
古路崑崙淨如洗 已躬下事 總在目前 向上一機 道委  
不委 諸方門戶盡敲開 究竟何曾離這裏

### 珙藏主化藏經(然一指)

破一微塵出大千經 不撥自轉通身眼睛 明明字與義  
山河及大地 歷歷文與科 萬象自森羅 三界揚真旨 古

今曾未已 白馬胡為來 何其十萬里 為憐半偈舍全身  
何當灰燼娘生指 談笑推開大施門 毗盧藏海波濤起 但  
看煙霧濕溪藤拂 拂香風動屏几 琳琅數百函 縱橫千萬  
紙 謂是一大藏 金剛腦後鐵三斤 謂非一大藏 碧眼胡  
僧穿兩耳 萬疊湖山擁翠雲 渺渺湖光淨如洗 為君併作  
經上題 以字不成 八字不是

### 寄此道監寺

此道自來無改變 城市山林總成現 上而諸佛下眾生  
阿那箇人曾少久 遠經曠劫至目前 今古何嘗隔 線 聲  
前不解便承當 更為從頭歌一遍 靈山密付絕疎親 少室  
單傳無背負 離陶鎔 非煅煉 一法何須分頓漸 若於語  
默未忘情 經書謾讀三千卷 如過駒 等流電 德山屋裏  
販揚州 臨濟堂前開飯店 聞無聞 見無見 楊岐倒跨三  
脚驢 鹽官強索犀牛扇 誰言佛法今下衰 此道依前有靈  
驗 滿眼滿耳非覆藏 自是當人不能薦 緬思張公洞裏老  
杜多 活捉生擒如虎健 死關既掩氣猶高 彼此男兒宜自  
勸 黑漆桶底如未穿 幻影浮光休慕戀 始終不放話頭寬  
何患工夫弗成片 五蘊身中大脫空 不用棄離并健羨 有  
何貴 有何賤 鴛掘持刃惡不惡 羅睺沉空善非善 境逢  
逆順謾依違 緣遭憎愛無欣厭 古廟香爐 一條白練 胷  
中寸寸結冰霜 消落聖凡諸妄念 始知萬法本空閑 自心  
未了徒攀援 等閑瞥轉目前機 此時方愜平生願 涅槃謾  
說安如山 生死從教急如箭 十方世界鐵渾侖 觸著通身  
是方便 拔出繫驢橛 拈却吹毛劍 打開荊棘林 直入空  
王殿 若教除却此道時 更喚誰為親法眷

### 送吉上人之江西下高峯和尚遺書

寒巖一夜風雷惡 師子迸斷黃金索 驂騑萬里追不回

聲沉宇宙空山嶽 君今去去持此音 十八灘頭探鱗角 君  
不見 馬師一口吸西江 波騰浪沸煙茫茫 又不見集雲峯  
下 四藤條 雨洗風磨恨未消 生耶死耶俱不道 鐵壁銀  
山齊靠倒 有問禪血染溪華春正妍 有問道 兩岸夕陽對  
芳草 千差萬別任縱橫 瞥轉一機何處討 玄沙白紙 脫  
或舉似時 更須莫謗西峯好

### 別絕際

伊余十載交 情懷若冰檠 一處最親千機莫測 燒尾  
紅鱗躍九淵 鐵脊金毛走深澤 神駒十影謾追風 眨得眼  
來天地隔 君不見長沙岑大蟲 匄匄一嘯爪牙直 凜凜崖  
谷生陰風 又不見滄山水牯牛 山北山南水草足 掣斷鼻  
繩誰敢收 我亦非牛子非虎 休將爾汝論今古 明朝拄杖  
各西東 男兒豈肯埋塵土 何當橫擔片板抹過那邊 更那  
邊拈一毫頭吞四海 吸百川興雲致雨生風煙 始知造化只  
此是 慶快何止三十年

### 開爐日示祖上人

祖道迢迢祖風寥寥 祖師心印 七花八裂 祖翁活計  
瓦解冰消 林下相逢祖禪者 為言祖意何蕭條 尚有祖關  
崛起千七百丈高 何當一撈百雜碎 從他大地空牢牢 風  
雨閉門十月朝 死灰撥盡相向無聊 祖堂氣燄不炙手 祖  
庭積雪空齊腰 爭如自斫一把青梢杓 靜對祖燈深夜燒

### 坐禪箴(并序)

夫非禪不坐非坐不禪惟禪惟坐而坐而禪禪即坐之異名  
坐乃禪之別稱蓋一念不動為坐萬法歸源為禪或云戒定是坐  
義智慧即禪義非情妄之可詮豈動靜之能間故知不離四威儀  
而不即四威儀也乃為作箴箴曰

叅禪貴要明死生 死生不了徒營營 至理不存元字脚  
有何所說為箴銘 或謂叅禪須打坐 孤硬脊梁如鐵件 如  
一人與萬人敵 散亂昏沉休放過 或謂叅禪不須坐 動靜  
何曾有兩箇 楊岐十載打塵勞 險絕祖關俱透過 坐而不  
坐心外馳 摩毬擦袴空勞疲 釘椿搖櫓消白日 心空及第  
知何時 不坐而坐志還切 寸懷鯁鯁難教擎 說到無常與  
死生 眼中不覺流鮮血 如是坐如是禪 不勞直指與單傳  
寬著肚皮只麼守 誰管人間三十年 如是禪如是坐 蒲團  
七箇從教破 拍育志氣無轉移 肯把身心沉懶惰 禪即是  
坐坐即禪 是一是二俱棄捐 話頭一箇把教定 休將識鑿  
并情案 坐禪只要坐得心念死 今日明朝只如此 若是真  
誠大丈夫 一踏直教親到底 坐禪不怕坐得多 百歲光陰  
一剎那 老爺喫乳如大海 為要掃空生死魔 坐禪豈可為  
容易 莫把聰明遮智慧 千七百則爛葛藤 何用將心求解  
會 坐到坐忘禪亦空 吐詞凌滅少林宗 只箇渾身也拈却  
未待口開心已通 有志坐禪須與麼 若不如斯成懨懨 更  
拌性命也嫌遲 大事因緣非小可 擬將此作坐禪箴 不特  
自欺還謗我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七之上

#### 校訛

(三十五葉十二行)逆順(南作順逆)

(三十七葉第七行)蓋(誤作盡從南改正)

#### 音釋

髀

(郎可切)

翫

(丘召切)

銚

(徒弔切燒器)

聒

(公活切)

瞞

(克盍切)

猷

(五來切癡)

擺

(補買切撥也)

抖擻

(抖音斗擻音叟抖擻振舉貌)

栲栳

(栲音考栳音老栲栳柳器)

訇

(呼宏切大聲)

楫杻

(楫音骨杻當沒切楫杻木頭也)

擦

(七曷切摩也)

擎

(普滅切)

拌

(鋪官切)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七之下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 偈頌

#### 送斷崖禪師遊五臺

五臺山在天之北 師子吼處乾坤窄 我兄曾解師子鈴  
擬向山中探幽■ 文殊老人雙眼黑 一萬菩薩 滿坐莓苔  
右 只憑倒卓鐵蒺藜 一齊趂入無生國 諸子去時誰繼踵  
盡將五臺攝入草鞋雙耳孔 虛空滿貯赤玻瓈 笑看祕魔巖  
石動 歸來說與傍人知 德山臨濟皆兒嬉 今生元無佛與  
祖 就手拗折烏藤枝 坐斷高高峯頂 那一著 銀山鐵壁  
人難窺 翻思少林九載面空壁 千古萬古知誰知 信手拈  
起一莖草 總是金毛師子威

#### 扣皖山隱者

野人原上十五里 寒崖白日啼山鬼 萬峯重疊路回旋  
半間簷屋青松底 老僧荷鋤入煙霞 滿林搖落朱藤華 燒  
田種寒粟 斲地栽胡麻 雲根撥笋 澗底尋茶 糞火深埋  
魁芋種 砂瓶爛煮黃菁芽 人謂隱者閒不足 何故山翁事  
驅逐 山翁笑指溪上桃庭前竹 春風幾度更新綠 香巖不  
作靈雲死 徒有是非喧兩耳 爭似農家百不知 從教少室  
分皮髓

#### 送儔都寺監收

世上共言人種田 不知却是田種人 但見烏頭看田水  
俄然白骨埋黃塵 轉眸又作烏頭子 依舊重來看田水 田  
水洋洋似笑人 入死出生元是你 農夫見說心欲析 歸來  
翻轉犁頭鐵 不耕田水耕虛空 不種青苗種明月 虛空可

耕明月可種 先以智拔後以定動 白牛露地生拽回 即此  
用兮離此用 大千撮來一粒粟 鉢飯搏歸香積國 靈山問  
訊老瞿曇 福慧由來二俱足 有問禪 兩堤楊柳含青煙  
有問道 一片斜陽臥芳草 江頭袞袞搖世波 古岸移舟宜  
自保

### 送燈副寺監〔(冰-水+丨)\*夕〕

松江江上莊中底 萬廩千倉且非米 檀翁一片鐵石心  
歲去年來磨不已 粒粒盡是金剛圈 粒粒盡是鐵彈子 出  
生勝妙性功德 轉入恒沙福無比 莫教拋散一粒在路傍  
莫教誤入一粒歸自己 勿欺一粒如此微 塵沙法界從茲起  
焦屑燄口鬼亦嫌 輪回業果無終始 撥開罪福異路行 一  
點真燈光萬里 照開蓮華峯頂選佛場 伐鼓考鐘宣要旨  
歸來重把簿書看 妙用神通只此是

### 秋夜述古

蛩聲唧唧鴈聲嘒嘒 病葉落空階清籟鳴空隙 客來叩  
我白雲房 三遶禪牀振金錫 玄音落落不覆藏 更加一語  
成狼藉 擬來此處尋聲跡 萬里秋風有何極 丈夫何事不  
肯休 直欲參天起荊棘 九載少林窮的的 一宿曹溪浮逼  
■ 偃溪流水香巖擊 切忌隨他那邊覓 良由眼聽與心聞  
疾燄過風俱莫及 威音那畔空劫前 底事何曾異今日 幻  
住道人都不識 柴扉晝掩千山碧 寒莎葉底露沉沉 煙外  
數聲牛背笛 客既無言我亦休 橫眠一覺青茅庠 夢裏忽  
聞蕭騷浙瀝何處生 覺來元是山雨四檐聲滴滴

### 留別馮居士

片片秋雲飛 瑟瑟秋風吹 團團秋月白 英英秋露■  
道人挑起七斤山衲衣 回首萬里外 復覓青山歸 倚松臥  
石 飲溪飯藜 眼空佛祖口掛壁 從教四海相追隨 珍重

長安市上長者子 莫教貪著五欲 樂住火宅如兒嬉 大白  
牛車在門外 轉身便可縱橫推 莫教推不動 墮在途轍■  
我有鐵鞭懸屋角 不勞搖影行如風 君如要見我鞭影 大  
江日夜流天東

### 贈鏡堂一洲二座主

鏡堂之鏡不照象 草木雲煙自消長 一洲之洲不容物  
清波浸爛虛空骨 夏前握手登西峯 江湖盡謂來更定 天  
台少林共一舌 禪關教網俱相通 有問教 古鏡堂前風浩  
浩 有問禪 一洲風靜波影圓 生死輪回機不破 教禪總  
是心王禍 道人論實不論虛 肯為世間聞見墮 西風兩袖  
下嵯峨 七尺烏藤拂薜蘿 長安市上眼前事 不啻周身毛  
孔多 阿呵呵與麼與麼 一外不知洲際遠 堂前無奈鏡光  
何

### 送聞上人歸南山

已躬下事作麼叅 木人笑倚青蘿龍 已躬下事如何委  
瞬目白雲千萬里 上人念念扣已躬 去年橫錫來西峯 眉  
毛廝結住一載 已躬下事深如海 秋風吹動碧海門 已躬  
下事俱休論 娑婆世界浮漚幾出沒 銀山鐵壁元無根 靈  
山密付少室單傳 不立文字 已墮言詮 已躬下事俱不然  
當機非道尤非禪 一塵覆却四大海 一步跨闊三禪天 南  
山突兀幾千仞 青松翠竹摩蒼煙 極目無非舊途轍 已躬  
下事瞥不瞥 脚未跨門先轉身 重來共看中秋月

### 船居述懷

道人行處無途轍 買得船兒小如葉 終朝縮頸坐蓬牕  
聞見覺知俱泯絕 往來解纜橫大江 逆風衝破千堆雪 或  
行或住人莫猜 兩岸中流靡經涉 也無橈可擎 也無棹可  
舉 更打船舷俱不許 古帆未掛天地空 森羅萬象忘賓主



或隨順水下前灘 西天此土無遮攔 古今千萬箇佛祖 出  
沒漚華誰共看 我船有時撐不動 藏在螭螟眼睛孔 我船  
有時挽不回 五須彌頂波濤洩 我船不載空百千奇貨皆含  
容 我船不載有 毛髮更教誰納受 說有說無誰辨的 問  
著篙工都不識 但見海東紅日曬彎梁 柳西斜月穿蘆簾  
有時四面雲雨收 波光萬里沉虛碧 當處不知我是船 亦  
復不知船是我 勿將空有論踈 親船與非船無不 歸去  
來是甚麼 推開煙浪望雲頭 突出好山青朵朵

### 火記(并引)

皇慶壬子冬艤舟于漣海洪福院側剪茭蘆縛屋丈許以居  
越五日工畢道者煨粃糠以乾壁土至後夜丙丁童子逸出簷外  
而火之實十月二十七夜四鼓也因思先師居龍須山時亦有此  
事故書偈以記之

新縛茅屋壁未乾 頭陀不耐冰霜寒 盛把十斛真珠殼  
牀頭午夜俱煨殘 舞馬潛蹤穿屋 霧捲茭蘆鳴曝曝 河  
神禁水凍不開 星燄騰輝射寥廓 頭陀跳出虛空外 摸著  
虛空無向背 須臾對月掃寒灰 發明幻住真三昧 緬想龍  
須炙壁時 造物端若重吾欺 雪磴九年生鐵脊 於斯寧敢  
忘先師 又憶當年老婆子 縱火偷心元不死 驚回枯木倚  
寒巖 是非涉入兒童死 我生五十 未曾親見火燒屋 但  
聞水底火發 燒破無生滅 虛空撥出死柴頭手搓十丈龜毛  
來 幻法由來無斷續天地不妨重卜第 一把茭蘆又縛成  
漣海依前青溢目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七之下

## 校訛

(三十九葉第一行)目(下多山字今刪去)十(下少七字今補足)

(三十九葉十六行)和(南作荷)

## 音釋

鍤

(測洽切鍤也)

斲

(朱欲切斲也)

瞬

(舒潤切目動也)

曝

(必角切)

磴

(丁鄧切石磴也)

搓

(倉何切)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八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 偈頌

### 幽居聞市聲

鱗鱗萬瓦下蓋覆物與人五更幾夢覺眼底秋復春側耳白  
雲巖鬧市喧埃塵二毛轉鬢脚白日迷天真疾馳生死岸獨立人  
我濱少壯習輕肥老大成貪瞋英雄與才智紛紛復紆紆浮光自  
苦樂幻影徒冤親一念不返照萬劫歸沉淪良哉美丈夫好景休  
因循混沌鑿七竅開合俱■淳肉團 枯骨枯骨藏靈津靈津忽  
散滅太虛包一身太虛亦妄見轉復諸苦論瞠目視乾坤云胡而  
不仁乾坤不加對萬象俱橫陳輸與寒山子時時笑眼新

### 即事十首

一刻復一刻	每日數盈百	過去等河沙	未來積塵墨
忽忽若跳丸	遄遄如轉息	當處絕蹤由	瞬目天地隔
一時復一時	非速亦非遲	歷涉幾千載	循環十二支
金雞催曉箭	鐵馬報春旗	誌老云能使	真成戲小兒
一日復一日	金烏無路出	團團三界圈	密密兩儀窟
諸佛不露影	眾生是何物	更擬覓玄門	苦哉咄咄咄
一句復一句	那事逐時新	圖寫虛空相	雕裝混沌身
祖庭深白雪	佛海翳黃塵	一句無生話	誰將汗口脣
一月復一月	那箇知時節	走殺老兔精	埋深繫驢橛
再閏十三圓	小盡廿九缺	少室不傳機	渾侖都漏泄
一年復一年	談笑歲華遷	夢裏轉作夢	塵中更入塵
迷時猶海隔	悟處正天懸	眼底無行路	纔方好著鞭
一紀復一紀	流光如逝水	佛國徒有名	人海元無底

一息忽乎沉 萬死從頭起 當處不回眸 祖庭空側耳  
一世復一世 三際無碑記 過去不可追 未來信相繼  
一方不二門 萬法真三昧 彼此皆丈夫 緣何猶不會  
一生復一生 把手共誰行 耕破識田識 瀝乾情海情  
色色猶非色 聲聲豈是聲 自從聞見絕 觸處是無明  
一劫復一劫 那知幾生滅 髑髏鑽得空 皮袋打不徹  
生死有異方 涅槃無祕訣 火急要相應 一塵元不隔

### 示行堂

至道常湛然萬古絕成壞良由妄想生輪回三有界曠劫至  
今朝展轉償宿債超越在精勤沉淪由懈怠操履貴平常言行休  
捏怪去除雜語言掃蕩閑知解一箇死話頭悟來方慶快挑包打  
十方有利而有害大事不思惟前程何所賴殷勤報汝知古人曾  
有誠自在不成人成人不自在莫隨眼底貪瞋癡換却如今好皮  
袋

### 教禪律總頌四首

聽教欲奚為 思同佛祖齊 機前空境觀 句外脫筌罟  
見不離文字 心常滯水泥 縱饒華雨墜 還是法中迷  
叅禪須致悟 不悟總虛捐 啟口循知解 存心著妙玄  
五宗雲蔽月 二派管窺天 更覓西來旨 何時得正傳  
制律緣何事 單防毀犯心 念空真羯磨 情盡正持任  
作止冰侵骨 依違雪滿襟 遮那曾未委 羈絆去來今  
生死依情妄 輪回事可嗟 鼎分緣有據 壁立更無差  
修學水中月 講明空裏華 當機如未瞥 三者謾誼譚

### 次魯菴懷淨土十首(并序)

永明和尚以禪與淨土揀為四句謂有禪有淨土無禪無淨  
土有禪無淨土無禪有淨土特辭而辨之乃多於淨土也致業單  
傳者不能無惑焉或謂禪即淨土淨土即禪離禪外安有淨土可

歸離淨土豈有禪門可入審如前說則似以一法岐而為二矣不然教中有於一乘道分別說三永明之意在焉魯菴和尚宗禪之師也效古作懷淨土章句辭達而意明語新而思遠使人讀之曾不加寸念咸置身於純白蓮華之域豈尚異耶蓋變體說禪亦善巧方便之略耳本素昧禪學尤踈淨行披味至再不覺於一毫端戲成偈以贅韻脚云

惟禪惟淨土	非下亦非高	謾爾章羣品	何曾間一毫
妄情終自瞽	悲願肯辭勞	誰信泥犁底	常光雜俊髦
十萬億何迂	回光即有餘	惟心標一實	自性奪十虛
易簡超羣作	高閑越太初	古今玄達者	誰不歎猗歟
純白蓮華土	高賢每共論	有心皆是佛	無地不名坤
截斷輪回路	掀翻解脫門	眼聲并耳色	逆順總承恩
千聖體無差	彌陀即釋迦	擬心猶捕影	動念若蒸沙
剎剎寶網	塵塵車軸華	那知孤露客	具此大榮華
慈親興法利	似賈復如商	帆截貪癡海	華吹戒定香
信心人易入	垂手願難忘	嘉號方存念	音書已到鄉
飯食經行外	觀光倚玉樓	風微天樂奏	波靜水禽遊
寶網珠常曉	瑤階樹不秋	一從心地印	隨處絕馳求
稽首黃金父	眉間玉燄橫	昔年曾去國	今日幸聞名
眾寶天常雨	纖塵地不生	大慈無界限	那肯禁人行
萬德芬陀利	人間現一枝	祥光分處處	靈燄發時時
月滿水精網	藕香雲母池	笑逢諸勝友	謂我到何遲
故家名極樂	清淨凜冰霜	直捷超三觀	褒揚讚六方
覺華含古色	靈草照春陽	樓閣雲天外	雙雙彩鳳翔
斫額望慈親	相違幾度春	頓忘三際業	徒剩一閑身
失路難逃妄	還家豈是真	西天并此土	元不間纖塵

閱林間錄有感

林間編此錄 深夜剔殘燈 慧命微如線 人心冷似冰  
祖庭空積雪 古路不逢僧 追跂前賢轍 思歸一念增

禮四祖真身塔

九拜曉龕前 追思獨慘然 真身無日壞 此道有誰傳  
古岸橫秋水 空山起暮煙 幾多西祖意 寂寞在江邊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八

音釋

瞠

(抽庚切直視也)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九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偈頌

寄同叅十首

本來成佛非他得 不信分明是自欺 一箇主人翁既失  
萬生皮袋子難醫 昇沉相續蟻旋磨 憎愛交纏象溺泥 未  
肯懸崖親撒手 不知辛苦待何時

自從昔日昧天真 掘箇無明窖轉深 因業受身身造業  
由心起境境生心 輪回動是經塵劫 修證何曾惜寸陰 生  
鐵秤鎚牢把手 莫教東海又平沉

修行須是用心真 心若真時道易親 迷悟二途端在我  
是非兩字莫隨人 黃金猛與鑄肩脊 白醪常教生口脣 漆  
桶驀然箍自脫 心華開發少林春

法界何曾間自他 見聞知覺眼中華 眾生心佛三無別  
煩惱菩提兩不差 嚇你老爺臨濟喝 惑他兒女祕魔叉 低  
頭更擬求玄解 十萬程途未是[賒-示+未]

即心是佛佛惟心 三際同時絕古今 將佇思間駒過隙  
擬承當處鼠偷金 拍盲快向聲前領 脫略難於句下尋 早  
不立成男子志 驢年方會芥投鍼

今古奔趨幾象龍 禪禪禪直是心空 二宗得旨非南北  
五派歸根絕異同 得馬還牛閒口鼓 鍛凡鎔聖假神通 苟  
非真實超玄者 端的難教振祖風

即心是佛大家知 涉境難教絕順違 既悟且言無戒律  
不迷安得有貪癡 閉門說路語何直 出戶親行步却遲 故  
國苟非真到者 萬般施設總非宜

如來禪與祖師禪 一手猶分掌與拳 既得隨時忘直指  
已拈華處喪單傳 烏焉成馬今皆是 黃葉為金古亦然 未  
具照空生死眼 爭教仰不愧龍天

相逢盡說做工夫 謂做工夫何所圖 不是坐忘消白晝  
豈應高臥守清虛 多生憎愛情難遣 積劫輪回業未除 不  
做一回親斬斷 空將名字掛江湖

十方聚會號同叅 半入叢林半住菴 大法不明宜自譴  
靈源未透欲誰甘 識田塞斷泥犁界 心地熏開優鉢曇 今  
日伊余容易別 牛頭自北馬頭南

### 示玄鑑講主二首(并引)

雲南鑑講主知有教外別傳之旨越一萬八千里而來西湔  
自相見至相別恰三載一日尋我客中夜話湖山間因舉宗門下  
數段陳爛葛藤不覺咬斷拇指臨別忽忽不欲徵其罪犯且放過  
一著異日抵匡廬而之故鄉却不得出露醜惡被人叫罵而累及  
我也就以二偈贈之

狂心未歇為禪忙 萬八千程過遠方 喪盡目前三頓棒  
揮開腦後一尋光 陳年故紙渾無用 今日新條亦頓忘 見  
說雲南田地好 異時歸去坐繩牀

衲僧用處絕羅籠 拶著渾身是脫空 輾破一塵如有旨  
撥開萬象覓無蹤 德山焚疏情先死 良遂敲門路已窮 積  
劫塵勞忽吹盡 黑龍潭下五更風

### 鴈蕩除夜

茅屋三間冷似冰 灰頭土面十餘僧 掃除自己閒枝葉  
不打諸方爛葛藤 就手揭開新歲曆 和光吹滅舊年燈 頂  
門別具摩醯眼 越死超生似不曾



### 夢幻泡影總頌五首

夢中作夢日悠悠 究竟何嘗有斷頭 槐國既無分晝夜  
漆園那復論春秋 半窗月吐三更影 一枕風含萬古愁 不  
識有誰曾獨醒 揭開宇宙縱雙眸

幻本非生非不生 實無而有政縱橫 纖塵靡積乾城聳  
洎滴那容燄水傾 火宅長年機未息 雪山午夜道初成 謾  
將凡聖閒分別 把手同歸一路行

泡因雨點激平川 脫出規模顆顆圓 倏有忽無彰起滅  
隨成即破示抽添 山河密 虛玄覈 法界深藏空寂圈 却  
笑幾多兒女戲 重重撲碎又依然

影子從來不離身 惟於光外獨分真 日中疾走誠難避  
水底深探豈易親 三界昇沉蹤已舊 四時遷謝跡方新 古  
今多少英靈者 曾不遭迷有幾人

三界何人得暫離 六如處處未相違 捕風吹網人皆笑  
逐色隨聲自不疑 迷所以迷知幾劫 墮之又墮更多時 不  
能彈指超無學 擬剔眉毛已時遲

### 贈營壽藏

斷斷雲根闢古基 粉牆低護石樓危 既知身後有終日  
肯信目前無了時 夜雨一窗蠶課繭 春風千里燕啣泥 到  
頭共熟黃梁夢 哭送斜陽欲恨誰

### 次韻答盛秀才

風月何緣事苦吟 擬將英譽壓雞林 幾回立盡三更月  
一了搜空萬劫心 夢裏忽驚霜入鬢 梅邊不覺淚沾襟 可  
憐半世聰明種 甘為浮詞又陸沉

### 送禪者歸鄉二首

直下本來無一事 謂言無事早相欺 輪回不翅三千劫  
履踐何拘十二時 竹筧引泉聲滴滴 松窗來月影遲遲 市

朝見說黃金貴 誰買青山種紫芝

湖海俄經三十年 無端一念憶生緣 夢中復做還鄉夢  
禪外重參逆旅禪 踏碎暮雲投古寺 衝開積雪望炊煙 狂  
心未向機前歇 溢目家山轉棄捐

### 船居十首(己酉舟中作)

世情何事日羈縻 做箇船居任所之 豈是畸孤人共棄  
都緣踈拙分相宜 漏篷不礙當空掛 短棹何妨近岸移 佛  
法也知無用處 從教日炙與風吹

水光沉碧駕船時 疑是登天不用梯 魚影暗隨篷影動  
鴈聲遙與櫓聲齊 幾回待月停梅北 或只和煙繫柳西 萬  
里任教湖海闊 放行[(冰-水+丨)\*夕]住不曾迷

人在船中船在水 水無不在放船行 藕塘狹處拋篙直  
荻岸深時打棹橫 千里溪山隨指顧 一川風月任逢迎 普  
通年外乘蘆者 未必曾知有此情

太廈何知幾百間 爭如一箇小船閒 隨情繫纜招明月  
取性推篷看遠山 四海即家容幻質 五湖為鏡照衰顏 相  
逢順逆皆方便 誰暇深開佛祖關

家在船中船是家 船中何物是生涯 檣栽兔角非千木  
纜繫龜毛不用麻 水上浮漚盛萬斛 室中虛白載千車 山  
雲溪月常圍繞 活計天成豈自誇

一瓶一鉢寓輕舟 溪北溪南自去留 幾逐斷雲藏野壑  
或因明月過滄洲 世波汨汨難同轍 人海滔滔孰共流 日  
暮水天同一色 且將移泊古灘頭

散宅浮家絕所營 閑將行色戲論評 煙簑帶雨和船重  
雲衲衝寒似紙輕 帆飽固知風有力 柁寬方覺水無情 頭  
陀不慣操舟術 幾失娘生兩眼睛

為問船居有底憑 渾無世用一慵僧 拋綸擲釣非吾事  
舞棹呈橈豈我能 轉舵觸翻千丈雪 放篙撐破一壺冰 從  
教纜在枯椿上 恣與虛空打葛藤

懶將前後論三三 端的船居勝住菴 為不定方真丈室  
是無住相活伽藍 煙村水國開晨供 月浦華汀放晚參 有  
客扣舷來問道 頭陀不用口喃喃

船無心似我無心 我與船交絕古今 漚未發時先掌舵  
岸親到處不司鍼 主張風月篷三業 彈壓江湖艣一尋 袞  
袞禪河遊殆遍 話頭從此落叢林

### 山居十首(六安山中作)

胷中何愛復何憎 自愧人前百不能 旋拾斷雲修破衲  
高攀危磴閣枯藤 千峯環繞半間屋 萬境空閑一箇僧 除  
此現成公案外 且無佛法繼傳燈

三尺茅簷聳翠岑 去城七十里崎嶇 誰同趣入忘賓主  
我自住來空古今 雪碓有聲泉眼活 雨崖無路蘚痕深 為  
言海上叅玄者 菴主癡頑勿訪尋

行脚年來事轉多 爭如縛屋住巖阿 有禪可悟投塵網  
無法堪傳逐世波 偷果黃猿搖綠樹 嘶華白鹿臥青莎 道  
人喚作山中境 已墮清虛物外魔

觸處逢山便做家 祇緣甘分老煙霞 盧都脣觜生青醭  
藟苴形骸上白華 四壁光吞蓬戶月 一瓶香熟地爐茶 苟  
非意外相知者 徒把空拳豎向他

數朵奇峯列畫屏 參差泉石暢幽情 青茅旋[匚@贛]尖  
頭屋 黃葉頻煨折脚鐺 雲合暮山千種態 鳥啼春樹百般  
聲 世間出世間消息 不用安排總現成

一住空山便廝當 兩忘喧寂與閒忙 但聞白日銷金鼎  
不見青苔爛石牀 印破虛空千丈月 洗清天地一林霜 客  
來不用頻饒舌 此事明明絕覆藏

閒雲終日閉柴扉 海上同參到者稀 白髮不因栽後出  
青山何待買方歸 拽簾諗老投深窞 薙髮曾郎墮險機 要  
覓住菴人住處 擬心難免涉離微

見山渾不厭居山 就樹誅茅縛半間 對竹忽驚禪影瘦  
倚松殊覺老心閒 束腰懶用三條篋 扣己誰參一字關 幸  
有埋塵瓢子在 待磨成鏡照空顏

頭陀真趣在山林 世上誰人識此心 火宿篆盤煙寂寂  
雲開牕檻月沉沉 崖懸有軸長生畫 瀑響無絃大古琴 不  
假修治常具足 未知歸者謾追尋

千巖萬壑冷相看 不用安心心自安 識馬乍教離慾厖  
情猿難使去玄壇 竹煙透屋蒲龕密 松露沉空毳衲寒 此  
意山居人未委 未居山者更無端

### 水居十肖(東海州作)

道人孤寂任棲遲 跡寄湖村白水西 四壁煙昏茅屋窄  
一天霜重板橋低 驚濤拍岸明生滅 止水涵空示悟迷 萬  
象平沉心自照 波光常與月輪齊

水邊活計最天然 物外相忘事事便 門柳每招黃蝶舞  
岸莎常襯白鷗眠 雨蒸荷葉香浮屋 風攪蘆花雪滿船 不  
動舌根談實相 客來何必豎空拳

縛箇茅菴際水涯 現成景致一何奢 野塘水合魚叢密  
遠浦風高鴈陣斜 道在目前安用覓 法非心外不須誇 一  
聲鐵笛滄浪裏 煙樹依依接暮霞

年晚那能與世期 水雲深處分相宜 茭蒲繞屋供晨爨  
菱藕堆盤代午炊 老岸欲隳添野葑 廢塘將種補新泥 無  
心道者何多事 也要消閒十二時

漚華深處寄幽棲 聞見天真分外奇 一枕香吹紅菡萏  
四簷光浸碧瑠璃 繞圍雲水盈千眾 爛嚼虛空遣二時 幻  
住叢林無間歇 苟非同道欲誰知

雲漫漫又水漫漫 新縛茅龕眼界寬 儘有池塘堪著月  
且無田地可輸官 四時風味人誰得 萬頃煙波我自觀 却  
恐客來為境會 閉門[(冰-水+丨)\*夕]在一毫端

住箇茅菴遠市塵 東西南北水為鄰 風休獨露大圓鏡  
雪霽全彰淨法身 波底月明天不夜 爐中煙透室常春 閒  
將法界圖觀看 心眼空來有幾人

水中圖畫發天藏 不到無心孰可當 雪谷春深沉玉髓  
冰壺夜水泛銀漿 洞然圓湛融三際 廓爾淨明空八荒 縛  
屋且依如是住 難將消息寄諸方

水國菴居最寂寥 世途何事苦相招 去村十里無行路  
隔岸三家有斷橋 數點鴉聲迎暮雨 一行魚影漲春潮 陳  
年佛法從教爛 豈是頭陀懶折腰

極目瀾漫水一方 水為國土水為鄉 水中縛屋水圍繞  
水外尋蹤水覆藏 水似禪心涵鏡像 水如道眼印天光 水  
居一種真三昧 只許水居人廝當

### 廬居十首(汴梁作)

古稱大隱為居廬 柳陌華衢間管絃 畢竟色前無別法  
良由聲外有單傳 錦街破曉鳴金轡 繡巷迎春擁翠銅 覲  
面是誰能委悉 茫茫隨逐政堪憐

綠水青山入眼塵 心空何物可相親 既無世務堪隨俗  
却有塵居最逼真 月印前街連後巷 茶呼東舍與西鄰 客  
來不用論賓主 篆縷橫斜滿屋春

足跡無端遍海涯 現成山水不堪誇 市 既可藏吾錫  
城郭何妨著我家 四壁虛明連棟月 數株紅白過牆華 見  
聞不假存方便 只麼隨緣遣歲華

山居何似我鄺居 對境無心體自如 手版趣傾樓上酒  
腰鈴急送鑪前書 沉沉大夢方純熟 擾擾虛名未破除 白  
日無營貧道者 草深門外懶薅鋤

起滅循環事若何 萬般粧點苦娑婆 榮膺廊廟三更夢  
壽滿期頤一刹那 翫月樓高門巷永 賣花聲密市橋多 頭  
陀自得居 趣 每笑前人隱薜蘿

鄺市安居儘自由 百般成現絕馳求 綠菰紫芥攔街賣  
白米青柴倚戶[(冰-水+丨)\*夕] 十二時中生計足 數千年  
外道緣周 苟於心外存諸見 敢保驢年會合頭

山根水際我嘗諳 特地移居逼鬧籃 人影紛紜方雜沓  
市聲撩亂政沉酣 千樓燈火為標準 萬井笙歌作指南 却  
喜頭陀忘管帶 無邊法界是同參

山居却似苦無緣 既不居山學隱廬 新縛蒲團侵市色  
旋移禪板近人煙 庭華日暖藏春鳥 欄樹風高噪晚蟬 一  
鉢普通年外雪 與誰同共潤心田

廬居不費買山錢 溢目風光意自便 逐日驕驕蹄踏踏  
弄晴蝴蝶翅翩翩 見忘境不須頻遣 執謝心常合本然 如  
是住來知幾劫 難將消息與人傳

市廬卜築道何親 物物頭頭契本真 微有得心魔所攝  
擬存住念鬼為鄰 招提禁夜鐘聲近 閭巷催年鼓吹頻 三  
世如來諸法相 一回新又一回新

### 次韻瀋王題真際亭

高亭結構標真際 體共雲林一樣閒 山勢倚天忘突兀  
水聲投澗自潺湲 伽陀迥出言詞外 海印高懸宇宙間 佇  
看凭闌人獨醒 又添公案入禪關

### 雙髻峯有懷(高峯和尚初剏菴於此)

雙髻雲深古道危 不來夜半扣柴扉 六年底事成遺恨  
寂寞空山啼子規

### 題佛母堂

熱鐵洋銅地獄坑 禍胎今日又重生 黃梅山下人無數  
誰解門前掉臂行

### 雪竇送友

子規啼血染山華 拄杖頭邊興轉[賒-示+未] 眼底迢  
迢皆客路 草鞋今夜脫誰家

### 贈桃溪法華經會

一會靈山曾見不 聲前句後莫輕酬 碧桃溪上三更月  
龍女明珠夜不[(冰-水+丨)\*夕]

### 贈鐵山道人禮補陀

脚跟下鐵山萬仞 眼睛頭白浪千尋 不於這裏承當去  
更要重參觀世音

### 送澄上人之江西

大江西去水無垠 澄不清兮攪不渾 一吸直教乾到底  
莫將涓滴上人門

### 題廬山佛手巖

清淨身中金色臂 匡廬疊疊曉雲開 為人隻手無伸處  
且聽勞生空望崖

### 勾者堂失火就死者數人

乞兒男女苦相煎 撈得無明火現前 一夜渾家都喪却  
死枯骸上不生煙

### 題十六尊者揭厲圖

十六高人去就輕 天台南嶽任縱橫 不知著甚麼死急  
箇箇拖泥帶水行

### 次韻酬李仲思宰相四首

晴雲萬疊 羣山 崖瀑千尋落樹間 定裏驚傳王駕至  
祇應來奪老僧閒

歸鞭未舉且婆娑 平地須知險處多 休把世間名字相  
累他巖穴病頭陀

物我遷流興未疲 正圖誇勝與稱奇 逝多林裏真慈父  
也把空拳嚇小兒

機裏藏機復見機 秋霜點點透征衣 話殘夜壑三更月  
又約天雲擁毳歸

### 晦室

千燈不照六牕寒 光影俱忘始解看 三萬二千人去後  
至今門戶黑漫漫

### 逆流

出源便遇打頭風 不與尋常逝水同 浩浩狂瀾翻到底  
更無涓滴肯朝東

### 藏山

等閒掇轉太虛空 百億須彌不露蹤 盡大地人尋不見  
是誰〔(冰-水+丨)\*夕〕在一塵中

### 送空藏主禮高峯和尚塔

三尺毒蛇潛古洞 一堆白骨鎖寒雲 石樓夜半關猶啟  
只待銜冤負屈人



贈鄱陽裁衣李生

番水一條生白線 廬山半幅舊青羅 李生提我袈裟角  
補得渾侖不欠多

客中聞訃

訃音遺我客牀頭 話到輪回鬼亦愁 肉眼未空今古夢  
滿天霜月曬枯骸

太古

七日莊周才鑿破 百千諸佛未投胎 衲僧一箇閒名字  
端的親從那畔來

次韻酬馮海粟待制四首

無言童子拂香臺 報道長沙學士來 爛煮橘皮砂罐冷  
幾年生意喜潛回

雄談博辯振玄音 莫把黃銅喚作金 脫略語言文字外  
方知佛祖只傳心

西天目頂望錢塘 佛與眾生共一航 六月火雲飛白雪  
是誰觸熱是誰涼

瓦爐燒盡栢根香 筆債何須苦用償 幸有頓空文字在  
披衣終日坐茅堂

別友十首

色空明暗遮雙眼 地水火風周一身 八萬四千閒妄想  
江南江北幾多人

世有百千閒日月 人無一點好身心 知他為甚麼邊事  
添得茫茫業海深

一死由來對一生 了知迷悟不多爭 如何滿地栽荊棘  
白日青天沒路行

千里路行千里馬 一重山隱一重人 都緣昧却從來底  
日夜紛紛輓六塵

佛與眾生共一家 了知法性等無差 何緣白日隨他去  
特地新栽眼上華

世間只是許多事 更要如之與若何 盡大地人剛不省  
前娑婆又後娑婆

兩兔兩丸虛跳躑 象龍千里謾追尋 誰知優鉢曇華種  
當處出生無古今

十方世界鐵渾侖 順逆橫開不二門 更向是非中薦取  
何妨無佛處稱尊

憎愛是非情易瞥 山河大地跡難[(冰-水+丨)\*夕] 故  
鄉人寄并州剪 拈起虛空也斷頭

十虛圓 一月天 這裏何曾異那邊 勿謂去來無管帶  
道人行處合如然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九

音釋

窖

(古考切)

譴

(詰戰切責也)

艫

(郎古切進船器似槳而長)

崎嶇

(崎音欹嶇音欽崎嶇山不正貌)

藟苴

(藟力瓦切苴側下切)

簾

(莫結切析竹筠也)

襯

(初覲切)

隳

(許規切毀也)

鞚

(正作鐙丁鄧切鞍鞚也)

薅

(呼高切拔去田草也)

[𠂔@贛]

(音感覆也)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三十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 偈頌

### 擬古德十可行

## 宴坐

竟日巍然萬慮忘 脊梁節節是純鋼 待教七箇蒲團破  
却與空生較短長

## 入室

鎔錙橫按碧油幢 叱咤神威孰敢當 若是定乾坤好手  
到來那肯犯鋒鋦

## 普請

我扣華鯨汝便來 區區運水及搬柴 為憐逐隊隨羣者  
伸手從人覓草鞋

## 粥飯

兩度煩他展鉢盂 舌頭誰不辨精麤 醍醐毒藥渾休問  
粒米還曾齧著無

## 洗衣

通身脫下笑擡眸 一片雲霞浸碧流 久雨不晴難曬眼  
從教張在屋簷頭

## 掃地

蕩盡從前垃圾堆 依然滿地是塵埃 等閒和柄都拋却  
五葉曇華帚上開

## 經行

當胷叉手去還來 多少闍黎踏破鞋 金地遶旋知幾帀  
老僧一步不曾擡

### 諷經

薩怛他了悉度提 浩浩潮音播口皮 清磬一聲齊側耳  
子規啼血染華枝

### 禮拜

紫金足下寶華壇 多少人來展布單 既自倒時還自起  
不知誰覺腦門寒

### 道話

團團相聚火爐頭 商略滄山水牯牛 一語忽投人拍手  
滿天霜月下西樓

### 示妙上人五首

捩轉面門爺不識 瞠開眼孔佛難親 一條性命先拌却  
要做心空及第人

叅禪渾似齧生鐵 齒破脣枯未肯休 力盡忽然和口破  
舌頭拖地始風流

三條椽下睡魔窟 七尺單前散亂坑 笑倒僑陳如上座  
驢年將會快平生

工夫切勿墮空閒 念念拌身透祖關 一剎那間成斷滅  
依前鐵壁又銀山

上人忒殺不留情 和我先師共箇名 何似也吹無孔笛  
教他千里外聞聲

### 寄玄鑑首座四首

妄談般若罪無涯 項上先擔生鐵枷 清淨法身膿滴滴  
令人追憶老玄沙

十萬八千家未遠 六根四大病何多 撥開眼裏瞳人看  
當體潛消佛與魔

叢林衰替不堪憑 少室兒孫沒路行 肚裏有禪須吐却  
莫留毫髮誤平生

山中無路不須來 病足難禁著草鞋 寸步未離言見了  
如何真箇到忘懷

### 無隱

眼見耳聞元不隔 晝明夜暗絕商量 本來成現何多事  
切忌當機自覆藏

### 古田

七佛如來陳佃戶 五千餘卷舊砧基 稻華香熟黃雲老  
多少兒孫自不知

### 偶成十首

簷頭密布蜘蛛網 砌下高堆曲蟻泥 達磨眼睛渾不顧  
尋常讀作一聯詩

秋雲片片秋空闊 秋葉沉沉秋雨寒 林下野人難曬眼  
眉毛終日不曾乾

五色花狸與赤斑 南泉拭眼動慈顏 太阿斬斷虛空骨  
白血橫流滿雪山

青鞋布襪道人家 兩眼何曾肯著華 飯裏忽逢砂一粒  
無端彈破半邊牙

眼前何是復何非 好把龜毛一貫之 撞著燈籠穿不透  
是非築殺老闍黎

睡到五更無箇夢 籬根壁底亂蛩吟 夜來拾得鐵酸餡  
擎在牀頭鼠不侵

起引來勾要到官 吏曹磨勘事多端 誰云欸出囚人口  
得箇驢兒便喜歡

宿雨洗空三伏暑 曉風吹動一天秋 四時遷謝承誰力  
疑殺滄山水牯牛

一種秋砧幾樣聲 為憐深夜最堪聽 老婆腕力無多子  
斷續渾如搗不成

掛帳不須尋閉日 出行何用揀良時 了知蚊蚋非他物  
家舍途中百事宜

### 省菴

一聲幽鳥到窓前 白髮老僧驚晝眠 走下竹牀開兩眼  
方知屋外有青天

### 定叟

為人散亂現威儀 千劫渾如坐片時 白日未曾輕動著  
西風吹白兩莖眉

警世廿二首(棗林後集警世格言云古人有一言可以終身  
行之者故後世可則■今取前輩一言片語可為日用常行之助  
者併悉存之)

多生業累入胞胎 合水和泥與麼來 極目境緣遮道眼  
未知何處得忘懷

舉心盡屬輪回業 動念無非生死根 要與太虛無向背  
常吞一箇鐵渾侖

聰明盡解諸家語 英俊橫吞四庫書 這箇念頭如未瞥  
口開都是費分疎

貧窮致賤富生驕 等是無明火自燒 倏忽報緣顛倒轉  
方知一點不相饒

貪榮冒寵日忽忽 行到窮途興轉濃 半點便宜非外得  
無端虧殺主人公

逆之則怒順之歡 天下人情沒兩般 肯信順窮還逆至  
眼開休把自心瞞

夢眼未開重做夢 青天白日黑漫漫 靈臺幸是無遮蓋  
不識何緣轉自瞞

四序循環暖復寒 獼猴深戀六華村 耳聲眼色曾無暇  
念念那知是死門

把一片心迷得盡 笑倒西天碧眼胡	又於迷處起規模	自纏自縛誇能所
飢來喫飯冷添衣 如何開眼恣愚癡	三尺之童也共知	一箇話頭明歷歷
口喃喃地說青黃 到頭一點不承當	自謂高才壓當行	話著主人公分上
衰殘忽忽二毛斑 笑他皮袋有多般	鶴骨雞皮澀又酸	老與病來呈伎倆
業緣牽引入娑婆 野田添得髑髏多	百歲光陰一剎那	換面改頭無了當
髑髏未冷氣猶抽 徒增幻海一浮漚	尚把青銅照兩眸	將謂百年多少事
茶傾三奠復三奠 鐵人聞也骨毛寒	一箇髑髏燒不乾	業識又鑽皮袋去
火燒水浸與沙埋 又如何要巧安排	白骨曾經幾度來	早不回光休歇去
三百六十段骨節 又來行了又來行	東拄西撐豎又橫	不做一回枯得盡
男兒不肯受人欺 萬般都是喫便宜	意氣英豪也大奇	衣底有珠渾不顧
一條大路如弦直 更無人肯賦歸田	開眼人人總現前	彼此不知緣底事
閻羅王是真彌勒 直教無法可相親	向鑊湯中轉法輪	輾到聖凡情盡處
愛網空虛欲海乾 方不謬稱除鱗男	千門萬戶是司南	塵塵與麼相親者



生死且無僧與俗 性真那有悟和迷 伽陀寫寄同叅者  
杜宇聲乾日又西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三十

音釋

鎬鋤

(鎬音莫鋤音耶鎬鋤劍名)

咤

(陟駕丑亞二切)

齧

(五巧切齧也)

垃圾

(垃郎合切圾悉合切)

瞞

(謨官切)

### 元故天目山佛慈圓照廣慧禪師中峯和尚行錄

禪師諱明本號中峯杭之錢塘人俗姓孫母李氏夢無門開  
道者持燈籠至其家翌日遂生師神儀挺異具大人相纔離襁褓  
便跏趺坐能言便歌讚梵唄凡嬉戲必為佛事九歲喪母讀論語  
孟子未終卷已輟學年十五決志出家禮佛然臂誓持五戒日課  
法華圓覺金剛諸經夜則常行困以首觸柱自警居近靈洞山時  
登山顛習禪定甫冠閱傳燈錄至菴摩羅女問曼殊明知生是不  
生之理為甚麼却被生死之所流轉有疑已而沙門明山者指師  
往叅天目高峯和尚妙公高峯孤峻嚴冷不假人辭色一見驩然  
欲為祝髮師以父命未許高峯曰可舉闍夜多尊者出家因緣喻

汝父勿自沉溺未幾誦金剛般若經至荷擔如來處恍然開解由是內外典籍皆達其義趣而師自謂識量依通非悟也時年二十有四實至元丙戌歲也明年從高峯薙染於師子院又明年受具戒又明年觀流泉有省即詣高峯求證高峯打趣出既而民間訛傳官選童男女師因問曰忽有人來問和尚討童男女時如何高峯曰我但度竹篋子與他師言下洞然徹法源底陸沉眾中人無知者於是高峯書真讚付師曰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視獨許不肖兒見得半邊鼻且俾叅徒詣師請益眾由此知歸淮僧子證嘗問高峯諸弟子優劣高峯曰若初院主等一知半解不道全無如義首座固是根老竹其如七曲八曲惟本維那却是竿上林新篁他日成材未易量也壬辰松江瞿公霆發施田二百七十頃即山之蓮華峯建大覺正等禪寺元貞乙未冬十一月高峯將遷化以大覺屬師師辭推第一座祖雍主之大德丁酉師登皖山遊廬阜至金陵戊戌結菴廬州弁山學者輻湊師雖拒之而來者愈眾庚子結菴平江鴈蕩眾既夥遂成法席癸卯瞿公堅請師還住大覺師力辭避之時吳興趙公孟頫提舉江淞儒學叩師心要師為說防情復性之旨公後入翰林復遣問金剛般若大意師答以略義一卷公每見師所為文輒手書又畫師像以遺同叅者乙巳師還山廬高峯塔丙午領師子院至大戊申仁宗皇帝在東宮賜號法慧禪師已而乞食勾吳因謝院事己酉道儀真即船以居庚戌眾請還山今兵部尚書鄭公雲翼時僉淞西廉訪司事候師餘杭問法師推明經世出世之學以答之詞見語錄辛亥師復船居吳江陳子聰建順心菴請師開山既而渡江擬遊少林至汭隱其名僦城隅土屋以居僧俗爭相瞻禮皆手額曰江南古佛也皇慶壬子結菴廬州六安山江淞省丞相奉書訪問師去之東海州癸丑瞿公霆發以兩淞運使終師還弔其喪公之子時學奉宣政院疏復請師住大覺師舉首座永泰代己泰欲承嗣師師俾泰嗣開先一

山萬公蓋以院易嗣其來久矣聞師之風者莫不多之丞相延師私第懇請住持靈隱禪寺師固辭中書平章又請曰師之道德孚於人者博矣宜順時緣住一刹以恢張佛祖建立之心無多讓也師曰夫住持者須具三種力庶不敗事三種力者一道力二緣力三智力道體也緣智用也有其體而闕其用尚可為之但化權不周事儀不備耳使道體既虧便神異無筭雖緣與智亦奚為哉或體用并闕而冒焉居之曰因曰果寧無慊於中乎某無其實故不敢尸其名平章知師意堅弗敢強師辭以末疾還山中延祐丙辰春上命宣政院使整治釋教距杭期入山候謁師聞避之鎮江丁巳丹陽蔣均建大同菴延師居之戊午眾請還山九月上顧謂近臣曰朕聞天目山中峯和尚道行久矣累欲召之來卿每謂其有疾不可戒道宜褒寵旌異之其賜號佛慈圓照廣慧禪師并錫金襴袈裟仍勅杭州路優禮外護俾安心禪寂改師子禪院為師子正宗禪寺詔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撰碑以賜特贈高峯和尚佛日普明廣濟禪師先是駙馬太尉瀋王王璋遣叅軍洪鑰賫書幣敘弟子禮期請上命南來叅叩己未秋九月王奉御香入山謁師草廬咨訣心要請師陞座為眾普說師激揚提唱萬餘言王復求法名別號師名王以勝光號曰真際王因建亭師子巖下以記其事至治壬戌行宣政院虛徑山席強師主之師貽書院官卒不就結茅中佳山將終焉山北距西峯三十里重溪複澗穿徑崖險捫蘿薜冒豺虎縑白隨禮無虛日師愍其跋涉尋歸草廬十月英宗皇帝特旨降香并賜金襴僧伽梨詔行宣政院官親詣山宣諭恩意時江淞省右平章今丞相答剌罕脫歡公命理問官阿敦偕院官行乞師法語中書叅知政事敬公儼亦嘗通書問法其為天子大臣所知遇蓋如此師每斥學者只尚言通不求實悟常曰今之叅禪不靈驗者第一無古人真實志氣第二不把生死無常做一件大事第三拌捨積劫以來所習所重不下又不具久遠不退

轉身心畢竟病在於何其實不識生死根本故也凡見學者輒問曰汝喚甚麼作生死或者茫然無所加對或者謂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是生死師曰使饒知得去來然所知亦是生死又或指一念忽起是生一念忽滅是死師曰離一念起滅亦生死也是說皆枝葉耳非根本也夫根本者性真圓明本無生滅去來之相良由不覺瞥起妄心迷失本源虛受輪轉以故道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回息蓋根乎迷而本乎妄也當知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五陰四大至於動不動法皆是生死根本若不曾向真實法中脫然超悟更於悟外別立生涯不存窠臼豈堪向生死岸畔割脚或纖毫不盡未免復為勝妙境緣惑在那邊起諸異想雖曰曉了其實未然惟有痛以生死大事為己重任者死盡偷心方堪湊泊直下儻存毫髮許善惡取捨愛憎斷續之見則枝葉生矣可不慎乎師之激勵後學皆此類癸亥春一日師自敘其出家始末曰六旬幻跡每見禪者作務則曰汝種蔬欲為誰羹耶汝負舂欲為誰炊耶師蓋已有去世意至六月十五日折簡大用上座曰幻菴向秋決作離散計繼書屬門人幻者朝死夕化骨便送歸三塔若停龕祭奠諷經入祠做忌一切佛事不許徇世禮也復條示師子寺惟以放下節儉克究初心慎守開山明訓令法久住之意又遺誡門人其略曰佛法無汝會處生死無汝脫處汝喚甚麼作佛法任以百千聰明一一把他三乘十二分教千七百則陳爛葛藤百氏諸子從頭註解得盛水不漏總是門外打之邊說時似悟對境還迷此事向道無汝會處汝轉要會轉不相應莫見與麼說便擬別生知解直饒向千人萬人拶不入處別有生機總不出箇要會底妄念惟具大信根叩己躬下真叅實悟乃能荷負若作荷負想依舊沒交涉當知眾生結習濃厚無汝奈何處汝若無力處眾只全身放下向半間草屋冷淡枯寂勾食鶉衣且圖自度亦免犯人苗稼作無慚人所以道佛法無汝會處生死無汝脫處既會不得又脫不

得但向不得處一捱捱住亦莫問三十年二十年忽向不得處驀爾拶透始信余言不相誣矣越十日師示疾有來省者師曰幻住菴上漏旁穿籬圯壁倒不可久住也語笑如平時學者強師服藥師謝之曰青天白日曲徇人情耶揮去僧有告歸吳門者師曰何不過了八月十五日去至十三日手書遺別外護仍寫偈遺別法屬故舊十四日蚤作復寫偈辭眾曰我有一句分付大眾更問如何無本可據置筆安坐而逝停龕三日身體溫輭顏貌不少變有禪者乞剪爪髮供養誤傷指端血津津出如生時道俗數千人奉全身塔於寺西之望江石先是其年春涸凍山中大木皆摧折若世所謂木稼者識者異之至於歿之日白虹貫於山之顛師生宋景定四年歲癸亥十一月二日世壽六十有一僧臘三十有七初侍高峯于死關日作夜坐脅不沾席勵精勤苦諮訣無怠逾十年親承記蒞退而藏晦以住山交聘避走南北所過輒成寶坊俗率自化海內學者望風信慕識與不識皆尊之曰大和尚家繪像而敬事焉其來瞻禮絡繹載道祁寒暑雨逮無虛日每填溢山寺至無以容其道德所被上自天子萬里延慕屢欲召至闕庭而卒莫之能致也王公大人北面事師而鄉道者傾動一世下逮屠沽負販優伶工伎廝輿暴悍之徒師一真慈相與隨宜說法未嘗以高下貴賤而尊易諂瀆之也得師半偈不啻重寶或藏師所薙髮輒產舍利有疑謗者一接言容無不遷善為師外護遠至西域北庭東夷南詔接踵來見南詔沙門素閑教觀東來問法寔自玄鑑始鑑嘗於師言下有省繼而普福等五比丘畫師像南歸至中慶城四眾迎像入城異光從像燭天萬目仰觀翹勤傾信由是興立禪宗奉師為南詔第一祖師之法量汪洋辯才無礙至於悲願誘掖諄諄誨諭戶屨日滿一無倦容故登師之門者如泛重溟不測涯涘如飲醇酎不覺醉悅及其勘辨學徒決擇心法無假借慎許可凜凜然如秋霜烈日嚴不少貸其為文信筆萬言了不經意而其

辭必歸於警昏瞶明宗旨闢義解顯正悟極於第一義諦而後已若夫立身唱道每視古德前言往行或有缺漏輒為歎息而師之行事則不蹈其失墜也故師之立言示訓非其素履而躬踐者則終其身不言也至於退恬逃名根于天性清苦自持尤矜細行大覺師子二寺由師克成及奉勅撰碑師不惟不肯涉分寸功并其名字亦不肯與於其間也隨所寓草創菴廬皆曰幻住又因以自號焉嘗隆暑病渴膚腠汗腐有遺細葛褻衣者受之終不衣也遊淮汭井汲艱遠遂終身不復頽浴聞說人過失則俯首不答凡傳記語涉攻訐毀訾則掩卷不觀僧有臥疾者則濟以湯藥而策其進道僧有省親者則施以財法而勉其孝養師嘗撰楞嚴徵心辯見或問一卷信心銘闢義解一卷山房夜話一卷幻住家訓一卷擬寒山詩一百首總題曰一華五葉復撰金剛般若略義一卷別傳覺心一卷東語西話一卷門人集師遺文曰東語西話續集二卷語錄十卷別錄十卷並傳于世師之自序略曰余初心出家志在草衣垢面習頭陀行以冒服田衣抱愧沒齒平昔懶退非矯世絕俗蓋以文字則失於學問叅究則闕於悟明尋常為好事者之所稱道蓋報緣之偶然耳於戲師乘大悲願力為法檀度觀時適宜隨機應物如摩尼珠無有定色為未證得謂證得者說我無悟由為求名聞利養者韜晦巖谷為毀犯律儀者演毗尼法為滯前塵而溺多聞者闢知見海導以正悟為圓機者直示向上師皆以身先之而不事夫空言也然一心平等泯絕去來不留聯跡槩非常情所得而窺測也每念師出處言行或承之於家訓或見之於行事或徵諸老宿或質諸遺文謹敘次而錄之然猶以景像求師者也其不可以景像求者又烏得而盡紀也耶泰定元年八月甲子法弟比丘祖順錄(祖順字逆流嗣法於師後住天目山函宗寺)

## 大元勅賜智覺禪師法雲塔銘

奎章閣學士院侍書學士翰林直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經筵官臣虞集奉勅撰

天目之山有師子巖高峯妙禪師居之設死關以辨決叅學之士望崖而退者眾矣得一人曰本公是為中峯和尚師生有異徵為童兒嬉戲必為佛事稍長閱經教然指臂求佛甚切晝夜彌勵困則首觸柱以自儆期必得乃已及入死關密叩心要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處恍然開解而師自謂所證未極勵精勤苦諮訣無怠及觀流泉乃大發明師亦闕而不聞自是說法示人縱橫該貫如千江之源奔注放溢莫之能禦累千百言應問無礙隨其根器廣為策勵世推以為大辯焉高峯將戢化權遂書真讚屬諸師云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視獨許不肖兒見得半邊鼻其授受不虛若此著書五篇曰山房夜話曰擬寒山詩曰楞嚴徵心辯見或問曰信心銘闢義解曰幻住家訓名曰一華五葉集復著金剛般若略義一卷別傳覺心一卷東語西話三卷語錄十卷別錄十卷盛傳于世仁宗皇帝聞而聘之不至製金紋伽梨衣賜之號之曰佛慈圓照廣慧禪師賜師子院名曰正宗禪寺英宗皇帝亦封香製衣即所居而修敬焉駙馬太尉瀋王王璋嘗使人從師問法意以為未足請於上親往見之既見構亭巖前曰真際表得法也三藏法師沙津愛護持必刺牙室利遊方時亦嘗從師叅詰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每受師書必焚香望拜與師書必自稱弟子行省丞相別不花行宣政院使張閭諸達官尤加敬服每徑山靈隱虛席必以待師師固不受乃已轉運使瞿霆發以大覺寺奉師亦不受師踰澗絕江渡淮泝汭至浮舟以居而避去之從之者如雲北極龍漠東涉三韓西域南詔之人遠出萬里之外莫不至焉所至結菴一名曰幻住信施金幣重寶交至一視之邈如也師相好魁碩見者讚歎皆畫像事之南詔人有奉

其像歸者夜出神光燭天其土感悅遂篤信禪宗云時人為之語曰師乘大悲願力為法檀度觀時適宜隨機應物多諸方便如摩尼珠無有定色為未證得謂證得者說我無悟由為求名聞利養者韜晦巖谷為毀犯律儀者演毗尼法為妄認法塵以資狂解者導以正悟為圓機者直示向上師皆以身先之而不事夫空言也而師方自以為文字失於學問叅究闕於悟明尋常為好事者所稱蓋報緣之偶然耳翩然為退休之計噫師之高邁過人遠甚而謙抑如此所以為不可及也師諱明本宋景定癸亥歲生錢塘姓孫氏年六十一僧臘三十七大元至治癸亥八月十四日化於其山東岡之草廬有訣別書偈誡門人勿行世俗禮而門人及遠近來弔者哭師哀甚聲動山谷遂奉全身葬于西岡之上而塔焉後七年天曆己巳正月甲子聖天子使翰林學士承旨領國子監事阿隣帖睦耳召臣集至便殿命之若曰其賜諡與塔名而汝集為之銘俾其門人善達密的理刻之山中臣集再拜而言曰國家崇尚佛乘至矣而近日禪學之弊以覺識依通為悟明以穿鑿機緣傳授為叅學以險怪奇語為提唱以破壞律儀為解脫以交結貴達夤緣據位為出世方便惟和尚傳佛心宗卓絕不倚弘闡玄猷痛斥禪病以救末法其高識遠見淳德實行法量汪洋辯才無礙東南一人而已請諡曰智覺禪師塔曰法雲銘曰

巍巍楞伽	上極無際	大雄善喻	著無上義
達磨之東	憂言多窮	獨此不遺	曰心之宗
是故妙師	高蹈天目	右海左江	以表遐矚
師子巖巖	置死為關	孰當吾鋒	有造無還
惟幻住叟	登中據最	示則絕學	無依無外
千偈翻瀾	夫豈好言	昏蒙錮深	抉提孔艱
如彼淫疾	勝邪並受	有大醫王	為出一手
炳砭塗摩	擣嚼鍊烹	紛然百為	因病以生



疾除醫已 言亦如是 得本不迷 何有一字  
悲願深弘 智覺所惇 受職度人 鬱乎法雲  
法雲彌天 有蔭斯溥 協于皇風 永填終古  
天曆二年八月 日師子正宗禪寺當代住持臣僧了義建

### 大元普應國師道行碑

集賢直學士太中大夫兼經筵官兼國子祭酒宋本製文

禪自少林指心單傳十一傳而為臨濟玄玄十七傳而為雪巖欽欽當宋之季而其道明濬光潔嗣其法者夥矣而獨得一人焉曰高峯妙公妙於欽諸子得法最先而其道最為卓絕後登天目之西峯見其山高林深便卓錫巖石下書石作死關而居之閱暑寒十七年不跬步出關外方是時尊教抑禪欽由江右召至錢塘授密戒妙方遺世子立身巢巖扃目瞪雲漢何止空四海於一睫也哉其大弟子得兩人焉一曰斷崖義公一曰中峯本公義嗇其用以推揖于本公故公獨以其道為東南末法倡公示寂之十二年當元統二年天子賜號普應國師仍以師所著書曰天目中峯和尚廣錄三十卷賜之入藏勅詞臣序於書之首其徒狀事礪石請於余曰吾師身栖巖谷名聞廟朝仁宗皇帝嘗製衣降詔一再遣使入山致禮賜號佛慈圓照廣慧禪師其受業師子院改陞師子正宗禪寺勅翰林學士承旨吳興趙公撰碑以賜英宗繼明寵賚如之逮文宗臨御師已入寂賜諡智覺禪師塔曰法雲之塔塔之銘詩并序文今奎章閣侍書學士青城虞公奉勅譔恩言寵數可謂至矣然吾大僧自唐以來有封國師者降及五季亦有尊之為其一國之師者至於宋有區域幾四百祀僧之顯者班班輩出然未有尊封國師者今吾師遭遇聖明遂膺曠典自非總其實如唐名僧道行碑則將何以章殊恩顯異數敢叩首以請余謂名公卿其歿則有碑蓋因公室禮得用碑以葬子孫因宜而不去遂

以銘其德行焉今大沙門尊封國師其葬雖無窆穴而其名行勒之金石孰曰不宜謹按行錄師諱明本錢塘人姓孫氏母娠師時夢無門開道者寄籠燈其家而生師師生有至性既不好弄而好歌梵唄結趺坐年十五輒然臂持戒誓鄉空寂因而閱傳燈錄有疑志在叅訣遂登死關妙髮長不薙衣弊不易孤峭嚴冷未嘗一啟齒而笑亦未嘗親為其徒剃落獨見師便驩然欲為祝髮蓋已知為大器焉父之誦金剛經恍若開解者師自謂識量依通雖於義趣無不貫解然非悟也已而薙染給侍死關天目於東南諸山最高寒廩粟屋材非飛輓不能至其上師晝服力役夜事禪定十年脅膚不沾席後於妙言下機旨洞契妙以其克肖書偈付之俾眾歸之師益自晦未嘗肯以師道自任也然而玉在山珠在淵其光氣自不可掩况審之以諮訣重之以記莝哉至元間松江瞿霆發施田建寺於蓮華峯號大覺正等禪寺妙將遷化以寺屬師師辭師每謂住持者必無上大道其力可以開明人天夙植福緣其力可以蔭結徒眾明智通變其力可以酬酢事宜故凡住持必道為之體而緣與智為之用有其體而缺其用雖或化權不周事儀不備猶之可也使無其體而徒倚其用則雖處眾而眾歸制事而事宜亦不足言矣况三者併缺而冒焉尸之者其於因果能無懼乎於是五山缺主席宰相大臣拜致書幣屢以為請師皆力辭至於窮崖孤洲草栖浪宿屏遯其跡而避去之然而四方學者北殫龍漠南極六詔西連身毒東窮[木\*(十/田/寸)]桑 糧躡屨萬里犇走而輻湊赴師者逮無虛日南詔僧玄鑑素明教觀辯博英發每曰吾聞大唐有禪宗使審是耶吾將從其學使或未當吾將易其宗旨而俾趨教觀由其國來一聞師言便悟昔非洞法源底方圖歸以唱道而歿于中吳鑑之徒畫師像歸國像出神光燭天南詔遂易教為禪奉師為禪宗第一祖至治三年春天目山木稼其徒之老異之秋八月癸酉師遂入寂即山之西岡塔其全身未

歿前一日遺別其外護并法屬一一皆師手書歿之日白虹貫山師於是世壽六十一僧臘三十有七年矣余嘗使江南聞師所至四眾傾慕香茗金幣拜禮供養悉成寶坊而師一衲一單未嘗屬目人念其豐肌暑月腠腐奉葛衣以繼袷者師一不以近其體他可知已師雖屢辭名山以自放於山林江海解滕屨脫包笠在處結茅以居一皆名曰幻住蒲團禪板晝作夜禪規程條章井井森列儀架慎嚴如臨千眾至於激揚提唱機用翕霍嬰之者膽喪聞之者意消而其大致則深惟世降道離諸方禪者裨販佛祖為可痛心每謂其教傳佛心宗單提直指惡有所謂授受哉惡有所謂言語依解哉故師於其教法欲救其弊而藥其病師皆以身先之故師之於物洪纖高下緩急後先拒之而不遺應之而不攜人徒見其發於悲願真誠而不知其一一以身教而匪事夫空言也以故當世公卿大夫器識如敬君威卿清慎如鄭君鵬南才藝如趙君子昂一聞師之道固已知敬及接師言容無不歆慕終其身江湖丞相脫驩公最號嚴重讀師法語便斂衽望拜高麗瀋王以天屬懿親萬里函香登山拜禮起謂人曰吾閱人多矣未有如師福德最勝者獲師開示涕淚感發於戲師躬己以究其道豈有毫髮于世意哉然而其名不行而至其道不言而信自非行解相應聲實一致允克當于師之位永久益章而弗昧者抑亦何以致此哉廼為銘詩傳之其徒昭示不朽若師所著書其目見塔銘茲不書詩曰

天目於山擅弘賁	兩峯高盤帝青雲
孤禪行坐虎豹羣	延敵死關駐孤軍
神機觸著身火焚	濯以甘露洗垢氛
有幻一人奪鼓旗	正令一下千驪馳
定目不睹轅門麾	摩尼寶王燄輪持
如日始出搏桑枝	光雲照耀千須彌

崩騰輾赴無中邊	百舍重趼走莫前
來者鹹汗命髮懸	幻以鑪錘烹金鉛
其出躍治流炎煙	不缺則折非龍泉
廼復煨擣而煉烹	爰肉爾骨死以生
醍醐上味投寶餅	藥香珠幢帝網纓
一一芬馥而光明	問師何由執神樞
一切入一亦無餘	陰裨國程羣皇圖
天子南面味道腴	五朝恩光鬱扶輿
號尊國師章異恩	賜書入藏開蒙昏
揭若日月行崑崙	又如大海涵乾坤
俾人盡證毗耶門	正宗的的萬子孫
億劫師言永長存	

### 謝降賜中峯和尚廣錄入藏并封號國師表

皇帝福廕裏大普慶寺臣僧善達密的理誠惶誠恐昧死謹言臣善達密的理昨於元統二年正月初十日不懼天誅以臣先師天目中峯和尚明本廣錄三十卷進呈乞賜入大藏與經律論並傳廿六日欽奉

聖旨頒降廣錄但有藏經印板去處刊板入藏流通詔文林郎藝文監丞叅檢校書籍事臣揭傒斯序於其書之首仍賜臣先師明本號曰普應國師欽此臣中謝伏聞道匪言傳况一佛心宗之旨理由事顯非百家世諦之譚明大用於機先振玄猷於語下伏念臣先師明本身栖巖谷言滿寰區當禪林搖落之秋孰為依芘住覺海圓明之域獨任流通故其徒雖默默真叅而其道必言言後闡於是以廣長舌樹光明幢攬江海作醍醐飲者量足奏風水為韶濩聞者意消師子絃響絕眾音摩尼珠體非一色蓋以力扶其宗教豈圖上達於宸聰蒙乙覽之清光加國師之殊號復頒

朝旨賜列藏函寵燁山林恩融泉壤此蓋欽遇皇帝陛下道隆聖  
統心契覺皇蘿圖似黃金輪常持四天下沙界如寶珠網交現重  
光中世昌釋子之正宗日効封人之三祝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  
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臣善達密的理誠惶誠恐昧死謹言

元統二年六月 日大普慶寺臣僧善達密的理上表

### 校訛

(七十三葉十九行) 廬州(南作湖州)

(七十四葉第五行) 巳(誤作已今改正)

(七十五葉第六行) 末(誤作未從南改正)

### 音釋

坍

(音貪)

悍

(侯肝切性勇急也)

酎

(直又切醇酒也)

潁

(呼內切滌也)

訾

(蔣氏切譏也)

錮

(古慕切久固也)

竈

(樞絹切穿土為壙也)

輓

(武遠切引車也)

身毒

(身音捐毒音篤身毒西域國名)

搏桑

(搏附俱切搏桑神木日所出處)

屨

(音脚草履也)

紕

(私列切繫也徒登切纏膊腸斜幅也)

架

(居羽切與矩同)

施[暫-日+貝]姓氏

比丘明得 方義(各一兩) 宗禮(四錢) 真觀(三錢)  
戒基 圓亮 善果 文曉 明錦 寂澄 明浩 真見 如  
心 真祚 永堂 真鑑 海蜃 廣遠 如蓮 明吉 如遐  
真聞 本清 真性 戒淳 智通 如愷 明淨 如實 真  
慈 明倫 真見 真淨 性龍 如燈 方崑 如泉 寶巖  
明慎 如慧(各二錢) 方堂 正承 長明 惠昂 寂經  
慧清 天台僧(各一錢)

宰官陸光祖(一兩) 包檀芳(十兩)

善男子張守約(四錢) 周禎 周之琦 周 祖 周  
祝 周 祇 董世維 張遺安 陳如澄 胡文宗 呂應律  
潘海會 湯如惠 張得濟 王真志 徐季明 凌明心 徐  
守仁 徐守義 徐守禮 徐守智 王在德 馮真麒 馮真  
麟 董大本 孟 昌 鄒 武 金俊(各二錢) 方象坤  
張明秀 孫宗宥 閔名山 姚如名 沈圓剛 曹 宋浦  
王在邦 沈可賢 王鑾(各錢)

僧俗法名(久失辨別列于此) 明惠 如覺 能智 圓  
秀 證訛 真常 圓仁 真乘 皎然 海聚 守堅 明常

守成 普清 性德 寂潮 惟昇 寂德 海霞 性定 海  
賢(各二錢) 恒心 惟軋 方峴(各一錢) 沈義

比丘尼如住(一兩)

善女人孫氏(一兩) 呂氏(二錢五分) 真觀 惟龍  
妙戒 海音 明巖 戒淳 妙常 性龍 妙通 顧氏 屈  
氏 顧氏 王氏 顧氏 方氏 周氏 張氏 嚴氏 任氏  
沈氏 邵氏 孫氏 湯氏 施氏 馮氏 潘氏 張氏(各二  
錢) 計如曉 陸氏 周氏 沈氏 吳氏 沈氏 韋氏 董  
海會 歸氏 官姐(各一錢) 如憇(八分) 明勤(四分)

已上施銀共肆拾兩有奇適善女人真潔願圓成勝果遂得  
梓行不復他募伏願大眾三世業空一乘果熟人人不違本願處  
處普徧法雲北丘明覺募施併識

